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德〕威廉·魏特林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德〕威廉·魏特林 著

孙则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德〕威廉·魏特林 著

孙则明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393-9/D·209

1960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3 1/32

1997年4月北京第5次印刷　　字数 294 千

印数 5 000册　　印张 11 1/8 插页 5

（60克纸本）定价：13.60元

Wilhelm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Akademie-Verlag · Berlin · 1955

据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版译出

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是十九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主义的成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1842年），是魏特林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本书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的德文版翻译的，卷首有编者导言，对原著作了详细的评介。



Weitling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 年和 1982 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 年 1 月

目　录

导　言

十九世紀前半叶，德国开始克服它对于英国和法国在經济上的落后性，并且轉变成一个現代的工业国，它的生产在三十到四十年代特別迅速地发展起来。原来在无数的专制的德意志城邦中被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資产阶級，現在在經济上大大加强起来，并且提出了政治要求。

同时，資产阶級的掘墓人无产阶級也在德国发展起来。虽然它比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級在数量上还是少的、还是分散和不发展的，但是在紡織工人的起义中，已經証明了它的革命力量，并且提出了它的独立的政治要求。这种发展使 1848 年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趋于成熟，这次革命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和建立德国的統一。德国的工人阶級必然会覚悟到它的社会地位和它自身的特殊利益。在革命的前夕，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作为德国工人阶級的革命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綱領。在这个宣言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資本主义的本質、无产阶級的地位、它的世界性的历史任务——永远消灭剝削和压迫——以及它在未来革命中的作用，这一切都作了説明。在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級的战略和策略，并因此給德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級一个包罗一切的、科学的綱領。

但是，这并不是无产阶級阶級利益的第一次表示。在此若干年以前，已經有一个人以一种“**史无前例光輝燦烂的处女作**”（馬克思語）① 宣告了无产阶級的解放；那就是德国的革命者威廉·魏特

① 馬克思：《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83 頁。——中譯本編者

林，他以他的主要著作《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从資产阶級的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級的社会主义迈进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他認識到工人阶級能够自己单独地消灭資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的无产阶級的、革命的观点远远地超越于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說之上，尽管在基本上他从未克服过空想的烏托邦主义；从沒有达到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認識的阶段。这一点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才做到的事。但是，作为形成中的德国工人阶級的发言人，魏特林是有不容遺忘的偉大成就的。

《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出版于 1842 年 12 月，最近的一次是 1908 年由弗兰茨·梅林編輯出版的。[①]

* * *

威廉·魏特林于 1808 年 10 月 5 日生于馬格德堡。关于他青年时代的情况所知甚少。他的父亲特里揚是法国軍官，死于拿破侖的侵俄战役。他的母亲克利斯丁与成衣工人柏恩結婚，她自己充当女厨师来維持生活。魏特林在馬格德堡上过中等市民学校，1822 年，他被送到一个成衣匠那里学手艺，学的是縫級妇女服装。1827 年，他为了逃避兵役，跑到汉堡去，在那里充当妇女服装工人，并且設法搞到一份流动手艺人証書，在这上面他把汉堡塡作他的籍貫。1830 年他到了萊比錫，在那里他以一个諷刺詩人的身份参加了革命运动，这种运动在巴黎七月革命之后，流行于德国的許多地方。据說，他曾經向《萊比錫日报》投过“激进的”稿件。[②] 1832 年底他到了德累斯登。1834 年到維也納。估計这时魏特林已經很認眞地在研究社会問題，感覚到必須对劳动者的境遇作重大的

① 梅林为这本書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許多注釋，論述魏特林受拉梅耐（1782—1854，法国神父，政論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影响。——中譯本編者

② 見艾弥尔·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說》，1887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 31 頁。

改善。他自己在1849年説:"我在德国周游很久,……我曾試图説服别人贊同我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①] 虽然他在維也納收入甚好,但是,"一种寻求志同道合者的热望"驅使着他到巴黎去。[②] 1835年10月,他到了巴黎,并成为"流亡者同盟"的盟員,几个月之后,这个同盟中的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級出身的盟員脱离了該同盟,另行成立了秘密的"正义者同盟"。无疑的,魏特林曾积极参加过这場辯論,特别是展开了对雅科布·費奈迭的攻击,新同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不久,他和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鮑威尔一起成为理事会的成員。1836年4月,魏特林再一次通过德国旅行到維也納,1837年9月回到巴黎。在这里他开始了作为德国无产阶級第一个独立的理論家的活动。

在这些年間,巴黎是欧洲一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的活动中心。正象梅林曾經説过的,在这里空气中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每个人随时都在吸入。[③] 在这里,偉大的資产阶級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門和傅立叶曾經起过作用。圣西門逝世之后(1825年),他的学説由他的門徒勒西普、勒魯、舍伐利埃和安凡丹等人加以整理和通俗化,特别是巴薩德,他在巴黎主持圣西門主义的講座,这些講座的主要內容,我們在他的主要著作《圣西門学説的闡述》里可以看到。在已經墮落成反动的圣西門主义者的宗派解体之后,傅立叶把許多社会主义者集結在他自己的周圍。傅立叶逝世之后(1837年),傳播他的学説的主要是維克多·孔西得朗,傅立叶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他同时主編傅立叶主义的正式机关报《法郎

① 本書295頁。

② 見梅林为《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908年紀念版所写的《序言》。原句大概出于魏特林1851年在《劳动者的共和国》上发表的《关于金錢制度問題十二年来宣傳結果的概观》一文。

③ 見梅林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908年紀念版,第265頁上,梅林的注释。

吉》和《和平民主日报》。圣西門和傅立叶的信徒們試图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共产自治村，这种試驗虽然由于迫害而停頓，仍然不断地重新进行。

里昂工人的起义（1831年和1834年）特别給了社会主义学說、同时也給了民主共和主义的学說以强大的推动力。早在1820年，意大利的燒炭党人运动已經傳入法国，主要是由巴薩德組織的。1830年，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領袖馬志尼和燒炭党人联合，一年之后在馬賽成立"青年意大利"的秘密同盟，1834年在瑞士又和其他国家的秘密組織合并成为"青年欧洲"。邦納罗蒂組織了一个秘密的会社，并通过他的著作《巴貝夫的密謀》(1828年)①保持了对于巴貝夫密盟的回忆。最后，1838年在布朗基和巴尔貝斯的領导下，成立了"四季社"，从本質上說，它是和"正义者同盟"結合在一起的。

虽然在所有这些运动之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它們的阶級基础是极不相同的。首先，"青年欧洲"这个联合組織是一种小資产阶級的共和主义的运动，它不超出对于共和国和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的要求之外。而在各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組織之中，則以"四季社"为最重要，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秘密的結盟和暴动来实現共产主义。

德国人的各个組織，主要是"正义者同盟"，在巴黎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漸漸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必須放弃至今一事无成的那种革命策略和派别分裂的做法。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于組織和启发当地的德国手艺工人，当然也通过許多密使和回国的手艺工徒进行宣傳工作。經过脫离"流亡者联盟"而进行的激烈的辯論——留在該同盟的，只剩下"象雅科布·費奈迭一类最无能

① 又名《为平等而密謀》。——中译本编者

分子"[①]——对于理論的明确性和具有自觉目标的行动的要求大为增强了。中心的綱領是根据人生来平等这个理論引伸出来的对于財产共有共享的要求，也就是所謂平均共产主义。

在这些条件下，1838年在巴黎产生了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②]，其中已經包含了他的《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主要思想。他和另一些盟員接受了"正义者同盟"的委托，从理論上論証財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以便为同盟提供一个适合于新任务的全面的綱領。这一部著作标志了：魏特林与資产阶級的烏托邦主义者和追随这些烏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宗派，以及当时一切小資产阶級改良派和暴动派相比，他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作出了长足的进步。被压迫者实行暴力革命的思想，已經由布朗基表述过，——但是他所指的始終是秘密結盟者一小部分人的恐怖活动。魏特林远超出布朗基之上，他号召全阶級的行动。他作为无产阶級的代言人（也就是說，作为基本上正在无产阶級化的手艺工人的代言人），要求通过对社会貧困的根源的研究，而为无产阶級指出一条走向更好的社会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一种和現存社会秩序相对立的什么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已經有不少了——或是号召新的暴动密謀。

这部著作的任务应該是启发群众，以便使群众在旧社会崩潰之后，在新的社会里認清道路，而不致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魏特林認为，劳动者貧困的原因在于"劳动和由劳动所創造的財富的分配不平等"。[③]这种状况主要是由金錢——它是人类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6頁。

② 它是岁序更迭时付印的，有部分版本印有1839年字样。1840年譯成匈牙利文，后来又譯成挪威文。

③ 魏特林：《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維也納、苏黎世版，第9頁。

一切罪恶和过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在未来社会里，首先必須廢除金錢。在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看法，認为工人阶級的貧困是机器的罪过，魏特林反对这种流行的意見，他認識到只因为現存的制度才把机器这个本来是减輕劳动和加速进步的工具变成了加强剝削和扩大貧困的工具。他还証明，从統治阶級或是从其政府方面来的改革，不可能导致劳动者境遇的改善。“就象人們硬要你們相信的：迄今所写的、印的那么多的法律和条例，都是为了提高你們的福利和維持社会秩序的，这些东西多得簡直足够你們整个冬季住室燒火取暖之用，其实，其中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盘剝和虐待你們，而人們却从来也沒有征求过你們的同意。”① 工人阶級阶級斗爭的目标是財富的共有共享制，它促成“一切人的平等的生活地位”，以及人类中的“无忧无虑和友爱”，因此这是一种这样的共有共享制，它表現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的联盟”，既沒有国家疆界，也沒有語言的隔閡。在“正义者同盟”的組織里，在工人联合会和在后来由他所建立的德国手艺工人共产主义食堂里，魏特林看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和模型。只有通过工人阶級的革命解放，共产主义的建立才有可能。他写道：“你們不要相信，通过和你們的敌人的和解，你們可以有什么成就。**你們的希望只是在你們的宝劍上。**你們和他們之間的任何和解，归根到底只能对于你們不利。”②

因此，魏特林在用革命的强力推翻現存社会制度的問題上，以及在他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級——并且是向工人阶級一边倒——的党性立場上，从他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傅立叶、圣西門和欧文（当时在法国还不很著名）的烏托邦式体系的最尖銳的对立者。正因为这

① 魏特林：《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維也納、苏黎世版，第7頁。

② 同上書，第23頁。

样，在无产阶級正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級，認識到它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期內，在无产阶級正在从一个自在的阶級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級的轉化时期內，他对于无产阶級意識的形成和巩固曾作出了重大的貢献。正如恩格斯說的："他們有魏特林作为共产主义理論家，他完全能跟他当时那些法国竞爭者相匹敌"。[①] 在这里，永远不能忘記，魏特林是工人阶級的一个代表，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級的。因此，与当时尙未充分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級前身的成熟程度相适应，在他的著作里留有痕迹，是很自然的。

曾經有人企图把魏特林描写成倚賴于卡貝（布魯諾·鮑威尔把魏特林叫做一个"不知厌倦的抄襲家"，特别是指抄襲卡貝而言)[②]。这无論在內容和时間上都是錯誤的。卡貝的《伊加利亚旅行記》是 1840 年、也就是說是在魏特林的著作[③] 发表两年之后在巴黎出版的。在前此若干年，卽 1834 年至 1839 年間，卡貝一直居留在英国，只是在他的那本書出版之后，才在法国开始有"伊加利亚"的宣傳，他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劳动者中流傳甚广[④]——首先固然可以从这本書的小品文性質来說明，同时当然也可以从无产阶級，特别是手艺工人的思想上的不成熟性来說明，他們以很大的热情来談論每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卡貝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在民主共和国里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初級阶段。他无疑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淺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⑤]，他否定被压迫阶級方面的任何暴力行动，呼吁有产阶級

---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340 頁。

② 布魯諾·鮑威尔：《1842 年至 1846 年期間德国政党斗爭全史》，1847 年夏洛屯堡版，第 46 頁。

③ 指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 年）。——中譯本編者

④ 海·艾韦貝克把它譯成德文。

⑤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67 頁。

的正义感，并且要想通过对于利益的渴求而争取他們也贊同共产主义。由于他否定革命的行动，他远远落后于魏特林，并且在他那本書的德文版序言里，明白表示反对来自瑞士的作品，指責这些作品“特别强调暴力的行动”①，其中主要是針对魏特林的著作。他說，“不要用暴力，不要用阴謀，只是逐漸地在同意、說服、諒解的道路上”②就能实現向財产共有共享制的过渡。同样，魏特林在1849年也曾經强调过他和卡貝的矛盾，說到“拘泥小节的理想在卡貝和欧文的著作中是十分空洞的”，并且批評卡貝“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薩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沒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問題。”③因此，魏特林不仅不倚附于卡貝，甚至他是这个小資产阶級改良主义者的敌对者。

魏特林的处女作《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表現出某种特殊的傾向性，摹拟圣經的語調和宗教成語，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842年)一書里虽然减褪了，但是在《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一書④里，却是全書的主調。在这里，他依据于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拉梅耐，拉梅耐有两本書：《一个信徒的話》(1834年)——由路·白尔尼譯成德文——和《人民書》(1838年)，后者在出版之后就由魏特林自己譯出，对于工人阶級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从天賦人权的理論，特别是从卢梭的理論出发，拉梅耐詛咒現存的状况是一种魔鬼的事业，并且以鮮明的色彩描写了統治阶級霸占土地和压榨人民的暴行。劳动人民应該而且必須使用武力(后来，拉梅耐放弃了使用武力的主張)以便消除財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和爭取全人类的自由。但是，拉梅耐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

① 卡貝：《伊加利亚旅行記》，1893年馬格德堡版，第17頁。

② 同上書，第21頁。

③ 本書302頁。

④ 按这本書是1845年出版的，1843年发表的是《貧苦罪人們的福音》一書的广告和部分章节的篇目。参看本書32頁注①。——中譯本編者

对于要求和取消私有財产的种种社会主义体系抱极端反对态度的人，他并且認为，这些体系是要把人类更降低到禽兽之下。他所要求的是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小資产阶級的基督教王国。"……現在主要的并不是剝夺已經占有財产的人的財产，而是要給那些被夺去財产的人設法获得財产。"① 因此，就內容而說，魏特林和拉梅耐是根本不好相比的，但是，魏特林却又不願意使自己完全摆脫宗教的观念。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現存各教派的严厉的反对者，并且特别是反对教会的組織，他控訴并且判定这些組織是統治阶級的工具。

1839 年 5 月 12 日，"四季社"举行了一次起义，"正义者同盟"也曾参加。这次密謀——在准备和实行的时候，都沒有注意取得群众的支持——被鎮压下去了，組織被拆散，領导者被关入监獄。沙佩尔和鮑威尔在羈押多日之后被驅逐出境，他們跑到倫敦去。現在，倫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了。魏特林留在巴黎，集合拆散的盟員。从有关他当时活动的少数报道中我們知道，他是通过許多集会和通过与手艺工人的个别談話来达到集合盟員的目的的，在那些集会上，他表現出是一个杰出的演說家。但是，針对工人的恐怖暴行，加重了他的革命活动的困难。1840 年夏，他曾到瑞士去作短期的居留，考察在那里的工人联合会里有无进行同盟工作的可能性。海尔曼·艾韦貝克接替巴黎区分部的領导者。

1841 年 5 月，魏特林决定迁移到瑞士去，最初是到日內瓦。在这里和在瓦德省区，1834 年成立的"青年德意志"的殘余还繼續維持着，这是一个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对于日內瓦工人教育协会里的德国手艺工人有相当的影响。此外，那些追随偉大烏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学派和宗派的思想在这里也起着

① 拉梅耐：《人民書》，1905 年萊比錫版，第 91 頁。

很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傅立叶主义者。在洛桑、日內瓦以及其他較大的城市，有一些書店和印刷社在推銷拉霍蒂埃和卡貝的著作，以及后者办的期刊《人民报》①。蒲魯东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財产?》已經著名之后，甚至受到瑞士科学院的聘任。孔西得朗举行一些很受欢迎的講座，并且由此获得許多新的信徒，从而有可能創立了傅立叶主义者的期刊《偵察兵》。此外，还有人試图在卡維和洛內之間的海角上建立一个共产自治村。

魏特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西蒙·施米特、奥古斯特·貝克尔、塞巴斯提安·載勒尔以及两个丹麦人彼得逊和克里斯田生，按照慣用的战术，决定在現有工人教育协会里建立同盟的小組和食堂。当然也要在其他的城市里創立新的协会。与"青年德意志"的人相反，他号召**公开地**进行宣傳工作。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試，以便从迄今的宗派主义中解脫出来。魏特林解釋說，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看一看年輕的共产主义原則是不是配得上它的偉大目标，好使那些胆怯的外交官、市长和商人們也习慣一下共产主义学說的喧嚷，如同船工們习慣于波濤澎湃的声音一样。"② 这种做法不无成效，到 1841 年底，在日內瓦、洛桑、威維和摩尔西等地成立了許多食堂，虽然大多数未能持久，但是对于該地手艺工人的組織有所帮助。同时，魏特林在日內瓦出版了一个月刊《吁助德国青年》，在瑞士，同时也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銷行。按照魏特林自己的統計，这份月刊約有一千份定戶，其中巴黎有四百份、倫敦有一百份。③ 总起来說，他受同盟委托的活动，实际上由他的期刊和他

① 这是卡貝在 1833—1835 年期間办的一个周刊。1841 年复刊后改名《1841 年人民报》。——中譯本編者

② 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 1 卷，1919 年斯图加特版，第 104 頁。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派分歧的历史根源及克服的必要性，参看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 年 11 月 23 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465—468 頁。

③ 参看本書 305 頁。

在各地的同志所支持，起初伸展在瑞士法語区，后来又伸展到瑞士德語区，主要是在日内瓦、瓦德、諾恩堡、苏黎世、亚芬和伯尔尼各省。

在“青年德意志”的成員以及他們的領袖(馬尔、杜勒克、斯坦道等)的对抗下，魏特林被迫在許多城市里从公开的宣傳又回到秘密的宣傳。在很多协会里，“青年德意志”的人和“正义者同盟”盟員之間发生公开的冲突，其結果大半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集团退出协会，另行成立自己的协会。此外也可能組成新的共产主义的协会。在这期間，魏特林和倫敦以及巴黎的同盟的領导人，主要是艾韦貝克，經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們多方的支持。

魏特林的活动不能长久瞞过瑞士的資产阶級。他的有力的、富有鼓动力的語言，在他第一本著作里已經发揮了那样大的作用，在这份期刊里(从 1842 年 1 月起改名为《年輕一代》) 也不能不令人傾听。期刊的口号是:“反对个人利益，如果它損害到全体的利益;爭取全体的利益，而不把任何一个人除外。”[①] 魏特林凭着这份期刊来指导他的宣傳員和鼓动員，[②] 并号召工人們起来作独立的行动。“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始終是別人来維护我們的利益，其实不如說更多地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因此看来不久也該到时候了，我們一旦壮大起来，就要摆脫別人对我們的这种討厌的、无聊的监护。”[③] 关于統治阶級想使“监护”永恒化的原因，魏特林写道:“……从来就是这样，并且今天还是这样。每一个新的、指責現存社会的缺点以及要求消除这些缺点的理想，总是和这样一些人发生冲突的，这些人的生活、私利、嗜好和欲望都与現存社会的缺点

---

① 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 1 卷，第 104 頁。

② 魏特林写道:“人的任何权力不能阻止住善良和眞实的宣傳;人不能防止人們在劳动时、餐桌边，在他們的臥室里，以及在他們散步时說話”。引自上書。

③ 引自梅林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908 年紀念版，第 XVII 頁。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 其他的瑞士和德国的报紙及杂志[2] 也都刊登关于同盟工作的消息和文章。例如:《电訊》于1842年8月14日曾从魏特林的期刊里轉載了他的重要論文《共产主义原則的政府形式》,这篇文章要求,不是把"大人物",而是要把有"才能"的人选入政府。关于这篇文章《萊茵报》写道,显然这是一种人們不可能否認它的"天才和創見"的思想[3]。这个思想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里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久,就发生了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同志們的报复手段。他被接連地从日内瓦(1842年12月)、伯尔尼和瓦德各省区驅逐出境,期刊的印刷遭受阻碍,寄往法国和德国的期刊被沒收了。他移居到威維,并且在那里的工人协会里发揮了极有效的作用,这个协会原是由"青年德意志"的人控制的,魏特林把协会里的多数爭取过来,"青年德意志"的人反而退出去,另行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协会。根据魏特林的报道,到1843年中,在瑞士有十三个工人协会,共有七百五十名会員,同盟对他們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4]。魏特林也試图和有声望的瑞士公民取得联系,例如和出版家尤利烏斯·弗呂貝尔的联系,后者在印刷品銷行上曾經給予帮助。此外魏特林有一个时期还有过这样一种想法,要求申請入瑞士籍,以便能够进行不受阻碍的宣傳工作。但是由于瑞士官方不久就加以迫害,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計划。同样的,他也曾努力爭取海尔維格和谷兹

① 魏特林:《这样是不能持久的》,載于《年輕一代》,又《电訊》1843年2月份第25期上曾轉載。

② 例如:瑞士的《邮政小号角》、《人民使者》、《西兰人》、《国民报》、《乡村报》、《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及后来的《瑞士共和主义者》;德国的《萊比錫通报》、《萊茵报》、《电訊》和《哈勒年鉴》(以后称为《德国年鉴》)等报刊。

③ 1842年9月29日《萊茵报》上的小品文。該报在同年9月30日又从《年輕一代》上轉載了一篇通訊——《柏林的家庭住宅》。

④ 約·卡·布倫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現的文件。委員会給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書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23頁。

科夫参加同盟的工作，但是沒有成功。

在1842年全年中，魏特林除了他的多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外，不厌倦地致力于他那主要的著作《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842年12月間，在他到达威維的那个月里，这本書已經在《年輕一代》的印刷者亚历山大·米霍德那里出版了二千册。数以百計的工人捐助印刷費用，并且以取得該書为报酬，他們自己也担任推銷工作——一直銷行到德国內部。同样，从巴黎和倫敦也寄来对于印刷这本为大家久已期待的書的捐款。艾韦貝克就預先說过，"这本書要和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耶穌傳》一样发揮作用，……"①。这本書不仅在手艺工人和劳动者之中，而且也在一部分資产阶級分子和知識分子中間获得一种輝煌的成就。路德維希·費尔巴哈以最高的推崇說到"这个成衣工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且說，"这个手艺工徒的严肃、气度和求知欲使我感到可惊"。他譏笑地問道，那些高等学府的生徒們和这个手艺工人比起来算得什么呢，并且特别指出魏特林是他的阶級的先知——这是一种双重正确的評价。② 同样，亨利希·海涅，虽然他把自己和魏特林严格划清界限，也不能不佩服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海涅在他的《自白》一書里写道："……他决不缺乏思想，他那題名为《社会的保証》（按即指魏特林这本主要著作——导言作者）的書长时期以来曾是德国共产党人的問答教科書"。③ 最后，馬克思在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上作为最重要的証言写下了那著名的詞句：德国"資产阶級

① 引自約·卡·布倫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員会給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書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28頁。

② 卡尔·格律恩：《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发展》、《費尔巴哈的通信和遺著，1820－1850》，1874年萊比錫和海德堡版，第365頁。又費尔巴哈致弗里德里希·卡普的信（1844年10月15日）。

③ 《海涅全集》第6卷，1890年萊比錫版，第45頁。海涅在这里趁叙述他和魏特林在汉堡相会（1844年）的事，对魏特林作了若干描写。虽然在海涅的諷刺之中，也不能否認他对于魏特林作为年輕的无产阶級的代表所表示的崇敬。

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①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以后不久就被译成英文、法文和挪威文，后来又译成匈牙利文。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意义和阶级内容在马克思对于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皮特曼、吕宁、爽尔格斯、西米格等)的论战中得到了明白的说明。在他们的机关刊物之一《莱茵年鉴》里不但一般地否定了“粗野共产主义”的任何价值，并且特别指斥了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认为他只是提供了“一种对于他在巴黎和日内瓦学来的傅立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加工”。共产主义者的唯一成绩只是“在于建立种种制度或是一些同样地完整的社会秩序”(如卡贝的“伊加利亚”，《公共幸福》② 和魏特林)，它们都是“一些教条的独断的”东西。③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指出说，这种虚空傲慢的说法，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制度的真正的内容根本不在于它们的系统的形式，而是在于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时代的需要”。“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体系来说都是有一个民族全部过去的发展，有种种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态，以及它们的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

② 指夏斯特吕克斯的书《论公共幸福，或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命运》，两卷，1772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

③ 见海·皮特曼编《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1845年达姆斯塔版，第170页；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作者西米格。

的后果为基础的"①。因此，一方面是馬克思、恩格斯和魏特林，另一方面是"眞正的社会主义者"，两者之間的阶級对立是很显然的。当魏特林作为工人阶級的代表，——他知道未来只是屬于工人阶級——正想用这一部著作为他的阶級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和道路的时候，并因此也就是表达了眞实的、合規律性的"时代的需要"的时候，那些"德国的"或是"眞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們从他們的小資产阶級的立場出发，却采取了徒劳无益的尝試，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他們的工作首先在于，通过他們的所謂"片面性"的"克服"来貶低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的价值，从而貶低魏特林的威信，后来他們也就显出原形，原来这些人是普魯士专制主义的雇佣文人，被用来反对力求上升的資产阶級以及和資产阶級一起形成的无产阶級。②

以"教条的、独断的"非难，加于《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并不完全恰当。魏特林自己就曾再三地指出过，对于他来說重要的是推翻旧的社会，而不是"各种心爱的关于新建筑的計划"。如果說他不但用他的著作来揭露現存社会关系的罪恶和証明被压迫阶級必須团結起来，并且同时試图草拟出一个未来社会的图景来，那只是为了給无产阶級的运动指示一个方向，給它一个美好的目标。他不只要指出，社会在一个坏的組織里是什么，而且还要求指出社会"在一个好的組織里又能够是什么"。因此和教条主义相反，在他的整个的著作里都貫穿了进步的思想。"从来沒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組織，因为这就首先必須假定人类精神能力的停滞和进步的停滞，这是不可想象的事"。③ 因此魏特林在当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頁。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了"眞正的社会主义"一个彻底的、毁灭性的批評。可着重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恩格斯：《"眞正的"社会主义》和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各書的有关章节。

③ 本書第57頁。

決沒有把他的計划——人們試想一想那些偉大烏托邦主义者是如何的頑固——認为是一个絕对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看作一个提供討論的題目，并且在他的著作的結尾部分要求大家把問題和改善的建議寄給他，以便在«年輕一代»上能够繼續討論。恰恰是在詳細地描述未来社会的种种組織的时候，他再次地强調說，另一种其他的形式也是可能的，并且这样一类的問題和推翻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相比，是一些次要的問題。[1] 最后他还忿恨地指斥那些傅立叶的反动的信徒，因为他們追随他們的老师，在共产自治村里要把对資本和天才的評論放在劳动之上。"豈有此理的荒謬！"魏特林写道，"这个荒謬，我們的傅立叶主义者用魔鬼的力量也摆脫不掉。他們仍然站在他們的老师 1808 年所站的地方[2]，看来是还要僵死地站下去。前进吧！前进吧！你們这些社会主义学派的人物"。[3] 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特林本身也沒有完全摆脫教条主义。

当时对于魏特林还有另一个指責，涉及到所謂他的思想的不独立性。同样的，后来在对于他的思想发展的淵源的研究中，把魏特林的成就里的有原則意义的新东西也大部分都忽視了，人們片面地着重举出他和以前以及当时的烏托邦主义者共通的地方，这是由于魏特林后来的发展而引起的一种誤解。

当然，魏特林在他对于現存社会状况的批判里，以及在他的未来社会的草图中，是曾經加工利用了当时的思想資料的，尤其是他居留在巴黎的时候，上面說过，当时巴黎是一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革命思想傳播的集中点。在对于商业的批判上，魏特林受傅立叶的影响最深；科学("能力")在社会里的領导地位这一思想来自圣西門；在私有財产的研究上，他根据于蒲魯东；在金錢問題上，則

① 参看本書第 212 頁。

② 1808 年出版了傅立叶的著作：«四种运动論»。这本書曾給予魏特林很大影响。

③ 本書第 258 頁。

表現出对于欧文的倚賴。但是要在每一个細微末节上指明这种倚賴性是很困难的，并且就原則上来說，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何况，魏特林并沒有受过高等的学校教育，一直又过着一种不安定的生活，他是当代的哲学以及特别是那些所謂“学者”的公开的反对者。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自己繼續进修，書讀得非常之多，虽然是沒有系統的[①]。正因为这样，馬克思举魏特林作例子，反对卢格而为“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識水平或者他們的接受文化、知識的能力”[②]作辯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为魏特林采納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要素的合乎規律性的理由作过理論的說明。“在德国人面前沒有摆着象法国人和英国人面前那种成熟的阶級关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产生那些基础的阶級关系状况中去取得他們的体系的基础。因此那唯一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体系，是一种在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式范圍內的法国观念的复本，这原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事。”[③] 因此“眞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狂妄地指責的地方，反过来正足以証明是魏特林的成就中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从那些和比德国或瑞士更成熟的阶級关系相应的理論中采取了大量进步的要素，才使他有可能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內成为德国无产阶級的居領导地位的理論家。只要概观一下《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批判部分，就可以看出来，这决不只是德国或瑞士的“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魏

---

① 1843年6月間，魏特林的住宅被搜查，从被沒收的書籍名单中，对魏特林的閱讀范圍可以有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很有价值的概观。当时搜查到的有一本英文字典——魏特林确实学会了英文——，有施特劳斯的《耶穌傳》，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家財富的性質与原因的研究》以及宗教狂人阿尔勃莱希特的各种著作（参看本書第36頁注①）。又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年基尔版。

② 馬克思：《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頁。

特林的观点主要是在瑞士巩固下来的——能为一个这样尖銳的、預示出发展方向的批判提供根据的。“……使这些手工业者感到光荣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卽他們虽然还不是眞正的无产者，而不过是向近代无产阶級轉变的一部分还沒有跟資产阶級卽大資本处于直接反对地位的小資产阶級，但他們竟已本能式地預料到自己将来发展的前途，并且构成为——虽然还不充分自觉地构成为——一个无产阶級政党了。”[①] 但是另一方面——这是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德国正开始迅速地发展，无数的矛盾产生了，并且宣告了資产阶級革命，在这里这个革命在种种更为进步的条件下，必須比十七世紀在英国或是十八世紀在法国所进行的革命更加徹底。这些进步的条件首先是在于有了一个更成熟的、数量上更强大的无产阶級，后者現在必然要带着它自己的要求而出場。魏特林的历史功績，因此只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衡量，就是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来喚醒和促进无产阶級的阶級意識，以及如何为工人阶級指出他們在未来革命中的任务。

虽然在这段时期內，魏特林主要是在法国和瑞士工作，但是他仍然直接是在为德国工人阶級而活动，因为在国外他几乎完全是在德国手艺工人之間活动，他的著作也是用德文写的，并且立卽被傳到德国国內。恩格斯曾指出过，“正义者同盟”在它的中心迁往倫敦(1840年初）以前主要是一个德国人的联合会。这也适用于后来在魏特林領导下的在瑞士工作的盟員，而只是在倫敦才有可能逐漸地从一个德国的同盟成了一个国际的同盟。[②] 在四十年

---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341頁。

② 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9頁。

代里生活在巴黎的有五万至六万德国工人[①]，其中成衣工人占絕大部分；在瑞士当然人数較少。这些工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因为絕大多数是手艺工人，他只想居留一定的时期。此外，还有許多国际联合会，則是由于"各賢明的政府給了同盟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們把每个不称心的工人——其中十个有九个是同盟的盟員——都驅逐出境，結果就把他們变成密使了。"[②]

因此，恰恰是从他这本主要著作我們可以这样說：魏特林是自覚地、一边倒地代表了他的阶級利益的。"……我們是两造，这是毫无疑問的；因为你們消費，我們生产；……"。[③]他說到他的同志們怎样督促他，要他写一本書。"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他們为我劳动，我为他們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可以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旣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因此，……这本書幷不是我的作品，……我在这本書里汇合了我的同志們所集合的物質和精神力量"。[④]和那些烏托邦主义者相反，同时也和卡貝、勃朗、蒲魯东等相反，他确信向統治阶級和政府呼吁，只不过是枉費时間和在工人阶級中間培养錯誤的希望。

在"可能的过渡时期"一章里，魏特林嘲笑种种迄今为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例如要求改善教育制度，要求出版自由，要求改善对病人和老年人的扶养，要求一种比較公平的捐税立法制度，要求选举自由或甚至要求傅立叶式的联合組織。他看到，这样一些改革只是补綴工作，如果說这些在資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里也有可能的話，它們也幷沒有抓住罪恶的根源，相反的是

① K·奥伯曼：《在第一次德国資产阶級革命中的工人的地位》，1950年柏林版，第32頁。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58頁。

③ 本書第112頁。

④ 本書第57—58頁。

保持了剝削。因此在未来革命中的主要的任务，只能是消灭对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或是，如魏特林有一次說的，“要把他們用来危害我們的手段夺取过来。”①

这件事工人阶級只有在一次革命里才能完成。“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現。革命万岁！”②这些見解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魏特林和那些烏托邦主义者以及他們的反动的后繼者們的看法之間有如何原則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說明通过《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他对于工人阶級的解放曾作出了多少貢献，他揭露了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并且号召工人的結合和他們的阶級团結。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功績在于，他在工人阶級里找到了唯一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有能力消灭剝削，并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由于这一点他远远胜过那种呼吁統治阶級的理解和同情的烏托邦主义。

但是尽管这一認識是非常出众的，尽管魏特林由于这种認識和那些烏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門、欧文和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就无产阶級革命如何实施这一点說，他仍是一个烏托邦主义者。这里表現了魏特林的“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法”，他永远沒有能达到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的科学認識。因此在他的著作里，令人惊奇的远見与尙未克服的宗派观点；眞知灼見与幻想；对現状的深入批判与草率的烏托邦空想，革命的力量和預見与历史局限性互相結合在一起。

魏特林的历史观——如他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里所表現的——是并不一致的。它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有許多

① 本書第267頁。

② 本書第244頁。

倾向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突破。魏特林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原始状态时期，从私有財产的发生到目前的时期(不平等和压迫的統治）和共产主义时期。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必須在现在就准备起来。完全以启蒙的意义去理解的理性，在他看来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但是因为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受获得的欲望所决定的,然后享受的欲望和它合在一起,这两种欲望一直統治到今天,因此理性、知識就受到排挤和压迫。但是理性就长期来說是更有力的东西;它不久就会克服貪欲和私利,为无阻碍的进步扫清道路。

但是在这样一个——粗略地勾划的——历史观里，魏特林达到了一些重要的認識，凭着这些認識他远远地超出了資产阶級烏托邦主义者的認識之上;其中例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見解,認为有許多特定的阶級的存在,它們的行动是由經济的因素决定的,并且和这些阶級相应的各有一种一定的風俗道德；此外他还作出了这样一种論断,認为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一样——不是中立的,而是只为統治者服务的；最后他达到了这样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認識,就是認为理性不能自行取得胜利,而是必須通过工人阶級的革命行动把它带領到統治地位上去。

按照魏特林的这种历史观去进行經济关系和“社会罪恶的根源”的研究是反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在这里它絕对落后于,例如傅立叶的那些卓越的見解[①]。今天来詳細地逐一批判他的錯誤(首先是他关于私有財产的起源的提法),是沒有什么意义的,那就仿佛是故意要用这些錯誤把一个偉大的革命家描写得十分可笑了，何况資产阶級的敌人也早已这样来利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里已經指出过魏特林的“局限的思想方

①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書中有关傅立叶的論述。

法”，后来恩格斯說到“正义者同盟”的盟員的时候曾經写道，“每当問題关系到具体批判現存社会即分析經济事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見对于他們就成为一种障碍。”[1] 如果撇开这些不談，魏特林对于資本主义个别經济現象的批判是非常尖銳而中肯的。同样他那論断，認为国家、法律、教会等等組織的任务是在于保卫和維护当前現实的經济关系，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我們重視的論断。

关于魏特林的未来社会的草图的問題，也很値得我們重視，他曾試图超越那种所謂平均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經明白指出过“法国的原始平均共产主义”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間的区别[2]），就是在于他們所提出的能力选举和交易小时的制度。魏特林想靠这两个因素，一方面能防止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現少数的特权統治，但是另一方面仍然能保証个体成員的自由更大的发揮余地。天才，也就是說优秀的工人和科学家，虽然不允許具有优先的地位，（如同傅立叶所賦予他們的那样，并因而也沒有任何机会去压迫和剝削别人，但是可以通过他們特别的劳績而爭取一种在經济生活和国家管理上更受人敬重的地位。最后，額外增加的劳績——通过交易小时——应該給予額外的“享受”和“自由”作为报酬。无疑这是——虽然不清楚，并且只是从个人利益来說明的——一种卓見，認为劳績在共产主义里必須得到特别的表彰。

就那逐漸成熟起来的資产阶級革命来說，这对于魏特林作为德国无产阶級的理論家，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就是他对于这个革命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他很正确地断定了資本主义是不能通过改良来克服的，改良不可能触及到它的基础。但是由于他缺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1頁。

② 同上書，第343—344頁。

乏对于社会的規律性的認識，他忽視了当时在德国首先是要帮助資产阶級在未来的革命中完全战胜封建主义，并且，忽視了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級的組織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这种認識的缺乏以及他对于一种尽可能地激进和彻底的革命的急切关心，使得他否定了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自由和对于这些自由的要求①。他在当时的条件下，空想地把共产主义社会提出来作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因此就不能回答在資产阶級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級的战略和策略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問題。

由于他对資产阶級革命的否定和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級的革命，也就产生了一种对于民族問題的錯誤的总評价，尽管在这方面他給无产阶級介紹了許多重要的知識。他揭露了軍事制度的假象的荣誉、操練、懲戒，揭露了那种賄賂公行的腐化現象，凭着这种賄賂，富家子弟可以逃避象压迫本国人民那样来压迫其他国家和平人民的那种"祖国"的任务。他譏笑沙文主义的"祖国保卫者"的陈詞濫調，它不过是要为資产阶級的目的来利用无产阶級。"外来的敌人不会再夺去我們的財产，因为內部的敌人早已把我們的財产搶光了。……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祖国內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所謂祖国能有什么爱呢？"②，"并不是祖国在危險中，而实在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孩子、我們年老的父母以及青年的前途在危險中。"③"一个这样的祖国，它养活它的一切成員，而不养活游手好閑的人，我可以喜欢它，为了它值得尽力，去为反抗非正义的事而斗爭，为这样一个祖国，人們能

① 魏特林完全看出，例如出版自由的好处，但是他認为这对于爭取眞正的自由来說只是事情的一半（参看本書第248—249頁）。在这个問題上他——虽然从另一个前提出发——无疑接近于"眞正的社会主义者"。

② 本書第125頁。

③ 参看本書128—129頁。

够牺牲生命、血肉和自由；但是为了我們的祖国？"① 同样随着这样一些論断，魏特林也說出了一个重要的認識。无产阶級的形成和反动派所謂的工人是"沒有祖国的家伙"的說法是彼此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魏特林明白地看透了这样連带关系。如他所看明白的，一方面无产阶級的直接的敌人是他們本国的資产阶級，另一方面为了和这个敌人斗争必須和国际的无产阶級联合起来，并且声明团結一致，所以他也認識到并且揭露了資产阶級的企图，就是要把本国的工人阶級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級隔离开，并且把外国的資产阶級宣布为他們的主要的敌人。对于这种資产阶級的欺騙說法，魏特林傲然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无产阶級的見解：工人阶級——居民的大多数——只要生产資料还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們就不会有祖国，这些少数人掠夺他們自己的国家，并且也掠夺外国以及外国的居民。所以战胜資本主义社会的斗爭同时也就是創造眞正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的斗爭。

魏特林因此曾揭示了資产阶級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一定的本質的特性，但是并沒有透徹地看到它們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規律性的过程。尽管有他那一切正确的論断，但是他沒有認識到在德国建立一个統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推延的历史任务。他的論断：工人无祖国，因为他們在一切国家里都失落得一样多、占有得一样少，这句話同样也被包含在《共产党宣言》里，但是在那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特别提出来，建立一个民族的德意志国家——虽然暫时先在資产阶級的領导之下——构成为无产阶級斗爭的前提之一。这一点是魏特林所完全沒有考虑到的。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这一見解，即認为实現永远消灭人剝削人的革命，唯一地只能是无产阶級和劳动群众的任务，只有

① 本書第126頁。

无产阶級对此具有力量，并且也只有无产阶級具有能力来掌握夺到的国家政权和領导新的国家。[1] 因此他給了工人阶級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在行动中的坚决性和对于它的胜利的确信。

在烏托邦主义者設想的种种制度中所固有的主要矛盾，是把社会的改組倚賴于**这样一个**阶級，**这个**阶級恰恰是以現存制度的永恒不变为它最大的利益的，魏特林通过下列这一点而彻底地克服了这个矛盾，就是他認为这种革命的唯一力量就是无产阶級。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矛盾。他还沒有認識到那决定历史进程的客观的、历史的規律性，这些規律必須为无产阶級所認識，并且加以利用。对于他来說，无产阶級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并不是由对于种种社会条件的深入了解而产生的，而是出于一种道德倫理的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体人的和諧必須得到保証。因此无产阶級的革命对于他来說，并不是日益成熟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結果，而只是被压迫阶級的一种理解的結果，即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必須消灭这个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制度。"因此我們不要說"，他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中写道，"人类对这件事(指共产主义革命——导言作者)还沒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論的学究式的講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2] 因此对于他来說，革命的实行并不是一个按計划准备好的、

---

① 在"論选举"一章里，魏特林对議会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提法容易令人誤解，似乎他是一个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或否認人民有能力領导自己。他在那里以輕蔑口吻談到"大众的投票表决"，"民主政治的怪物"(見本書第179頁)。但是他心目中是指当时的那些議会和"民主政治"的官样文章。如他在下面写道(第180頁)，他指的只是那种已使他"感到厌恶"的，"由現行的选举制度所代表的所謂的民主政治"。通过他所提出的选举制度，他想要保証进步不会因为人們的无知而受到阻碍，或在无休止的爭論中化为空談。

② 本書第268頁。

由理論的观察决定的、由一个党領导的革命工人阶級的行动，而是在于一种群众自发的夺取政权的暴动。他認为社会状况还沒有窒息、压迫到足以发动足够的人热心于革命，因此他認为有必要，把貧困迅速地推向最高峰，并且造成一种普遍的混乱，在这样的混乱中应該"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騰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一击連着一击"地打下去[①]，因此矛盾就在这里，就是：原是应該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級和一个由科学理論領导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出于确信而跟着它走的党的无产阶級的革命，現在却要求由一群由于貧困而陷于絕望的群众沒有領导地来进行。"那时候"魏特林写道，"不容許还四处寻覓一个領导人，那时候不容許在領导人的选举上多費挑剔。誰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誰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誰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爭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領导者**。"[②]魏特林把革命看作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行动，这种看法——不通过一个革命的政党的領导，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有系統的思想上的准备——必然要导致領导者的僥幸选举和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对于領导者的作用的过高估計。魏特林虽然也曾預感到，群众的政治成熟性在革命的行动中将会飞跃地增长起来，但是他不肯完全依靠这一点。

关于如何实行革命，他的許多見解是不一致的。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他把重点放在必須强力推翻統治阶級这一必要性上，但是他又不排斥革命也可以在和平的、漸进的道路上进行的可能性。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里他写道："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許会这样不同地說：我們的原則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漸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現。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現，唯有鏟除那些有錢有势的人的个

① 本書第269頁。

② 同上注。

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①。接下去又說:"如果說到善良的願望,那末当然我也願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靜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②。最后他答复他的小資产阶級的敌对者說:"有些人也許要批評我,說我把实現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顚复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須回答說,事实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說成是怎样,……"③ 在这些地方他的意見不是模棱两可的,認为一个"在漸进的道路上"的革命只是一种"善良的願望",并因此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对于这一点又疑惑不定:"革命是我們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純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質的暴力,我們必須等着瞧,并且无論如何我們要对这两种場合都有所准备"④。他假想"和平的"解决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出現,"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傾心于我們的原則,……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領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偉大"⑤,这最后一句話的意思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强力的革命对于他来說始終是最后和最可靠的手段;整个他的这一本主要著作本身就証明了他的信念,他是怎样的不相信統治阶級的好意以及他又怎样为反对烏托邦主义者的这种学說而尖銳斗爭。同时魏特林知道,在无产阶級胜利之后,必需要有一个专政的时期,以便鎭压和最終地粉碎被推翻的剝削阶級的反抗,这一个时期也可能要和其他国家发生战爭性的爭执。对于这个时代他要求严格的紀律,要求一部分旧日法律的繼續有效

① 本書第260頁。
② 本書第270頁。
③ 本書第282頁。
④ 本書第260頁。
⑤ 本書第272頁。

(这些法律共产主义里将会失去它們的功能)以及全体人在軍事上的准备。

魏特林的天才正在于这里,就是:他在比較地还不发展的社会关系里,并沒有承襲什么前人的科学傳統,而能对于劳动阶級解放的各种条件取得許多有重大意义的卓越的見解。他已經在理論上預見了他那未来的、剛在形成中的阶級的解放。魏特林把强力推翻資产阶級的革命的道路教导給无产阶級,他还教导无产阶級,唯有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魏特林的許多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偶然的,并且不只是受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成熟的限制。他缺乏工人阶級在1848年以前几年間的斗爭中的国际經驗,这些經驗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予以总結了,也缺乏两个革命年代的經驗,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經驗,后者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理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 *

随着《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出版,魏特林的革命活动达到了頂点。1843年他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增加了。資产阶級的各地方政府日益采取更强烈的压迫手段,驅逐他和他的合作者出境,以及阴謀破坏他的杂志的印刷和出版。法国和德国方面的《年輕一代》的递寄也几乎完全断絕。但是主要的是,当时在瑞士根本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級的群众运动①。加以手艺工人中間的頻繁的

① 恩格斯曾經写道:"同盟的成員們虽然一般說来是些工人,但他們实际上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当时剝削他們的人,甚至在世界各巨大都市里也多半只是小行东。甚至在大規模的裁縫业中,甚至在由于裁縫手艺业变成替大資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后形成的現今所謂成衣工业中的剝削,当时甚至在倫敦也还剛剛产生出来"。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瑞士。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840頁。

流动性也阻碍了一个稳固的工人組織的形成。只是在現代的工业企业里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食堂逐漸变成了一种单純消遣的場所，花費了許多錢而沒有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最后在許多协会里沒有能消除資产阶級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这种运动日益强烈地傾向于青年黑格尔哲学，并且日益获得更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促使魏特林日益退縮。

但是我們在 1843 年的上半年，还可以看到許多文件，主要是他在«年輕一代»上的文章，这些文件証明了他超出于資产阶級反对派之上，以及他对于小資产阶級的領导人物，特別是对維尔特的斗爭。

在这期間，魏特林把他的編輯部从威維迁往洛桑，但是他还存着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可能更好地进行宣傳鼓动，想迁到苏黎世去。1843 年 5 月初，他到了苏黎世，并且把他的第三部著作«貧苦罪人們的福音»交給印刷者赫斯去排印。他是那样的未加审愼，在該書出版之前，先印发了預定广告。在广告上說"这本書里有一百多处圣經的引文可以証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最勇敢的結論完全和基督学說的精神一致。"① 此外在广告单上包括有許多章节的篇目（例如"耶穌教导廢除私有财产"，"耶穌教导廢除金錢"，"耶穌的原則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則"，"和罪人的交往"，"耶穌絕不尊重私有財产"，等等）。这种广告落到苏黎世的教士手里，他們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檢察厅檢举魏特林。現在瑞士的資产阶級得到了久巳盼望的机会，对魏特林并同时对苏黎世的激进派（弗呂貝尔和福倫）放手进攻。6 月 9 日夜里，他和其他一个苏黎世协会的会員被捕，經过审訊——除魏特林外——又被釋放。在印刷人赫斯那

① 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 1 卷，1919 年斯图加特版，第 228 頁。

里排好的版，已經印出的書頁和存放的原稿都被沒收。[1] 檢察机关組織了一个委員会，由臭名昭著的国务参議官布倫奇里領导。这个委員会的工作結果是一份"呈送苏黎世政府"的报告，这份报告被立即公布，用最黑的顏色来塗抹污蔑共产主义者，并且孤立和打击激进派人士。但是就同盟方面来說，这份报告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作用。用这样一些空話象"无底的陷坑"，"共产主义的冷酷的、抽象的原則"，"貪婪的思想"，"世界历史上最可怕和最可恶的制度"或是"可怖的和不自然的結果"等等是吓不倒一个劳动者的，至多只能吓住一个胆小的小資产阶級分子。但是此外在这份报告里也包括了許多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們的通信和文章里节取来的长段引文，这眞是同盟方面所求之不得的一种最好的宣傳。莫澤斯·赫斯在一份諷刺呈文里感謝布倫奇里对于这桩好事所表現的功績，駐巴黎的普魯士公使不得不向柏林报告，由于布倫奇里的这份报告促成三百名德国手艺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在一本匿名的著作《关于瑞士的共产主义》里揭露了布倫奇里的阴謀[2]。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合作者的拘禁和捏造的控告引起了群众的騷动，举行了示威，并且曾拟定了計划，要用强力去救出魏特林来。

虽然因此同盟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开展，但是魏特林的第三部著作和他的那些仿效者們在同盟的領导上所产生的影响，却使运动停滞并且形成宗派。"尽管魏特林所著的《貧苦罪人們的福音》一書中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但他那認定共产主义跟早期基督教相联系的說法，終究在瑞士使运动大部分起初落到阿尔勃莱

① 但是絕大部分原稿終于被挽救出来。德文第一版是由魏特林的朋友們于1845年以《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为題在伯尔尼出版的。第二版以《貧苦罪人們的福音》为題和《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两書的第二版同在1846年出版。

② 1843年6月13日以煽动暴乱、挑撥公憤和破坏宗教的罪名，提起公訴。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書〉》，1929年基尔版，第279頁。

希特一类蠢人手中，后来又落到庫尔曼[①]一类自私自利的江湖騙子式的仙人手中了。”[②]

关于«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这本書和«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相比是意味着一种退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一部著作在魏特林对于現有教会的态度和在他对于宗教的見解上有許多很有价値的表白和說明。他仍然是教会組織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你們决不要相信教士，他警告劳动者說，“如果他指示你們要用順受和厌弃来对待那在尘世上压迫你們的痛苦，要你們把滿足需要和欲望的期待寄托在天上，……”[③]他揭露那种假装虔誠和伪善，把这些东西和劳动人民对于宗教的冷漠作了对比。“……那外表虔敬的儈夫，这时(在講道的时候——导言作者)几乎不敢在講台下稍微大声喘一口气，而疲乏的农民却鼾声大作”。[④]他看透了統治阶級故意把劳动阶級抑制在愚昧无知之中，因为劳动阶級“随着科学教育的扩展，……将会識破这种机詐的誑騙，这些一直被統治阶級

① 关于阿尔勃萊希特，見本書第36頁注①。庫尔曼(貝克尔也受他的影响)，生于霍尔斯坦，曾在海德堡讀过書，1843年在美因茲地方以“我們时代的精神和物質需要”为題进行講演，1844年到瑞士。他在各个协会里講演，这些講演1845年以«新世界，或論地球上的精神王国»为書名出版。他反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論，主張一种通过說服的对現状的改革，并主張保存阶級差別。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揭露了这个“眞正的社会主义”的先知。后来証明庫尔曼是梅特涅的間諜，他对梅特涅設在美因茲的情报机关供給关于工人运动的情报。魏特林自己在1845年宣告反对庫尔曼，并且斥責貝克尔和庫尔曼的合作。(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年基尔版，第273頁)。关于庫尔曼，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575—587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3—234頁；恩格斯：«原始基督教史»第1卷，1894年«新时代»(見«科学共产主义經典作家論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9—40頁)，巴尼科尔、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論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33年基尔版，第XV—XVIII，75—79頁。

② 參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4頁。

③ 魏特林：«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頁及以下部分。

④ 同上書，第8頁。

利用来保障它对公共事务的統御和欺騙劳动阶級对它忍耐和服从”。① 在魏特林在法庭上的第一次的辯护詞里，他虽然申称，他是通过圣經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但是他解釋說，“首先是通过法国哲学家……扫清了堆积在人类社会上的污垢”。② 他对于宗教的見解曾受了近代圣經批判的影响，主要是受大卫·弗里德利希·施特劳斯的影响。在魏特林看来，耶稣是一个平常的木匠，他三十岁之后成为一个秘密同盟的一分子，研究这个同盟的学說，然后和同盟的其他分子一样共同傳播这种学說。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彻底改造一切社会关系”，③也就是說是共产主义。

魏特林揭露了統治者对于宗教的濫加利用，同时他也知道，宗教作为現世生活的神化，作为对于一种幸福生活、一种“彼岸乐土”的追求和希望，在共产主义里是不会再起任何作用的。但是他仍然相信应該为宗教保留一个任务：在个人的苦悶、命运的打击或是遭受不幸时的安慰的任务。因此对于人类来說，宗教是并将繼續是“在这种浩劫茫茫的生活的狂風暴雨中的一个太平錨，人类縱然达到了尘世幸福的最高程度，这个太平錨也是不可缺少的”。④ 所以他不肯和伏尔泰一样地攻击宗教——对于他来說，宗教現在是推翻旧社会的工具，以后是在万一不幸的場合中的一个“太平

① 魏特林：《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7頁及以下部分。

② 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說》，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63頁。后来魏特林从記忆中所追叙的辯护詞里沒有这一句。他是这样追述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这个通过宗教嘲弄者伏尔泰，否認上帝的神甫梅叶和自然哲学家卢梭的帮助而喚起的法国大革命，首先是这个从反基督教运动中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它迫使人类改善它的風俗道德……”。見魏特林：《法庭——五百天的經驗》，1929年基尔版，第72頁。

③ 魏特林：《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25頁。

④ 同上書，第10頁及以下部分。

鍿"——而是相反地援引卡尔斯塔德、托馬斯·閔采尔和拉梅耐作为根据，后者据說曾証明了，一切民主理想都是基督教教义的結果。[1]（对于《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的精神特别有說明意义的事实，是拉梅耐在这本書出版之后立即加以否認。）对于宗教的这种态度也使得他广泛地容忍宗教的观点和特别是宗教的鼓动，甚至于攻击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无神論的宣傳。这也是他和馬克思、恩格斯敌对以及他很快地和海尔曼·克利盖結合的原因之一。

尽管魏特林的《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中——如恩格斯所曾經說过的——有个别原理是很英明的，可是他那幻想的尝試，要想通过原始基督教来作为共产主义的根据，却是那样的无用而且有害，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开始从社会的发展規律里推論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从而为工人阶級指出推翻資本主义社会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而且正确的道路的时候[2]。

魏特林在瑞士所領导的同盟組織之所以沒落，其决定性的原因上面已經指出过了。首先是由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展，还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級的群众运动。魏特林当时沒有能認識到这个原因，并从中得出有关他进一步的工作的結論，以致他最后完全失去了目标。因此，他所面对的那些日益增加的困难，以及他所遭受的許多失敗使他在运动中特別趋向于偏重宗教的因素，这种偏向主要表現于他对青年德意志的斗爭中。当时在手艺工人中存在的还很强的宗教观念是这种偏向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不可

① 魏特林：《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7頁。

② 这时候馬克思对于宗教的态度表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部分；《論犹太人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9—467頁。

避免地、魏特林愈来愈被迫扮演一个教派領袖，一个先知者的角色，这和他本人的气質是完全相合的。他的合作者对此也不无重大的影响，他沒有及时和他們脫离，造成对他自己的极大不利。这里首先要說到"先知"阿尔勃萊希特，他以"救世使者"的身分周游瑞士，并且加入"正义者同盟"①。这种結合大有影响，使得革命的宣傳庸俗化和神秘化，并且把同盟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宗派，这在1843年5月魏特林被捕之后更成了定局。奥古斯特·貝克尔② 是輔佐魏特林参加在瑞士发展同盟的工作最多的人，他也加强了这些傾

① 阿尔勃萊希特，生于阿尔屯堡，曾以"煽乱者"罪名在獄中被囚禁六年，六年中除圣經外不能接触任何其他讀物，出獄时成为宗教狂人。后来他到瑞士，以先知者的身分漫游了許多省区。貝克尔、苏特麦斯特以及其他人曾多次并且深切地警告魏特林要对他小心。但是这两个人仍有密切的关系。貝克尔給魏特林的信上說，"你可以用他作为沿街叫卖書刊的人，但是此外你不应該多和他往来；你沒有讀过他的神經錯乱的作品，不然，你对他的想法一定会不同的。……他要把我們大家从以色列的十二宗族离开，重建所罗門的統治似乎是他旧日的迷梦。我很知道，他还要求作种种社会改革，对于这些改革他已經找到了榜样，例如亚伯拉罕和所罗門的多妻制，……总之，你不要和他这样密切来往"。阿尔勃萊希特的著作有：《对民族的召喚》、《郇山（郇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高山——中譯本編者）王国的重建》、《对妇女界的号召》、《在自由的神坛边的不久的重逢》、《玫瑰之光里的目的，对于我們这个时代的威廉·泰尔的一个警告》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書魏特林应該看过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对他进行住宅搜查时这些書曾作为他的財物被沒收过。阿尔勃萊希特自己写信給魏特林告訴他在文特图尔地方的活动說，"每逢我走过城市或是走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人們就活跃起来。这边有人說，这是一个代表和平的人，那边有人爭着跑过来听他的安慰人心的話。因此我对你来說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給你开辟着道路"。以上貝克尔和阿尔勃萊希特的信，都載入約·卡·布倫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現的文件。委員会給苏黎世政府的报告書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68頁、第46頁。关于阿尔勃萊希特，参看同書第44頁，第67—75頁。

② 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頁。

向[①]。阿尔勃莱希特和貝克尔的消极的影响在《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里是显然可見的。

魏特林具有一种鮮明的阶級意識。他对于那些要在政治生活、报刊言論和在协会里对工人阶級作监护人的知識分子予以充分的鄙視。但是他对于知識分子的任何行动都保持一种行会性的窄隘的疑忌心，并且特别是沒有理解到一种科学理論对于工人阶級的必要性。这以后特别表現在他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上，他和馬克思、恩格斯对立落入了一种反动的宗派主义。

特别突出的是他完全否定黑格尔的哲学，但是却并不能眞正

① 貝克尔曾在吉森学过神学，1833年至1835年是威迪格教士的合作者，并成为布希納的忠实朋友。他因为参加傳播“黑森乡議員”而被捕，1839年被赦免、并去日內瓦。在日內瓦他担任手工业协会的教員，直到他与魏特林結識并跟从他一起工作。1847年貝克尔写到他自己时說，“他希望迟早会有某种比傅立叶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好的东西出現，这种东西会揚弃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并一般地把宗教、政治和社会主义中的紛歧的意見和爭执都在一个眞理之下統一起来，从而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美丽的生活”。1843年出版了他的《我們今日的人民的哲学》，1844年出版了《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1845年他还出版了期刊《宗教和社会运动的愉快消息》。他給魏特林的信上說：“人民沒有任何理由仇恨他的压迫者，就像同样那些压迫者也沒有任何理由蔑視他們的奴隶一样。他們应該大家一起詛咒和粉碎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把他們置于这样一种錯誤的、非人性的关系中。他們大家都有过失，但大家又都是无辜的，要看人們怎样来看它”。他劝魏特林写一本“小册子”，以《富人的声辯》为題，它的內容按照下列的提綱：“对于新时代从中产生的那个灾难的描叙，財神的神庙将被拆毁，黄金的偶像将被投入大海，……財神的傳教士的血是不是能少流些，因为他們是无辜的，……先把危难和地獄描写得非常吓人，然后来保卫貧苦的受难人——在这件事上还沒有人效法过你的榜样。”总而言之，要写一本書，“在这本書里你——千万不要覚得不好意思——可以把你的塡滿着仁爱的心像江河一样傾泻出来”。关于貝克尔論他自己，可以参看巴尼科尔、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論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27頁；他給魏特林的信，見約·卡·布倫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現的文件。委員会給苏黎世政府的报告書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118—120頁。

解决他和这个哲学的关系。他不过是通过米哈依尔·巴枯宁和莫澤斯·赫斯大略知道黑格尔的哲学，而他們也根本不能算是这方面的教师。但是主要是这种哲学在劳动者协会內部青年德意志派里以資产阶級自由主义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姿态和他对立，后者的反无产阶級的性質，他是看透了的。[①] 他正确地譏諷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所謂"絕对的批判"，意識里的革命化，所有这些将不会触动現存秩序的一根毫毛，相反他举出人民群众的行动来和它对立。他知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来摧毁"，但是象这样一种認識，即"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質力量"[②]，这是他沒有能力达到的。在他缺乏那些先决的条件，他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在他对于科学理論的蔑視中，最后他又回过头来去抓住圣經，企图用圣經来作共产主义的根据。

在他失去目标和絕望迷乱状态中，在他不顧事实情况而要求迅速推动社会发展的願望中，魏特林陷入了最荒謬的冥想。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里已經有了这些思想的萌芽。当魏特林說到統治阶級可能的抵抗的时候，他写道："那时候就必須宣揚一种迄今还沒有人宣揚过的倫理"，……这里他是指的所謂"整个軍团的战斗員"，它的作用我們到現在还"望而生畏"，[③] 并且最后他說，"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說了"。下文他說到未来的革命，"……最后一次的風暴！如果在这次風暴中我們失敗了，那就讓我們采取我們的最后手段！"[④] 这里他是暗示他在《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

① 魏特林：《貧苦罪人們的福音》，1846年第二版，"前言"。

② 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0頁。

③ 本書第270頁。

④ 本書第280頁。

里①又重新提起的那个看法，就是：为了更快地消除現存的状况，人們可以組織一个由“二万名勇敢、机智的壮汉”組成的軍队，他們“翻倒和搜查錢柜、貨橱，把它們里面的东西象垃圾一样抛在大街上，总之，把財产貶低到那样的程度，使得它再也抬不起头来”②。虽然这需要加以說明，出于什么原因他才有了这样一种想法，要公开宣傳一种普遍的窃盗行为，但是这种理論是显然反动的。在他的絕望迷乱之中，在这里他說出了流氓无产阶級的情緒。虽然貝克尔、艾韦貝克以及其他人立即对此采取了反对态度，但是效果很少，因为无論貝克尔，他是有宗教偏向的，或是艾韦貝克，当时正是卡貝的热忱信徒，都不可能給魏特林指出一个实际的出路，并使他信服这种看法的危害性。

魏特林在 1843 年 9 月第一审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他提起上訴，苏黎世高等法院在 11 月里把判决的刑期加重到十个月。并且在判决書上又加判从瑞士驅逐出境五年。魏特林在羈押期間所已經耽虑的事現在到来了：他被引渡給普魯士。他的朋友們所計划的，并且当然也是他所盼望期待的援救釋放，沒有成功。1844 年 5 月 21 日夜他被捆縛着解赴瑞士边境并移交給德国政府。經过在馬格德堡六个星期的备受折磨的停留之后，普魯士警察以如

① 在《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里，魏特林使耶穌对有产者們这样說：“……不要高声叫嚷，如果穷人偷了你，因为如果他不需要，如果他的辛苦的劳动能保証他的必需，他将不会来偷你”。“因此”，他写道，“基督徒沒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处罰窃賊……”，并且从那些比別人有更多东西的人那里，我們可以去拿走他的东西，“因为今天我們还不是生活在基督教的社会里，而是生活在战争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里”。此外，“如果你們这些貧苦的罪人在試着打扫和清除神庙的时候，手指头上粘着了几个从兌换商打翻了的案桌上滚下来的錢币，并且他們因此把你們抓到他們的法院里去算賬說理，那末你們就把这本福音拿給他們看”。見魏特林：《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5 年伯尔尼版，第 129—130 頁及第 II 頁。

② 巴尼科尔、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論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 年基尔版，第 68 頁。又参看約·卡·布倫奇里：《瑞士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現的文件。委員会給苏黎世政府的报告書全文》，1843 年苏黎世版，第 90—117 頁。

果再潜回馬格德堡即处二年徒刑为威胁，把他解往赫尔姆斯特德。从那里他又被立即解回，因为普魯士政府認为馬格德堡市长的建議可行，給他配备上护照和旅費遣送到美洲去，以便永远把他摆脫掉[①]。8月18日他到达汉堡，8月27日到达倫敦。普魯士駐汉堡領事給他訂好了一只直接开往美洲的船，但是魏特林拒絕了，"于是不得不"如同該領事所报告的，"放弃了使这个人永远离开欧洲的最好的机会"[②]。千方百計要把他攆到国外去，这表明了他的活动所发射到德国的光芒是如何强烈，也表明了資产阶級对他是如何的害怕。

在魏特林居留在汉堡的时候，認識了出版商和書商尤利烏斯·康培，把他羈押中的詩稿卖給康培[③]。这些詩于1844年以《獄中詩》为題出版。关于这些詩的价值，他自己很明白。他在序言里請讀者不要过于苛求，原諒他只是为了卖錢才把它发表的。那是二十三首詩，反映了他对于統治阶級司法的憤怒和憎恨，以及对于他所遭受的失敗的悲痛和失望，許多詩的內容关系到他后来所写的关于語言、認識論和天文学問題的著作，关于这些著作的計划，在羈押期間已經开始了。此外魏特林宣布要写一部关于他作为囚犯的生活情况的詳尽的作品。

在倫敦的一次德国、英国和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大聚会上，他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的和天才的領袖"的身分受到热誠的欢

---

①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頁）說：魏特林在馬格德堡曾被迫服軍役，但因为体力不合格不久即被除名。魏特林自己的說法和其他的說法都不能証实这一点。

② 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年基尔版，第204頁。

③ 魏特林也曾在康培那里遇到过海涅。海涅在他的《自白》里描述了这次会见。参看本書第15頁注③。

迎[1]并且在以后的期間为"正义者同盟"所支持。但是再沒有达成有成效的合作。他企图說服同盟的領导人信奉他的見解，但是不久就遭到他們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卡尔・沙佩尔和鮑威尔由于英国的較为进步的条件——在这段时期內的大規模的宪章运动正是这些条件的表現——巳經超出了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外。在这些年間，也开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同盟領导人的日益增长的影响，自从1843年以来，恩格斯就巳經和他們保持經常的联系[2]。因此魏特林企图强迫他們举行关于未来社会問題的討論，終于沒有成功[3]。魏特林沒有利用他在英国居留的机会，去研究当地的經济状况以及英国工业无产阶級的生活和发展条件并改正他自己的見解，而是自己隔絕起来，頑固地継續站在他的观点上。对待以前取得的观念采取僵持不变的做法，是他自己曾經对傅立叶主义者作过严加批判的，这实际上是对于他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里所发表的意見的背弃，即認为思想是必須不断进步并且表現实际存在的需要的，以及最后加上他的自高自大和不能接受批評，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迫使他成了一个宗派主义者的角

---

①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頁。

② 恩格斯从1843年起就和宪章派的革命派以及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他是欧文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世界的新道德》的撰稿人，并从各方面对革命运动起着影响。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在倫敦的同盟的領导人的系統影响是从1845年底才开始的。

③ 魏特林企图在倫敦的"正义者同盟"中进行一次对于傅立叶、欧文、卡貝和他自己的观点的討論。对于这些体系的比較应按照下列各点来进行，即：1. 劳动应如何組織？2. 什么东西推动人类去进行劳动？3. 应如何領导劳动者，誰来領导？4. 什么样的交換制度是最好的交換制度？5. 应如何領导教育工作？6. 妇女的生活地位应如何？7. 可能有怎样的一些过渡时期？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年基尔版，第38頁及以下部分。

色。

据許多普魯士代表的报告里所述及的，魏特林在倫敦协会里幷沒有起特别的作用，虽然他仍然被許多人看作德国共产主义的重要代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后来把卡尔·沙佩尔等人的功迹貶低为只是救济和支援的活动。[①] 他在各手艺工人集团里曾对某些小范圍的人作过講演——也有关于技术問題的。但是直到 1845 年中，他的主要工作除了通訊以外，在于草述他那已經宣布的关于他的囚禁生活的作品，以及編定了一本《思維和語言学》(或是按照他自己曾經用过的名称，“眞理的体系”)，前一部作品題名为《法庭——五百天的体驗》(除了若干出自他青年时代的材料外，包括从 1843 年 4 月到他抵达倫敦的这一段时期)，他于 1845 年春写成，幷且向康培及其他出版商洽印，但是他們拒絕承印。 1849 年原稿落入汉堡警察局之手。因此这本書在魏特林生前沒有发表[②]。 他的《思維和語言学》这本書所遭遇的命运也是一样。无論在《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这两本書里都已經表現出他对于世界語和天文学問題的兴趣。随着他在瑞士活动的失敗，以及他和工人运动的日益隔离，他主要从事于(后

---

① 参看本書第 301—302 頁。

② 这本書对于魏特林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心情給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幷且提供了許多要点，可以說明他前此以及后来的发展。書的内容准确地追叙他在整个被拘押期間每天甚至每小时的經历，幷且对被拘押以前和以后的事态作了一个簡略的叙述。魏特林的意图，首先——同时也是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喚起他的同时代人注意普魯士司法制度的本質和它的实际情况，这从他原来想把这本書的書名題作《法律》可以看出来。其次，他要揭露在他被拘押时对于他的(实际的和預謀的)陷害，最后，他要把一个囚犯的生活状況明白描写出来。而与此同时，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那作为殉道者以及作为工人阶級一个受召喚的領袖和先知的角色更充分地表現出来。《法庭》一書于 1929 年由 E. 巴尼科尔在基尔出版。

来在 1855 年之后也是这样)这些問題的研究①。

1845 年 5 月魏特林到了布魯塞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导的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的駐在地。1845 年末，他已經离开倫敦几个月，在《特里尔日报》担任編輯工作，以及給《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眞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和其他杂志写文章。虽然在他和“眞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之間有若干相近之点，但是他不久就直觉地体会到这个“骯髒的，沒有神經的刊物”(恩格斯語)的阶級性質并辞去了他在那里的工作。“我从格律恩那里得到一句‘最后的話’作为答复；我們就分手了”，这是他在 1845 年 9 月写給赫斯信里的話。② 在布魯塞尔，魏特林第一次和馬克思及恩格斯会

① 魏特林想要撰写一本《眞理的体系》，这个計划是由于他在獄中得到一本蒲魯东的書而引起的。这是蒲魯东 1843 年出版的《人类秩序的建立，或政治組織的原則》。魏特林認为他的这些思想有极大意义，認为完成这些思想比参加工人运动中的实际活动更重要，他甚至相信通过这个工作可以把共产主义建立在一个比迄今更深刻、更正确的基础上。《思維和語言学》一書从未作为定稿发表。甚至魏特林可能已經在 1869 年銷毁了他的原稿，但是这本書的体系已經接近完成。1849 年魏特林从汉堡逃亡时，曾把《思維和語言学》的一个摘要留下来，这个摘要他希望送給亚历山大·馮·洪堡特去审閱。摘要的标題是：《宇宙的分类》，它同时也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則的普遍語言的分类”。在这里他一个个地列举并区分了种种概念、字、物体、存在与运动的形式、性質以及作用等等。1855—1856 年所写的第二部著作：《在宇宙电磁作用中运动着的原始物質》一書显然是对他的体系的天文学部分的进一步发揮。在这本書里他想把在我們的太阳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現象都归結为一种“宇宙力”，归結为一种“原始物質”。“在这种原始物質里有相吸与相斥作用，有流动、热、光、力、运动和生命……”。魏特林把这部稿子送到美国去印刷，并把它分送給很多科学家和院士。第三个文件(1859 年)是向柏林科学院秘書爱倫堡教授的第二次申請書，并說明他的 1856 年的作品。这个文件題为：《世界体系的理論》，是对《原始物質》一稿的繼續发揮。在这里魏特林写道：“在我的《原始物質》一稿里，我还保留了哥白尼的学說，現在我已經摆脫了它，哥白尼的世界体系，和托勒密一样，都是錯誤的。……提科(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比較接近于眞理”。此外，如魏特林的儿子所說，他手头还存有一份《論天体力学》的稿子；按这部稿子所說，太阳“从西向东圍繞着地球在一个大圈子上移动，而这个大圈子的中心則是地球的运行軌道”。这一切作品都并沒有任何科学价值(这些作品已經于 1931 年由巴尼科尔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里，宗教問題已經沒有任何地位。这无疑是倫敦的同盟領导人以及后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影响的結果。

② 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 年基尔版，第 268 頁。

見。当然以前他早已听說过他們和他們的工作。例如在倫敦就已經知道了馬克思对《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評价，并且在1844年10月的一封信里向馬克思表示他的友誼。他在写給馬克思的信里說，"我相信在《前进报》的若干文章里已經認識了您，因为我比較了这些文章的精神和人們所曾經告訴我的关于您的事，使我欣佩。我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所费词，总之，我們是朋友，并且希望以朋友的身分能彼此时时有所相聞，也就是說时时互相寄几行信……"①。当他到达布魯塞尔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切方式来欢迎他，并且企图努力說服他，使他相信他还在不断地宣傳的那些早先的見解是旣不够又錯誤的。"但这时他已經不是一个天眞的年輕的裁縫帮工"，恩格斯这样写道："惊奇于本身才能，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应是个什么样子了。这时他已經儼然是个偉大人物，受那些羡慕其优越的人們所追逐，到处都覚得有人跟他竞爭，有人跟他作对和暗算反对他了；这个从这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仙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实現天堂世界的現成藥方，并且以为每个人都在打算偷取他这付藥方。"② 他到达之后沒有几天，就在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里发生了第一次原則性的爭辯，爭辯中表示出来，魏特林旣不能也不肯放弃他那宗派性的烏托邦式的見解，而站到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取得的那种認識的观点上来③。

1846年3月30日在委員会里举行了一次会議，在会議上討論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特别是討論了在德国国內宣傳工作的組

① 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年基尔版，第265頁。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頁。

③ 这里，我們是指馬克思、恩格斯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态》和《費尔巴哈論綱》，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中所已經达到的水平。

織問題[1]。在恩格斯致开会詞之后，就由馬克思发言并且提出了两項主要的任务：第一項任务是在工人运动內部貫徹革命的理論。正是为了这一点，因此共产党人就必須和"眞正的社会主义"划淸界限，并且克服平均的、或是手艺工人式的共产主义。馬克思把对于这些理論的批判和在工人組織里对这些理論进行斗爭，看作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他和恩格斯通过他們的实际工作知道，特别是那些所謂"眞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級起着什么样的消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許多文件都表明了和格律恩以及其他人等等还有与"魏特林主义者和蒲魯东主义者"的爭辯，这些人和这些主义阻碍无产阶級認識它的地位和它的任务[2]。魏特林曾經声明过，"他的任务不是創立一种新的經济理論，而是接受那样一些东西，例如，在法国曾經表現出来的最适合于使工人認淸他們的可怕处境；看淸那些为統治者和現存社会作为口号的一切对于他們不公平的东西，教导他們不要相信任何諾言，只有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自己身上，寄托在建立民主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上[3]。对此馬克思反駁說，"把人民煽动起来，而对于他們的行动却不給予任何牢固可靠的、詳加考慮的基础，这簡直是一种欺騙"[4]。此外馬克

① 关于这次重要的会議可惜只有两份不甚可靠的报道。一份是魏特林 1846 年 3 月 31 日給莫澤斯·赫斯的信，信里叙述了討論的經过情形。另一份出于俄国的自由党人巴·瓦·安年科夫，馬克思曾邀請他参加会議，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件事情。魏特林的信載入巴尼科尔的《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 年基尔版，第 269 頁及以下部分，安年科夫的报道載于 1880 年的《欧洲使者》，并收入《卡尔·馬克思，回忆录和論文集》，1934 年苏黎世版（現在已編入《科学共产主义經典作家論德国工人运动》，1953 年柏林版，第 37 頁及以下部分）。恩格斯后来告訴倍倍尔（1888 年 10 月 25 日的信），說魏特林的最主要的观点是表述得多少正确的。又参看 E. P. 康德尔：《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組織者》，1953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20－126 頁。

②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1 卷，1949 年柏林版，第 32、36、65、108、109 頁以及其他有关各頁。

③ 見：《科学共产主义經典作家論德国工人运动》，1953 年柏林版，第 38 頁。

④ 同上注。

思指出，現在去从事于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的問題是无用的事。暫时先还談不到实現共产主义，而是問題在于要通过資产阶級的民主革命来消除德国半封建状态，而在这里面資产阶級必須得到无产阶級的支持。

在这两个問題上，魏特林都起而反对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等等。他認为，一切集团和流派都必須共同为反对統治阶級而努力，把他們之間的紛歧撇在后面[①]。他看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成长和它在工人运动中的貫彻，只有在对不科学的和反动的观念进行最尖銳的斗爭中才有可能，在这里他客观上是在企图阻止必要的澄淸过程，企图阻止无产阶級的意識形态和資产阶級的意識形态的彻底分裂，他站在前面掩护着那些反动的、有害于无产阶級发展的观点，并且試图把这些观点和无产阶級的社会主义调和。同时他对于資产阶級革命的态度也繼續不变。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坚持他的烏托邦主义的观点，認为未来的革命必須直接导入共产主义社会，任何对于資产阶級反封建的支持只会延緩共产主义实現的时日。因此，魏特林——面对着日益成熟的資产阶級革命——是站在小資产阶級“眞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場上的，他們也是用这些論調来反对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的。及至最后，他認为“他对于共同事业所做的一份准备工作”总要比馬克思和恩格斯“远离受苦世界和人民的困苦所作的批判和書斋里的分析”更重要些，在这时，馬克思以一句著名的話結束了会議：“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②]

除了这些主要問題上的分歧以外，还表現在魏特林在印行他在布魯塞尔完成的“体系著作”（«法庭»和«思維及語言学»）这个問

① 參看 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年基尔版，第270頁及以下部分。

② 轉引自«科学共产主义經典作家論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39頁。

題上，由于显然的原因，沒有能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几个星期之后，就公开地决裂了。

魏特林在倫敦所結識的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已經到紐約去了。在那里，他自称是"正义者同盟"的特派員，并以这个名义成立了同盟的一个支部。不久，他就和美国的"民族改良派"相結合，这是一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抵触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克利盖把他在1846年1月所举办的报紙《人民論坛报》供这个組織使用。他在这个报紙上展开了一种令人作嘔的宣傳，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洋溢着爱情的、甜密溫情的共产主义"①，并且奴顏婢膝地向富人們呼吁，以便从他們那里取得实現他的計划（使每个公民有一百六十亩耕地）的經費。这种"共产主义"必須予以坚决駁斥，因为它純粹是一种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运动，不仅与无产阶級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并且和它是相对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承認美国民族改良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一个眞正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和克利盖相反——应該是引导这个运动使它超出当时的要求，而克利盖却停止在那个目标上，要把一切人都变成私有者，从而也就把同盟变成了資产阶級的工具。②

1846年5月11日，委員会作出一項决議。在决議中譴責了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頁。

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級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認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級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說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該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現，那末他的意見也就沒有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說成一切运动的最終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違反眞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說"。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頁。

下面所說的"决議"，就是这篇"通告"。——中譯本編者

克利盖的行动，并且否認他有权繼續自称为同盟的代表。[1] 在决議上署名的有馬克思、恩格斯、日果、海尔堡、載勒尔、馮·威斯特华倫和沃尔弗，而魏特林是唯一根据下列理由拒絕签署的人，这理由是，按照他的意見《人民論坛报》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刊物"，人們应該去批評德国国內的敌人，而不应該去攻击在外国的同盟的同志。他把对克利盖的批評拉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写信給克利盖說："我是他們最痛恶的敌人，他們首先要砍下我的脑袋，……"[2] 現在魏特林已經完全暴露了他那小資产阶級的态度。如果說，在此以前，还有这种可能他和以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团結在他們周圍的一些重要革命領袖保持密切合作，从中檢驗他的見解，并繼續为工人阶級事业而奋斗，那么，現在他已完全脫离了他們，因而也弃絕了发揮任何作用的基础——参加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克利盖趁此邀請他到美国去担任他那报紙的編輯，于是魏特林于 1846 年 12 月滿怀忧憤地离开欧洲，他自信是一个真正的、但是被人誤解的工人阶級的領袖。

在美国，他又和西蒙·施米特遇在一起，編写了許多傳单，把《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出了一次新版，并出了英譯本，还和美洲的傅立叶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在这期間，克利盖的报紙已經停刊，克利盖本人加入了坦門內厅，一个民主党的反动政客的集团)此外，魏特林仿照美国自由圬工互济会的榜样成立了一个按等級划分的秘密組織"解放同盟"。及至人們在美洲听到革命風暴的消息，他被这个同盟的紐約盟部派往欧洲。1848 年 6 月他到了巴黎，8 月間——还有克利盖——到达柏林。他在德国的作用是完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頁。关于克利盖，还可参看 H·施呂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 年斯图加特版，第 7 頁及以下部分。

② 参看 H·施呂特：同上書，第 38 頁。1849 年魏特林对克利盖持反对态度，参看本書第 307－308 頁。

全无关重要。他参加过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大会(1848年8月和9月),并且創办了一个杂志《初选选民》,因为柏林为普鲁士軍队所占領,在出版五星期之后又不得不停刊。它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份訂戶。11月21日被弗兰格尔驅逐出境,他又跑到汉堡去,想在那里繼續他的宣傳工作,由于警察不允許他居留——汉堡的所有工人协会曾經对此提出抗議,但是无效——他被迫迁居阿尔托納,并且从那里不合法地繼續对汉堡进行工作。他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美国“解放同盟”的支派,一个“家庭的或是解放的同盟”,同盟的主席就是他。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的第三版里,魏特林又把它叫做“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

除了試图使他的“思維和語言学”間世以外,他主要从事《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第三版的修訂工作,为此他加写了一篇新的序言。革命的发展已經超过了他的这本書,这本書——在1849年春出版之后——只能把在革命斗爭中成熟起来的工人們从他們的眞正的任务上引开去。新序言表現出魏特林对于他所遭受的批評感到懊恼,也表現出他对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德国毫无作用感到失望。他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进展归于自己一人的成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他不是一字不提,就是輕輕略过或是加以貶低。在結語中,他列举了一些非工人阶級出身、但是成为工人阶級代言人的名字,其中也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这些人,他說,人們却是不能倚待他們,因为他們“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而达到共产主义的。① 其实他正应該通过革命的事变取得教訓,認識一种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研究和傳播,对于无产阶級是如何的必要,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他的爭辯里是抱着怎样的正确态度,但是他仍然不信任他們,坚持他的反动的敌視理論的立場。

① 本書第374頁。

第三版的文字和第一版相比有不少改动，这些改动——完全撇开它出版的时代不說——大大地减損了它的价值。一般的显然可見的是，魏特林的語調是伤感的、郁悶的，他的語調已經变得和“眞正的社会主义”很近似。如果說在第一版里他还只是把烏托邦——和粉碎旧社会这个意图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描写成一个值得贊美的目标，还只是希望别人把他的作品估价为供討論的藍本，那末，在第三版里所表現的就是一个独断、頑固的烏托邦主义者了。这个烏托邦主义者对于自己的体系是絲毫不肯讓步的，不止如此，他还进一步把不能实現的种种見解分析为許多詳尽的項目(例如交易小时)。內容上重要的和范圍最广的是他在第二部分第四、第十、第十五和最末一章里所作的改动。他在第十、第十八章里詳細地說明他关于交易小时、关于一种交易系統和“革命紙币”以及关于商品价值的意見。他用更长的关于无产者所具有的窃盜权利的說明扩展了第十五章。关于这个問題，他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里曾暗示过，并且曾在«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里作过进一步的說明。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第一版里，他說到两种实行革命的手段：启发或是强力，在那里无疑义地他是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級的强力行动上。現在他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地称作第三种手段，也就是說对于富人財产的有組織的搶掠和由穷人占有这些財产[①]。在这里魏特林自居于怎样一种反动的、暴乱騷扰的立場，已經是清楚可見的了。至于他在这里如此夸大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混乱的思想，这对于他的倒退发展来說正是十分典型的。在第四章里，对資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的尖銳批評作了重大的扩展。他否定单凭选举改变資产阶級社会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选举永远不会表达人民的意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把这种批判推論到那样远，以至于完全否定选举的益处，以及它对

① 参看本書第280頁。

于工人阶級的組織和宣傳作用。他認为一种眞正的民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可能，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他同样也完全忽視了，資本主义比之封建的社会制度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此外在这些地方也表現出来，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居留，他如何扩大了眼界，認識了一个比較地更进步的資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況。但是因为他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現的历史的規律性的无知和不理解，他只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就是工人阶級在資产阶級的社会里什么也沒有得到，因此和資产阶級共同去反对封建势力也就是錯誤的。因此他非难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他們曾經主張“无产阶級首先要和資产阶級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①]。他的思想方法使他完全以一个烏托邦宗派主义分子的态度来認識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德国，当資产阶級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儈”。“但是共产党一分鐘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認識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間敌对情形的意識，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資产阶級統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資产阶級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級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資产阶級本身的斗爭”[②]。这个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中也彻底地实行了。反之，如果按照魏特林所設想的战略，就将使无产阶級完全隔离孤立起来，并从而削弱革命的力量。其結果将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支持。

第三版第十八章包括了“解放同盟”的基本原則，魏特林曾經成立这个同盟的汉堡分部，并且把这些基本原則——和在最近将

---

① 本書第309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03頁。

来的社会革命中所必需采用的办法一起——印成傳单。“解放同盟”在汉堡据說有一千名以上的盟員，但是依据报道，参加大会的最多不过五十人，甚至更少些。无論如何魏特林曾經写到过，第三版有六百份預訂；他总共售出了九百到一千本①。1849年8月，“解放同盟”的活动为汉堡警察局所注意，并且加以干涉。魏特林不得不最后离开了汉堡，并因而也最后离开了欧洲，这一年年底又回到了紐約。

他在美国的活动并沒有为当地的工人运动带来什么良好的作用。相反，現在魏特林的組織和其他烏托邦主义的流派几乎已經沒有什么区别，后者分裂工人阶級并延緩工人阶級成熟的过程。1850年1月15日他的期刊《劳动者的共和国》出版，在一年之內由行銷九百五十份上升到四千份。这主要是由于1850年的經济危机，使大部分的无产阶級特别是德国工人加入了运动。随着德国細木工的罢工，营造工人、成衣工、面包工人、鐘表工人以及其他职业部門的工人都連續举行罢工。魏特林要想設立一个职工交易銀行，主要目的是为准备在将来建立的移民組織筹集款項。在1850年10月一次由他召集的工人大会上，虽然通过了他的計划，但是因为参加計划組織的人数不多，这个計划沒有見諸实行。此外他建立了一个“工人同盟”，从1847年起就在依和华州建立的一个移民組織“公社”加入了这个同盟，他在1851年和这个移民团体发生了联系。他曾十分詳尽地从事于建立移民区的計划，草拟了广泛的組織計划和章程，尽管他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的第三版里还在譴責各种联合組織，也就是說，“在現存社会秩序范圍之內的一种大小不等的小社团”。“一种这样的联合組織并不能对資本势力进行任何抵抗，必須忍受大資本家的竞爭，并且只要一旦大資本

① 魏特林：《宇宙的分类》，1931年基尔版，第60頁。关于他在汉堡的活动，参看同書第50 59頁。

家要它們破产，它們就立即不得不陷于破产。因此，凭这种办法是搞不好的。”[①] 在接收时，这个移民区由十个成員組成；1851 年末增加到十五个。1853 年魏特林被选为移民区的主席，但是在 1854 年 1 月，因为发生經常的爭执不得不辞去了这个职位。1855 年这个移民区終于解散，同时“劳动者的共和国”只是宣傳魏特林自己的見解，很少报道工人运动的消息，也不得不于同年 7 月停刊。在这个期刊上宗教的因素又居于主要地位，他不断攻击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且表示反对工会的斗爭。和他自己的改革計划相比，他把罢工称之为愚昧无知，例如，他認为某一个工会为爭取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爭是不正当的，因为必須並且只能是一切工人都共同为爭取建立交易銀行等等而努力。

随着他在美国宣傳的失敗，他又重新从事于已經开始的天文学和技术問題的研究，完全退出了工人运动。但是，他之所以与其他許多人不同——包括这一期間在內——，因为别人虽曾参加过年輕的工人阶級的初期活动，后来就归結到与資产阶級和現存社会的和解上去了，而魏特林即使在他退出工人运动时，仍然保持着对資产阶級社会的仇恨，他过去向它斗爭，現在还要求向它斗爭，尽管他所找到的是一条錯誤的、並且最后完全迷失方向的道路。在“劳动者的共和国”的最后一期上，他还表示了他的意願，希望能生活在巴黎那样一个“偉大的革命城市”里，而不願活在美国的“錢袋共和国”和“欺詐共和国”里，“在巴黎无論如何不会不幸到这样，連跟压迫者作斗爭牺牲的願望都被剝夺了。”[②] 虽然如此，他自从 1855 年以来，已弃絕参加无产阶級的任何斗爭。1868 年他拒絕在新成立的“社会党”执行委員会里工作，他是未經征得同意被选入

---

① 本書第 339 頁。

② 海尔曼·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 年斯图加特版，第 124 頁。梅林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紀念版《序言》。

这个委員会的。1871年1月25日他在紐約逝世，遺族处在十分貧困的境地。逝世之前不久，他还参加了一次第一国际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各支部的結盟典礼，或者这时候，他已經意識到愈来愈强大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在馬克思、恩格斯所早已指示的道路上，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地迈步前进。

* * *

1843年——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建立——特别是1848年——馬克思主义开始取得胜利——以后，魏特林的退步使他早先那些重要的成就也被大家遺忘了。但是，恰恰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却对于他的重要性和他的发展，給予了一种客观的无偏私的評价，虽然为了給无产阶級指出必要的、科学的方向这个利益出发，曾不得不对他进行过原則性的斗爭。1844年，馬克思对他的高度贊誉，恩格斯在1885年还在无保留地加以复述。所以在学习德国人民的、特别是工人阶級的革命傳統的时候，不容許忽略了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諧与自由的保証》。这本著作是德国无产阶級形成时期的一个突出的凭証，同时也是我們民族历史上的一份宝貴的文献。

* * *

現在的这个版本是根据第一版忠实复印的，其中在文字拼写和标点符号上改用現代的了，并且校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錯誤，原文并无变动。"附录"包括：魏特林第三版的序言，增补和修改以及本版編者的注釋。①

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

① 原編者的注释，中譯本一律改为脚注。下面編者还有几句有关体例的說明，因中譯本体例有所改动，所以这几句話未譯。現将中譯本的体例說明于下：魏特林在第三版所作的增补和修改，正文中用阿拉伯数字右面括上圓括弧，如1)、2)、3)、……順序标出，注釋則以圓形注碼，如①、②、③……标出。全書的注釋絕大部分是原編者注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著者，譯者和中譯本編者注的，这一小部分注釋分別注明了著者注、譯者注和中譯本編者注字样，原編者的注釋沒有标出原編者注字样，請讀者注意。——中譯本編者

序　言

在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你且用一种研究的眼光看一看你的周圍，你走进穷人的茅屋草舍，富人的豪华宅第，登上商人們的船舶，走下矿工的坑穴，你詳細檢視一下你自己的家庭生活，追溯一下其中每一个煩恼和不幸、欢暢和快乐的經历，直到它的細微末节，你就会在每一个这些不同的居住和工作場所，随处听到那同样的怨恨的声音，埋怨事物安排得不当；埋怨社会上这个或那个行业的恶劣的經营状况。

現在，你且避开所有这些几乎在我們四周掩盖了一切的怨恨的声音，带着你的观察所得，回到你的精神小我的最遙远的角落，你所听到的就不是这些个别的怨恨的声音，而是远远地听到的一种共同的喃喃訴苦。

把你的一切思想集中注意一下这喃喃訴苦，比較一下各种怨恨的声音和它們的原因，把各个相反的极端在心里互相配合起来，并且把它們混合在一起，这个不滿的喃喃訴苦就变成了交响乐中的一个和声。

一切立法者至少应該把他們的思想提高到这样一个观点上，而不是讓他們的思想只是在古老的案卷櫥和他們的錢柜的四壁之間团团乱轉。

如果用这种方式你对于包藏在社会里的病态有了一个眞实的印象，那末你就翻过这一頁，再把我們的地球在心里想象成一个悬挂在你眼前的球体。

一个人的肉体和地球上的高山相比，还不如一粒尘沙和一个足球相比来得重大，而这些高山比之于地球，又和人与高山相比

一样。

人是多么渺小！地球表面对于人来說是多么辽闊的空間！

現在我們把这个球体上带着古欧洲的那一面轉到我們眼前。在那里縱横交錯着怎样一些五顏六色的界綫，在那些界綫之中人們高唱着自由之歌，好象小鳥在籠子里一样："我們活得自由又自在"。小鳥当然不懂得它唱的是什么；而在那界綫之間的人又是否懂得呢？

現在我們且用命运之手予这个球体以重重的一击（当然，是在心里的想象），你們看到嗎？百万大軍狂奔猛冲越过了所划的这些界綫，但幷不是为了要廢除这些界綫，而是为这些界綫的形状和顏色而彼此屠杀；因为他們原来彼此不相了解！

但是，他們都从大自然賦有一个同样的語言器官。

这不是一个可笑的族类嗎？他們聚集拥挤在若干点上，又凭着他們的幻想在人烟稠密的居地之間画上許多界綫，为了好給必要的互相往来和互相帮助造成困难。

幷且他們那些被称为語言的各不相同的方音土語，是使他們永久分离和痛苦的主要原因，而他們却認为是神圣的东西，至今还加以极大的重視！

結束这个地球仪的观察吧！这里你們已經有了一个門徑，每个人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繼續前进。如果誰还想对这一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只要想象一下这整个的地球又是如何微不足道，如果他把这个地球和无数大多都比它大得多的天体比較一下；这些无量数的天体在我們視綫所及的无限空間里形成了一条閃爍的长流（銀河），而旣然在我們这个小得多的地球上是有人居住的，在那些天体上很可能也居住着比我們更完善的生物族类。

現代知識能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可思議的范圍，由此再往上就是信仰的領域了。

但是我們也不要爬得这样高，以免在这紊乱的社会症結中迷失方向；因为現在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这种紊乱的实际状况的广泛性。在全面地探討这个問題之先，讓我們首先把罪恶的严重性明白易懂地表述出来；然后也就有勇气可以伸出手去粉碎那千年来的紊乱状态。

我們将告訴社会，它在一个坏的組織里是什么；在一个好的組織里又能够是什么，如果它了解了这一点，我們就不必为建設存絲毫的顧虑，我們且不要过于重視我們那些心爱的、玩具式的建設計划，而是要全力去摧毁、彻底去摧毁那个破烂的旧摊子，打倒任何竪起来的新支架，扫除一切还包藏着旧罪恶任何一点殘余的新基地。

宇宙之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从来沒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組織，因为这就首先必須假定人类精神能力的停滞和进步的停滞，这是不可想象的事。

既然沒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由此就产生了不断改革的必要，神化旧秩序、神化旧习慣是有害的。

进步是自然的法則，停止进步就等于是社会的逐漸解体。阻止社会的解体，推动社会的前进是我們大家的事，不是某一个特权阶級的事。

因此我也把我自己貢献給这个事业，我的許多同志們鼓励我。他們說：“你和我們的意見一致，你知道我們的要求和我們的願望，我們給你机会，干吧，只要你还感覚自己有一分力量，就集中精神来搞这个工作。”

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此外还需要什么呢？他們为我劳动，我为他們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可以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

因此放在讀者面前的这本書并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們的作

品；因为如果沒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我在这本書里汇合了我的同志們所集合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但是这个总結以后还会有重大的改进，因为在宇宙之間是沒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現在这样吧，讀者，如果你在这本書里找到眞理，你就立即行动起来，傳播这些眞理；因为时間不容虛度。千百万不幸的生灵在对上帝呼号求救。捐稅和慈善救济，法律和刑罰，訴願和宗教安慰，一切都无济于事。旧罪恶的腐蝕已經太深。一場大变必然会导致善恶的分裂。如果每个人都尽力为它作准备，这場大变就不会不来。

万能的是我們的潛藏的力量，我們的言論自由和我們学說的日益提高和完善，这就是我們的胜利的信号。

著　者

第一部分

社会病态的产生

第一章　社会的原始狀态

我們发現，最初的人类发展的踪迹是在地球上最肥沃和最美丽的地方。在这里人类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們在这里玩乐、欢笑、戏謔和享受，除了大自然加給他們的阻力以外，沒有其他的法律和障碍，除了努力去克服这些障碍以外，沒有任何其他劳作。

当时，丰富的大自然所供应給人类的，远超过他們的需要千百倍而有余。地球对于人类是辽闊而广大的。他們所認識的还不到地球面积的十万分之一；因为他們还沒有必要，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而四面八方徨徨奔走，一直搜寻到地球的一切角落。

打猎、吃喝、恋爱、游戏，这就是他們最心爱的生活。劳动、懶惰、奴役和統治欲，私有財产和盜窃这些概念，他們还完全沒有。

打猎、采集果实、建造他們的窑洞或草棚，这些事在他們看来，并不是象今天劳动这个概念。因此也从来沒有人想到，把这些事讓别人去做，把这些叫作劳动，而把休息叫作懶惰。

凡是人类所需用的东西，他們随时遇到就收集起来。有一个人准备好了一頓丰盛的餐飯，邻居們不必邀請就坐下来共享。因为当时的人类根本还沒有我的、你的这种观念。

人类，这个慈爱的上帝和大自然的驕子，在那洪荒初开的原始时代，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所享受的，眞正是一种极乐的幸福。

在当年和今天之間有怎样一道鴻沟！在我們今天的各个文明国家里是怎样一种完全变更了的社会状态！

眞的，今天的美洲野蛮人生活在他們的森林里，要比我們生活在这些筑上圍牆的城市和画成小圈圈的田地、籬笆里幸福得多；因为他們的生活是自由的。

但是，眞正說来，原始人类根本沒有現代文明所提供的这一切生活上的便利，那么，他們的幸福生活状态主要的原因究竟在于什么呢？

在于他們全体都生活在里面的自由和独立。

他們所需要的不多，而当时还是人烟稀少的大地，不必付出劳动，就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而綽綽有余。而正是由于这种状态，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于其他的人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地位，沒有必要經常防范其他人的侵犯，来保卫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一个人只有感到滿足才能感到幸福，而一个人只要別人所具有的他也都能具有，就能感到滿足。因此愈是使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其他每个人所有的一切，这个社会也就愈是滿足，并从而也就愈是幸福；但是只要任何一个人，在社会里感到在他周圍和在他近旁有这样一些人享有一种比他更优越的生活地位，他和他們接触，或者——更煩恼的是——如果附屬于他們，他就既不能滿足，也不能幸福，即使按他的社会地位說他也許还算是富足的、有权势的。

并且这也是一种不該有的情况；因为滿足并不是一种道德，并不是象人們数千年以来，自从不平等和压迫的統治开始以来，向我們喋喋不休地宣傳的那样一种道德，滿足是一种出于自然的欲望和能力之間的和諧感。那被人們作为一种道德向我們推荐的滿足，只是一种怯懦。如果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滿足，而这个需要在別人却是能得到滿足的，他就不能、不該、也不容許滿足；因为这是一个奴隶的滿足，这是一个在鞭撻之下的畜生的滿足。

滿足，这是人类欲望和能力的平衡。凡是某一个人凭借这种欲望和能力而侵害到其他人，在这里就有不滿足。

今天的社会，不做它应該做的事，它不是努力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为每一个个人保証这种平衡，而是去包庇那种最可恶的不平

等。

难道你們不覚得，現在該是时候了，把那为了另外一些人的利益而压抑一个人的欲望和能力的錢袋抛擲于你們的道义的秤盘以外，以便恢复原来的平衡嗎？

是的，已經到时候了！讓我們把那伪造的砝碼，把那使明眼的人变成瞎子，会說話的变成哑吧的发光的財神抛开，以便在我們之中重新恢复自然的平衡，从而重新建立起滿足、和平和自由。

人类在他的童年时代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喜好滿足他的欲望，按照他的心意发展；今天，如果你們要想使人类重新自由，就要給社会一种組織，这个組織便利一切人在同等的地位上滿足他們的欲望，发展他們的能力。

一个人的欲望和要求产生于社会能力的产品在他感官上所造成的印象。因此人所貪求的主要只是眼前所实有的、对于它們的存在和用途有所認識的东西；因此人类的欲望从屬于人类的能力。

正因为这样，因此人类每一代的能力的总和和它的需要的总和永远是一致的。如何使这种总的一致和每一个个人的能力与欲望的不相等互相和諧，这就必須是社会的任务。大自然給了社会执行这个任务的手段，但是如何运用这个手段則委之于社会本身。

正是由于这种能力和欲望的和諧，人类在他們童年时代的状态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因为那时候每一个人都具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另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东西。

因此他們是滿足的，幸福的；因为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今天豪門富戶的山珍海味，他們也不知道飢餓、貧乏和随之而来的一切罪恶。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咖啡和糖的享用，他們也不知道奴隶販卖，奴隶鞭笞及其一切恐怖。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我們的大量藥品，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

大量疾病和体格上的缺陷。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我們的含酒精的飲料，他們也不知道酗酒的恶习及其一切可怕的后果。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我們的华丽的住宅和宮殿，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监獄、兵营和碉堡，我們的刑事监所、关税署、劳役所和警察局等等。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我們的华美的家具，他們也不知道那种牺牲别人而装滿自己的箱柜的恶癖，也不知道伪学者的講座和貪污議員們的講台。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我們时髦的服装，他們也不知道縫制这些服装的辛苦，他們也不会由于长年累月的坐在那里而造成健康上的殘疾。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我們的种种发明、艺术和科学成就，这是因为，为了生活的幸福，他們还不需要这些东西，并且他們也不知道那种可怕的不平等，后者正是由于某些人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发明，利用艺术和科学所产生的后果。

如果說他們还不知道我們的眞理，但是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异端邪說。他們不知道我們的享受，但是也不知道我們的艰难和辛苦；不知道我們的道德，但是也不知道我們的丑恶。

幸福在于滿足，而滿足在于自由。但是自由而沒有共有共享，对于某些人部分地来說也許可以，但是对于全体的人来說是不可想象的事。

如果从今天起，地球上的一切穷人都能过一种王侯一样的生活，而王侯們則都过皇帝一样的生活，并从而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比从前好一百倍，人并不因此就能感到滿足，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組織里他并不自由。

但是如果地球上的一切人都生活在一种共有共享的生活中，

并且是从这种共有共享的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他們就全体都会比今天这个不平等状态下的特权阶級生活得更自由、更滿足，即使他們每个星期只能吃一次肉，只能喝一次酒。

第二章 私有动产的产生

不久，兽类的乳汁开始成为人的食品，为了能够不費很多力量就可以取得这种生活資料，人們就馴养一些最馴顺的兽类，把它們集中在他們的帳棚、草棚或窑洞的周圍。这样，就发生了牧人的生活，并且在社会里产生了职业的区分。于是不久就产生了牧人和猎人彼此不同的利益。所有权是双方都还不习慣的观念；牧人首先提出了这个要求，他禁止猎人杀害放牧在他保护下的野兽，但是他把兽乳供給猎人。猎人——他原来对于那些成群地馴养的野兽的生活以及阻止他吃食这些兽类的禁令是毫不尊重的——現在，他信服了畜牧的利益；人們互相交换和分享牧群的兽乳和猎人的猎获物；于是牧人就开始来計算他牧群的头数，猎人也开始查点他的兽皮的件数，这样，在不知不覚中，就产生了动产这个概念。

現在，牧羊人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对别人說："这一只羊是我的牧群里的"，这使得别人好笑。"我的"这个詞他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牧人的态度他是完全懂得的，这显然是要告訴他："你不許拿走！"。

現在每逢猎人和牧人亲切聚会的时候，不再說："我們宰一只羊吃吧"。而是說："我来宰我的一只羊款待你吧。"

这样，人們就逐漸地习慣了所謂我的、你的，逐漸地习慣了私有产权和分别你我的原則。

在当时，这种制度是完全合宜的，它对任何人沒有害处。任何

人沒有因此被剝夺了他的权利，可以同样拥有他自己的牧群。野兽、森林、草地和果实毫不缺乏；因此这种对于任何人无害的事，人們也就听其自然。

这种我的和你的概念产生于自我維持的本能需要。人們因为分成猎人和牧人，他們生活得日益分散，因而彼此也日益疏远。这样就造成了每个人必須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去維持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活。于是人們也就开始要去計算必要的日常需要。这种自我維持的本能推动着一切社会成員，并且，按照我們如何指导这种本能而可以对于社会产生最有利或最有害的影响。

这种自然的，自我維持的本能，使人要想去获得一切只要有任何一点用处的东西。一切东西，不論是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地里藏的；一切动物、植物，凡是人能看見、听見、尝到、嗅到或触摸到的东西都引起人的欲望。一切他都想要享受，虽然他并不一切都能得到，因为大自然給他的欲望設下了种种障碍，而他則不息地努力去破除这些障碍。

人类破除这些障碍的成就愈大，他們給自己造成的前进的道路就愈寬闊，愈平坦。因此，为什么我們不全体都努力去破除这种障碍，而要用强力把某些人摒除在这个努力之外呢？

大自然說：这里是土地和果实，每个人都把他所需要的拿去吧。但是人回答說：你应該讓土地为我生长比現在更多的果实，因为我們的人数增加了。于是他开始耕作、施肥，迫使大自然提高三倍的产量。但是只有地球表面很少的一部分土地是通过犁鋤而感觉到了人类的統治的，还有千百万人在为面包而呼号，他們要求去扩大这个被农业打破了的大自然的缺口。是誰拦阻了他們？正是人类自己和那个糊塗的什么我的、你的。

大自然对人說：你有两只脚两只手，用你的两手两脚你爱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吧，好去寻找我給你庋存的那些宝藏。但是人說：你

使我在飞跑、游泳上不如禽兽和水族；于是他发明了車船和乘騎，火車、汽車、輪船，甚至几乎在天空中賽过了飞鳥。但是，虽然有这一切，而雇工、貧农和他們的妻子以及手工学徒依然是肩負重載从乡村跋涉到城市，从城市跋涉到乡村。勤劳的工人徒步走，而懶惰的游手好閑者却坐着車子；年高体弱的白发老人迫于瘦憊倚靠在街道的牆角上，而不逊的年輕紈褲子弟却踞坐在华貴的高車大馬上疾馳而过。

所有这些貧苦的人，这千百万普通人民，都要求扩大由于車船、鉄路这些快速工具的发明而在大自然壁障上打开的那个缺口。为什么不允許他們？为什么不給予他們这些工具？本来人們可以很方便地办到的事，为什么要讓他們在无謂的肩挑背負的劳动中浪費这么許多光阴？还是因为这个可詛咒的我的和你的。

大自然对人說：这里，我給你一个发音器官，随你的喜好来发音吧，以便和你那些同类互相表达意思彼此了解。但是人說：我是好交游的，我要地球上的全部居民都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不能滿足于我的这个微弱的声音；于是，他发明了文字、書写和印刷术。从那时候起，就使一个微弱的声音有了可能使全地球上凡是願意听的人都能永恒地听到它，即使那发音的器官久已化为尘土。但是仍然有千千万万的人，他們嘴里有一句眞理却不允許說出来；如果他們只許用当初自然賦予他們的自然的語言器官，他們宁願放弃使他們的声音永恒化的权利。一些人可以任意傳播眞理和謊話，而另一些人却不許說一句：“正人君子被关进监獄，而窃贼却受到崇敬”。为什么不許？又是为了那个我的和你的。

大自然对人說：如果你覚得我所給予你的还不足够，如果你覚得它对你不合适，你可以按你的喜好对它加工改造。人回答說：加工改造的劳作对我愈来愈成为重負，我們要想办法解决。于是，他发明了机器，通过对原始机械力量的巧妙运用，能够做前人所做

的十倍以上的工作。但是現在在英国的工厂里仍然有无数儿童，他們每天要做十九小时工作，并且被鞭子驅迫着去劳动。我們現在比机器发明之前还要受更苛刻的剝削。这又是怎么回事？原因是那个我的和你的，它定下了这样一个基本法則：机器愈多，劳动者愈少，游手好閑的人愈多。

大自然又說：你們拥有我的这些财宝，你們这些人类，什么也不缺少了；現在，按照你們的意思处理吧，看一看，你們該怎么办吧。

但是人說：这可能造成一种混乱。我們中間有老弱，有病人，我們不願意抛弃他們；因为我們之中每个人都可能有老弱和疾病的时候。为了人們将来也不抛弃我們，因此上帝要我們爱一切人，象爱我們自己一样；曾經有一位救世主为了这个信念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他以后又曾有許多人为此而死；而且牺牲还并沒有到头。但是，你們可敬的殉道者們，这只是为了好使那具有三十个銀币的人們的罪过更加恶貫满盈。为什么有殉道者，十字架和銀币？为什么不代之以爱的信条？

还是因为那个我的和你的。

第三章　私有不动产的产生

当时，人們还沒有想到把地球划分成許多国家，設下疆界和地标，树立起圍牆，栅栏，籬笆，掘下壕沟，以及用板壁来把人与人隔开。当时，土地对于每一个人和今天的空气一样，可以自由享用。当时并沒有象在今天許多文明国家里那样，禁止在草地和牧場上休憩的禁令，其中有些国家甚至連公路泄水沟里的草都是定戶承租的；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摘取了树上一只果子，更是要按盜窃庄稼来

論罪。

当时的人类将要怎样悚然惊奇，如果有人对他們說："不是嗎，今天你們走来走去象天上的飞鳥一样自由，比林中的走兽还要安全，你們趁你們兴之所至，随处打猎、捕魚；你們随时随地，願意在那里就在那里摘取树林和田野里的果实；但是不能永远都是这样。将来将会有一天，大地上縱横交錯着美丽的、人造的道路；但是在这些道路上从一个关卡到一个关卡有五顏六色的杆子和人們把守着，这些人对过路的人大喝一声：站住；等我們給你签証。那时候会有这样一些人，他們早上起来不知道今天一天怎样能够去塡飽他們的肚子，到了晚上不知道到那里可以去謀一席安身之地。摘取果实的通路，人們将用圍牆、壕沟和籬笆把它擋住，誰想要越过这些障碍，人們就会給他以肉体的苦楚；而且由于这种原因而受了暴行、侮辱之后，还受到每个人的蔑視和不齿。到那时候会有这样一些人，他們将沒有权利捕水里的魚，林中的兽，沒有权利拔他們脚下的一根草。这样的人，但是，却是占絕大多数的人，而使得这些人处于这种境地的却同样也是人类，只是在数量上非常少的少数。試問，原始社会里的人如果听到这样一段話，将要怎样判断？

决不会比我們今天这个自負教育程度很高的社会对这类問題的理解和評判更无知、更糊塗。

当时人类社会的状况决不象我們今天这个号称文明的社会那样可悲；因为它和它全体成員的需要是相符的。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和它的前代相比究竟是高些，还是低些，这对于社会整体的福利来說既沒有絲毫增加，也沒有絲毫减損。只有当同一世代的成員在教育程度上分成了不同的阶級，这才在社会里产生一种恶劣的关系，这种恶劣的关系是和社会的福利对立的。

每一世代的教育水平必須和它的一切成員的需要成正比，而我們現在的教育远远落后于这种需要。在发明、艺术和科学方面

我們有了重大的发展，但是我們还沒有决心和勇气，使我們的社会制度适应于我們知識的新成就，以致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們的精神上的进步不但不能减少群众的痛苦，反而有利于少数人的利益而給大众增加痛苦。正是因为这样，因此我們远远地落在时代的需要后面。

因此，我們并不应当来特别夸耀我們今天的教育水平。

听任我們的后代来評判吧，他們会对这一点作出公正的論断的。

牧人和猎人在社会的原始状态里，既不識字也不会書写，現在我們这里每一个农民都会讀、会写，但是，就是这样，我們对于讀和写的利用也并不是什么可以使我們驕傲的事。自从我們庆賀这些发明以来三百年，我們才想到要去証明，整整三百年印刷技术的发明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在某些人才开始理解到这个問題的时候，斯巴达人和偉大农民战争中的人民在短短几天早已就理解到了，而他們却并不識字。

一般人都是这样說，由于古人的无知，造成了偏見和迷信。

但是我們时代的賢哲們也做同洋的事，不过是有条件的，只要給他們錢，他們就干。

殘暴、野蛮是无知的結果。——但是我們时代的賢哲們并沒有改变这种情况；我們虽然不再把人釘在十字架上或者縛在分尸車上，但是我們讓他們慢慢地餓死，冻死，或是在过度劳累的压迫之下慢慢死去。

艺术和科学在一个文化教育程度低下的社会里不可能繁荣。

但是，在我們这个号称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尽管有无数发明，有艺术和科学上的飞跃进展，人民却不能享受繁荣，因为每一个新的发明人們不是用来减輕我們的劳苦或是增加我們的享受，而是用来愈益增加游手好閑的人而减少劳动者的数量。

在古代的社会状况里，人們根本不能想象今天文明社会所供应的这样一些純粹的、美好的享受。

但是文明社会把这些美好的享受供应給他，而并不因此以三倍的劳累加之于他的有誰呢？一百个人之中未必有一个人；而其余的人都必須为此出錢出力。不止如此，人类在他的童年时代的自然的欢乐是否比今天文明社会里的一切加工造作的享受更加有益些，还是一个很可以研究的問題。至少，我們覚得，童年时代的天眞的娱乐，如果我們的礼俗并不禁止成年人参加的話，是更适合于人类的自然的兴趣的。

在美洲的森林里，在大洋的海島上，至今还有很多停留在最低文化阶段上的民族，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他們不会肯和我們文明社会的享受交换，至少决不肯和我們的劳动者的地位交换。相反，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旅行家曾經长年居留在这些民族中，并且非常喜欢和他們生活在一起①。如果我們想一想，要使一个已經习惯于文明享乐的人再返回到人类原始的、自然的衣食状态中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可以知道上面这些事例說明多少問題了。

但是，是什么东西使得一个文明人容易在一个野蛮人——应該說是自然人——的社会里生活呢，是自由和平等；这个自由、平等，文明人在野蛮人那里找得到更好的表現，而在他自己的祖国里却是找不到的东西；反过来說：自然人所最反感的正是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正是这个东西，縱然有一切生活上的舒适便利，他也不能容忍的。如果英国的紡織工人們能够携带他們的眷屬离开本土，跑到野蛮人那里去，这个紡織之国将会在短短的时間里为之一空，那时候厂主們如果不願意或是不能够合理償付工資，他們将只

① 有一个美国将軍自願地在野蛮人中間居留了两年，并且和他們一样赤身裸体在他們中間跑来跑去。

有自己去开动他們的那些紡織机。

如果有一天，我們那些养尊处优的先生們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讓他們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小时，或者被遣送到美洲的原始森林里去，我相信，会沒有足够的船只裝載那些宁願遣送不願劳动的人。

有人覚得今天的社会状况很不坏，他們根本不能想象它怎么还能更好些。好吧，但是也試問一下絕大多数人的意見；因为絕大多数人的意志迟早有一天总是要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这絕大多数人对于今天的社会状况是不滿意的，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什么地方总是有点毛病，但是他們說不出来，究竟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因此我們要設法給他們証明，这毛病在于私有財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已經不能和今天的社会需要并存。

私有財产的概念不再适合于我們的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有它的独特的需要，但是私有財产和我們的需要是完全对立的。至于为什么，我下面就要来說明。

上面我們看到，曾經有过一个时代，那时候任何人沒有想到要完全为了他自己之用来耕作一块土地，并且把它叫作財产。后来，开始有些人为自己占有一块土地，并且把它叫作私有財产。这沒有什么不好，对于社会秩序并沒有妨碍，因为那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土地并不缺乏。但是今天土地已經完全分割尽淨了；几乎沒有一块土地不是屬于一个地主或是屬于一个私有者的，而此外有一个在数量上大得多的群众，他們一无所有。

至于究竟是什么时候人們拿走了最后的一块土地，并給它以一个私有主？这，我不知道；总之，在德国，和在英国以及法国一样，都曾經有过这样一个时候。也許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在这些国家里土地的最后殘余也被人瓜分完了，于是分地的事也就此結束。現在，有地的那些人占有了土地，而且利用这些土地为他們

自己謀利，并从而为社会带来不利。

当每个人，只要他願意他就可以成为私有主的时候，这时候私有財产对于社会并沒有害处。当时，在我們这儿和其他的地方人类是这样稀少，他們甚至对于大地的辽闊还沒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人类的数量已經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継續不断地增加着；但是土地还是那么多。正是因为这样，难道几千年以前定下的土地分配能适合于我們今天的时代嗎？

不能了！因为今天有着千百万人，这些人沒有半分土地，土地的私人占有制就成了一种違反社会利益的不公正的制度，一种不可饒恕的、可耻的窃盗行为。①

当人們初建立私有制的时候，如我們上面說过的，是可以原諒的，它并不剝夺任何人并不同样成为一个土地私有主的权利；因为当时还沒有金錢这种东西，而土地也很充裕。但是自从那时候以来已經有了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已經被注定不可能成为私有主，原因很簡单，因为一切土地都已經被人占去了，少数人已經把一切土地攫为己有，并且禁止別人享用他們所攫取的土地利益，从这个时候起，土地私有就成了对于社会的自然权利的一种侵犯。一种无情的，同类相殘的，亵瀆人类尊严和天职的行为。

把大片小片的土地攫为己有这种行为，只有在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自由和可能，都可以为自己墾殖一片或大或小的土地的时候，才是在道德上可原諒、可允許的行为。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的时候，私有制也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正当权利，而是一种最殘忍的不正当行为，特别是当它已經变成了千百万人穷困和痛苦的根

① 魏特林看过蒲魯东(1809—1865)1840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什么是財产？》，1849年他把蒲魯东的这本書称为社会主义文庫里的一顆永远燦烂的明珠。（参看本書303—304頁）馬克思也指出这本書是蒲魯东的最好作品。在这本書里——說到布立索的时候——提出了“私有財产是賊赃”这个命題。

源的时候。这个眞理是和晴天的太阳一样明白的。

打开你們的那些监獄和拘留所，我告訴你們，那里面有很多正直的人。打开那些东西，告訴他們說：“你們过去不知道私有財产是什么。我們过去也不知道；讓我們联合起来共同推倒这些圍牆、籬笆、栅栏，塡平这些沟壑，以便消灭这些使我們隔离的原因，讓我們重新再成为朋友吧！

在今天的社会里維护私有財产这个概念，这就是屠杀大量的劳动者。因此按照基督教的博爱观念也是完全不应該、不可能为它辯护的，可以这样說，对于一个眞正的基督徒来說，这种辯护本身就象殘杀自己的同胞一样可耻，不論这种殘杀是用的毒藥、匕首或是飢餓，还是用暴力或詐騙手段去剝夺他們的生活資料。

野蛮人所以不劳作，因为他們沒有这种必要，但是他們至少必需有方圓要走一个鐘点路程那样大的空間才能維持生活，我們的祖先也曾經一度生活在这种状态中；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德国至多大約只能养活三万人，今天人口增加了一千倍，甚至不止一千倍，可是土地依然如故。难道能說現在的三千四百万人不和从前的三万人一样具有对土地的权利嗎？如果說这三万人定下了一种私有土地的法則，这法則却并不限制任何人，只要他願意去占有，也可以成为土地私有者，是不是这就証明了，当时的那个概念对于今天的社会状况也是同样适用呢？决不能这样說，这些土地屬于我們全体和我們的后代；它不能分給某些少数人，它不能也决不允許分給任何个人。它对于任何人都不例外，它是我們全体所共有的。

一旦人們認識了貧穷、困苦和早死并不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社会背离了自然的規律和基督博爱的精神，他就应該大声疾呼地宣告：这是我最神圣的职責。在这里，默不作声和表示懦怯是最可耻的对于上帝天賦本能的亵瀆，是对于人类社会最卑鄙的叛卖，是

一个人所能犯的最下賤的罪行。因此讓我們不要再默不作声了，讓我們把眞理的声音傳遍全世界。把你們的呼声和我們的合并起来吧！你們那些可敬的高貴的人們，在你們胸中对于崇高和美丽、对于人类的生存和进步还有一种崇高的感覚，你們那些願意把日日夜夜貢献給社会福利的人。把你們的呼声和我們的合并起来吧，你們那些在講坛上在学校里宣揚博爱信条的人，讓我們合起来高呼：**私有財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主啊，讓我們从这一个罪恶里摆脫出来。

人們把私有财产这个概念加在尙在搖籃里的人类，尽管它那柔嫩的身軀暫时还能在里面适应，但是这对于它說是一个鉄制的、不舒服、不习慣的襁褓。但是，这个孩子在一天天长大，而且他愈长大，也就愈感覚到这个襁褓的不舒适。

但是現在快給这孩子脫下这个襁褓吧，因为在他那紧束的肉上已經刻上条条的血痕了。怎么，你們还要迟疑，难道为了一种幻想的美丽的形式，你們宁願把整个健康的身体弄成殘廢嗎？你們宁願把一个天生的健康人变成一个装飾的木偶，一个沒有意志的机器？

只要在那里有一个人死于劳苦和穷困，私有制就是犯了一次劫盗杀人罪；如果在你們那个社会里第一次有这种事，你們就可以知道，应該到那里去找这个杀人越貨的凶手。

不論那些好心財主們覚得这些話怎样奇怪，可是他們在深思熟虑之下也不能不承認这里面所包含的眞理。当然他們可以自己安慰他們自己的良心，說："誰要是願意劳动，乐于劳动，并且他是一个能干的劳动者的話，他到处混得到一碗飯吃。"这差不多是实在的；而且这碗飯也常常是这样混出来的。但是如果一切人都是熟練的劳动者那时候又会怎样呢？財主們会肯自願把工作时間縮短，以便讓一切人都有工可做嗎？一定不肯；那末那时候又有什么

两样呢？那时候熟練的人还不是同样因为缺少工作而陷于貧苦和死亡，或是由于过度的劳作精疲力尽而病倒，完全和今天一样嗎？所不同的不过是这种命运到那时候才落到熟練的劳动者头上，而在今天則不熟練的人更感覚这种境况罢了。

今天，困苦的命运并不完全是专对着不熟練的人，这个命运普及于一切不能不依靠双手劳动为生的社会阶級。但是今天劳动者的数量这样大，財主們可以从中大批挑选。他們沒有必要专从灵巧、熟練着眼，而是也从利益上計算。

又有些人要說：什么？我的財产是我憑正当的本事掙来的，現在要我拿出来和这些討飯的花子們分？他們这种人沒有上过学，沒有出門見过世面，他們这种人好吃懶做，喜欢游蕩，酗酒而不爱工作，把我的財产和他們分？

这是人們經常听到的一种囈語和渾話，但是只有那些連最淺薄的集体观念都沒有的人才說得出这些話来。

他們相信，如果一切都分了，每个人就得到同样大的一小块土地，因此人們是要用强力夺去他們的財富。这种陈詞濫調人們已經听够了。

不要怕，你們这些搜刮財富的人，决不用强力夺取你們分毫。如果人們拿去了你們那所謂私有財产，你們将会比我們这些討飯花子們更穷得一无所有。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包圍和充滿了你們整个心灵的只是自私和自利。

还有其他的方法，这种方法，即使你們之中最自私的人也一定不会把它称之为不道德的。但是采取这种方法将会更加促进你們去爭名夺利。

現在我且試着来更詳細地說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紧接着第一个私有动产的思想，也就产生了私有不动产，也就是說，分割土地的思想。

当时，在森林和山谷里，人們还可以找到供应他自己和他牧群的足够食料。但是有时候也产生这种情况，很多人都带着他們的牧群挤到了同一个山谷里去，以至于他們所遇到的不是充足有余的果实和牧草，而是最好的果子已經被摘去，最好的牧草也已經被吃光了。

于是人类四出找寻果实和牧草的事开始漸漸变得困难起来，并且正是在人們最常去的地方首先感觉到了，因为在那里，人們維持生活的必需品最先稀少起来，并且找寻这些必需品对于人来說也最先感覚困难起来。

这就使得有些人去找寻一些比較辽远的、比較为人少去的地方；但是，另外有些人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翻松一小块土地，把一个他們用作食料的仔实种下去。

这就是农作的发明。

我們試想象一下那个首先从事翻种一块土地的人和那些在旁边睨視和詰問的邻人吧。那个人是否要受許多人的哄笑和譏諷，認为他愚蠢呢？很可能是这样！就象今天我們的理想受許多人的譏笑一样。

通过农业的发明，大自然給人們发出了走向团結和联合的第一个指示。大自然仿佛告訴人說：你們沒看見这种养活你們的植物的一顆小小的种子嗎？它就是植物借以繁殖的东西。当它成熟了的时候，它茫无目的地洒落在地上，在那里，它为林中的鳥兽所啄食，为树丛荆棘所窒息，为洪水所冲刷，为大風所飄散，这样就夺去了你們的十倍的享用。去吧，搬开那些石头，引走那些流水，斬除那些荆棘，翻松那些土地，然后撒下你积攢起来的那些种籽，旣不要太密，也不要太稀，以便每一株生长中的植物能得到它的空間、阳光和养份。

农作发明人照着大自然給他的暗示做了。幼苗茁然而出，他

眼里看着高兴，心头怀着欢喜。从前，孤立的棵条常常被風吹折。現在風吹在上面如同吹过一片金黃色的海。如果一棵棵孤立着，它們会抵抗不住風力的冲击，但是全体合起来，就只不过是引起微微的一摆，它們依然无恙。

有些孤立的小树，狂風过后倒折在地上了，而庄稼并无損害，被風摇摆过的丰滿的谷穗又昂然迎着太阳。

农作的发明是一种指示，通过这种指示，大自然使人注意到了集体和团結的利益。

在今天这种个人主义的制度里，集体观念的这个种籽正被高压的石块所压制着，正被迫害的荆棘所窒息着，一棵棵分散的幼苗正受狂虐的風暴吹击着。人們絕望地望着那荒凉的、不毛的田野；社会制度这块土地的更好的耕作方法已經发明了；但是很少有人敢于从事这个艰巨的工作。为什么現在还要迟疑呢？干起来吧！讓我們来搬开这些石头，斬除这些荆棘，芟除这些断干殘枝，把它們刨出来，抛开去，把那些人类苦痛的河流轉換一个方向，以便使这些河流，不只不再为害于这些幼苗的繁荣，反而变成对于这些幼苗有益的、必需的东西。

农作发明人翻松了他的土地、撒下了他的粮食种子，邻人們冷眼旁观；他們吃净了他們的粮食籽粒，而且对农作发明人加以訕笑。但是种子的幼苗长起来，粮食成熟了，邻人們瞠目惊奇，再不說那些存有成見的話了。

但是农作的发明是和劳动的必要性不可分的。从那时候起人类就应該牢牢記住：誰不劳动，誰就不該享受劳动的果实；但是他們还并沒有理解到劳动的这种情况，劳动还沒有成为他們的一种負担。因此他們也沒有想到，把劳动規定为一种义务；但是主要的也是因为严格意义下的劳动，当时还沒对于人成为必要的事。这是从游牧民族走向农业經营者的过渡时期。这还是第一次人类把

他的脚踏上了文明的最低阶段。

农作发明得到了欢迎和仿效。不久，在許多地方土地都被开垦起来；但是在收获的时候，发生了不愉快的障碍。这是第一个农田耕作者所沒有預想到的。

在收获的时候通常会有些来帮忙收获的人，这些人并沒有参加过这块土地的耕种，結果变成了少数几个人为了大家而劳动。这就使人发生了劳动的价値这个思想，于是有些人开始拒絕这些不速之客。因此发生了爭执和毆斗；我的、你的这个詞現在成了农业經营者所常說的話。

人們漸漸地日益习惯于这些名詞，劳动的价値和必要因此也就得到了承認。最后，农田耕作者彼此联合起来，互相保卫他們的劳动果实。但是他們并不共同劳动，而是每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各自耕种一块土地。这样不久，又发生新的困难，往往第二年来了一个劳动和农作的新手，他不自己去开垦一块土地，而是在現成的、別人已經开垦好的土地上播种。

由此发生了新的混乱，新的冲突。什么，他說，我凴着血汗把这块地开垦出来，你却来这上面播种。“**这塊地是我的！**”他加上这句話，但是說完这句話滿臉通紅地背过身去，他对他自己的这种說法感到惊駭。

“**这塊地是我的！**”这句話的回声振蕩，“**这是你的？**”那惊訝的播种人問道。旁观傾听的邻人們也重复惦量，說：“**我的，他的，我們的！**”

私有制发生了，而且得到了承認。以后，整个氏族都出現了私有制，他們把周圍的土地自己划分开，并且立下了一个契約，彼此共同遵守这种私有的划分。

于是，大家都来占有迄今还是无主的土地，連同那些土地上的果实。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土地，并且綽綽有余，这种不

动产的发生，因此，幷沒有带来任何矛盾。这种法律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时代，但是幷不适合于我們的时代。

每一种法律都产生于时代的需要，而时代是在不断地变更着的，因此法律也必須变更。

古代的法律，仅仅因为它年代古远，因此認为它神圣不可侵犯，这正是在人类进步道路上倒退或停滞不前的原因。

一个完美的社会沒有政府，而只有行政管理；沒有法律，而只有义务；沒有刑罰，而只有治病救人的手段。

第四章　遺产繼承的發明

如果人們在不良的地基上造了一所房子，就会不断地需要修理；人們可以用各种办法撑住它，支住它，但是永远不能保險这所房子不会有一天因为一点变故，諸如風暴、地震或是洪水，一下子整个倒塌在他头上。于是一般就用些小木棍、石灰、石头来修修补补，以便尽可能久地防止住宅的倒塌。而不是立刻就从地基上重新另盖。私有財产这个概念也就是这样。

时間幷沒有經过很久，由于地产所有人的死亡而引起的糾紛就日益繁多，特别是如果这些业主在他們生前幷沒有把产业指定贈与給某人。即使有这种指定的贈与，也往往被死者的子嗣或是强悍的邻人所否認。为了补救这种混乱，人們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遺产繼承。

現在，按照这个新的观念，死者生前如果沒有其他規定，他的財产就直接归于他的子女；关于这一点，社会立下了一个公約，这种公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幷且要求以后的世世代代也都繼續遵守这个法律。

这样，由于遺产繼承的发明，就平息了那种永远有利于弱肉强食的产业所有权的爭夺，并从而給了私有財产的观念以生存的时間，并在这个社会制度里日益巩固地扎下根来，如果我們重新要把它挖掘出来那是非常困难并且要化費許多力量的事。

人們曾經化費多少气力，把私有財产和遺产繼承的观念灌輸給青年人，并且千方百計要他們习慣于这个观念，除了其他事实以外，古代德国的历史也可加以証明。古代的德国人把子女領到田地的界标旁边去，把这些界标指給他們看，然后就当着这些界标把他們痛打一頓，好使他們对私有产权这个概念深深地有一个印象。

如果說讓他記住私有財产这个概念曾經化費过这么大的气力，这就足以証明，并不象有些人断定的那样，人生来就是坏的。

遺产繼承的发明，使私有財产的观念达到了它的极点。就象昆虫的幼虫在果子里一样，私有主的子嗣們就这样凴着这个新法律的保障盘踞在財产和財产的生产品之中，吃空了、敗坏了这些果子，除了和他們的上一代一样在里面孵化他們的子嗣以外，沒有作出任何其他的貢献。

其結果是，每个人都試图攫取那么多的財产，好使他自己連同他的子孙过一种安逸的、懶散的生活。

如果說过去私有財产的后果是造成了主人和奴隶，那末今天它更在制造出大批游手好閑的人，并使灾难变得更加深重。一个錯誤的、違反自然規律的制度就是这样地懲罰着它自己的。

长子繼承了父輩的財产，因此得到一种可以不劳而食的生活地位。但是只要他一听到人家說：他的生活和幸福都是靠他的双手劳动来的，总也不能不面紅耳赤，自覚羞愧。

这样一个被遺产繼承法造成为懶汉的青年人，我总覚得他象一块躺在路上的石块一样，行人如果想不碰着它，就不得不繞过它走；人們在走路的时候气足力壮还不大注意它，愈是疲乏，就愈感

覚到繞过它走的可厌；但是果眞人們疲乏的脚步碰上了它，如果它还不是一个无知无識的东西，人們还可以对它发发脾气，否則对着一块石头恼怒也是枉然的。但是我們应該讓那道路看守人滚开，把那管理机关赶跑，換上另一个好的管理机关和看守人，能够把每一块石头都摆在恰当的地方。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这一切有缺陷的社会制度，劳动的不公平分配，私有財产和遺产繼承制的发明等等，对于在这些制度中生长的第一代，还不象对于第二代那样有巨大的恶果，而是这些社会組織随着年代的愈是久远，它的恶果也就愈是严重，因此，这些社会立法在最初施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有害，随着年代的发展而变得愈加落后、愈加有害。

現在我們試着更詳細地說明这一点：

我們設想有一个小島，島上的产品可以供給十个人不劳动而生活。我們又設想，这十个人繁殖增加了三倍，并因此不得不按照他們增加的程度，去考慮如何可以保障他們在这个小島上維持生活的办法。最适当的办法是，提高和改善那已經成为必要的劳动并且調整劳动的分配。如果說这十个最初的島上居民，从前是在森林和山谷里采集野生果食为生的，如果說他們是在感覚到飢餓迫促的时候才去捕猎野兽的，那末在人口增加之后，繼續这样做就不行了。

野兽和果实在日益地减少，于是就发生匱乏，他們不能不想办法克服这种匱乏。于是他們垦殖土地，因为他們发現，如果他們以这种方式来培育有用的植物果实，他們的維持生活的資料就可以增加許多倍。同时，和培育植物一样，他們馴养兽类，飼养牧群。

这样，他們的人口增殖愈多，他們就愈是从田地里爭取更多的产品。但是，如果那最初的十个人把島上的全部土地都彼此瓜分了，并且每个人同样又再分給他的子孙，有一天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呢？就要和我們今天的情况完全一样；一个家族的人数增殖愈多，子孙所継承的部分就愈少；无产者的劳动日益为有产者的利益服务，每个人，为了保障他的生活，将不得不或者卑屈逢迎，或者暴力劫夺，或者欺詐狡騙。現在，如果这个部族增加到了一百人，其中最富的十个人就会对其他的十个人說：如果你們做我們的听差，你們就可以有飯吃；对另外十个最强壮的人說：你們来保卫私有財产的法律；又对另十个人說：你們来保管我們儲存的物品，又对另外二十个人說：你們来給我們建造宮殿、圍牆和濠沟，給我們制造兵器、豪华的奢侈品等等，这样就有五十个人是为了这十个富人的特殊利益而服务的；此外十个是老弱幼小沒有劳动能力的人，其余的三十个人，为了生活，就必須在别人为他規定的任何一切条件下听候摆布，而且不能不滿足于最微薄、最恶劣的一点生活必需。如果他們敢于抱怨，人們就会停歇他們的工作，讓他們挨餓，如果他敢偷窃，人們就会把他們关到监獄里去，如果他們敢于暴动，人們就会用其他可怜的奴隶們手里的武器来对付他們。

在这个比喻上再加上金錢制度，这样，你們对于今天的社会就有了一个总的概念了。

通过遺产継承，数千年来富人把他們的財富世世代代遺傳給他們的子孙，就象穷人把他們的貧穷世世代代遺傳給他們的子孙一样。难道一个人就永远不可能轉变了嗎？不，問題不在于这里，問題不在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可敬的先生得到了一份产业，而是只有任何人都沒有产业，或者人人都是全部土地的継承人，事情才能改观。

如果沒有一个人不被允許进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幢大厦，如果沒有一个人能任意支配那为全体生活所必須的一部分产品来謀他个人的私利，那时候，不也就是整个地球眞正成了一切人的財产了嗎？

第五章　战爭的發生

爭端愈来愈严重，发展成为一种流血的爭斗；主要是因为，人們逐漸把武器的使用变成了一种手艺，而这种手艺对于那些爱好自由的自然人来說，要比那不平等的、不規則的劳动更有兴趣。在这种爭斗里不只掠夺动产，并且人們也互相夺取已經成为私有財产的土地，并且把这称为占領。为了从这种占領中获得期望的利益，人們把这些土地的原业主赶走，或是連同他們的家族一齐屠杀掉。害怕自己的产业被人掠夺的恐惧心，日益促使私有主們結合起来，并且教会他們。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存，在危难的日子里应該如何克制他們的个人利益。

这样，对于許多部落这种危險的威胁愈久，他們彼此的結合也就保持得愈久，以便抵御这种危險，于是通过一种彼此更密切的了解，通过一种由此而产生的共同的語言和風俗，这許多部落习惯于把自己認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这样就产生了民族。

正象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有他特殊的利益一样，每一个部落对其他的部落，每一个民族对其他的民族，也有他的特殊的利益；但是个人的利益究竟超乎一切其他利益之上。

当个人的利益面临着其他民族的更大威胁时，他就紧靠着他的民族。而当个人利益看到反对他的本民族有更大好处的时候，人們就反过来对他的本民族作爭斗。

由于民族与民族之間經常处于敌对状态，每一个民族日益把希望寄托在养活武士用以劫夺和搶掠上，这就逐漸造成了一道鴻沟，把民族与民族隔离起来，他們互相采取一种疏远防范的态度。为了尽可能明白表示这种隔离，人們借助于大自然，并且发明了疆

界。現在，这种疆界也成为一种私有財产，一个民族的私有財产，一个民族为了不和邻近的民族相混，用一种特別的服装，特別的語言，特別的風俗习慣来表現自己。

就是这样，私有財产把那最可厌恶的、把人类降低到禽兽的怪物——战爭召喚到世界上来；为了好使它那恶魔的眼光时刻恐吓着人类顫抖的心。

原始森林里最野蛮的怪兽也不象人类这样瘋狂地对待自己的同类；卽使那些怪兽为了塡飽自己飢餓的肚子，也不至于这样对待其他兽类。

但是人类，成千上万集合起来，高歌吶喊开到正在茂盛生长的田地里去，他們的車輪馬蹄踐踏田地里的庄稼，他們在瘋狂野蛮的叫囂欢呼声中彼此互相斫杀。一場野蛮得可怕的傀儡戏，一片荒凉的廢墟，遍地血迹和尸骸。面对着这种可怖的野蛮和瘋狂的証物，人們还說什么人是上帝的肖象；如果人把他最可貴的青春和力量用于破坏，他就决不是上帝的肖象；一个上帝的肖象絕不会使自己从事于杀人的事业。

如果我們观察一下，并且想一想，人的身体是多么嬌嫩和脆弱。人患病了，要恢复健康，需要別人多少关心照顧，多少的努力和辛苦，要多么細心地調护服侍；病人自己，医生和护士又要花費多少耐心；病人在这时变得十分馴順，可是　从这个景象里忽然一下子跳到屠杀和战場中去，为了毁坏这个脆弱的嬌嫩的身体，人却想出了怎样一些可怕的机器；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到，他那所以异于禽兽的理性究竟是否存在。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說他那理性的运用一方面把他提高到禽兽之上，另一方面却往往把他降低在禽兽之下。

現在有一些人会說，人原也反对战爭，只是如果眞正过着一种冗长单調的，永久的和平生活，人类都到那里去呢？他們最后将

会繁殖到还是不得不互相人吃人的地步。

首先，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战爭并不是通过公开的双方厮杀来阻止人口增加的；如果說它給人口过剩拦上了一道壩，还并不是因为战場上的大量牺牲，而是因为全体居民遭受战爭引起的困苦、灾荒而发生的連年死亡。

战場上的屠杀并不能防止人口增加；因为在战場上牺牲的都是男人，他們虽然能生，但是不能养；假定有一天成千上万的女人互相厮杀，人口的减少就要达到可惊的程度。如果今天忽然五分之四的男人从地球上消失，不过一百年，人口会恢复到和原来有足够数量的男人时一样。因为女人們一定会注意到，她們在大自然的滋生繁育中作出各自的一份貢献，这是一种天賦本能，是不可扼杀的。男性的大量减少的唯一后果，将会是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改变，或甚至是这种制度的根本廢除。

由此已經表明，現在所进行的战爭，对于解决人口过剩是一个既达不到目的，而且有害的方法，何况我們現在还根本用不着惧怕什么人口过剩。

我們先讓地球上的人口再增加五倍，如果已經达到了这个数量，而且人类認为有必要，应該想办法給人口过剩拦上一道壩，到那时候也还来得及。因为那时候我們立刻就可以办到，用不着做一些毫无益处的事先預防，而是采取一种很簡单、很有效的方法，这方法并且还可以用来美化和提高人类的种族。

当生活在集体制度中的人类一旦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們認为有必要来对于人口过剩采取办法了，那时候就会在社会里发生最重要的改革；那时候离这种时代就不远了，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疾病都要消灭，那时候人类将重新恢复他那原始的强健的体格、发育和体态；那时候再沒有活死人、殘廢者或是带病延年的人在我們中間憧憧往来，把他們的缺陷通过他們的子孙再留傳給未来的世

代;那时候医院将要比以前任何时候空閑,那时候随着身体上的疾病的消除同时也日益克服了种种精神疾病的根源。

战争是一种罪恶,但决不是一个永远长存的罪恶。如果說我們要求战争,那只是为了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結束我們的压迫和痛苦;如果說我們的压迫者今天要求战争,那只是为了增加他們的享乐和特权。再假定說是大自然要求这样,因为沒有比人类更强大的生物,所以要讓他們自相殘杀,以便給他們的增殖加上一道自然的堤防,又假定这种方法,就象今天人們必須屠宰牲畜来做食物一样,千百年后也是必需的,那也不必要无計划地屠杀他們之中最强健、最有用的分子,并且这也是和一切道德原則相悖的。

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必要的罪恶,因为它可以防止人口过剩,这是一种什么謬論!

撫养起千千万万的儿童,发展他們生来还不具有的知識,就是为了当他們一旦成长,正是能够报答社会对他們所尽的力量,正是能够对社会有所貢献的时候,讓他們去互相殘杀嗎?

因此我們可以不必象替皇帝的鬍鬚担忧一样;鬍子长的太长了,他自会剪去的。我們把战争看作是一个罪恶,但并不是一个永远必要的罪恶,我們需要战争只是把它用作消灭另一个更大罪恶的以毒攻毒的手段;因为只要不公平在地球上还存在一天,战争就必要一天,就必須对这不公平进行战争;因此耶穌說:我来并不是为了送来和平,而是送来刀劍。

第六章 奴隶制度的产生

战争,作为它的后果,带来了种种最可恨的、人类迄今所沒有見过的罪恶。人类在文明程度上高出禽兽多少倍。他在許多其他

方面比禽兽还要低多少倍。这些可恨的罪恶之一就是奴隶制。因为劳动对于人已經开始成为一种負担。而武士是看不起劳动的，于是发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对于那些在战爭中抓来的俘虏，不是杀害他們，而是从他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人們把他們用索鏈拴起来，分配給武士們；武士們强迫这些俘虏替他們劳动，給他們耕种，給他們制造家庭用具以及从事其他劳役。这些俘虏因此可以有飯吃，但是他們除了他們的主人的意志以外不能有自己的意志。

在这里，才第一次公开了这样一个最丑恶的名字；在这以前，人类的本能还始終感覺羞慚，不敢把这个字公然說出来；現在随着奴隶制度的发生，在那已經在自私和統治欲的冰壳下冻結了的人心里，最后一点兄弟友爱的感覚也都窒息了。

起初，人把他的手伸向森林中的野兽，他那罪恶的嘴同时說出了**我的**这个字，然后他又动手攫取土地和它的果实，說：**这是我的财产**。現在他把他的手伸到他的同类身上，为了用他那可恨的**我的**把他的同类造成和林中的野兽、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产物同等的东西。

人还能被降得更低嗎？

主人是不会。但是奴隶，我們下面将要看到还要更低。

請你們別对我再說你們那上帝的肖像吧；我們很容易就可以习慣于这种譏諷的用語的。不，人不是上帝的肖像；无知和开玩笑的人担造了这样一句俏皮話，我們的淺薄无聊把它随处用成了口头禪。

走开，奴隶！滚，私有主們！还有你，财主先生！不，你們都不是什么上帝的肖像！难道不是嗎，你們都不是？——他們不回答！他們明白了我的意思。現在讓我們継續往前走。

放松了自私的繮繩，自私就象脫繮之馬跑下去再沒有止境。

因此私有财产这个概念今天已經扩展到人自己头上。任何东西都不再保險能逃脱这个称号，甚至連神灵也不能；因为不久就会不再說我們的神灵，而是說我的神灵，不再說我們的上帝，而是說我的上帝。如果他們能够把空气占为己有，他們也就早那样做了。

但是我們还是退回到人間来，退回到这个被他的兄弟們造成了私有财产和奴隶的人間来。

不公平分配产生了对劳动的輕視和懶惰；懶惰产生掠夺的貪念，掠夺的貪念产生战爭的爱好。于是人們宁願彼此殘杀，而不肯为自己、为别人劳动。但是因为战爭只能是一个暫时的时期，当时人們还不能一生都要这种血腥的手艺，因此在战爭之后，人們究竟不能不又被迫去劳动，去耕种所占領的土地。为了免得費这种劳苦，人們发明了奴隶制度。

現在人被人当作牲畜一样用棍子和鞭子驅逼着劳动。——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他究竟还因此被給一碗飯吃。

从这时候起有了两种人；一种是劳动的人，和另一种不劳动的人。奴隶和主人。

今天，世界上有許多种人：

1. 从事有益事业的人；
2. 从事无益事业的人；
3. 完全无所事事的人；
4. 从事有害事业的人；

或是换一句話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无知之徒、白吃飯的人和流氓无賴。

当时奴隶的价值对于他們的主人并不比牲畜的价值高。人們讓他們生育繁殖。并且利用他們的儿女再作奴隶。人們把奴隶带到市場上，用他来和牲畜或是其他器具交换。1)①

① 見本書第54頁注①中譯本編者关于体例的說明。——中譯本編者注

人类由于私有財产的发生，就堕落到一种这样可怕的境地。从这里，人們可以看到，如果不知道怎样善于引导这个洪流，这种永无饜止的貪欲会汹涌泛濫到什么地步。人本身、一个有理性的人本身，連同他的才干和能力会变成那些不义的人們的私有財产。

不止于此。这还不过是在人类头上騰涌而来的大苦难的第一个序幕。人們愈来愈精密，愈来愈机巧，愈来愈熟練地想出更完善的方法，从一个人的苦难的骨髓中榨出蜜来，供另一个人的享受。

唉！不幸的人类，你还远沒有达到你的苦难的尽头！你的那些暴君是不会这样早，这样便宜就放弃骨髓和眼泪的榨取的。只要你还有骨髓、血和泪，你就准备着倒出来吧，因为就要輪到你的。你望着那行刑者害怕，但是又不得不挤向前来；因为你飢寒交迫。而且你是不至于完全丧失了你的骨髓的，那最薄如水的一部分骨髓，人們会留給你当作你的飯食。你的血和泪用不着白流，人們会把你的血和泪調和起来，給你潤湿一下干枯的喉嚨。

呀，他們怎样爭着挤向前来献出他們的骨髓和血泪！——有些人已經受到拒絕，他們的血管里已經沒有血，肢体里再沒有骨髓，也再沒有眼泪来哭泣他們的命运了。哪，他們已經完了，他們倒下去了。一霎間，这里又是另十个人来替代，都是面色紅潤的年輕小伙子。喂！你們对于那些大爬虫正是最好的猎获物哩！他这次又熬过去了；呀，可怜的奴隶，你还在夸耀你那殉难的事业呢！你不害羞！——不，不，上帝見怜这些穷小子吧！

你，两足的、理性的怪物，你想騎在你同类的头上做他們的主人，你想在残忍和恶毒上胜过恶豹和鬣狗，你想把你那虛假的、伪善的眼光，把你那山猫的头昂到天一样高；你糟塌神灵，玷辱你的本能，你无所顧忌；把你那眼光垂下来对着大地，只要还有一声悲

叹从奴隶的地狱里透出来，只要朝阳还照耀着一滴受难者的眼泪，只要在甜密的乐曲里还混合着一声压迫的叹息，把你那眼光垂下来吧！而还有你，奴隶！你那匐伏在地上不肯起来的！什么，你在你主人面前这样懦怯，畏葸地低垂着的眼光，你也敢把它朝向天上么？你难道要使天也照映在你那屈辱里么？

第七章　商业的發生

由于农业的发明，人的享受多样化了，为时既久，人也就习惯于这些享受，并因此成为一种需要。随着人們的不同的嗜好，这种需要是各式各样的，并因此生产这些享受品的劳动也同样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人善于种谷类，另一个人善于种豆类，第三个人种果树，第四个人种蔬菜，如此等等。农田耕作本身要求农具的制造，而制造这些器具的技术又各个人不同，于是有些人积存的器具多些，而另一个人，由于缺乏必要的訓練不能同样熟練地制造，对这些器具就感到缺乏；因为一般地說，一个人比别人訓練得多些，这个人的工作就要比別人好些，而每一个人所造成的产品，对于全体来說，或者是必需的，或者有要求得到它的欲望，于是人們开始把各种不同的器具和农产品互相进行交换。人們用农具交换谷物，用果品交换豆类，用衣服交换武器等等。决定每一个产品价值的，不在于用于这个产品上的劳动时間，而无宁是在于这些产品是否剩余或缺乏，在于它們的質量和数量。

随着霸占的土地被承認为私有財产，当然土地上的产品也就成了私有財产。

于是在这种方式下，因为人的劳动是完全由偶然支配的，因为并沒有人来调整劳动，因为每一个人都把劳动看作是取得他个人

的需要和享用的手段，因此也就沒有人去認眞注意，是否一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会对于其他人的手段和目的有所損害。

一些人把建造房屋，制作农具和武器的最好的材料作为他們的私有財产囤积起来，使另一些人在需用这些材料时，要化費許多辛劳，最后不得不忍受損失用其他产品去向囤积者換取这些材料。

而在交換行为本身中，人們試图欺騙，把一件坏的产品夸揚成一件好产品。从而引起了彼此的不信任。

不止如此。被欺騙的人又試图报复。用强力夺回别人从他們那里用詐騙所多得的利益，而且夺取的更多些。由此发生爭吵，毆斗，流血，杀人。

这样，随着私有財产又发生了偷窃和搶劫。这两件事的发生是不可分的。私有財产是偷窃和劫杀的根源！但是不久，人們就認識到这些新的罪恶的可怕。于是采取了对付的办法，制定了法律，这些法律把某些人的私有財产神圣化，而对于另一些人，如果他們也采取前者所采取过的同一的攫取私有財产的手段，則加以处罰。

不同的个人利益日益把人分成为彼此敌視的集团。为了給新的法律以力量，需要有强力的防御措施。因此私有主們就更加紧密地集結起来，用籬笆、圍牆和濠沟把私有財产圍起来。由这种方式就产生了城市和圩寨。

現在，战爭是在这个寨和那个寨，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之間进行的了，在各式各样的战斗中，許多从事于有益器物的制造的人丧失了生命。人們在保卫私有財产的时候，在建筑圍牆、濠沟、碉堡，打造兵器等等的时候，在加入战斗的时候，又不能不擱下那些有益的劳动；于是，由于要保卫私有財产而引起的时間損失，需要人去做的有益的劳动变得更加繁重了。

因此劳动已經开始对于人成为一种負担。它的沉重的压力只是因为习慣才使人覚得稍稍減輕一些。

物物交換的商业愈是扩展，就愈是有更多的人从更远的地方把产品带来交換，这些产品是人們迄今还沒有見过的。这种外来的产品当它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出現的时候，交換特別有利，并从而引起了別人的羨慕，同样也到远地去搜集这些貨物，以便这样来增加个人的利益。于是，人們到迄今还不知道的地方去旅行，訪問从来不曾認識的人。

因此，人們見識了无数以前所沒有見过的产品，并因此而更加提高了享受和加强了劳动。

人們把某些这种外地的产品試着也在本地生产；这种試驗成功了，于是那些迄今只生长野苹果、刺李、蘿卜和少量谷物的未經精細耕作的地方，現在变成了繁茂的园圃，其中盛长着葡萄和南方的果实。

但是培植这些产品的劳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参加的，因为，上面我們已經說过，劳动是沒有很好調配的；因为有大量的人手从这种培植新产品的劳动中，被抽調走了，由于要去从事那些无益的，但是由于有缺陷的社会組織而成为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开始成了一种負担，人人都想方設法，尽可能地少担負些劳动。

最大胆冒險的、最强悍有力的人拿起了武器，并且把使用武器的技术变成为一种行业。和商业一样，現在搶劫大为流行。由于有很多梭巡窺伺着猎物的盜群，使得远地旅行的商队不能保証安全。于是保持相当数量的武装人員保护商队以防盜群的襲击，或是自願把一部分商貨送給盜群作为貢賦，就成为必要的事。但是由此所产生的損失，在以其他产品和这些产品交換的时候部分地已經計算在内，因此实际上只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主要地負担了这种損失。

由于物物交換商业的扩大，現在造成了这种情况，許多經营商业的人都占有很多的財产。通过財产的占有，这就使得財主們具有一种能够左右財产較少的人的很大影响；因此財主們可以毫不費事，把財产較少者的利益牢牢地縛在他們的利益上；于是人們就习慣于按照一个人的財产的数量来評定一个人的价值。

人們开始对于財主們特别表示尊敬，希望因此取得他的好感，通过这种好感可以和他做一笔好交易，或是通过他得到其他的好处。

人們对于拥有財产的人尊敬的程度愈高，沒有財产的人在大众眼里的地位也就降得愈低。自私开始把它的柔嫩的根芽在私有財产的概念里四处伸展出来；平等之神离开了人間，为了报复，逃进了阴暗的森林和辽闊的沙漠里的盜群中去。

从这时候起，人們把一切偷窃来的东西叫作財产，而把贓物的交換叫作商业。

第八章　金錢的發明

人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因此而增加的劳动产品使得物物交換的商业大大地扩展和多样化了。由于产品的增加和多样化，在产品交換中发生了許多糾紛和誤会。这一个人带着皮革到市場上来，为了換工具；但是那个有工具的人往往不需要皮革，而是要求交換木材或是鉄；而有鉄出換的人既不要工具，也不要皮革，而是要換取衣料或是果品或其他类似的貨物。因此原来很方便的物物交換的商业就遇到重大的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人們有了一个新的发明，这就是**金錢**的发明。

人們把金和銀叫作貴金屬，把它切成小块，在上面印上大人物

的肖像。

这块金屬品，人們給了它一个假想的价值，就被用作为被交換的貨品的价值标准。通过这种方式，这块金屬品就具有了一种它原来不具有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按着所有者或是收受人的情緒、运气和心机而或增或减的。

这种新发明在后来的时代里，对于社会引起了一些怎样可怕的后果，金錢的发明人当初显然是沒有料想到的，就象火藥的发明人沒有料想到火藥的后果一样，甚至比火藥发明人更加料想不到，因为火藥发明人还可以意識到他的发明所包含的有益和有害的两种用途，而金錢发明人旣沒有想到前者，也沒有想到后者，尤其是沒有想到后者。

从前，人們用鞭子强迫奴隶去劳动。奴隶由于私有財产的概念变成了一种劫掠、交換或是繼承来的財貨，因此他和牛、驴、馬一样也具有一个价值；因此如果財产所有者一旦丧失了他，就是一个損失。

自从有了金錢，人就沒有絲毫价值了，他还不如牲口；在德国、英国和法国，人們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販卖人口，不会有多少生意可做的。在这些国家里人已經失去了价值；凭一小块面包就可以弄到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精神抖擻、年輕力壮的人，并且还可以挑选，并且还受到鞠躬，感謝。

当初，每个財主都关心他的奴隶，不叫他們劳累过度，因为他怕奴隶病死受到損失，就象今天有人怕自己的一匹馬死了一样。現在，人們为了吸取利益，不惜尽量榨取奴隶，以至吸干他們的血，一旦奴隶病了、老朽了，就把他們从車間、工厂和住所里赶出去，免得还要給他們飯吃。反正外面还站着成千上万的人爭先恐后要挤进这个受苦的地獄里来。就这样，这些牺牲者一旦气力耗尽，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从地獄里踉踉蹌蹌地被攆出来。

常常用不着費絲毫气力，就可以找到一大群志願为最沉重的劳动服役的奴隶，人們只要随时随地在窗口挂一块面包，就可以把他們成百成千地引进来。

从前，奴隶的主人关心他的奴隶，給他一点有营养的食物，以便他有气力劳动，主人可以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利益；現在人們为了奴隶的劳动所給予的食物，仅只是讓他們不至于倒地餓死。人們在这种方式下慢慢地耗尽了年輕气力，一旦气力枯竭了，就被赶出去，另換別的更年輕的人进来，仍然照样办事。

随着金錢的使用，奴隶制度就变換了一种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方式。奴隶制度的粗劣的外表更多地为契約和法律的阴影掩盖起来。在名义上，奴隶制度在我們时代里已經部分地廢除了，但是奴隶制度的实質在許多方面还以更恶劣的程度継續存在着。

眞的！如果我們只要有三天时間执掌了象我們的压迫者那样的权力，我們首先要怎样来消灭这种奸詐、不平等和欺騙的假面具啊！

我忽然想起若干年来所上演的一出喜剧，人們把它叫做廢除奴隶制度。在这出戏里博爱的英国人首先上場；这些英国人，就象他們对中国人所說的那样："我願意你把这些鴉片拿去，以便你好毒死自己；作为交換，你得給我們茶叶，好讓我們更容易消化我們吃下去的牛排。"他們在遙远的国家里禁止奴隶販卖，而在自己的国家里却麕集着不幸的奴隶，成千成万地为飢餓而死去！

到处都开着这种同样的假面具舞会，到处都扮演着类似的喜剧。人們甚至于还組織了防止虐待兽类的协会。

如果我是一个这种爱护兽类协会的会員，我就要天天把两条腿的兽类带到他們面前作为控訴人，給他們看一看这些两足兽类的枯瘦如柴的肋骨，空洞的眼睛，坎陷的两腮，并且說："諸位先生們！看一看这个可怜的牲口吧！被它那狠心的主人虐待到这个样

子；它每天要做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的工，而且还要受无情的虐待。再看一看这里！这就是它的全部食料！它还得奶它的幼畜；这些破烂东西就是它盖窩用的，为了好讓它的幼儿和老母擋寒。”那爱护兽类协会的主席将会回答我什么呢？

这是一种怎样辛辣的諷刺！把部分黑人的解放叫作廢除奴隶制度，他們設立禁止虐待兽类的协会，而不干預对人类的虐待！！

随着金錢的使用，这种苦难达到了可怕的頂点。它給人类制造了一条鞭子，它的伤痕深入人的心肝和骨髓。

自私已經把它的限制远远扩張到自我維持这种感情的范圍以外。任何羞恶感都控制不住自己了；統治人物、傳敎士、立法者、教师、法官、强盜、凶手、窃賊，一切的一切都向黃金伸出那貪得无饜的手，人人都相信他那現世的幸福必須在这里面找寻。

凡是能博取这种金屬的一切手段和途徑，都无不用尽了。为了向大地深处探取这种为上蒼所小心埋藏的金屬，牺牲了千百万人的生命。

在以前强悍者的威力所办不到的事，現在凭着賄賂和收买都可以办到。

以前，奴隶还有保障，可以从他那狠心的主人那里得到食物和一个栖身之所；現在他被赶了出去，陷在痛苦的生計忧虑中；这种忧虑耗尽了他生活的第三部分[①]，在他的面貌上烙下了受苦的烙印，使得他在他那压迫者的眼里更加显得一无可取。

从前任何人都沒有生計的忧虑，就連奴隶也沒有；对于无业、无产的人来說，当他們飢餓的时候，也还有一条临时的、不得已的出路，因为当时殷勤好客还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但是随着金錢的通行使原始人类美好風俗的一点殘余也黯然消逝了。現在，大規模进行的利欲竞爭产生了迄今为人所不知道的无数罪恶。

① 指睡眠。——中譯本編者注

从前人們用强力把人变成奴隶;現在奴隶自己出卖他自己;出卖他的健康,出卖他的青春,出卖他的血液，换来的是人們告訴他的所謂祖国;祖国的意思也就是說:这个国家里的一切私有財产和全体私有主;奴隶生长在这个国家里,但是他和他的同类在那里沒有絲毫財产。也沒有希望可以在那里获得絲毫財产。

从前,人們搶掠年輕的妇女,拿她象牲畜一样来交换，用强力把她們从父母兄弟和丈夫的怀抱中夺来；現在金錢制度能够做到这样,使得妇女自行出卖給有錢的人,拿美貌和嬌媚，良心和貞操与浪蕩子的万恶的黄金交换。

而如果她們不这样做,也許就只能咬牙忍餓而死;但是那好心的浪蕩子不願意她死;她应該活下去,忍着耻辱活下去，从这种耻辱里,她父亲、母亲、丈夫和兄弟往往也还分享到一小块面包。

从前,人們彼此偷窃,搶掠物質的生活必需品；而在金錢制度下,除此以外,任何人的荣誉和名望也都不再保險。

誘人的燦烂的金光造成了千万个伪君子和諂諛小人，匍匐在这个世界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面前。天賦的大丈夫精神变成了狗的精神！——狗的精神？不！不是！至少那还是一种忠实的精神，一种这样的狗的精神。在禽兽之中我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比喻，諂諛小人远在禽兽之下。一个公正、正直、坦白的人，如果他不肯在这条卑躬屈节的道路上追随这种下流的丑行，就要被侮慢、譏笑、迫害、虐待以至于处罰。

从前,任何人不会拒絕他的邻居从他的田地里拿走一捧粮食，以便解除迫切的飢餓；現在我們的大街小巷上徘徊着許多枯瘦襤褸的人們，从他們那高聳的顴骨間的深坑里人們可以看出那第四种請求①。对于这些人,現在很少再有大門是敞开的。这些人,在精疲力尽之后,当他們的肢体已經不能再从事劳动了,他們应該做什

① 指祈求上帝恩賜面包。——中譯本編者注

么呢？偷盗嗎？自从你們的祖先发明了私有財产和金錢以来，你們的法律已經禁止偷盗了。自从他們的气力被榨尽了以后，他們已經不能再象从前一样的劳动了；或者他們应該来协助你們，也就是說：和你們一样游手好閑嗎？你們却又不肯讓他們分享你們的生活。那么，应該怎么样处理他們呢？你們是不是想把他們杀掉？——你們又吓退了；但是对于他們終究要有个办法啊。你們想：讓他們討飯吧，我們不时施舍那末一小块面包給他們。——但是你們把討飯也禁止了。因为你們覺得乞丐对于你們很不方便；可是你們要注意，是不是盜窃有一天会对于你們更不方便些；因为在这样一个盛开着最可爱的花木的花园里，忍着飢餓而死去，这将是除非結合着最大的豪气和最大的儒怯的人办不到的事哩，这样的結合我实在給它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

如果这些缺点的可怕的形象是一只猛虎，它把它的猎物一口就吞下肚去，那末你們那金錢制度，你們那私有概念，你們那社会制度的一切缺点很快就会被送入坟墓，因为全世界都会老远就听見了它的吼声。但是这些缺点是一种暗下的毒藥，它逐漸地、慢慢地破坏着人的身体；人們逐漸的雕謝、軟弱、衰病以至于死亡，而完全不知道他所以衰病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自从私有財产发生以来曾經有过不少叛徒；但是象自从金錢使用以来那样可怕的叛徒以前还不曾有过。只有那和金錢相結合的自私，才使叛逆行为达到了所可能想象的最可耻的頂峰。

凡是看到这段文字的可耻的人类的叛徒！不論你是誰，你将遺臭万年，永远免不掉世人的咒駡。

我們的德意志青年，那些沒有祖国的，希望要和別人一起有一个祖国的德意志青年，从他們那黑暗的牢獄里用他們的灵魂的声音对你喊道：你把我們和我們的父母兄弟拆散，你这可耻的叛徒，你該永远受詛咒，你将永远从弟兄們之中擯除出去！

我們的德意志姑娘，那些在监獄里叹息的出类拔萃的姑娘，用一顆破碎了的心对你喊道：可耻的鬼东西！永世受人咒罵的！我們那白发蒼蒼的老父老母在悲憤絕望中紧握着两拳；你夺去了他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欢乐和希望，夺去了他們老来唯一的倚靠，把她投入了潮湿黑暗的牢獄。如果你还有一星星懺悔的火花，就去把那三十个銀币扔到你們那法官的桌子上，連同你那小小的官职，小小的紗帽，并且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說：我已經悔过了！这里是你們罪恶的錢，你們罪恶的官职，你們罪恶的紗帽！我要去懺悔贖罪，改造我自己。

无論我們把眼光投到这个社会制度的陈旧发霉的建筑物的那一个角落里，我們到处看到的是罪恶和缺陷，它們的原因就是不平等，而那維持这种不平等的工具，就是金錢！

訪問一下我們的苦工队、教养所和劳役所，訪問一下我們的审判厅、救济院和孤儿院，你試把他們那里所謂的罪恶和罪行一件件記下来，并且完全不抱成見地把每一件事一直追查到底，你們就会发現，如果沒有金錢制度这个东西，十分之一的这些罪恶都不会发生。

把富裕手工业者的儿子变成商人，把商人变成騙子，把騙子变成游手好閑的懶汉，把懶汉变成自私、狠心的吝嗇鬼，只要对他有利，甚至把劳动者的皮剝下来换錢他都干得出来的。試問造成所有这一切的，除了对金錢的貪欲以外还有什么？

那些富裕的小业主的打扮得整齐的女儿們，当她們偶然的不得不和一个劳动者打交道的时候，要先捂上鼻子，是什么使得她这样做呢！其实这些劳动者比她們的装腔作势的玩偶的父亲知識往往更高，手艺更巧，何况她父亲过去根本也是劳动者？她們为什么要藐視那些劳动者呢？除了金錢作怪还有什么别的！

这个人的态度自然、大方、毫无拘束；那个人的态度呆板、怯

懦、小气，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这个人有錢，那个人沒有！

为什么平常愉快的夫妇一旦会鎖起了眉头，为什么有这种忽然产生的冷淡和由此而来的不愉快？同样还是为了金錢。因为在金錢制度中，人的幸福和不幸福都是由命运摆布的。

为什么社会里有这种可恨的等級区别，以及由此而生的这些可厌的請求和拒絕、命令和服从呢？为什么有这些丑恶的伪善和諂媚、侮蔑和出卖呢？还不是为了錢！因为每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每一个怯懦、卑鄙的人都試图通过这种被公認的、甚至被欢迎的罪恶手段来达到某种利益，而对于他所妒忌的具有优裕生活地位的人，則暗地里去陷害他。是什么冻結了溫暖的友爱，是什么在仇敌的侮慢和不逊里滴下了苦辛的刺人的毒藥？——也是金錢制度。通过它那貧穷和富裕、丰足和穷困的更迭变换。

是什么引起兄弟和朋友之間的不和、猜疑和漠不关心呢？——金錢制度。因为这个穷的想靠那个富的周济，而那个人却不加帮助。

为什么这一个拉长了苦臉，那一个滿面愁容呢？因为两个人都需要錢，而两个人都得不到。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們成群的死亡？因为他們的父母缺乏健康地养活他們的費用，因为金錢制度拒絕給他們这种費用。

为什么对于穿着华丽衣服妄自尊大的糊塗虫这样尊敬，而看不起那衣衫襤褸有知識的人呢？——因为地位的不同，因为一个有錢，一个是穷光蛋。

为什么这些孩子們昨天做了坏事不被斥責，而今天却受他們那狂暴的父母痛打呢？——为了錢。因为他們今天丢了錢，而昨天孩子們所做的坏事，在他們的恶劣的教育者的一錢如命的脑子里是毫不介意的。

为什么这个姑娘要对这个丑陋的、愚蠢驕傲的貪財无饜者，比

对那年輕多才的一无所有者多看几眼呢？因为那个丑陋的有錢。而这位年輕多才的却沒有。但是那个蠢材，直到他旁边的人都暗暗笑他已經上了鈎了，还沒有看出原来他那錢袋的重量在那美人儿的心上压得这样深。但是后来由婚姻变成了痛苦，由喜剧变成了悲剧；在这出戏里痛苦的怨声和叹息，絕望的呼喊和暴怒的咆哮同那金錢的鏗鏘声构成了一曲交响乐。

这就是金錢婚姻！——保罗說，誰要結婚，是好事；誰要不結婚，更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他，和今天的許多穷鬼一样，也沒有錢。

如果一个手工业者由于幸运和投机获得了一份大財产，也就是說，他懂得了怎样从工人和顧客身上吸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他的孩子們也就大半从早年起就被灌注了对劳动者的蔑視。这种蔑視在一切指导特权阶級教育的人身上几乎已經成了一种习慣和風俗。尽管人們不是故意去傳布它，但是它是从社会阶級的区别中——从那种人們从少年时代起就习慣了的阶級区别中——早就已經产生了的。母亲們特别費很大的力，把虛荣和愚蠢的驕傲观念印入她們那些小妮子的心目中去，这些丫头們将来只要她們还有希望找到一个男人，无論如何不肯在手艺人里找一个丈夫。为什么？因为对于劳动者阶級的习慣的輕視，因为这样一家子就可以毫不費力而賺得到錢。人們能够因此責备她們嗎？不能！因为家庭和婚姻幸福只能建立在一种比較安适的、尽可能无忧无虑的生活地位的保障上。凡是生活受威胁的地方，一切道德都失去了維护和平和自由的力量。

嫁不上闊丈夫的姑娘們，因此，宁肯在职員、小官吏、小商販以及其他半吃閑飯或完全吃閑飯的人里去挑选对象，也不肯先把她的选擇放在一个誠实手艺人的身上。

就这样，一个幸运的手艺工人靠他的劳动辛辛苦苦掙来的东西，由于結婚，就不再为手艺工人所有，而被轉入了那些不从事、或

只从事对社会益处很少的人的手中。

如果发明金錢的目的是在于調整产品的交換和調整制造这些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間，那末为什么人們不在錢币上印上某种一定的价值，例如：一磅面包，一斤肉的价值，一小时收割庄稼的劳动的价值，一小时縫級劳动的价值，一瓶酒、一只鷄、一只鵝的价值，等等。不論在那上面印上一大批不同的执政者的头像連同紋章，还是印上一些鵝、牛、驢、猪的头象，不論在那上面印上王笏和王冕还是印上熨斗和錘子。如果人民在錢币上看到："一小时劳动的价值"，在錢币的另一面看到鉄砧、錘头、針錐、熨斗、鋸、凿、斧子、圓規等等，他就不至于这样容易地被欺騙和愚弄。所有这一切以一个标記証明了，这些劳动时間和由这些劳动所造成的产品一样，同样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

但是正象人們把凡是有关特权阶級利益的法律定得尽可能愈明白愈好一样，人們試着把凡是有关公共利益的事搞的尽量愈糊塗愈不清楚愈好。

当法利賽人要对耶穌捏造一个罪名，或者是在政府方面把他說成是一个反对君主的逆賊，或者是在人民方面把他說成是一个为罗馬統治压迫辯护的叛徒，他們暗藏奸詐地問他說："人們給君主納税是对的嗎？"于是他要他們拿出一个錢币来，問他們那上面印的是誰的像，人們回答他說："是皇帝的像"。他說："那么，把什么是皇帝的还給皇帝，把什么是上帝的还給上帝"。但是，他接着又說："在你們腰包里旣不該带黃金，也不該带白銀"。可見耶穌也是反对金錢制度的，所以金錢制度把他卖了卅个銀币釘在十字架上。

从前，除去具有权势和具有暴力的人以外，只有一种人能在他的同胞头上发号施令，这就是拥有某种动产或不动产的人，例如：貨棧、牧群、房产、土地等等所有者；現在，奸詐的人已經更容易对别人施行压迫和詐取。如果有一个人渴望得到某一种产品，他就

不需要再用暴力去抓一个奴隶，讓他来为他制造这种产品，也不需要用任何由他自己制造的劳动产品来和它交換；他只要宣布一声，他有錢，他要买，自会有許多最勤劳、最熟練的手和最有天才的头脑来听候他使喚。而劳动者也可能站到那里去，把他那些辛勤制造的有益产品陈列出来，大声喊道："也給我你們那些美丽的衣料来做衣服，或是給我你們那些好家具，我把我这些劳动的产品和你們交換。"但是人們回答他說："你的劳动？它值不得这些美丽的衣料和家具，这些东西不是給你們这些劳动的人用的，而是給有錢人享用的。"

在物物交換的制度下，不可能象在金錢制度下那样容易輕視劳动的眞实价值；因为每一次对于物品的直接比較，絕大多数情形下都防止了对物品价值的过低估計。

在金錢制度下，劳动者逐漸地忘記了对一块錢所应給的产品和一块錢所应得的产品之間的关系作正确的比較。这样，人們不久就根本不再提出比較，而把金錢看成了一种眞正的劳动产品，它的价值几乎可以不知不覺地听凭有錢人随意增减，是增是减就看那样对他有利。金錢制度对于有錢有势的人还有这样一种方便，它能够随时随地立刻滿足他們那些五花八門的享受和貪欲，并且这样可靠，这样容易，仿佛金錢就是专为懶惰和統治欲的利益而发明的。因此在新的交換制度下，特殊阶級的貪欲和享受日益增加，日益无饜，并且最下层劳动阶級的劳动負担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恶化和减少也随着日益显著。这是很自然的事，譬如好多人抬一根大梁，其中有一个人故意把肩头縮下去，那重量当然就落到其余人的肩上；如果有一匹馬在拉車的时候不出力，其余的馬就必須更努力地拉；如果有一个人先把肉湯里的油都撈了去，其余的人就只有吃那剩下的稀湯水。

金錢制度給社会带来的道德敗坏，眞是可怕。因此在我看来

这种金錢搜刮就象一只大鴿子籠，人們把少数錢放出去，以便把更多錢引回来，只要一下子进了籠，就紧紧抱住不放了。資本家們彼此投机取巧就象嗜好养鴿子的人互相誘夺鴿子一样；而正象鴿子吃尽了穷苦农民地里的种子，財主們用捐税和利息吃尽了他的劳动的最好果实。

这种对于懶惰、統治和享受最适宜的金錢制度，現在变得日益更加完善。人們已經使劳动者习慣于金錢和金錢对他所产生的有害后果，而且劳动者自己还沒有意識到这种害处；于是人們更加肆无忌憚地繼續走下去；人們又施行了利息制度。

例如，有人企图囤积某种产品，但手头現金不够，尽管这样，他并不放弃这个打算，因为他这样做，本来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想通过这种收买可以造成人为的市場紧張，然后他就可以对于这种产品任意要价，从中謀取暴利。于是他从别人那里去借一笔为进行这种投机所缺少的錢，但是借錢的人也不肯在这笔强盗生意里一无所获，而是有一个条件，要把所得的掠获品的一部分在利息这个名义下分給他作为他好意帮忙的报酬。

如果人的机巧才智一旦选定了自私作为他的用武之地，那它就再沒有止境了；他用欺詐的方法从别人身上获利的次数愈多，他就愈想去做更大的投机。凡是人所看到的东西，他都想要；这本来是一种完全自然的而且很好的本能，如果不是这种本能在某些人身上被扼杀，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变本加厉的話。哪些孩子最会偷吃和偷东西呢？正是那些被管教得最严的孩子；大人什么都不許他們动，而且只給他們很少一点东西。如果别人家的孩子所有的，你們也都給他們，你們就不至于受人責难，說你們养成了他們偷窃的恶癖，而如果以后他在社会里依然成了窃賊，罪过就在于社会，因为社会不給予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凡是别人有的，他也都能具有；办不到这样，这个罪过就不由你們来負。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通行着一种正相反的原則：如果一个年輕人成了窃賊，一般人就說："这是他父母的罪过，他們嬌生慣养縱容了他。"不对！这是金錢制度的罪过。这种制度容許某些人願意享受多少就享受多少，容許他願意不劳动就可以不劳动，但是却强迫另一些人忍受一切由此而来的不利后果。

为什么新聞記者要說謊，为什么窃賊要偷窃，为什么商人要欺騙，为什么律师要为一件坏事辯护？一切都是为了錢。

为什么債权人和債务人互相辱罵，互相打架互相告状；为什么伙計和老板，顧客和店主互相爭吵？——永远都是为了錢。

为什么酒館主人在酒里兌水，农人在牛奶和奶油里摻假，为什么面包师做的面包愈来愈小？——一切为的是錢。

为什么农人把不熟的果子送到市場上去，为什么屠戶卖病畜的肉或是不足齡的小牛肉，为什么有些大城市的飯館用馬肉或猫肉供应顧客？——一切为的是錢。

为什么有些人在教学、著作和其他行动中竟然違反他們的良心和信念？——为了錢。

那些成天制定法律的人，只会制定法律，这是他們的本性；如果有人讓他們注意一下罪恶的种种根源，他們就会立刻定出新的法律和新的刑罰，为的是阻止眞理的傳播。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們本身就是依靠这个罪恶的根源来养活自己的，他們沒有勇气为了社会的福利而牺牲他們的特殊利益。

他們的法律象一樽大炮一样，炮口是对着人們要求具有和别人一样具有的欲望。有錢的人架起的这样法律和刑罰的大炮，炮口就是对着沒錢的人的。其結果是造成暴力的或是欺詐性的劫夺，而去犯这种劫夺罪的人，或者是憎恶劳动，或者是劳动了而得不到他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人。强者公开地掠夺弱者，这种公开的掠夺，法律是不会处罰的，还給它冠以各种名称，例如：貢賦、捐

税、私有财产、盈余、利息、典押、訴訟費、工資扣除、高利貸等等。弱者如果暗地里掠夺到强者，那就要加上騙子手、窃盗、伪造者等等罪名。在我們的刑事案卷里充滿了这种双方互相掠夺的可惊可笑的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本身也无非是一部大强盜史，在这里面任何时代，正直的人总是被欺压的人。

我們今天的婚姻至少一半是金錢投机，不是看中了妆奩、遺产；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对方的爵銜上，为此甚至于有巴望对方早死的。尽管这一切都是无可爭辯的事实，有些学者却認为，对于金錢制度的批判有損于自由的事业！！！

这是血和泪，人民迄今原想用它們来澆活这棵枯萎的自由之树的，都是白費了，因为它的病比人們迄今所設想的隐藏得更深。弟兄們，讓我們一直挖掘到它的根吧，因为在那里隐藏着自私的幼虫，在那里这个幼虫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吮吸着这棵小树的生命液，并使它快要枯萎而死！

可鄙的金錢！地獄的恶流！你把人們心里的爱的种籽活活燙死，如同从利比亚沙漠里吹来的热風吹枯了南欧平原上的嫩綠的草原；但願有一个奇迹能把你重新沉入地底，当初自私用整个整个民族的生命作为牺牲，才把你从地里挖了出来的！

无用的渣滓！在那上面沾滿了千百万人的血迹，它使貧穷的劳动者連同他們的妻儿老小在困苦中死亡，为了好使那些饕餮、紈袴、懶惰、閑散的人能够从劳动者的身上榨取脂膏，从他們的骨头里吮取骨髓。无用的渣滓，劳动者在泪水和汗水中辛勤地乞求得来的，又不能不带着詛咒和眼泪拿出去，滾吧！永远从这个被你那偶象崇拜所亵瀆玷污了的社会里滾出去吧！

你那燦烂的光輝是那些穷人、孤儿寡妇們的泪水的反照。这些泪水是这样的辛酸，这样的熾热，落到那鑄成的君王的像上，也不能使它軟化，因为它已經埋在一块冰冷的金屬里了。

僵死的、无用的金属！你那带着魔术的光輝燃起了第一个战爭，鑄成了第一把匕首，架起了第一座断头台。从我們中間滾出去吧，好讓諒解、安全与和平再在我們中間定居下来！

虛假的偶象！在你的崇拜之下，成見、迷信和无知的阴影夺去了人类的开朗、快乐、光明和生活，带着你那慣于說謊的傳教士离开我們吧，以便人們醒悟过来，他是人，不是生来自己讓自己受苦受难的。

丑恶的金块，你为不公平服务，出卖最神圣的事物，把千百万人投入监獄，拖上断头台，你把一个救世主釘到十字架上，因为他攻击你那有害的影响，从現在起直到千年万代你永远被咒駡吧！

使精力旺盛的人在潮湿、黑暗的监獄的四壁之中雕謝，这就是你的事业！你的重量拖住了那面色慘白的叛徒的顫抖的手，纏住他的舌头，使他說不出一句“不要引誘我們”。就是你，把这些滿怀希望的青年赶到炮口面前，你强迫他們为战爭而死，因为你不允許他們为劳动而生。

那些在白发蒼蒼的父老眼中閃爍着的悲憤的泪水，那些把母亲的面包滴湿了的悲哀和痛苦的眼泪，那些落在貧苦无告的姊妹們胸前的滚热的泪珠，都是你压迫出来的。

呀！这些可怜的、不幸的、无助的人們，他們怎样在他們僻陋的小屋里哭泣、呻吟、呼吁、叹息！他們怎样在他們穷困的空床上痛苦輾側呵；而对面，却是欢乐沉醉在天鵝絨和綾罗綢緞的錦綉之中。这里是絕望的伤心呼号，那里是放蕩的狂欢。

这里是华丽的貴妇人的世界，珠光宝气、金玉交輝，服装上加綴着貴重的花边；那里，要讓那可怜的病儿抵御冬季的严寒，却連一片毛毡也沒有。

这里是佳釀美肴，供这懶惰世界里的人滋潤唇舌；那里是一罐冷水，給那在一天的辛苦和酷热之后精疲力尽的劳动者。

这里是寬大的、雕梁画栋的宫殿，供懶惰的人安居；那里是潮湿、阴暗、臭气熏天的角落，給劳动者栖宿。

你們听見了嗎，他們怎样地呼喊着錢，从地球的这一个角落直到那一个角落？

侯爵和强盜，商人和窃賊，律师和騙子，傳教士和江湖术士，全都喊着錢！

还有你，討飯的乞丐，也喊着錢？

他們不知道而且沒有感覚到，他們的时刻就要到来，在那时候喊着要錢是一种耻辱，想榨取錢是一种罪过。

可怜的乞丐！你还是討你的飯吧。人們把你青年时代辛苦挣来的銀子拿去了；現在，去吧！因为你已經不能再劳动了，去向他們把你的小銅錢要回来吧，因为你已經习慣于拿几个小錢了，如同魔鬼已經习慣于地獄一样。但是終会有一个时候要到来，那时候人們不再喊：錢！錢！而是喊：不要錢！不要錢！

終会有一个时候要到来，那时候人們不再乞求和討飯，而是正当地**要求**。

在那时候人們把紙币、支票、遺囑、稅单、租佃契約、債券等等都付之一炬，每个人都把他的錢袋扔到火里，穷人扔掉銅錢，小康的人扔掉銀錢、富人扔掉金錢。

在那时候手足友爱的泪水又会回到那被自私所枯竭了的眼眶里，在恶毒的心里又感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道德感，不信上帝的人将会对天发出感謝的祈禱。

生活在那个日子里的人們多么幸福啊！在世界史的紀年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日子，因为这将是一个理性和友爱的日子。

那时候，乞丐，你用不着再去求乞；你，强盜和窃賊，用不着再去盜窃；你，商人和小販，也用不着再去造假和欺騙；因为那时候人們将剔除那些旧的人类，而社会也如同經过了一次新生。

但是，在人类再生之日的幸运之星对着我們欢笑之前，我們还要跨过一条黑暗的深沟。在这个日子实現之前，还要有多少新鮮旺盛的生命在监獄的窒人的气氛里萎折，还要有多少眼睛和心碎裂，有多少勇敢的战士倒下去。还要有多少和諧与自由原則的不坚定的宣揚者陷入財神的誘騙的罗网里，麻痹、腐蝕了他那青春的活力。还要有多少可怜的、精疲力尽的人被徹骨的穷困夺去了他們最后的生命，苦难沾湿了他們的睫毛；还要有多少年老的母亲为了盼望她那被无情的命运投向遙远异域的独子而心碎。

但是，也会有很多献身于偉大事业的热血的战士，不顧自己的生命、幸福和財产，加入那由于监獄、穷困和死亡而稀疏了的眞理保卫者的行列，通过他的勇敢坚持重新鼓起了那些弱者和信心不坚定的人的勇气。在和諧与自由的王国开始之前，还有許多积年的成見要推翻，許多怀疑要消除，許多眞理要宣揚和傳布。

有两条通向目的地的道路；那条平坦寬直的道路被独裁、統治的野心和自私給堵住了，我們只能从濘濘狭窄的小路达到目的地，为此就必須付出劳苦，必須耐心的坚持。但是只要勇往直前，苦难的同路人，我們終归会走到的，所費的辛劳愈大，所得的成果滋味愈甜。

你們看見那跟着我們拥上来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群众嗎？尽管暴虐、出卖和欺騙的大炮从这个队伍的两边打倒了若干人，而其余的人毫不犹豫地拥上来，对那些倒下去的人安慰地說：

沒有能和你握手，

因为我的手正做着大事；

你永垂不朽吧，

我的忠誠的同志。

前进吧，兄弟們！詛咒那司理金錢的財神，讓我們期待着解放的日子。那时候我們的泪水将变成清凉的甘露，地球变成一个极

乐的世界，人类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第九章 爵位和职衔的产生

現在，人类的一切知識力量都被引导到这样一点上，就是，怎样保証某些少数人的欲望得到最大可能的满足；但是，知識力量如果用在有利于大众而可能予有錢有势者的欲望以限制的地方，它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凭着金錢制度的帮助，享受欲很快就穷尽了一切屬于自然欲望的范圍之內的东西。这时有用的知識即使提供再新的、有益的产品也已經不能满足那些有錢有势者的貪得无饜的欲望；于是他們就用他們的幻想为自己創造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現实所不能够輕易就提供給他們的。

人們愈是能剝削別人而享受，就愈是貪求更多的享受。人們既然已經通过遺产繼承和金錢的发明解决了困难的私有財产的获得問題，現在，依靠由于遺产和金錢而不断增漲的权力，他們就要来解决获得名誉、光荣、威望、势力和特权的問題；人們把这些也造成世襲的；他們把凡是自問沒有胆量和能力去爭取的一切都造成世襲的。

从此就有了这样一些称呼：小王爷、小公爷、小爵爷、老爷、夫人；此外，还有大法师、閣下、陛下、殿下、教皇陛下、主教尊前、麾下等等。

至于我們，不說象他們那样成年累月地狂欢，只要閑散欢乐几天，人們就会給我們加上种种头衔：游手好閑的懶汉、混事虫、流浪者、浪蕩子等等。

还有另一些人，称作：樞密参議官、公使館参事、最高法院参議官、教庭参議官、宮廷参議官，以及等等。

試問在一百个农民之中是否有一个能說得出来，上面列举的这些官衔每一个所負的职务究竟是什么？我相信沒有。例如有人問我，宮廷参議官究竟干些什么，我也一样瞠目不知所对。也可能一个宮廷参議官本身对于这样一个問題比我和那一百个农民还更加茫然。

无論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大人先生們即使眞正想要办一点儿公事，也决不会讓自己累着。凡是他們那官衔职位上麻煩的事，他們都委交下屬、秘書、助理和練习生等等去办了，至于他們官职上順心如意的事和收进来的耀眼的东西，他們都归在自己的名下。

在許多大城市里，每逢我看見佩带勛章、奖章的人在工作日閑散地逛来逛去，我常常拿来作个比較：按照我的想法，首先，自高自大是要不得的，一个人工作干練，受到奖励、崇敬，他也不应該以此自夸，因为一切贊誉其中往往有一半是过于夸張的，而余下的眞是值得推崇的也就因此令人不敢相信，还有什么比这种卖弄品德令人听起来更刺耳的事呢？

这种五顏六色的勛章綬带和那同样无味的鍍金飾品有什么区别呢？假設有一种風尙，老师傅給技术熟練的工人在鈕扣上挂上一个五色带子，以便每个人可以从这个标志上認識他的技巧熟練的程度，如果他带着他那鈕扣上的鍍金布条趾高气揚地在大街上走，你們将会怎样地嘲笑譏諷他！

如果你比别人有优越之点，你对人类曾經做过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就是这样子，那些爱撥弄是非的人还往往把你的事張揚出去讓别人听了討厌；哪里还用得着再加上一个这样五顏六色的招牌呢！

一个小木匠捉住一只麻雀，在它头上粘上一頂小紅帽子，然后把它放了；从这时候起，别的麻雀見了它就躲着它，而如果是大群

的麻雀見它来，就要撵它，直到它們把它的头磨秃，撕下了那頂小紅帽子，才算完事。

我想所有这一切人連同他們那爵衔、勛章、官职和帽子，如果忽然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无論我或是地球上的任何其他一个劳动者都不会为之伤心得白了头发的。而你們，你們这些爵衔的販子，也能对我們說这样一句話嗎？

很困难吧！現在至少你們要承認，原因在这里：因为你們需要我們，而我們却并不需要你們。

你們以及一切有錢人的生活，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都是依靠我們所尽力繳納的捐稅，依靠增加我們的劳动时間以及克扣我們的工資来維持的；除此以外，我們不知道世上还怎能有象你們这样一些八哥鸚鵡了，因为你們那些头衔在我們听起来是一些很古怪野蛮的調調儿。

而我們的生活地位是你們所否認不了的；你們的公館、家具和車馬，你們的服装，你們的飾品和你們的丰盛的筵席都可以对此作証。

难道不是这样嗎？这是訴訟当事人的一造对于另一造所执的鉄証；因为我們是两造，这是毫无疑問的；因为你們消費，我們生产；你們有职位、有官衔，我們除去我們光明正大的名字而外什么也沒有；你們有錢，我們想有而不得；你們有权利，你們是对的，而我們永远是不对的；并且无疑在我們把权利交給你們的时候是最不对了。

金錢制度把所有这一切带着大官小职的老爷、大老爷、小老爷压在我們的头上，而我們的貧困和辛苦就是我們养活了他們所得的报酬。

眼下还在发明更多的新职位和新官衔，以便在那下面掩护游手好閑，包庇逸乐、奢华和浪費。所有这一切不事生产的人連同他

們那些过度的享乐,就是增加我們的劳动,减少我們的享受的原因。

凡是他們喜欢的,一切都是他們的;剩下的殘余才是我們的。

精美的糕餅、巧制的糖果、美味的酥餃、野味、家禽、魚类和南方的水果,最好的香檳酒和白兰地以及其他种种山珍海味都是他們的;

設有豪华厅堂的壮丽的宫院,貴重的家具、字画、地毯,在城市里的最优美的大街上的最新式的建筑,其中的寬敞的、美丽的居室,带有噴水池和大理石雕像的美丽的花园,藏着奇花异草的溫室,所有这些都是他們的;

他們房間里的壁毯,輝煌的陈設,上了腊的平滑的地板,絲織的窗帘,他們床上柔軟的錦褥,他們衣服上的貴重的花边,往往一件衣服要費长年累月的工夫而只供几小时之用,所有这些都是他們的;

那些最精致的手套,只是供高貴的老爷和夫人們偶然带一次,付給那縫級女工的代价只有两角錢,而那女工縱然勤快,一天也不过能掙两角錢,这种手套是給他們的,而他們可以什么也不动手;只有这每天两角錢的工資是給我們的,給我們的老婆孩子的,好使她們长久坐在那里年紀輕輕就成了駝背,而带手套的人散散步就随便扔掉了。

各式各样精工制造的貨品,精致的金銀器皿,鑽石珠宝的首飾,藏着大批装璜华美的書籍的巍峨壮丽的图書館,最高貴的飯店,最美丽的舞厅、音乐堂和剧院的头等席位,都是他們的。疗养溫泉和海濱浴場是他們的;幽雅的别墅是他們的;大好春光的享受,游山玩水的生活是他們的;我們两只臂膀的气力,我們血管里的血是他們的;我們的青春和我們的妇女的美貌是他們的;总而言之,凡是有用的、舒适的他們都能拿錢买到,这一切都是他們的。

这一切都是他們的。是誰給他們的呢?我們,为什么?大概是

因为通过多年的奴隶制度我們已經变成了馴服和胆怯的人物了。凭什么給他們？大概是我們从他們那方面得到的友爱待遇表示感謝之忱吧！？

那么，一切都是他們的了，剩下是我們的还有些什么呢？我們总不会完全空着手出去啊？

当然也还不至于那样；因为除了上面列举的那些产品而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习惯于上面那些东西的人里，是沒有人願意要的。

汚穢的粗布床和坚硬的草墊子，滿布臭虫窩的木床架子是**我們**的。

破烂的，虫蛀的木器，霉烂了的地板，潮湿的牆壁，汚穢的破旧的窗子面对着一堵禿牆，一道房檐或是一堆垃圾，这是**我們**的；

赤脚或是穿着沒有后跟和底的鞋子，单薄的沒有衬里的褲子，或是屁股和膝盖上打补綻的褲子，褪成了紅灰色的、边子是既髒又破的帽子，这是**我們**的；

土制的烟斗，劣等烟草，变質的、坏的、摻假的劣等酒和水罐子是**我們**的；

腐敗了的肉屑做的香腸，冻坏了的馬鈴薯，老得象木头一样而且变苦了的蘿卜是**我們**的；

不能挤奶的老牛肉，生下来就宰的小牛，老死的羊是**我們**的；

凡是坏了、餿了的，一切都是我們的，这我們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貧苦劳动者不吃它誰还去吃它呢；为了在我們这个顚倒的社会里能活下去，只要能在我們这些为塡飽肚子而付出几分小錢的人身上还可以榨出一点油水来的人，有誰肯去吃这些东西呢？

因此，除了日常生計上的忧煩而外，也还常有那末一种不是出于他們自己的罪过的这一个人对那一个人，那一个人对这一个人所造成的負担、气恼和煩怨。这样，这个乐园世界对于劳动者就成

了一个苦难的深淵，一个血泪斑斑的水火坑。

这些为富人、有錢人根本不了解的穷人的泪水总是在不断地流着，并且无疑比我們自己所能描写的还更辛酸得多；因为那受难者在他感覚最大的痛苦的时候，并不会走到大庭广众之中或是到亲友面前去放声大哭的；恰恰相反，他还要强顏欢笑，却把眼泪偷偷地往肚里咽。只是他在自己家里沒人的角落里，在他那硬板床上，也許在他独自一个人散步的时候，他的眼泪才流下来，这眼泪是无論敌人和朋友都看不到的，它是那些用在尘世上受苦死后就可升入天堂的欢乐来安慰他的傳教士看不到的；它是法官看不到的，法官不会过我們这样的日子，因此，他說我們的訴述太激烈了，它是那些揮金如土的浪蕩子更看不到的，他几乎不相信有貧困的眼泪，就象他不相信他的馬或是他的狗会流眼泪一样。

一个生活富裕的人能对我們的貧困作出什么評判呢？他不可能对貧困有一个眞实的概念。假定在我給你們描写貧困景象的时候，桌子上摆着佳肴美酒，我有很多的錢和一个可爱的太太，我是否能够正确地描写出貧困和被压迫的眞情实况来呢？我相信是不能的！因为圍繞在我們周圍的事物，我們所处的生活地位，对于我們发生重大的影响，一个专心于私利的人，是不能为公共的利益挺身采取一种有力的行动的。我們要切記：如果人們把他們的利益和希望委托給这些人，这些人現在是富有的，而且要求长期保持富有，或是現在有收入很好的职位，而且还要往更高处爬的人，社会情况就永远不会改善。

第十章　軍事制度

这是一架有生命而无意志的机器。它由我們的最优秀的血肉

之軀所組成的，它的目的是用来碾碎我們最好的骨头，倒出我們最好的血液和榨出我們最好的骨髓。

有强权的人定出計划；有特权的人按照这个計划开动这部机器；有固定居处的公民出錢；劳动者献出他們的青春、殘存的体力和他們的自由意志。孤儿寡妇則用她們的眼泪繪出一幅整个的背景。

这架机器的工作是制造恐怖、殘酷、破坏和**战爭**！！！

天空閃爍着有多少星星，大海在它的岸滩上冲刷着有多少沙粒，战爭就碎裂了多少人的心，折断了多少脊骨，熄灭了多少生命。

在大地的草坪上挂着多少露珠，战爭就从受苦的人类榨出了多少眼泪，而且在它和血腥的世界历史告别之前，无疑还不知道要榨取多少泪水！

你乐意当兵嗎，小伙子？去参观一下操練和兵营生活吧。我可以在你們眼前举几个实例。你知道嗎？我也是和你們一样，听到那喧天的軍乐就呼呼心动，我在你們这个年龄的时候，軍队中耀眼的、庄严的閱兵式同样也会立刻把我誘进罗网里去。

耀眼的发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我們且暫时抛开不去想那迷人的軍乐和那庄严的步伐，而是冷靜地深入地观察一下其余的情况。

例如在普魯士是禁止軍官鞭笞士兵的；但是那些軍官仍然为所欲为。我曾經見过一个下級軍官，借口在他訓練下的几个强壮的农民小伙子托枪姿势不好，用步枪狠命地一次次从前面砸他們的肩骨，痛得这些庄稼汉眼里忍不住滴下泪水来。因为他要求他們必須这样用力做枪上肩这个动作，必須槍筒子碰到肩上震得錚錚有声才行。非常感謝你們这种酷刑的訓練！你們不打人，对！这不算是打人；在波茨坦，有一个卫兵把他的肩膀指給我看，这不

也算是打坏的！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一回事。原来在肩头上有一层老硬皮，就象裁缝脚踝骨上由于蹬踩缝纫机、铁匠和木匠手上由于长期磨练而起的茧子一样；而他的整个左臂从上到下紫一块、红一块、蓝一块、青一块，交织着各种各样颜色；而这个人还是有八个星期没有参加操练了。好啦！我自己想，如果你们需要士兵，就买几个去吧。又一次我看见一个普鲁士下级军官忽而走到小队前排，忽而走到小队后排，用枪托子狠狠地打那些没有排整齐的膝盖和脚跟。据说这些都不算打人！

如果有一个被打的新兵，脸上表现出痛苦的神色——见他的鬼，人总不是木头做的啊！——或者，这个少尉看他不顺眼，干脆，这个乳臭未干的贵族小子就跳过去，嘴里带着下流话，扭着那个新兵的鼻子或是耳朵把他扯出来，猖猖地又叫又嚷："哼，这样！！！野小子！！野小子！！这不合你的意？你给我装洋相？你给我脸子瞧，你这个鬼东西！"加上这些漫骂的口气和脸上讪笑的神气，士兵都必须忍受，必须让那个纨绔儿扯着鼻子走。把这一切丑恶的事情尽可能清楚地想一下，你们就不难得出我当时所见的这出戏的景象了！——好啦，好胃口！我不禁想。你们普鲁士人愿意干就去受那侮辱的惩罚吧！你们奥地利人愿意干就去受那鞭子吧。

在普鲁士的下级军官中，有许多人是结过婚、有家累的。这些人在只要能掏摸几文钱的地方，就无孔不钻，因为那有限的饷银几乎使他们不能在伙食之外喝一杯啤酒。这又是那些可怜的新兵首当其冲，天可怜，如果他恰巧是一个穷鬼，孝敬不起的话，他就要被另眼看待，受极端的虐待，而且常遭惩罚。我曾经有好几次亲眼见过这种道德的、现代化的刑罚。特别令人气忿的是，那新兵往往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熟练的手艺工人，而那下级军官是一块废料，因为他没有能成为一个熟练工人的机会，就宁肯长远地当兵。他自从放下了启蒙读本就拾起了粪叉子，自从放下了粪叉子，就扛起了

枪杆子，他从他那小茅棚走进庄稼田，又从他那小村子一直走进了联队。而如果一个这样的人结过婚，并且担任了一个新兵的教练，而这个新兵又不能够孝敬他，人们就常常会听到下面这样一些话："立正！要不就你的肚子倒楣！——那只山羊站在那里，好象是线团子一样。把枪抓紧一点，枪杆子折不了的！"或是："你以为你手里拿的是一根针吗，成衣师傅？臭皮匠，你指头上粘着柏油吗？这能行的，你今天不行，明天会行的。托枪！一！二！三！如果这是一根上了油的麻线，或者是什么好吃的，你会干得比这好些。"这些话都带着讥笑和发怒的神气说的，一边说一边戳，一边推一边踢，而且不许被骂、被戳、被推、被踢的人出一声气，也不许动一动或有一点反抗的表情。不过下级军官之中也有例外，我自己曾经看见过一个，在他的领导下全班士兵都带着高兴亲切的神情操练，但是这是绝少的例子，谁都不能期望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军官。

固然有这种说法：如果士兵受非分的虐待，有向上级控诉的权利；可是士兵们很明白，这种控诉的后果会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士兵被认为是一个爱多说话和爱诉苦的人——当然他的确也是这样的人——不管他调到另外那一班，他就要受那个班的下级军官的不信任和歧视，纵然那军官是个不算坏的家伙，他也害怕这个新来的士兵也许会抓住他什么错处向他的上级控告去，因此就要严加监视。所以向上级控诉的权利等于没有，控诉不只不能改善新兵的地位，而且会使他的处境更加恶化。有些新兵实在气极了，在语言上或行动上表示反抗，他们就会受到严厉可怕的处罚，因此不论他反抗上级的程度如何，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任何反抗的结果几乎都是反抗者未来一生幸福的全部毁灭。一出由于反抗恶劣虐待而引起的悲剧，其终场几乎总是徒刑和死刑。

在维也纳的卫戍司令部里，一个月总有一个或几个人因为杀人或违抗上级的罪名而被判处绞刑的；还有一些人开了小差，又

有一些人开枪自杀，而这种自杀的人为数正是不少。軍事制度就是这样可笑！——人們想出这一切可怕的刑罰，原是想用威吓和恐怖把人造成一架沒有意志的机器。但是这个計划却永远不能实現，这是我們三十余年来所亲眼看到的。在哈劳曾經有整个一营人拒絕向人民开火；又有一次在汉諾威，整个一旅人違反他們軍官的命令，不但不对起义者鎮压，而且和起义者并肩走向一条道路；还有一次在果尔利茨，一部分普魯士国防軍拒絕向波兰边境进軍；另有四百名入普魯士籍的波兰人，調往一个普魯士碉堡駐守，在半路折回，各自回家。还有烏屯堡的軍事叛变，当时，监獄里塡滿了这次叛变的牺牲者！这件事对于旧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危險的时刻，但是那个时代缺乏懂得利用它的人物。在整个参加运动的人里面沒有一个处于确切的領导地位的人，而在那些比較突出的人之中，又沒有人敢于去发动他們去做一樁对于德国以及人类的命运可能有深远影响的事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們行动得比較有力。在那里有一些普通的士兵曾經好几次起来实行根本的政治性的革命。有一次我們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少尉带着五百个人沒有任何其他的高級軍官据守一座郵政大厦作掩护，和全部卫戍軍对垒。又有一次，在馬德里附近担任保卫一座王宫的一个团的士兵和它的下級軍官行动起来，迫使女皇宣誓立宪。在这次行动中，他們把高級軍官先都囚禁起来。起事成功了，結果叛变的人全部都提升了軍級。假如不成功，人們就会槍斃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任何停頓都要造成失敗。这里，誰要走了第一步，就必須立即把第二步走下去。

誰又知道，在最近的下一阶段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在危机的日子里，一个单独的人，无論他怎样平凡，沒有口才，簡单，都能够干出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业来，只要他有胆量和鎮定的精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对于它来說起义和革命还是全新

的事物。

誰又知道，这三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青年們的头脑里酝酿着一些什么思想，誰又知道未来会提供怎样一些机会給他們，來滿足他們的事业心。2)

上面关于軍事制度的不法的和野蛮的行为，我特别举了普魯士的軍事制度为例，但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它在奥地利是很通行的，在这里，我无論如何不能放过不談一談，因为也許除我而外沒有人肯找这个麻煩去引起对于这种不法行为的注意。

我在維也納有一个同伴，一个布拉格人；他接到一份通知書，要他到兵役站去报到。他不大高兴去当兵，所以探听有什么办法。人們告訴他說："你必須去找一个兵役站的医官，讓他給你开一份証明書，說你不适合服兵役就行了，我想，这大概要花五十块錢"，好啦，这个人就去打听，并且找到了一个兵役站医官，这个医官立刻告訴他，这样一份証明書要多少錢。第二天，那个老經驗的人問他："怎么样，你找到人了嗎？"他說："找是找到了，不过他要多少多少錢"。——"呵，这样！"那个老經驗回答說："那么，你去找某人某人吧，他要的价低些"。呀！我心里想，在那里对官員的行賄原来比做估衣买卖还公开哩！那个布拉格人果然去找那被新推荐的医官，并且想要和他講一下价錢。"不行"，那医生說："我是不能随便减价的，因为我們三个人合伙，我、兵役站的少尉和还有那个"——我也記不清他說的是誰了，反正也是一个这一类的人吧——"如果他們"，那医生繼續說，"肯对你减低他們应得的那一部分，我也可以答应照办。"那布拉格人看到不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得到一份假証明，只好把錢付給了他，并且立刻得到了一張証書；那医生并且囑咐他，在遇到上面檢查的时候，他应該怎么說，在檢查这部分或那部肢体的时候，他应該怎样做。

对于这种公开講价錢的流氓詐騙，我几乎难以相信我的眼睛，

那个可怜人物，我的同伴，他那如此辛苦地一角一角挣来的钱，竟就在这样可耻的方式下投入了皇家官员们的血盆大口。

但是"为什么"？我不禁问，"这些官员们就这样敢于轻易冒这个被告发的危险呢"？"因为**只有**行贿的人才能告发"，人们回答我："而这样一来那**行贿的人**就要受法律惩罚！"

常备军给贫困的、被吸干了膏血的人民加上了一个怎样可怕的重大的负担，并且由于这个军队而丧失了一些怎样的东西！

最优秀的力量，最壮实的人手从社会里抽走了，把他们在一种对于公共福利最有害的作用下为了保障我们暴君的特权而浪费掉了。

如果把全欧洲各种各样的军队加起来，它的总数约在二百万人左右。

而这个由最强壮的人组成的大军，不但不生产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且其余那些比较不强壮的人还不能不为这专门从事破坏生命、工作和财产的二百万人，提供生活必需。

如果说贫困日益可怕地蔓延扩大，这也何足为怪！人民必须供应一大群懒猪和大肚汉的生活；这还不够，人们又从社会的有益劳动里抽调出整队整队最强壮的青年，强迫他们去保卫这种压迫制度，而人民则必须供给这整个大军的衣、食、住。

或者只能是令人笑死，或者只能是令人发疯，人们对此几乎已经不可能再敢生气了。各种不同的军队被各种不同的当权者派出去从事战争，而在他们背后教士们在神坛前和讲台上大声疾呼：上帝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的正义事业！在混乱里还要拖出那可爱的上帝来！任何一个暴君的事业，上帝都必须认为是正义的，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个事业的胜利；上帝必须管这些无聊闲事，例如：国王、国境、语言、祖国、等等；这些无聊的东西，并不是上帝，而是人和人的分化，他们的顽固、愚蠢和统治欲所造成的。

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的上帝大人也拖来做他们那些蠢事的同谋，并从而好使这些蠢事在受迷惑的人民面前神圣化起来。

这种喜剧还要演多久呢？——这真是到时候了，该结束这种蠢事了。

第十一章 祖国、疆界和语言

祖国！好一个甜蜜的欺骗！神圣化的谎言！它用一种魔术似的狂热陷弄人类的心灵，迷惑他们的理智，混乱他们的感情；它对于那些进步和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是他们的谬论的最后的救急太平锚，是他们的特权的救生圈；你这古旧、暧昧的传统！撕下你那蒙着数千年尘土的画皮来吧，以便人们可以看到你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

所谓祖国，究竟说起来是什么呢？！所谓爱国心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来看这出戏吧。

请看在我面前的这幅欧洲地图上，祖国打扮成怎样花花绿绿的一片！还有她那些姊姊妹妹们也都在或大或小的疆界里团团围着她！到处都是政府、警察、教士，而他们有一件共同关心的事，那就是如何教导这些五色缤纷的疆界里的每一个居民，用他那一部分爱国心来反对他那另一部分为此必须被扼杀的人类爱。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欺骗性的喜剧是怎样开场的，这些疆界是怎样树立起来的。

如果回溯一下德国历史的开端，我们看到在耶稣降生前数百年，有一些勇敢冒险的民族从高加索高原下来，从东方沿着黑海逐渐向西，经过长期的巡回迁徙，最后定居在这一块土地上，后者就是今天德国的一部分。

无可争辯，这些民族并沒有祖国的概念，就象那些毕生从一个地方流迁到另一个地方的游牧民族一样，一般地都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概念。他們来，只是为了給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牧群找寻食物，而那荒无人烟的、森林密布的大地也綽綽有余地供应着他們所需要的食物。

在人类还沒有成为必須劳动才能生存以前，他总是带着他的牧群和武器从这个山谷游蕩到那个山谷，从这个森林游蕩到那个森林，遇到最肥沃的地方就逗留得最久。

这些巡迴流动的牧、猎人民族，他們的人口愈增加，各个部落在經常流动中也就愈来愈遇到一种同一的食品缺乏的情况，特别是按他們在狩猎中猎取的猎获物的多少和他們为他們的牧群所找到的牧地的好坏而定。

这种缺乏使人們变得小心謹愼起来，于是人們停留在好的地方，因为他們恐怕离开这里反而落到更坏的地方，而再回来的时候，原来的地方却已經被其他的部落占去了。

当时的人以无可奈何的心情来适应这种严酷的必要性，不得不寻求固定的居处；因为这意味着对于个人自由的重大限制。但是，因为不同部落間的互相敌視对于那些巡迴游牧的部族的生活和自由威胁愈来愈大，人們势不得已而两害相权取其輕，把他們的居处固定在按照各个部落在战事中获得胜利或是遭受敗衂而为他們所划定的一块土地上。

不止如此，人們又发明了农业和私有財产制度。于是生活必需、愚昧、錯誤就把人类日益牢固地束縛在这块土地之上。

这就是一幅祖国的最早图景，而它的概念也就不久随之而发生。

和私有財产的概念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是窃盜的概念。現在，为了給私有財产的第一个窃盜者或占有者以更多的安全保障，人

們发明了法律，其中首先的是**遺产繼承法**。这种法律保証每个人把他划出来的那一块土地遺傳給他的子女。由于这种方式，于是以后的世世代代就从他們的**祖先**那里繼承到一块土地，并因此把这块土地叫作**祖国**。

所以祖国这个字的正确的、原来的概念是一块由父亲遺傳給儿子的土地，一份私有財产。因此**只有那种**自己专有一份財产或是和其他人共有一份財产的**人**，才有一个祖国。

在各个部落中还有許多个別的人，他們不願意束縛在圈成小块的土地上而宁肯凭着狩猎生活，虽然狩猎只給他們带来极少的收入。这些人，于是利用那处于各个部落的疆界之間的、还沒有为个別人所占有的全部共有土地作为他們的共有財产；这些人因此也对于他們祖先土地的一部分——祖国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这一部分土地或这一部分祖国保障着他們的生活，并因此是他們的独立地位的基本条件。

因此誰有祖国，誰也就有一部分私有財产，或是有成为私有財产所有人的自由和手段；誰要**沒有**財产，又**沒有**成为財产所有人的自由和手段，誰也就**沒有**祖国。这一点你們要注意到，你們这些祖国的保卫者！

現在我們旣已把祖国这个名詞的定义解釋明白，再来解釋爱国心这个名詞也就不費难了。

如同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的，在太古时代爱自由的人类所最反感的事，莫过于定居在一块限定了疆界的土地上。后来，人类在若干地方繁殖得特別多之后，人們才决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因为人們在不断迁徙之中遭遇到食品缺乏的威胁。

有些人为了惧怕其他的好战部落而逃往深林里，在那里定居下来，以免被那些好战部落发覺。这种好战部落不那末容易就定居下来。他們爱好自由，并且把狩猎和战爭当作保卫他們的自由的

唯一方法。他們既不知道也不尊重什么私有財产，什么遺产繼承权和什么祖国，他們到处为家，凡是落到他們手里的东西，一切都为他們所有。所以只要他們和其他部落发生接触，到处都是战爭，只要他們获得胜利，到处都是搶掠。——因此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爱好和平的、經营农业的民族往往为其他那些随处流徙的部落所驅逐或被淪为他們的奴隶。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淪为奴隶的农业民族就不得不去为他們那些新主人的利益而耕作那同一块从前被称作他們的私有財产的土地，因为这些新的主人把所占領的土地連带所俘虏的土地上的居民一齐分配給全体战士。

古代战爭的性質就是这样：人們把敌人的土地夺过来，殘余的居民被淪为奴隶，連財产带人都一齐分配給胜利者，使每个胜利者都得到其中的一份。

誰要是能对这种情况明白想象一下，誰就很容易理解我們远祖的火烈的爱国心。他們在每次战爭中都可以失掉生活上所有的一切。他們只有通过奋勇保卫他們的祖国，或是同一个意义，奋勇保卫他們的世襲产业，才能保持住他們的土地，他們的私有財产，后者是他們每个人的食物和独立地位的保障。

但是今天我們对于外来的敌人有什么可怕的？这可怕的一切不是和我們所怕的內部敌人是一样嗎？——

外来的敌人不会再夺去我們的財产，因为內部的敌人早已把我們的財产搶光了。自从我們已經习慣于为他們而劳作到死，人們已經不再为了消灭我們而把我們打死了。

今天，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祖国內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所謂祖国能有什么爱呢？所謂祖国既无非是祖先的土地、繼承的遺产，也就是說，无非是一个人为了保障他的生活和独立于他人意志的生活地位而必需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根本沒有这些东西，或是，为了在祖国生活，我必須为他人的利益而劳苦，

以便这些人能够更傲慢地表現出他們的主人身份，我又怎么能爱这个祖国呢？

一个这样的祖国，它养活它的一切成員，而不养活游手好閑的人，我可以喜欢它；为了它值得尽力，去为反抗非正义的事而斗爭；为这样一个祖国，人們能够牺牲生命、血肉和自由；但是为了我們的祖国？偉大的上帝啊，我們眞正有一个祖国嗎？假装的伪君子，正是你們，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并沒有一个祖国，但是你們不喜欢，不願意我們把这一点說穿。我們当然应該要求有一个祖国，而且有十二分的权利要求一个祖国。我們本来应該把异族分子驅逐出去，把同胞召喚进来。我們原該有一天拿起扫帚重新打扫出一条干凈、清洁的路来；到那时候只要发一个命令我們就立刻照办。

可惜你們除去祖国这个名称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留給我們，但是不久我們就要把你們这个名称扔到你們脚下的垃圾堆里去的，我們要站到人类的旗帜下去，在保卫这面旗帜的人的行列中是沒有高低 貧富 主人和奴隶之分的。

今天我們是在自己的祖国里被敌人所包圍，这些敌人和异族敌人一样凶狠，一样殘酷。他們給我們所造的奴隶制，是一种使穷人受富人鞭棰的奴隶制，是一种使劳动受金錢任意摆布的奴隶制。

他們使我們死亡的方法，是精疲力尽和缺乏营养的緩慢的死亡。我們所忍受的貧困是奴隶在主人的傲慢嘲笑下的貧困。

这些人难道是同胞嗎？他們是吸血虫，外来的异族暴君，他們窃据了我們的国家，无論他們是用欺詐或是暴力，都是一样的篡窃。这些人不是同胞，这些伪装的爱国者，他們比哥薩克和法国人更和我們是不同的族类。

他們和我們素朴、和睦的家族們不同，他們不参加劳动，和我們的勤劳辛苦不同。

他們和我們的信仰不同，他們伪装、嘲弄我們的信仰，他們和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爱好不同，而且是敌对的。

他們和我們的辛勤工作不同，因为他們是游手好閑的人；他們和我們的貧乏不同，因为他們是揮霍奢侈的人。

一切对我們必要和有益的事物，他們都和我們不同，他們比蒙古人、法国人更和我們是不同的族类，而且更为敌視。

他們和我們的礼俗不同，甚至他們和我們的語言也不同；一切我們所喜爱和宝貴的事物，他們都和我們不同并且将来还要不同下去。所以如果一旦祖国得到解放，要把这些异族驅逐出去！

什么！——他們可以这样回答我們——誰是异族？总不会是我們吧？因为这块土地是屬于我們的，你們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只是为了耕种和保卫它。你們的祖先是被俘来的异族奴隶，以后他們成了农奴，再以后我們釋放了他們，他們就成为如同現在这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好吧，就算是这样，結論总之是一样：我們和你們是不同类的异族，我們的利益和你們的利益彼此极端对立，所以我們不久要另想别的办法，不再保卫那你們的富裕和我們的貧困，那被你們所称为祖国的东西。

当初，各民族都是自己保卫他們祖先的土地，而不是用奴隶去保卫的，因为他們害怕奴隶会把武器倒过来对付他們的压迫者；今天，他們在訓練奴隶的技术上已經熟練到这样的地步，如果大人物、富豪和有势力的人要攫取某种利益，他們就把他們的奴隶大批驅遣出去，彼此十万百万的互相厮杀，而这些奴隶竟会想不到利用交在他們手里的武器去作一件有益的事。

就象人們訓練一只小狗一样，只要某一个特定的、往往是完全无意义的标志就可以使它产生暴怒，他們訓練人也是这样。某种民族色彩，一个国徽，一个君主的名字往往可以用于发动整个的民

族，嗾使民族与民族血腥地互相殘杀。

激起群众的偏見和激情，以便在爱国心和民族性的名义之下把他們造成一架无意志的机器，这样虛荣和統治欲也就能够更容易，更把稳地統治这架机器。于是他們成千論万的开出去对付一个假想的异族敌人，而这个敌人同样不是别的，也是一架沒有意志的机器，由劳动者所构成的，被人从犁鋤和工場里硬抓出来的，为了用他們来排演一場血腥的戏剧。

在这时候，主人們稳坐在两个以瘋狂的热情互相斫杀的大軍后面，尽量搜寻一切在国内能搜寻到的年輕力量，尽量搜括一切用經过了无数辛勤劳苦才积聚起来的財富，以便把战爭的火焰挑弄得日益猛烈，为了把更多的物資輸作战火的飼料。

祖国在危难中！他們这样呼叫。可惜我們知道的太清楚了，自从你們无耻地把祖国完全当作你們的私有財产以来，它早就在危难中了。荣誉在危难中！——什么，荣誉！好吧，如果你們認为这很严重，你們可以自己去想办法；我們的荣誉早已在危难中了；自从荣誉落入自私之手，自从人們发明了私有財产，世襲制度和金錢以来，自从人們制定了許多法律，建筑了許多监獄、教养院和济貧所以来，我們的荣誉久已在危难中了。宗教在危难中！——呸！呸！今天你們还想讓誰再相信这些？——我們的財产在危难中！这更好，因为你們这就該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什么心情。这更好！这样我們才又有了希望，可以讓你們清醒过来，我們重新再成为朋友。

現在你們看明白了吧，将来你們尽管去叫喊：財产、荣誉、宗教、祖国等等在危难中，这一切都不足以引起我們絲毫惶惑。对于我們来說这一切已經不可能比目前更可怕地在危难中了。但是在我們这方面却还有更多的，并且是眼前就在危难中的东西，你們却一字不提。例如：

我們的待遇在危难之中：因为你們这些作祟的錢鬼子日益圍着錢团团轉，在錢上剝皮，把工資日益压得更低，把日用必需的价格日益抬得愈高。

我們的健康在危难之中：因为你們讓我們劳作的时間太长太长了，一个人对着他从生到死一生无尽的劳作是根本愉快不起来的，这个生命是从劳作到床榻，再从床榻到劳作的生命，与其过这样的奴隶生活不如去死，因为我們死也丧失不了什么。

我們的孩子們的生命在危难之中：我們不能給他們应有的撫育，因为我們沒有这笔費用。

我們年老的父母的生命在危难之中：他們已經不能再劳动，而我們又不能充分地帮助他們。

我們的青年們在危难之中：我們不能給他們以足够的教育，因为我們既沒有錢，也沒有时間。

总而言之，凡是你們那毒蛇一样的目光所注視到的，凡是你們那骯髒的、无饜的手所伸展到的东西，一切都在危难中。

为了激起我們的敌愾，用不着外部的敌人，內部的敌人已經在这里盘踞得够安稳、够巩固的了。但是每逢我們嗅察出內部的敌人的时候，人們总是讓我們注意外部的敌人。变戏法的鬼：仿佛我們眞不知道，那外部的敌人也和我們完全一样，在被他們的主人当成傻瓜愚弄；在我們背后和在他們背后一样，那眞正的敌人手里拿着报紙，正在对于他們所嗾使的血腥逐猎的結果欣賞和高兴。

只要社会还繼續生存在不平等里，只要一个民族还是由主人和奴隶构成的，不論是誰，不論是拿破侖、威廉第一还是尼古拉大帝，誰来行使統治权都是完全一样；我們劳动者无論在这一个統治者或是那一个統治者之下，都同样的必須作牛馬。一切社会的上层阶級，不論是本国的主人也好，不論是外族的主人也好，都把那不堪負担的重負加在我們身上。他們想，我們很能忍耐，很能持

久，吃苦耐劳，所以也就能够負担很多。不論是邻家的猫或是我們自家的猫吃了我們的魚都是一样，为了追逐邻家的猫跑到大街上去，而把自家的猫留在厨房里，这是值得令人大笑的事。但是我們迄今还是常常做这样的事。

我們把邻家的猫逐出去了，而讓自家的猫大吃特吃。

一个外族的敌人并不象一个本国的敌人可怕；同样，外贼不如家贼可怕。假如整个德国被俄国的哥薩克或是法国的宪兵占領了，人們可以看到，只要振臂一呼，我們就可以很快解决了他們，因为在对他們的反抗中，那至今还起作用的民族仇恨的偏見可以帮助我們。但是現在的敌人，他說我們的語言，他讓我們的同胞給他做保鏢，而且在大众面前表演正义的把戏，这种把戏已經由于习慣而神圣化了，这种敌人是更难驅逐的。

現在我們沒有祖国；只有到社会以平等的一視同仁的方式照顧到它一切成員的生活的时候，我們才会有一个祖国。这样的一个祖国我頌揚它，乐于为它而死，为它而斗争；但是决不是为了我們这个被人們称作王国的强迫劳动的监獄，在这里面典獄长手持王笏，头戴王冕，管理員和看守人身佩长劍、勛章，脚踏刺馬靴，獄卒們手执武器、鎖鏈、鞭子和繩索。这些人不是同胞，这些人！这是个监獄，这不是祖国！这些被奴役、被侮辱的人，他們不是人民！

要推倒这些圍牆，鏟除这些統治和臣服的标志，彻底消灭这些恐怖、刑罰和压迫的工具；要做到这样——人們不再把幸福的和不幸的、罪犯和法官、劊子手和可怜的死囚区别开来。

大自然給我們大家創造了一个乐园；有什么理由你們非得把它为你們自己造成一个天堂，而把它为我們造成一个地獄呢？

这种高和低，穷和富，辛勤劳作和游手好閑的喜剧是为了什么呢？推翻这种愚蠢和荒唐的事业吧！那消失了的乐园是那样的美好，足以容納一切人，比你們那天堂要美好一百倍，而且还沒有那

可詛咒的地獄的牵累。讓我們来試一試，重新建立这个乐园吧，以便不只是少数人，而且是一切的人都有一个祖国。这样一个祖国不是一个地獄和监獄，象你們所叫作祖国的那样，这样一个祖国值得为它努力，为了保卫它甘願牺牲我們的血肉和生命。

由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典獄长来执政，由这一群或是那一群雇佣的獄卒来站崗守卫，这对于监犯們有什么相干呢？只要他們的前途仍然是必須在这个监獄里呆下去，他們对于这种换班就毫不感到兴趣；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想要打开他們的牢門，解下他們的鎖鏈，并因此和獄卒以及典獄长发生了一場爭斗，所有的监犯就都会跑去帮助他，这是他們的人，无論是誰都应該是他的战友。

是不是有一个人能給我举出社会应該对祖国这个概念感謝的一点好处，一件好事来！我認为絲毫沒有，但是坏处却有一大堆。

单就这种疆界的划分，这种人和人之間强迫的、不自然的分隔来說吧，它已經是多么荒唐，不可理解和可笑了！我們試設想，这整个世界是一座大花园，創世者是那园丁，全体人类是一大群螞蟻，如果那个园丁看到，这些螞蟻怎样把这整个花园用种种不同的疆界分开，为了扩大或縮小这些疆界而彼此抵死咬嚙，那个园丁一般地不会覚得这是非常荒唐，而且特别对他来說是奇怪、可笑的事嗎？誰又知道，也許不正有一种至善的东西在观察我們的愚蠢行为，而我們却毫未覚察呢。如果它看到，我們怎样为了一片我們既不会失掉也不会得到的土块而互相斫杀，怎样对于那砍杀得特别卖力的人用染色的蚕絲挂在胸前以示荣寵；如果它看到，我們大家虽然都具有同样的語言器官，虽然我們費了多少辛勤努力来发展、改善这种器官，而仍然彼此不能了解，反而試图去抑制和阻碍凡是有助于逐漸結束这种巴比倫的鐘楼式的混乱的一切，是不是我們也要被看作是一些糊塗的螞蟻呢。

永远結束这种疆界爭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廢除疆界！

疆界正象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語言一样。是一代一代遺傳下来的許多錯誤之一，語言的差异并不是什么神圣的、美好的东西，更不是什么有益的东西，它是科学进步的重大障碍。

我們且問一問：各种不同的語言是怎么发生的？它是大自然創造的呢，还是一种人类的发明？

大自然給了一切人一个同样的語言器官，他們可以按他們的需要而訓練发展这种器官；因此他們都天然具有一种能力，能学会說同一种語言。正好象大自然給人类創造了一双能劳动的手；它并沒有規定：这只手或是那只手只能做这一种或那一种工作，同样它也沒有規定，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只应該說某种与众不同的、自己专有的語言；大自然听任每个人自便，按他的需要来运用大自然所給他的工作和語言的工具。为了使人免得在这个美好的地球上感到单調无聊，大自然又給了他不断改进、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自然决不是要强迫人千年万代地永远做同一的工作，更沒有給他立下法則，在不同的地域一定要用不同的方式发展他的語言器官。大自然一方面尽很大的努力在促进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相反地去阻碍那語言器官的原来的目的——互相了解，絕不会如此！整个的人的本質就是为了进步和永远不断的完善而創造的，凡是違反这种进步和完善的东西，一概都不应該，也不容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样，大自然更不会在地球表面上画上一幅地图，說：这样！你們在这里說德国語，那里說法国語，那里說俄国話，那里說一种莫名其妙的什么話，等等。即便是曾經有过这回事，也正和其他許多事物一样，是一种过了时的恶事物。語言的不同是一种由隔閡和分离产生的結果。各个不同的家族迁徙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在那里，每一个和其他家族隔离的家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到后来，由于他們大大地繁殖而彼此更多地往来的时候，他們在語言上已經互相不能了解了，因为每一个小民族在分离

的經过中已經各自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訓練了他們的双手和語言器官。正因为这样，因为每一个民族在分离的經过中已經逐漸习慣了一种各不相同的語言、礼俗和喜好；正因为这样，因为他們互不了解，因此他們互相爭斗、厮杀和迫害。

語言的差异和那已經成为欺騙工具的祖国，不只今天而且永远只有一种用处，那就是在社会里培养盲目的民族仇恨；因此凡是人类的朋友不应該畏縮，同样要把这种爱国心和民族性的偏見踏成齏粉。

即使我們听任这种愚昧和謬誤揚揚得意，而且煽起保持这种愚昧和謬誤的热情之火，它們最后終究也抵抗不住进步，后者通过日益增多的新发明使得扫除这些陈旧的罪恶日益成为必要。

如果我們今天从每一个民族选出若干儿童安置在一个島上，并且他們在那里能够生活下去的話，不出五十年我們就会在那个島上見到一个說一种特殊語言的完全特殊的小民族。同样：如果我們可能把三十三个德意志小邦用深沟高垒和不断的战爭数百年間彼此分离开来，也就会由于长久的分离，从許多小邦的不同的方言里形成了許多种不同的語言。

我們只要想一想，为了学会許多种語言费了多少时間！有这些时間可以教会和学会多少有益的东西！到了一个异国，为了語言不通，須要經过若干年之后才能了解那里的人和整个的民族以及它的風俗习慣，这是多么不方便的事，如果人們語言相通，彼此了解，又是什么情况呢！！

为了学会一种外国語要費好几年工夫，这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不算少的时間。这种时間的浪費是为了什么？

即使我們假定教育方法日益完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时間和可能要学会多少种外国語就学会多少种外国語。即使这样，但是，又何必要浪費这些时間呢？

我們假設，一个人学会一种語言平均只要六个月，并且除去本国語一个人只学一种外国語，这样，单从欧洲計算，在每三十年的期間內要有一万万年的时間和力量損失在无用的学习上。一切現在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在語言上只是損失宝貴的时間而已。如果人們可以用一种語言更千百倍有利地得到同一的成果，为什么人們不該应用这一种語言呢？

萊布尼茨已經有过这样一个理想。在他之后又有許多人提到过这个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只有在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則下才有可能实現，凭强力是不能推行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但是，沒有任何东西比在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則下的一种世界語的可能性更容易、更明显的事了。

在这个原則之下，有可能推行任何一种偉大的理想。消灭瘟疫和害虫，提高、加强和美化人类的体質，預防飢荒、洪水以及其他无数灾害，都只有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生活中才有可能。一切現有的語言都含有很大的不完善性，为了这一点，也已經有必要发明一种全新的、美丽的、悅耳的、完善的語言，如果发明这种語言有可能，为什么使用这种語言就不可能呢？沒有共同一致共享合作的原則，当然这就不会有可能了。

不！語言、疆界和祖国的概念和一切現存的宗教教条一样都是对于人类不必要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概念都是过了时的傳統，它存在愈久，它的坏处也就愈是日益显著。

但是不可能全部地球居民的社会組織直到最小的細微末节都是同一个模型印出来的；这既不必要，也不适宜。永远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性，但是这些特性恰好可以組成一种美丽的和諧，成为一切地球居民的福利，这种和諧不但不会由于各种不同的特性而被破坏，相反，正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特性而被加强、被促进了。

如果人們認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这是一个很大

的誤解；只有很少数的几个民族是这样，并且在这少数几个民族里，这些特性也只是那种在他們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停滞不动的制度的后果，这种制度不允許任何进步，以改变他們那古旧的風俗和习慣。

例如人們說，法国人有一种好动、輕浮和征服狂的性格。从什么时候起他們有了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法国的气候来的嗎？是所有一切法国人无例外地都有征服狂、好动和輕浮的性格嗎？如果这种性格是从气候来的，那末上奥地利的居民也同样应該有这种征服狂。或者是不同的地域造成不同的性格嗎？那末在外国多年的法国人就应該逐漸失去了他原有的性格。但是在德国的法国侨民，他們自从弗里德利希二世以来就世世代代子孙相傳用法国話作礼拜、做祈禱的頑强意志却不能为这个論断作証明。

如果說法国人是有征服狂的，至少他們并不永远是这样。路易十四以来法国人所經历的历史，以及共和国、帝国、一八三〇年的革命这些荣耀的日子造成了他們的征服狂、好动和輕浮；如果我們德国人也曾經經历了这样的历史，我們也会成为这样的性格。我相信，如果我們在最近时期曾出过一个拿破侖，如果我們也有过一次象 1792 年那样的革命，我們的鼻子要比法国人翹得更高些。我們在現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尽管有所謂的对于政治叫囂的抑止，已經有足够的人怒气冲冲，在啤酒瓶边上为了那假想的萊因占領者而在褲袋里暗暗捏起拳头来了。

但是假定这种征服狂在一切法国人身上眞正成了一种特性，而且在地球上除去法国人而外再沒有征服狂的人，这种特性，就象它是怎样得来的一样，它也是可以失掉的。法国人只要在路易·菲力浦的制度下再生活几十年，并且有若干次 1815 年的經驗，这种征服的热情也就会冷却的。3)

我不記得有什么人曾把我們叫作是一个征服狂的民族；政治上的庸人也正为这个煩恼，指斥我們太过于是世界公民了。

讓我們驕傲吧！如果眞是这样，我們还有一个未来的前途；而那些古旧的分离和孤立的垃圾，那祖国、語言和疆界差别的概念却是沒有任何前途的。

人們喋喋不休地向我們說：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性。我并不否認特性，我只是說，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偶然的，是一个民族的习慣、历史、風俗的結果。而这些习慣、历史、風俗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因为一种僵死的制度，这些东西才似乎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正是凭着这种僵死的制度，那陈旧顽固的旧事物的势力才一个世紀一个世紀地排除压制着新的进步的思想。

除此而外如果說还有天生的特性的話，那末这种特性也决不会以由于統治者的癖好、运气、强权和詭計而給一个民族硬画上的疆界为限。

如果是这样，那就必須各个民族的性格在一切疆界上要象刀切的一样截然不同了。这是多么荒誕无稽！而我們今天的政治家却正在要想造成这样的事！这就是他們从他們的高等学府里带到世界上来的智慧；这就是，当他們想要破費祖国而为他們的肚子和錢袋服务的时候，使他們痰迷心窍的东西！4)

人們能否給我指出什么特性是德国人所独有的、而此外的任何民族所沒有的？即使对于語言也不能这样說；只有很少数民族的語言是特有的。但是，如果說各个民族眞有特性的話，并且是每一个民族所独有而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沒有的，那末第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必然还是語言。然而，即使是語言，无論对于德国人、法国人或是英国人来說，都不能算是什么特別专有的东西。在瑞士、法国、古代普魯士、俄国、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美国不都有大群的

人民是說的德国話？在瑞士的若干省分，在薩伏衣、比利时、海地、路易斯安那州和加拿大不都有人說法国話嗎？在那里这种語言的特性又貶低了什么身价，而語言不是完全专有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

气候对于人的性格起作用，对于食物、住所、服装以及嗜好、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并且很可能还会永远影响下去，但是气候与民族和祖国的概念却毫无共同之处。

在人烟稠密的欧洲，在許多民族麕集在一起并且有頻繁的交通把他們联系起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新思想、新发明的疆界和語言差别是决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在人們能够并且必須分离地生活的时候，还可以行；但是自从鉄路发明以来，以上这些概念的害处和缺点在今天已經是更加显著了。如果在五十年內有一个鉄路网遍布了全欧洲，是不是人們想，疆界和祖国那时候即使对于最保守、最頑固的头脑也要成为一种討厌和障碍？难道人們会看不出来，几天之內就可以走遍了全欧洲，但是却沒有可能和許多不同的民族互相交談了解，这是一件多么不便利不愉快的事？单是鉄路一項就足以使人注意到有推行一种世界語的必要了，更不必說改进和提高航空工具的可能性。今天还有哪一个学者能否認这种可能性嗎？如果說我們必須把这一个可能性也包括在远景之中，那末豈不更加明白，一种**唯一**的語言对于我們在科学上的长足进步是絕对必要的？——因此我們不要讓人笑話，不要永远把那外国人的征服狂这个傀儡把戏放在手里玩弄。我倒要看看这个外国人，他怎么能把一个追求**眞正**的自由的民族鎭压下去。但是只要我們是拿自由当作喜剧来表演的，在它臉上塗上各式各样的民族的顏色，把它囚閉在疆界之內，只要德意志的奴隶是为了德意志的奴隶主去爭自由，自由对于我們就毫无价值。或者是一切人的自由，或者就根本沒有自由！但是这一个自由是不能被囚閉在那征服狂和

人与人的分离所造成的疆界之内的。

第十二章　金錢与商品的杂貨店

今天我們在大街上无論往那里看一眼，几乎每一座房子的底层都有一个杂貨商在那里安下了窩，在那窩里囤积着别人劳动的产品。

有多么大一群强壮的人整天在商店和飯館里，在柜台边上磨着鞋底子团团轉，白白地消磨掉可以应用到社会有益事务上去的大好时光。这也能叫作劳动嗎！問問他們，他們是不是在劳动。当然从事这种事务也有它不舒适的一面，因为我相信，多数手工业者在他的劳动中不会象商店伙計那样单調无聊，店伙虽然費力較少，但是他比工人要更受他那主东的束縛。

就算按照杂貨商的看法杂貨店也是一种业务，但是人們很容易看出来，那是一种大半无用的业务，我們在共有共享的社会情况下可以把从事这种业务的人数减少到十分之一。

每逢我在我們大城市的街道上閑步，看到那摆設得富丽堂皇，堆滿了天然和人工产品的商店的时候，我常常想，在这一切产品之中，你，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工人，一年之中能把那一件商品叫作是你的？——大概不会到百分之一。有很多奢侈品我們这种人根本不知道它作什么用途，劳动的产品在不断地增加，这些产品引起了、并且还天天在継續引起着生活享受的精美化。

这一切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間，比用在劳动者所能得到的生活必需品上的劳动时間大得不能比拟！为这些产品而劳动的人得到那劳动产品的最小、最坏的部分，而其他的人得到最美、最好的；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情形就只能是这样。

設备这么許多商店連同它們的橱窗、柜台等等要浪費多少时間和物資。社会只要用十分之一的經費就可以設立比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鋪、地窖、底屋、小飯店、烟紙店更美丽和更方便的大百貨商場。

而首先要說的是耗費在这上面的时間！你們可以作一次有趣的試驗，在散步的时候仔細观察一下，那些杂貨店的人們整天在他們鋪子里都做些什么，并且把这些活动和他們所賺得的利潤比較一下，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奇怪，为什么当初耶穌看到这些无聊行当的时候会产生暴怒，甚至于并不尊重他們的私有財产，用繩子抽到他們臉上去。

看吧，这个人在胸前抄着两手，斜睨着橱窗外面，看是否有顧客漏过去，或是另外有沒有人臉上带着落入他网罗的神气；那个人斜靠在柜台边上，这里又一个人在閑着搔后脑袋，另一个人在来回的折叠衣料。这里有些人細心地在掩藏、塗抹、遮盖他們那劣等貨品上的缺点，以便瞞过購买者的眼光，那里有些人狂喊得嗓子发哑，以便吸引住一个犹疑不定的乡下人等等。如果你們在市集日和工作日有时間，不妨自己去观察一下，看了会令人又可笑又可气。

我观察过这样久，但是我所看到的各式各样商店里的买主人数永远沒有商店里守柜台的人数那么多。

在奢侈品商店里我很少看到过有买主，我常常禁不住惊訝，他們究竟怎样弄这么一大笔費用来維持这样一些商店和供应其中店伙們的吃喝的。

而大量的招待員、店員，同样也是所謂商店的气派之一。即使那商人并不关心什么气派不气派，但是为了不損害他的利益，他也不願意减省这些人，因为买主往往是不定什么时候拥进商店里来的；因为沒有人知道是不是会在什么时候出現这种拥挤現象，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因此为了有发生这种現象

的可能，不得不經常雇用着一大批青年人作准备，这些人的健康和体力大可以用在比做小伙計和商店玩偶更有益的事业上。我們所生活的这个顚倒世界就是这样！于是我們又要去养活这些对我們一无用处的小人物！如果我說，我們这些穷鬼养活他，杂貨商会搖头不信。当然是我們！否則还有誰呢？是誰給你做的靴鞋、衣服和家具？你那討价还价的貨品是誰制造的？你把它摆設成象庙堂一样的店鋪子是誰盖起来的？你自己住宿的房子是谁建筑的？出产你所吃的粮食的土地是誰耕种的？是你嗎？

而你对于社会所給你的这些实惠，作为报答提供出来的是什么呢？你把貨品从貧穷的劳动者的手里拿去，送到富有的买主手里。这种事一个老年人、一个小孩子也都能够做，这用不着什么大才干、大力气和大学問。

这种行业既不为你的机智、也不为你的天才和能力带来什么光荣，因为你在你的事业里沒有机会可以把你的这些才能用在对于社会福利有益的用途上。你那狡猾的金錢和商业投机并不是有益的，相反絕大多数情形下是对于公共福利有害的投机；如果說它有益，那只是对于想借此发財的你自己和你的家族有益。

商人的另一种恶行，一种并不比他們所犯的抬高日用必需品价格和减低工資以求发財致富的恶行更不可恶的恶行，就是伪造产品。

維克多·孔西得朗①用下列这些話十分中肯地描述了商业的不正当行为：

商人是一种从中漁利的人，他利用一般的社会混乱和工业中的无組織状态从中取利。商人收买产品，收买一切；他是一切的所有人和包裝人，所

① 維克多·孔西得朗（1808—1893），傅立叶的最重要的信徒。他闡釋并进一步发展了傅立叶的学說。除了其他証明以外，魏特林在这里長篇摘引也可以表明他曾受过傅立叶的影响。在一切烏托邦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对資本主义商业和資本主义經济的批評是最尖銳的。

以他能:

1. 旣控制生产又控制消費，因为两者都必須向他求取可供消費的成品，或者向他求取尙待加工的半成品，或者向他求取供生产用的原料。

商业通过它的种种搜括囤积的手段，通过它对物价漲落的操縱，是一切物品中間插入的所有人，它左右压榨，而給消費和生产的进行——在一个健全的組織中它应該只是一个从屬于消費和生产的僕人——造成很大的困难。

2. 商业通过它从生产和消費者双方賺来的、龐大的盈利来盗窃社会团体，这种巨大盈利和商业的服务工作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些工作只要它那些从业者的二十分之一来做就已經足够了。这些多余的从业者，因为它把他們从有益的生产中抽了出来，所以又是另一种盗窃社会团体的行为。商业用这种方式盗窃社会，它一方面把一大部財富攫为己有，另一方面把大量有用的社会成員从有益的工作中抽出去，使他們变为它的从业人員，当一个合理的商业組織一旦代替了今天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些人是应該重新回到有益的工作上去的。

3. 商业通过伪造产品来盗窃社会团体。伪造，在我們的时代里是壮着胆子进行而超越了一切界限的。眞的，如果今天在一个城市里有一百家杂貨店，而从前在这里不过二十家，那末实际上人們在这个城市里所需要的杂貨商品幷不比从前多。一切这些杂貨店彼此互爭盈利，竞爭的結果迫使他們再从損害消費者的利害中去求得补偿；或者是通过一般的抬高物价，这是很常見的事；或者是通过降低产品質量，这也是經常有的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旣沒有法律，也沒有信仰；劣等的、腐坏的貨品每一次都被当成好貨出售，如果有一个單純的买主去上它的当的話，因为他对于这种貨品沒有必要的知識。但是商人的良心对此坦然无愧，他对自己理直气壮地說:“我在我店里标明了价錢，我幷沒有强迫任何人买啊!”——至于因为出售伪貨而使消費者遭受的損失那就不在他的計較中了。

4. 商业通过大量的囤积来盗窃社会团体，囤积的結果是大量堆存在一个地方的貨品腐坏掉，因为找不到銷路。关于这一方面我們可以听一听傅立叶的話，他本人曾經当过商人:

商业制度的基本原則是: 給商人以充分的自由，准許他們对他們所經营的一切貨品有絕对所有权，因此他們有权不讓这些貨品流通，把它藏起来，甚至于把它燒掉，如同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做了不只一次的那样，

它公开地把整个仓庫的肉畫燒掉，为了讓这种貨品的价格騰貴；如果不是怕人民要拿石头砸死他們，他們也会把用在肉畫上的办法用在粮食上；他們会把一部分粮食燒掉，以便讓粮价漲起四倍。人們沒看到在我們的港口城市里天天有大批的粮食往海里扔嗎？那就是因为商人等待漲价囤积过久而霉烂了的。我曾經以商业佣工的身分亲自参加过这种卑鄙无耻的行为，有一天把一百万公斤大米扔到海里，而实际上如果貨主少貪点利，这些大米完全可以卖出去的。而这一切損失都必須社会去担負，人們眼看着这些損失，在这个"讓商人們去干吧"的哲学原則的保护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

商业还通过所造成的損耗来盗窃社会，这种損耗是由于要把产品分散到千百个小商販手里去，由于运輸的增加而产生的。

5. 商业通过一种无边无际的重利盘剝，一种眞正可怕的重利盘剝来盗窃社会团体。商业家經常用一种假想的資本来經营，这种假想的資本远超过他的实际資本的数量。一个具有三万法郎資产的商业家，他可以通过簽发支票、轉帳清結、部分付款等手段运用五万到二十万法郎的資金，因此他可以从他所沒有的資本里吸取暴利，这种暴利和他眞正所有的資本不成比例。

6. 商业通过无数的破产来盗窃社会团体；因为我們工业关系上的种种变化和偶发事件，政治上的冲突，以及各种各样的失調迟早总会带来这样一天，如我們上面已經說过，发出超过他資产的支票的商人周轉不灵了，他不能再維持他业务的平衡，他这种破产，无論是否故意的、欺騙的，总归連累他的許多債权者隨之倒閉。一家商号的破产就带动其他商号的破产，这是一把破产的火，燒成一片瓦礫和荒漠，并且其中受害的永远必然是生产者和消費者，因为商业基本上說，并不創造价値，它和在它手中經过的社会財富相比，从它自己手里增加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値。但是由于这样的矛盾冲突多少工厂因此倒閉毁坏了；由于这种磨擦和破坏枯竭了多少財富的源泉。

生产者提供貨品，消費者提供金錢，而商人所提供的是一种沒有保障的，或者只是以一种薄弱的、假想的价値为保障的支票，而且商业組織的成員还互相不守信用。这就是在短短的几句話里說尽了全部事情的眞相。

7. 商人通过他的本性来盗窃社会团体，他不斷定劳动者手里有許多貨品要出手并因此彼此竞爭的时候，决不收买，因为这时候劳动者或者是要繳納房捐地稅，或是是要归还工作上的預支。每逢市場上有这种情况，价格

落到价值之下，商人才收买，然后就制造一次漲价，他就用这种簡單的上下其手的方法掠夺消費者和生产者。

8.商业通过抽調大量資本而盗窃社会团体，如果商业只居于附屬地位，无非是作为一个代理团体，只是担任在一个大的消費中心，一个社会公社(commune sociétaire)和距离或近或远的生产者之間的直接輸运工作，那末这些資本就可以撥归工业运用。因此投入商业的資本——尽管和从它手里通过的那龐大的財富相比是很微薄的却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数目，这笔数目，如果取消了商业的暫时性的占有，取消了中間插入的商业所有权，并且另行改組流通方式，就可以被投入生产之用。交易所的把戏正是种种商业罪恶的最高表現。

9.商业通过它所有的那种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占一切产品的手段来盗窃社会团体。商业为了漲价的目的，故意在一段时間內停止物資的流通，在这种物資漲价的情形下，消費者不能不受损失，而在消費者受損失之前則是貨品制造者受損失，他們为了維持一座工厂，不得不忍受重大的牺牲來支付很高的价格，并且在盼望有較好的价格出現中以很小的一点利潤勉强維持着那作为他們的生活的基础的工厂。他們往往要經过很久以后，才能把那刮財者所强加于他們的物資漲价的損失弥补平衡过來。

囤积搜購是最无耻的商业罪恶，因为它永远打击工业中的正在遭受困难的部分。每逢食品和貨物漲价的时候，刮財者就布置埋伏，以便扩大这种恶風，他霸占現有存貨，把人們所需要的貨品都据为己有，故意停止流通，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把該貨物的价格提高两倍、三倍，他夸大产品的缺乏，傳播种种恐怖消息，人們只是以后才明白原來这些是虛假的。他們是工业上的一群劊子手，在刑場上还要揭破和扩大受害者的創伤。

最后，所有这一切以及我还沒有列举到的其他种种罪恶，由于商业网的精密关联，更是推波助瀾，互相影响；因为产品不只是一次經过貪婪的商人的手；常有这种情况，产品要先二十次乃至三十次通过商业网，才能达到消費者之手。首先，在原材料还沒有到达劳动者手里給它第一次加工之前，已經先要通过商业的魔爪。从第一次加工的劳动者手里他又回到商业网中，就这样，每經过劳动者的一次加工，产品就必須通过一次商业的魔爪，直到产品最后成形。然后这些产品到了大躉卖商之手，后者又把它卖給大批发商，大批发商再轉买給城市的小商号，城市小商号再买給乡村小杂貨店。每經过一次这样轉手，就有一部分产品留在商人的手里：現在可以

評判一下，我們的經济学家所衷心拥护的这种野蛮的商业，究竟是不是一个那末偉大的福利的源泉。

但是有一点是絲毫不爽可以肯定的，如果从它当前的状态来观察商业，并且把它和它应尽的作用来比較一下，那末可以把它比作是一个饕餮的享福的人，他强迫勤劳的劳动者以及消費者从他們的純收入里出錢养活他；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吸血鬼，他借口讓血液和財富流通，吸取社会团体的血液和財富。有一点是絲毫不爽可以肯定的，它比之于生产者是一个海盗，来往梭巡着追寻猎物；比之于消費者則是一个蜘蛛，張开它的罗网，准备吸取那不小心的飞蝇的血肉。这种比喻完全恰当；因为如同蜘蛛在我們庭院里、田野上到处張开它那精緻的网一样，商人在我們的大街、广場上陈列开他的貨品，織出他那黃金的网，如果有一只飞蝇被网住，如果有一个愚人落进网来，他就立刻出現在櫃台边，以便吸取它。人們常常看見在空中，在風里飄蕩的蛛网和巡行的蜘蛛，同样我們看到巡行的小販和商人。

奸商已經成了通行的俗語。这种奸詐的使用是那样的沒有顧忌，那样的普遍，以至于人們不敢讓一个小孩子到商店里去。这是一种可耻的事！可怕的事！現在我們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也就是我們的商业；我們竟有这样的一些学者！这样的一些指导輿論的人！这是一些什么人！什么学者！他們对商业鞠躬致敬，在商业的神坛前焚香礼拜，把商业尊为国家民族的父母和养育人！可怜这样的人！可怜，可鄙！

这眞正是令人奇怪的事，人們似乎除去永远批評政府而外，找不到其他可批評的了，仿佛只有政府唯一地吞下了国家的財富，仿佛只有政府才是那唯一的抽干国民生活的抽水机。——人們談到国家財政上的經济合理，談到减低捐稅，談到减少不生产的职員的薪給，談到要求一个費用少、效能高的政府，四十年来我們就只是达到了这样一些东西，这就算是偉大的革命旗幟和所謂的政治哲理了！——不錯！职員、軍队、大批的稅务員和边防軍、警察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政府部門都是不生产的，都是需要大批經費来維持的，这些机关一部分应該撤消，其余部分应該作更經济的管理；但是用政治改革你們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政治改革的后果經常带来軍队和警察的增加。从政治基地上发动起来的运动必然要促使在那政府的老干上長出新的枝椏来，从而两倍、三倍、四倍地增加捐稅。这是經驗和邏輯都已經充分地証明了的。

商业所加在人民身上的也是一种和政府的捐稅一样的捐稅；那无数的商

业大軍也是一种和职业軍人一样的軍队，这支軍队不断地开往前綫，去买和卖，去估价去掠夺！这中間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是人們付出他的生命和血，用他的創伤去换取一点稀少的、微薄的报酬；这里是荣誉，爵祿，功名，忠忱和祖国！——那里是金錢！詐騙！金錢，金錢，还是金錢！

商人精神把腐化和自私注入社会組織的一切血管，它噬嚙、破坏一切民族感①；它鼓吹一切卑劣、自私和腐化的思想；凡是高尙和偉大的事物，它一切推倒；它用它櫃台上的尺碼和天平来秤量艺术和詩歌，它把人理解为只是一架会加、减、乘、除算帳的机器。它的文学就是汇票和支票；它的战略就是抬高、压低物价；它的政变就是商业冒險；它的佩劍就是尺子，它的战俘营就是債务监獄；它的进攻就是人民福利的榨取；它的撤退就是破产；它的荣誉就是金錢！它的声望也是金錢！5)

特别是小杂貨店，在做假的技术上更有經驗。

为了便于欺騙和作假，他們把衣料、布匹讓工厂給他們作特别的加工。一个商人看明白了他的顧客已經习慣于天鵝絨或絲織品通常有一定的尺幅寬度，他就一点一点把寬度縮小。这在圍巾上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这句俗話不是沒有理由的；誰要到市場上去，必須手里拿着眼睛。

有很多物品，人們把它做得那样輕薄、脆弱，只要尽可能瞞过眼前就行。这种物品因此卖价稍微便宜些，以便吸引那些穷买主。这些买主由于沒有經驗就买下来了，往往吃了好几次亏才明白是上了当了，当初宁可花加倍的錢买好貨，也比花半价买劣貨好些，劣貨的效用常常还不及好貨的十分之一。

而关于食品的搀假又是怎样的情形！我曾經听一个农民說，他从牛奶搀水上每年賺了二千法郎。是誰把他的水当牛奶喝了？是我們！否則还有誰？富人有錢，可以讓人把最浮面的好奶提出来給他吃。

酒的搀假已經流行到这种地步，在巴黎站台上，甚至于城市里

---

① 这就是它那最有益的和最慈善的本質。——著者注

出买的酒，无非是对过颜色的水，里面几乎沒有一滴酒。

关于奶油、面包、肉类以及一切食品都是这样。一个不常买东西的人，几乎永远要比一个常买东西的人多化錢，后者手头有更多的錢，会鑒別貨物并且懂得商业上的生意經。

富人有他的有利条件，一切都可以大批的买，小康之家也可以这样；但是劳动者和穷人却不能不在經过了三四道轉手之后才把貨品买来，因此也就要比富人貴两倍、三倍，并且还常常是搀假的，富人却不用怕搀假，因为富人能够付現錢而且买好的、多买。

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制度下，使商人有可能摆出这样一种姿态，仿佛是他通过他那投机精神使商业和工业繁盛起来，并因此給許多人創造了工作和飯碗，所以值得向他們感謝。这种偏見已經深入人民之中，人們到处可以碰到这样的說法，"是嘛，商业和买卖不景气，困苦也就那样大"。但是实际并非这样，而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貿易和商业愈大，劳动阶級的困苦也就愈增加。看一看英国吧；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商业比那儿都活动，但是在这个国家里困苦也正是那样大；为什么？因为强大的貿易和商业正是有利于促成財富的日益集中，并从而使游惰和浪費日益增加，从而不利于創造这些財富的劳动阶級。

在貿易和商业最发达最繁盛的国家和城市里，我們看到富人最多，而正是在富人最多的国家，穷人也最多；因为这是彼此不可分的。

你們試着在世界上那些貿易和商业最不发达的国家里看一看，你們会看到，在这些国家里奢侈的程度不象別的国家那样高，你們会看到，那里也有穷富之分，象今天到处一样，但是象在商业国家里那样可怕的貧穷，那样可怕的困苦，你們找不到。

如果这样一个商业国家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能完全从事于商业，并且由于它的有利的位置，适宜于从事商业，那末它从商

业是可以得到好处的，因为一切人都成了商人、杂貨商和杂貨商伙計。但是这样就必然又有另一个国家受害，这个小的商业民族整年地販卖着另一个国家的劳动产品。我們的汉撒同盟的港口城市就是这样的小杂貨商共和国，在这些城市里几乎一切都上船、交易和販卖，費用出在它所販卖的貨物所有人身上，也出在它把别人的貨物所送交的那些人身上。这些小民族还不至于感觉到那样的貧穷压迫，因为这里的富人在外国产品上的投机大于在本国产品上的投机，因为在他們手里同时掌握着許多国家的貿易；因为在那里还繼續存在的同业公会法不利于工厂生产和工业自由，特别是因为在今天工厂生产远不如商业的获利那样重大；因为竞爭太大，并且第一次試办必然要冒很大的風險。

正好象有这样一些个人一样，他們能够由于他們的地位或是他們的职业剝削别人而过一种較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些民族，他們剝削他們邻居民族而平均一般地生活得較好，劳动得較少，当然，总是有个别人是例外。

我們試举日內瓦为例，它有一种盛大的鐘表貿易，这些鐘表是在他們本地制造的。誰給日內瓦人盖房屋？薩伏衣人。誰給他們做家具和衣服？德意志人。而供应他們做衣服的衣料的是法国人。6)

在巴黎做工的細作木匠、鞋匠、裁縫有一半以上是德国人。人們周游法国和瑞士的各大城市，会覚得很奇怪，几乎在任何手工工場里看不到一个年輕学徒工。正因为这样那年年流浪到法国去的大群德国人，才希望去找到一个工作和安身之处，尽管找一个如意的安身处所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劳力大量过剩。

巴黎人不那样傻，大家来爭一个象裁縫那样的职业，这种职业迫使他們整天盘着腿在一种腐敗的室內空气里过活；不，他們宁願在大街上卖火柴或是擦皮鞋。

在瑞士，工厂很少。法国人和德国人供应他們衣料，他們用食用牲畜和奶酪干来交換。但是这并不是說：瑞士是乐土，在那里牛奶和蜂蜜遍地流，不！大錯特錯了。那里有大批穷人，只是这种穷困还沒有象在其他国家那样显著地暴露出来而已。瑞士人善于掩藏，不讓穷困从幕后露出来；但是我已經常常听說，在許多地区穷困現象同样也已經达于极点。在那里有富人，有乞丐，有监獄和奴僕，这就足以証明，穷困現象也必然很大。

我曾經在瑞士，在洛桑省看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些七周岁的孩子，看見我吃一块面包，問他們的父母，那是什么。他們除了奶和馬鈴薯以外不知道别的吃的东西。

特别是在巴塞尔可能有极大的富豪，因为几乎整个米尔豪森城都属于他們，在新区，沒有一所房子他們沒有典押权；这样，某些巴塞尔人的巨大的財产的影响，在米尔豪森比在巴塞尔要感覚得更清楚些，因为工厂主每年必須把建立这些工厂所借貸的資本的利息送到巴塞尔去，而在米尔豪森的工厂工人則必須再为他們的厂主們賺回这笔利息来。

同样，商业也是这样的情形。財富的搜刮积聚并不永远是在店鋪旁边或是它附近造成穷困，而是往往扩展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正好象一个人在平地上堆一座小山，但是可以并不就在那山脚下由于堆山掘土而造成一个深谷，如果他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去把堆山用的土掘来的話。

我們試观察一下在市集的日子里那成百的农民和农妇，他們带着他們那些小杂貨到城里来，为了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們大半要走几小时的路程从远处赶来；每个人都带着他相信可以卖得出去的东西，但是誰也不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东西。

因此很多人在耗費了无用的时間之后，不得不重新带着他們那全部或一部分貨品回家。又有些人不得不少看些利，有些人甚

至于賠本把貨品卖掉，只为了避免空手不带着錢回去。

有几千万卖东西、买东西的人在市集的日子里拥挤在一起，也就有几千万个整天或小时的社会有益时間的損失。看他們怎样守着他們那一点小杂貨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那里，眞是可笑的情景。人人都想給城市供应食品，但是誰也不确实知道，城市究竟需要什么，因此就可以有成百个人每人拿着一点同一种的貨品，例如：水果、酪干、奶油、鷄蛋、菜蔬等等。并且对于这些各自分成小数量的貨品也就要占用多少小車、筐子、簍子和人；如果把一切酪干、奶油、鷄蛋合起来用大車来运，——假如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是必然这样做的——那千百个各种各样的筐子、簍子和口袋都是不必要的，而且那千百个农民也用不着都为包装和运送費力，他們也沒有必要成半天的在路上受夏天酷热、冬天严寒的苦，还要为了卖貨操心、惹气、甚至于爭吵和打架。那时候貨品也会少失落、少破損；买主同样也沒有必要去浪費时間，或是为了受騙和貨品不好而煩恼。这些买主也沒有必要再准备下他們那成千論百的籃子、口袋和箱子，他們也不必再耽心被扒手光顧或是弄髒或是撕破他們的衣裳。

你們应該到市場上去观察一下那些杂貨攤，在那里你們最能感覚到旧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誰要是在那里还明白不过来，他就必然是患严重的白障眼的。

再說到还有旅行和貨物运輸上的无限不合理！往往有些貨物要从一个地方經过几百小时的路程运送到一个很远的市場上去，在那里从这个人的手里倒卖到另一个人手里，有时候这些貨物最后又再运回它的原产地！

現在我們想象一下，欧洲必須养活多么大的一群边防軍和商販！但是誰来維持这些人的生活？沒有别人，就是那些制造貨品的人；因为使用、消費这些貨品的人大都正是过着什么也不做的生活的人。

在莱比锡博覽会时期为走私所作的准备工作眞是象工厂生产一样大規模进行的。在那里把巨量的貨品包装成无数的小包，以便通过各种走私組織越过俄国的国境。至少在十年之前是如此。在那里沒有一家行业不部分地是为走私服务的；車輛、家具、衣服都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为什么做这一切无意义的工作呢？——为了某些少数人的利益去对抗大人物和大人物的私利的压迫。四面八方无非是搶夺、盜窃和劫掠：一种无尽止的个人利益的战爭。奸猾的、有势力的人瓜分战利品，但是战費却由劳动人民担負。

第十三章　宗教和風俗道德

宗教是通过一个不可知的現世(人間生活)走向一个更不可知的来世(天堂幸福)的猜謎一样的指路人，或者換一句話說：一种走向最高、最美滿的理想的企图。

关于这个由現世走向一种共有共享的、更高目的地的生活旅程，政治和幻想为我們找到了許多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用一种同一的顏色为我們画出了一幅旅行图。

那在这張地图上刻画得这样明白清楚的陡峭、崎嶇、尘土飞扬的大道，那是貧穷和困苦所走的道路。在那密密拥挤的行列里，一代接着一代枯瘦的、汗流滿面的人默默地、忍耐地向前走去，把充滿着痛苦的眼光朝着那他們所盼望的苦难終了的一天。

沿着这条大道两旁伸展出去的是舒适、柔軟、开滿鮮花、两旁栽着果木、流着淸泉的綠草如茵的道路。这是人間幸福的道路，这种道路是有錢人、有势力的人、阴謀詭計的人、机巧奸詐的人和强取豪夺的人所走的。

为了使那些在困苦的大道上走着的大群人們忘掉人間的幸福和享受，人們給他們指出一个幽暗的、充滿着希望的来世，并且把一个人听任被剝夺人間的享受作为他来世永远享福的条件。

教士、学者就由那些走在綠草如茵的道路上的人收买雇用，以便向那些走在困苦大道上的人宣講这个学說；为了这个任务，也給他們在困苦大道的两旁鋪上一条窄窄的人行道。在这条人行道上还加上宪兵和法警，以便督促这一大群人向前走，并且防止他們离开大道。

从这个时候起，教士就自称为牧师。

这样，在政治的特权人物和雇用的宗教教师的向导之下，一些人在快乐和丰足中，另一些人在匱乏和苦难中，向着一个并且同一个不可知的目的地走去。

前一批人怎么样开步走，随着的人也怎样跟着走，那些人怎样背他們的包袱，这些人也照样背着，前一批人怎样把違反牧师的規章制度所采取的脫离大道的行动叫作罪过，其他的人也照样說。

前一批人剛做出一个驴子般的愚蠢举动（后来人們把它叫做迷信），别的人也就跟着照样做；前一批人怎样对个别的人对于强奴酷吏的反抗袖手旁观，其余的人也照样；那些人怎样把一个人叫作賊，因为他忽然想到要离开一下这辛勤、劳苦和穷困的大道，不遵守那些散步着的人們的意思，而去摘些大道左右两旁的果子，这些人也就跟着他們照样說；当那些貧困、襤褸、疲憊、飢餓的苦难的朝圣者开始鄙視那第一个賊的时候，其余一切的人也都照样鄙視他。

而那些特权人物在那人間幸福的道路上也是一样。因为父亲把他那盜窃来的賊贓叫作私有財产，儿子也就照样这样称呼，不知道賊贓和私有財产原是同一个来源。

及至最后，当人們开始要去理解它的时候，它已經成为两个彼

此各不相同的概念了。

原始人的取用、享有和占据的权利，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損害任何人，因为当时有足够可以取用、享有和占据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占为己有，而并不因此侵犯和妨碍别人的权利，这个原始的权利既不是私有財产，也不是盜窃行为。

只是到了后来，当人类大大增殖并且拥挤在一个地点，劳动已經成为生活的必要，而有些个别的人却凭着过量的享有和占据而脱离劳动的时候，这种自然的权利才开始成为一种不正当的权利，而少数人特别占有为維持大众生活所必需的土地才成为一种对社会的盜窃。

和当时的輿論倡导者一样，一切跟着走的人同样也都把任何方式的土地的絕对占有看作是一种霸占，一种搶掠。

但是这种盜窃行为还并沒有因此成为耻辱，相反地它成为一种光荣；因为它証明了一个人的机智、詭詐、胆略和勇敢。所以过了一些时候人們把用这种方法得来的財物叫做私有財产，把它造成合法的，并且讓它从父亲遺傳給儿子。

于是他們也就一个跟着一个仿效这种行为。

但是，人类的本性对于这种用私有財产的名义掩盖起来的合法的盜窃不断地表示反抗。为了防止这种反抗，于是私有主把一切不是合法形式下的盜窃都予以禁止并且加以处罰。

为了逃避这些处罰，于是怯懦的人开始暗地里盜窃，否認他的盜窃行为。

自从那时候起，窃賊为人所鄙視，而私有主則为人所尊敬，而且他愈是富有，就愈是受人尊敬。

这一切习慣的变化，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風俗、道德。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其中的大部分在一个未来的社会制度里，能够并且必然会被一些其他的風俗、道德所代替。只有那些根据于自

然的情感而且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諧所必需的風俗道德才会永久存在下去，例如忠誠、博爱、正直等等。

因此，自然的規律是自由地形成風俗道德的惟一界限。

在我們今天这个追逐私利的社会制度里，可以給風俗道德以任何任意的标准，只要这个标准能够有利于某些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他們的特殊願望。因此人們可以任意制造道德或不道德，罪过或是肝餡腊腸。7)

所以一个有道德、守礼教的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誠心誠意地遵循着由官方所指定給他的軌道走，前輩已經教会他在这条道上怎样举步。其他一切凡是跳出这个軌道而想自己找寻一条道路的人，人們都把他叫做不道德的人。

如果有一大群人随着一个跳出軌道的人走，并且这一个人也按着他前人的榜样把那些跟着他走的人列成一个有秩序的队伍，人們就把这种情况叫做風俗道德的变更或是馴化。因此那顛簸的、沉重的生活的車子，每一次由于一种重大的时势变化的冲击而脫出旧的軌道，并且在一条尙未走过的路上造成一种新的固定的軌道的时候，風俗道德也就有一次变更或馴化。但是如果教士和法警必須費許多辛苦作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这些人赶回到那困苦的大道上，人們就把这种情况叫作丧風敗俗和道德的墮落。

因此每一次風俗道德的变革、改善或是馴化都是由于某些人成功地离开了旧風俗、旧道德的軌道而产生的。但是每一次这种离开旧軌道的企图都被叫做是不道德的、丧風敗俗的。

但是，知識的进步只有在整个或是部分地脫离旧日的常規，在强力挣脫旧日的軌道中，才能实現，因此任何为了若干少数人的利益而設計的道德警察都是一种进步的障碍。

因此我們今天的風俗道德，无非是一句神圣化了的“永远保持旧观念！”而已，所以一切維持旧的風俗道德的努力都是一种停滞

和压制的努力，都是专制主义和奴隶制度的最有力支柱。

由于这些風紀警察就产生出許多常常是非常混乱的概念，道德与敗行，善与恶，罪与罰，行为端正与不端正，善良風俗与不良風俗，等等。

在这一个民族叫作善的事，在另一个民族叫做恶，在这里被允許的行动，在那里就不允許；在某一种环境，某一些人身上是道德的，在另一个环境，另一些人身上就是不道德，例如：

按照吉卜賽人的風俗，往往直到十五岁的男女儿童可以裸体在一起玩耍戏乐，弟兄姊妹結队往来，老年人毫不覚得这有伤風化；但是土耳其人却把我們的妇女不带着面幕出門，看作是一种不知羞耻，一种不道德的事。

在我們这方面，我們認为土耳其人的多妻制是一种罪恶，覚得这种制度可耻，但是我們有許多政府允許納税的公娼多夫制，并且用这笔捐税来做它那些教士和法律解釋者的俸給，却沒有絲毫的羞耻之感。同样，按照犹太人的法律欺騙一个外人（一个基督徒）是一种許可的、上帝嘉納的行为，而相反，公平对待基督徒反是一种罪恶。

一个每年要在吃喝上花費五千国币或是更多的富豪，如果他每年在救济穷人的慈善箱里捐几百块錢，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大善人。而他这些收入正是依靠别人的劳动、辛苦和貧困而得来的。但是这些劳动的、辛苦的、貧困的人用他們那微薄的工資支付了一切最必要的費用之后，如果还挤出一点余錢来喝一杯燒酒或是啤酒，而不是把这点錢存在一边以备靠不住的明天，这就算是一种罪恶。但是豪富的大善人也喝啤酒的，而且无疑比劳动者喝的要好得多，虽然他并沒有劳績配得上喝这杯酒。

看一看罗馬教会規定的斋戒日的戒律吧！这是对穷人的一种什么样的諷刺！他应該在一定的日子里持斋，而根本对于他来說

全年天天都是斋戒日。真的，我很願意把我們节日的菜肴和高貴虔誠的天主教徒的斋戒日的飯食交換一下。

这一切概念上的混乱都是那少数人的統治和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所强加于我們头上的道德警察的后果。

因此，在一个为一切人所有的自由与和諧的制度里是沒有任何道德警察的！

誰要求进步，就必須要求改革阻碍进步的風俗道德，要求取消一切强制的風俗道德。

无論宗教和进步都为我們指出那个应該努力去达到的目标；这就是关于最高完滿的理想；但是国家、政治却发給我們一些从絕不相同的道路走向这个目的地的通行証。而由国家和教会所把持的那些風俗、道德就正是那原因，为什么我們一定要在那指定給我們的坎坷不平、尘土飞揚的困苦大道上隨着慣常的軌道輕信不疑地向前走，而不敢跳到大自然給我們全体人类規定的人間的幸福之源里去。

因此我們那些深入人心的旧風俗旧道德正是今天的不平等、暴政和压迫制度的最巩固的支柱。要改善这些風俗道德，就必須先破坏这些風俗道德。

这一点做到了，今天社会制度的整个腐朽的建筑物也就会自己完全崩潰。

如果那些房主們拒絕新的建筑物，就必須努力去促成那旧建筑物的倒塌，并且誰也不插手那新建筑，相反要再三不断地去破坏摧毀任何一种新鋪設起来的基地，如果这个新基地的設計并不一律平等地符合大家的利益。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最后的、最有力的，并且也是最可靠的手段。



第二部分
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

序　言

这里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将不再仅仅是揭露旧組織的缺陷，这些缺陷的罪恶的影响，我們每天都感覚到，并且还在繼續感覚着；而是在于如何使我們自己和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寻求到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如何充分考虑一切的願望和利益，一切的能力和欲望，以及如何找到一种制度，这个制度能够尽可能地滿足一切要求。

在这一部分里我将試着来解决这个任务；現在，讀者，可以請你来判断我的整个的工作。

但是我請你不要凭着成見劈头就問我：从拿薩勒来的还有什么好东西嗎？

你知道，錯誤是人所不免的，即便从拿薩勒来的也难免錯誤①。并且在宇宙之間沒有尽善尽美的东西；从拿薩勒来的也不能尽善尽美②。

誰拥护进步，誰就不应該把任何学說看作是尽善尽美的；如果說他沒有見过更尽善尽美的东西，这并不成为理由怀疑一个更尽善尽美的东西的可能性。但是人們所挑剔的种种缺点，人們必須能証明它是一个缺点，并且懂得如何消除这个缺点，如果不这样，那就只是一个好批評的人而不是一个促进者。

只要世界存在一天，就永远不会有一个社会制度被一切世代、一切个人認为是亘古不变的最好和最完美的，正象工业、艺术和科学上的每一种发明也都是这样。

---

① 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九；馬可福音，十一，十三。——著者

② 馬太福音，十九，十七；約翰福音十二，五　八。——著者

最高的完滿理想是人类所永远不会达到的，否則就必須假定人类精神进步上的一种停滞。

正因为艺术、科学、工业是不断地更加日益完善的，因此社会組織也是这样，它是知識不断日益完善的結果。

社会秩序必須和思想的发展和日趋完善在一起齐步向前发展和日益完善。如果思想在前进着，而且这些思想的实現在社会生活中所能产生的效益已經很显著，而社会却要停滞不前，这种情况无論过去、現在和将来都永远是一种对于人类的不幸，因为这样就抑止了事物发展的自然的进程，并且造成一方面是自然欲望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两者之間的一种极端失調。

这种追求更加完善的願望的被抑止，是自从远古以来人类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的原因。人們总是过于固执在旧制度上；那些最有势力和最狡譎的人就把他們的个人利益和这些制度結合在一起，并因此运用一切他們所能运用的手段，来阻擋任何威胁到他們个人利益的革新。

过去的制度都是进步的思想的体現，因此在它們产生之初，目的也都是好的，但是这些制度愈过时，愈不合于进步的思想，它們对于社会也就愈来愈有害。

我仔細考虑了这一切以后得出一个結論，就是：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只有一个規律是永久不变的，那就是进步的規律，它是社会的自然法則，其余的一切法律以及一切刑罰都是和个人的自由以及社会的福利不相容的，并且，为了使这样一个秩序成为可能，必須把一切个人的利益溶化在一个公共的一般的利益中，并且把这个利益的領导委托給那些在各种最有益的科学中的最有才能的人。这也就是我在这一部分里所要詳細說明的。

第一章　社会制度的要素

一切社会組織，无論它是好的或是坏的，都有一个同一的原始的要素，每一次社会組織变更的时候，人們就必然要回到这个要素上去；这一个要素就是人的种种欲望。

所謂欲望，人們不应該只理解为是对于某一种东西的貪欲，而是总的包括人的一切欲念、要求、企图、盼想、希望和需要。如果說我們今天不用欲望，而用这些詞里的某一个詞来代替它，那只是为了表明欲望的或强或弱的表現程度；例如我为了解餓，吃一份肉和菜蔬，这就滿足了我的需要；我再吃些水果，这就达到了我的要求；但是如果此外我还想要再吃些甜食，这种要求人們就把它叫做欲望。但是如果說在我們看来一頓差不多的飯已經滿足了我們的欲望，在习慣于更高口味的富人来說这同一的飯食不足以滿足他的需要，由此可見，表示一个欲望或强或弱的表現程度的名称本身就不是确定的，而是假定的，因此为了正确理解起見，我們把一切需要、要求、欲念、等等都叫做欲望。

用于滿足欲望的手段，我們称之为能力，这种能力的运用也就是人类的体力和精神的劳动。

但是正因此能力也就是欲望的自然的限界，因为是它提供滿足欲望的手段。

为了使整个的有机体活动起来，大自然在享受的滿足中安置了它的一切魅力和刺激，并且使这些刺激对于官能发揮作用。于是官能发动欲望，欲望发动能力，能力发动人的活动。活动的成果又可以供享受，在享受中立刻又引起对于官能的刺激，从而又进一步引起欲望。

通过这种方式，因此欲望是发动整个有机体的动力，为了免使这个动力松弛，大自然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人的能力愈发展，愈完善，人的欲望也就随着愈强烈；例如人們起初只是走路，后来人开始騎馬，再后来又乘坐車船，为此人們修筑了大路和运河；一旦习慣了这些工具之后，欲望又推动他去发明火車和輪船。現在这些工具还正在逐漸日益改进，并且誰又知道，将来航空的交通工具不也会改进到这样，甚至使公路和火車都成了不必要的东西呢。人的欲望和他的能力的界限就是这样不断地日益扩大的，并且通过这种能力的扩大而这样一步步造成我們所說的**进步**。

全体人类的欲望的总和是永远和全部現有享受的总和相等的，通过現有的享受又引起了新的欲望；而且全体人能力的总和永远足以創造出全体人的欲望所要求滿足的全部享受的总和。

但是，虽然就社会来說存在着人类欲望和能力之間的最美妙的平衡，但是在个人来說并不是这样，特别是在我們这些文明国家里，沒有一个人再能单独凭自己的能力来滿足他的欲望；因为人不能单独一个人建造一所房子、一只船或是一条公路，其他任何重要的工作也不能单独一个人做，而是必須把他的能力和其他人的能力交換，以便能滿足他在社会进步中所熟悉到的种种欲望。

培养他的能力，这是人类所应該永远全力以赴的事，因为只有通过能力才能增加他的享受，并从而充分赶上他的欲望的要求；而增进、培养他的能力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社会生活**，或者說，社会的**組織**。

如果个别地孤立起来，人只是巨大的世界空間里的一个微弱的生物，但是团結起来，就沒有他不能做到的事。个别孤立的时候，一陣暴風雨可以使他震惊，一只老鼠可以使他害怕；团結起来，他可以把大象馴服成給他負重的牲畜，讓天上的电为他照明道路。个别孤立的时候，森林中湍急的溪流可以对他喊叫：到此为止，不

許前行！团結起来，他就能逼退海神的澎湃的怒潮。个别孤立的时候，大自然对他是吝啬的，不肯献出它的物产；团結起来，他就能强迫大自然拿出它那充沛的財富。个别孤立的时候，他不得不臉上流着汗来吃他的一口飯；团結起来，他就能有效地运用他的精神知識力量，利用自然的力量来代替他那天然的体力。并且大自然在不同个人的欲望中也創造了一种不同的差异，因此每一个人的能力和欲望都无疑有它的特性，尽管这些特性如何不易被覺察；但是，不管它們怎样不同，社会的全部能力的总合永远相等于它的全部欲望的总和。

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各个人决不可能不和社会結合而充分滿足他的欲望。这种能力上的差异和多数人的能力的結合对于增进为滿足欲望所必需的手段的重大优越性，以及大自然在婚姻結合和家庭生活中所賦予的两性和天倫的刺激，所有这些都是許多自然的吸引，使我們去过一种集体的社会生活并且去研究这种社会生活。

集体的社会生活和它的实惠，人类自从数千年来就早已享受了，只是对于它的研究直到最近才想起来，并且还远远地沒有上軌；因为它甚至还在受着压制和禁絕。

最初，当人类还只有很少欲望的时候，他的能力也很小，同样他对于社会集体生活的要求也比較小。所以大自然只通过婚姻和家庭来刺激这种社会要求。但是他的欲望愈发展，他对于社会集体的爱好也就愈强烈。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手段，可以成倍地增长他的活动能力和大大地增加他的享受。

因此既是沒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能够用他自己的能力充分滿足他的欲望，并且当他不能充分滿足自己欲望的时候，他就感到不幸和不健全；又因为全体人的能力的总和和全体人的欲望的总和永远是比例相等的，由此得出，一切个体为了滿足需要就必須进

行交換，并且由此得出，凡是和进步的自然規律抵触**最少**的那种不同个体进行能力交换的方式，也就是一种**最好**的社会組織。

現在我們要考察一下，什么是对于欲望的自然要求以及对于——作为这种要求的后果的——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最抵触、最有害的影响的东西。

如果能力交換的方式是違反自然的、不良的，就会发生下列的情况：

甲）本来应該是用来維持和增进自己的活动和享受能力的那种欲望的滿足，現在不但不起这个作用，反而起了破坏和削弱这些能力的作用；例如由于过度的肉体和精神的享受，反而有害于自己肉体和精神的能力；

乙）一些人的欲望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受到压制；例如通过对劳动者的低劣工資和給养而換取来的种种享受，等等；

丙）一些人的能力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被压制；例如通过穷人和富人子弟的不平等教育等等；

丁）一些人的欲望在不利于他們自身而有利于另一些人的情况下被鼓励和培养起来，例如战士的功名心和虛荣感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对奢侈品的喜好是为了商人和工厂主的利益，对金錢的貪爱是为了錢业中人的利益以及其他成百的事例。

戊）一些人的能力在不利于另一些人的情况下受到压制，例如在担任一个重要官职的問題上对于特权貴族子弟的优待；例如通过金錢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四分之三人类的思想和天才阻断了他們实現和运用他們的思想和能力的道路。

因此从**全体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諧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反之，由于为了若干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則产生出一切坏的东西。

这短短的一段話就包括了一切；現在我們試着按照这个基本

原則来提出一种全体人的欲望和能力的組織方式。

我們把一切欲望分为三大类①:

1) **获得的欲望**

这些欲望的滿足人們称它为:获得、占有、財产、收益等等; 滿足了这种欲望的人,人們称为业主、財产所有人、买主、主人、东家等等。

如果这种欲望的滿足是通过对别人的欲望的强力或欺騙的压制以及通过利用和剝夺他們的能力而达到的,这就叫做: 搶掠、盜窃、破产、盘剝取利、欺詐、捐稅; 但有时候也叫做工資、收益、盈利等等。

2) **享受的欲望**

这种欲望的滿足,人們称之为:健康、富裕、幸福、名誉、光荣、娛乐等等。滿足了这种欲望的人,人們称为:富有的、幸福的、滿意的、快乐的、一个会享福的人等等。

如果这种欲望的滿足是通过对于别人的欲望的强力或欺騙的压制以及通过利用和剝夺他們的能力而达到的,这就叫做: 奢侈、浪費、过分、殷富、驕奢淫佚等等。

3) **知識的欲望**

这种欲望的滿足,人們称它为:智力、聪明、才能、学識等等;滿足了这种欲望的人,人們称为: 有智力的、聪慧的、天資优秀的、学識丰富的等等; 如果这种欲望的滿足是通过对于别人的欲望的强力的或欺騙的压抑以及通过利用和剝夺他們的能力而达到的,这就叫做专橫、欺騙、說謊等等。

其余的一切欲望,或者构成这些欲望的一部分,或者产生于为了滿足这些欲望而去进行能力的运用。

---

① 魏特林把欲望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这一提法直接受了傅立叶的影响。魏特林在这里所根据的傅立叶著作是:《四項运动論》,出版于 1808 年。

求获得、求享受、求知識的欲望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欲望，而且是从这一种欲望产生出那一种欲望；因为人不可能享受他还沒有获得的东西，也决不能获得他还不知道在那里和怎样去获得的东西，所以知識的欲望究竟是社会有机体的主要的动力，通过它来領导其余的一切欲望。

知識的欲望使我們发現，許多个体結合起来的能力，能够比他們单独的、孤立的能力为他們的欲望創造更多的滿足。

于是人們，每个人都按着他最心爱的欲望，用一种极不相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个发現。

因为有些人看到，人們旣能够通过許多人的能力的結合来更好地滿足他們的欲望，于是由此推論出来，同样人們也能够去拘束、局限别人的欲望，而增加某些少数人的欲望。

于是人們就这样来做，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克制某些人的欲望，如果这些人心甘情願，就把这种克制叫做道德，如果那个人起而反抗，就把它叫做罪恶。

以这种方式而对于許多人的欲望部分自願、部分强迫地加以克制的方針，人們把它叫做風俗道德。

这种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克制某一些人的欲望的做法造成了社会关系中的可恨的不平等，产生并且不断地增加法律、犯罪和刑罰。

最初是获得的欲望掌握了社会組織的領导权。継获得的欲望之后，享受的欲望和它一起掌握領导。这两者，直到今天，还在継續統治着，而知識的欲望则屈服在它的大腹便便的肉体欲望的同僚之下。

那在这种方式下被压制的知識欲望就墮落成为荒誕、誤解、迷信、成見、欺騙和說謊，这些东西为了享受和貪欲的利益而被广泛地傳播着。

但是知識的力量究竟是不能永远被压制下去的，虽然表面上它好象是被剥夺了社会組織的領导权，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因为知識就在那加在它身上的压迫之下，正慢慢地破坏着旧組織的基础，为进步开辟着一条意外的道路，它时时对于貪得和享受的欲望投出它那发明和发現的誘餌，貪得和享受的欲望保护、培养这些发明发現，却沒有想到，这样做它們就正是在对它們自己的事业、願望和意志做着反面工作。

这样就发明了印刷术以及在机械上应用蒸汽动力。通过印刷术的发明就有了可能，能够收集并保存科学和知識的火花，直到一个不远的时代，那时候它足够地壮大了，就可以去冲垮那种种个人利益的欲望在它的前进道路上所設下的大壩。

現在我們正是在一个巨大的危机的前夕！有一种强大的、根深蒂固的、迄今还受哲学家們辯护的成見必須予以鏟除；但是这件事現在只有在法国和英国的大城市里才能最有效地实現。因此讓我們来打倒它！并且从一切事情里作出一个簡单的、切实可行的决定！

一切欲望都出于自然的根源；因此一个社会組織的好坏，个人的幸福或不幸，就在于人們如何去指导这些欲望，在于人們是去促进、还是去阻碍这些欲望的滿足，就在于，总之一句話：如何去組織这些欲望的滿足以及如何去組織**一切人**的能力的交換。

所以在一个好的社会組織里不容許这一些人的欲望为了另一些人的利益而遭受压制，而是必須每个人听任另一个人在事物的自然秩序里自由地滿足他的欲望，只要这些欲望的滿足并不損害別人的自由和全体的和諧。

按照自然的規律，知識的欲望是領导其他欲望的欲望；因为人們不能享受他所沒有的，并且不能持有他所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怎样去获得的东西。

一切人为了满足获得的欲望而应用的全部能力，謂之**生产**；而一切人为了满足享受的欲望所应用的全部能力，謂之**消費**。

要求去取得那提高和改善一切人的欲望和能力的知識，这就是**知識**的欲望；通过这些知識去領导一切人的欲望的满足和能力的交换，这是**管理**。

所以社会的組織必須按照人类的不同的欲望和用于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而包含下列这些部分：

1. 管理，或者說知識的能力，
2. 生产，或者說获得的能力，
3. 消費，或者說享受的能力。

培养这些不同的能力必須按着自然的規律来进行，因此首先必須培养知識的能力，然后培养获得的能力，然后才是享受的能力。

这种培养的次序必須是自願的并且是普及的；这我們称之謂**教育**。

所謂自願的教育，我的意思是說，人們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能力听任它自然地发展，只要这种发展不会产生对社会有害的影响，也就是說只要这个人不妨害别人的欲望和能力的权利与自由。

各个人的欲望的满足或者可以有助于維持、增进、改善各个人的能力和欲望，但是或者也可以破坏削弱损害各个人的能力和欲望。

从这个結論的实践中就产生出絕大多数的个人的病症以及一切社会的病症。

健康这是个人的欲望和能力与社会秩序的和諧，病症是个人的欲望和能力与社会秩序的失調。

所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組織里既沒有罪过、也沒有犯罪，既沒有法律、也沒有刑罰，而是只有規則和治病救人的手段。我們今天

所叫做犯罪的事都只是病症，絕大多数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組織，由于違反了欲望和能力的自然趋向而引起的。

为了使这种欲望和能力重新恢复它們那自然的趋向，必須从这方面开始，就是讓知識重新恢复大自然所賦予它的地位，也就是說領导其他一切欲望和能力的地位。

为了能够正确地做到这一点，人們必須使个人的利益和知識分离，使知識的产品和个人分离，以便在眞正的意义上是知識領导社会的管理，而不是个人領导社会的管理。

为此，社会的管理既不能委托給一个君主，也不能委托給一个独裁者，也不能委托給一个共和制的选举多数；所有这些政府形式都只是为了管理个人的利益并且是通过个人的利益而掌握政权。但是在过渡时期专政是必要的，以便把新的組織建立起来。

我們将要在下一章里来看一看，用什么方式才能把知識和个人分开，把社会組織的領导委托給它。

第二章 論管理

管理的目的是按着自然的規律来領导各个个人的能力和欲望的交换，并且給这种交换以一种对于全体的福利与和諧来說必要的自然的趋向，或者换一句話說，也就是：按照这些自然的規律来平等地分配劳动和享受，并且消灭和救治那些破坏这种自然趋向的人类的缺点和病症。

那些由于他們的特性而适宜于做管理人員的个人，絕不容許因此而比其他人享有絲毫更优越的地位，他和其他一切人完全一样，有同一的使用他的能力的义务。

这件事是社会必須永远十二分严格注意的主要的大事。

万不可以給那些象現在这样統治，以及象将来那样管理的人以任何特权，万不可以免除他們为全体的福利而有益地使用他們能力的义务！什么地方有这种情况，那忍着气的沮丧的农民和工人就会深深地脫帽鞠躬，那自高自大的蠢夫就会狂傲地两眼朝天，整个的社会——特别是青年們——就会都向上面的榜样看齐。最先的人必須在眞正的意义下是最后的人，而最后的人则是最先的人；如果不这样，我們就要为自私者的利益而失敗、受騙、不幸和上当了。

因此，社会里的最重要的职位不容許比那最末的职位收益多，而最末的职位不容許比最高的职位收益少。

因为管理人員要为了全体的福利而担負起对于全体成員能力和欲望的領导，以及这些欲望和能力的彼此交換，因此有这样的必要，构成管理人員的人应該部分地选自：

甲、那种培养、鍛炼了多方面能力的人，而且这些能力比其余一切人更加完善；

乙、那些对于各种能力和力量的作用具有最完备的知識的人；

丙、那些对于一切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然趋向研究有素，并且在这种研究里取得了最大的知識的人。

一切其他的人对于管理都是无用的，因此他們能統治，但是他們不能管理。

今天的种种政府和未来的各种管理工作之間的差别如下：

今天的那些政府既不关心不同能力的交換，又不关心各个人的欲望的趋向。只要这种趋向不威胁損害到他們的个人利益，就听任一切顚倒混乱地进行，听任有益的能力被扼杀，或为了有利于某些人的有害欲望而遭受压制。今天的那些政府不采取明智的預防办法来制止不正当行为，反而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支持这种行

为，使这种行为合法化，以便能够更容易地满足它們自己的私利。因此它們力图剝夺知識对欲望和能力的領导地位，或者一般地說，剝夺知識对于社会的管理权，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利用粗暴的賞罰手段，而同时这些賞和罰却正在不断地增加人类的罪恶，并且把其中一部分由它們人为地造成的罪恶称为犯罪。

这些政府对于它們自身的福利比其余人的福利看的更重。它們通过坚持旧的原則、旧的制度来阻止进步，它們的私利就建立在这些旧原則和旧制度上。这些旧原則、旧制度和进步的思想极端地对立，并且由于感性欲望的統治和压迫，这些原則和制度已經逐渐变成了偏見、錯誤和說謊。

宇宙之間沒有尽善尽美的东西，因此不容許損害进步而坚持旧傳說、旧学問、旧原則、旧制度。一千年或一百年以前的好东西，并不是今天或者永远都是好的。因为思想随着一代代的新人而在进步，因此，組織制度也必須不断地加以改善，因为它們无非是过去的思想的一种現实化。但是这在統治者是永远不感兴趣的事，因为人們允許他們，把他們的个人的、私有的利益和旧原則、旧制度結合在一起。但是，只要人們还把統治的权力，也就是說发号施令的权力交付給少数人，这种情况就会永远是如此。

相反，一个管理机关必須負有这样一种責任，为了社会的福利而調度一切人的欲望和能力并使它們和諧——其中也包括管理人員的欲望和能力在內。因此，在这里既沒有各种尊荣的称号，也沒有种种奴顏婢膝的形相，既沒有外表的荣誉的标志，也沒有外表的卑賤的标志；在这里既沒有可以命令、也沒有可以服从的东西，而是只有調度、指导和改善。在这里既沒有犯罪，也沒有刑罰，而只是还有一些人类的缺点和病害的殘余，它們是大自然所加給我們的一些障碍，以便通过克服这些障碍的努力来激发我們肉体和精神的活动力，从而使这种努力成为一种进步的动力。

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好的、有益的，甚至它的不完全性也是好的，因为它产生我們的活动力；而沒有活动还成什么生活呢？

第三章 論科学

在我們今天从事的許多科学中，有很多是对于社会往往有害无益的科学，而另有一些則是一些完全无用的 但是在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未建立以前又是不可缺少的科学。其中有很多科学在肉体欲望統治的时代已經在社会里扎下了根，并且在社会的不良組織中取得它們的养料。

占星、圓梦、算命卜卦以及炼金术等等是已經从它們憑着肉体欲望的帮助而爬上去占了一席之地的科学宝座上跌下来了。但是窃纂着的伪科学还有很多，它們力图把渴求知識的人的精神活动从有益的知識上支开，把他們引誘到它們那方面去。

看一看那手执宝劍和天秤的一冰冷的毫无感情的女神象吧！看，那些具有强烈的求知欲的青年們怎样成群地拥挤到她那伪造的偶象下去！——只要这些青年还繼續献身于这样的职业，只要他們还在这些尘封的法典里絞他們的脑汁，按着一百、一千年以前的社会需要和能力来考虑我們的需要和能力，人类的丰富学識就害多于利，这种学識就无非是一个被扶持在强权的宝座上的肉体欲望的嬖幸而已。

如果我們把許多美丽的現代学問的外衣剝下来，往往我們看到的就只是那赤裸裸的愚蠢和无知。这并不足为奇！如果人不得不为了保障他那生活地位而講授、談論和写作，不可能一切都是好的。

同样：只要一个美丽的声音，一个令人喜悅的外表，一种好听

的言論和詞句还能够迷惑一个人使他失去冷静的判断，这个人就是还沒有达到对于任何原則的确信。

美丽的言談和美丽的文章是一种和玩紙牌、走繩索一样的魔术。

必要的科学是这样一些科学，沒有它进步就会陷于停頓，并从而引起社会的解体。

有益的科学是所有这样的一些科学，它們的思想的实現可以有益于社会的福利。

令人舒适的科学是所有这样的一些科学，这些科学无論由于它們的那些思想或是由于它們那些思想的实現都能为社会提供一种舒适感，一种娛乐和消遣。

其他的一切精神产物都是无益的学間或是一些魔术杂技之类的东西。

每一个劳动部門当它达到了某种高度的完善而能为思想提供一个活动范圍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科学。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因此，它对于社会是最有益的，如果它努力把全部科学所提供的思想置于一种以整体的和諧为目的的秩序中。

因为哲学是由集中其他一切科学的思想而形成的，因此它也就不是一种特殊的、根据实驗的、专門化的科学，而是一种普遍的科学，它的形成是和其他的每一种科学密切結合的。

因此，在每一个知識部門里都可以产生哲学家，每一个哲学家也可以在任何一个知識部門里比在其他的知識部門里得到更完善的修养。

因此，哲学，它是領导社会秩序的掌舵者。

哲学通过下列这些科学而最有效地領导社会秩序，这些科学是：

甲、哲理的医学

在未来的世代中这是**最必要**和**最重要**的科学；学习这种科学需要了解人的全部物質和精神的性質，他的肉体以及精神上的缺点和病症，以及消灭和根絕这些缺点和病症的知識。

因此最偉大的哲学家們将同时也是医生和倫理学家，他們的任务是治疗一切肉体和精神上的病症；因为人們将不再把这些病症叫做犯罪。

正象今天的医生們努力治疗身体上的病痛，尽可能使它迅速恢复正常，尽可能减輕病人的痛苦，改善病人的处境一样，未来的医生治疗精神上的病症也将同样是这样。这个科学部門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是如何在社会里組織个人和全体的欲望和能力，以及如何促进和便利自然的欲望和能力。

因此今天的哲学家、法学家、神学家和医学家的一切有益的知識，在揚弃了一切有害的东西之后，将都集中在哲理的医学这个焦点上。

乙、物理学

在这門科学之下我們所指的是关于大自然各种力量的認識以及研究如何运用这些力量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农业、矿业、玻璃、陶土、洗染作业、建筑物的取暖和照明、烹飪作业、飲料制造等等工作以及关于收藏在仓庫和地下室里的半成品的保藏和管理都在这門科学的領导之下。

丙、机械学

这門科学包括关于各种手工和机械劳动的理論和实踐的完备認識。在这門科学中所作出的种种新的发明发現形成为这門科学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各种新的理論又被重新放回到实踐中去。

第四章 論选举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一切曾經存在和現在还存在的社会組織，以及一切过去用过、現在还用于統治这些社会組織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在这里科学和知識从来沒有、并且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占有过它应有的地位。但是在各式各样的統治机构中沒有一个成員曾敢于否認过知識統治的力量和必要，相反，他們經常不得不用智慧的假象把自己装飾起来，对于每一道閃爍的、强有力的智慧的光芒或者用賄賂把它收买过来，或者用粗暴的、兽性的手段把它压制下去，使它变得蒼白黯淡。

坦白地承認吧，你們这些地球上的大人物！你們能够不承認那通过出生和家世的特权而来的对于社会組織的領导和管理是一种違反进步的、違反人类的能力的自然发展的錯誤嗎？

問一問你們的內心，問一問你們那至上、至尊的閣下"我"，如果說社会必須要到你們那些后代子孙的大脑里去找寻为它的領导和管理所必要的知識和天才的話，这对于一个已經是处在十九世紀里的社会的开明和进步是否有利；似乎智慧就象是一匹种馬一样，它是只把它的特性留傳給一个、并且同一个种族的。

在正統嫡傳的統治下，时代的前进就象是一架鐘，在这里面代替鐘摆的是那些武器、勛章、錢袋。天天是那个老調子，永远是那些官員和宫廷侍臣們的永恒的、一个声調的嘀嘀嗒嗒；天天是那同一的劳苦和煩恼的鐘点，不时敲打着那同一的命运的鐘声。

在民主制度里生活将已經变得活潑些，在这里，时代的进步常常还可以有机会把天才从群众的扰攘和混乱之中推上事业的頂端；但是在这里，偶然还是起着这样大的作用，以致現存的那些組

織的状况同样也不可能保証知識的統治。8)

我常常自問，为了保証智慧和进步在管理事务中的領导地位，必須要怎么办呢？首先，我想必需消除肉体欲望在管理領导上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共有共享的状况来实現。

但是不久更进一步的考慮告訴我，这还是不够的，因为虽然一方面通过享受的平等分配人們保証了管理人員不能濫用他的天才和能力为害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群众的多数决定意見并不能提供多少保証，可以永远使現有的最大、最有用的能力和天才从选举中被发現出来。9) 虽然在共有共享情况下的选举将不会象現在不平等的情况下那样偏私和逞意气，但是总是有多头管理所固有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那种对这一或是那一管理事項的通过或否决采取事先进行討論然后来投票表决的方式。这时候，一般常常会有贊成和反对两个方面的、极其冗长的令人煩厌的討論，到最后，当这种令人丧气的、浪費时間的无謂爭論已經把嫉妒、猜忌、虛荣、荣誉和好名心引起来了，并且这些感情已經把冷靜的判断变成了狂热的偏見了，然后，每一个人把他的表决票投到票匭里去，以便去决定天才的价值，而这个天才却往往是他們不懂得去評价的，而且在这样一場激烈的辯論之后即使他們对它具有正确的認識也几乎不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判断。单单一个选举人的偶然情緒，他的好意或恶意，在这里往往可以对宝貴的天才起决定性的作用，以至如果在一个議院里，一百个人里有一个人，这个人通过他的理想的实現可以对人民有非常大的貢献，而在議院里只有四十八个人了解和承認这个人的价值，这样那其余的五十一个人就能够把他們造成少数，就是說，这五十一个人的意見可以强加在四十八个人和其余全体社会的头上而成为法律；可以說这种表决是一种这样的碰运气的賭博，决定通过或是否决一个重要提案的因素，往往系于偶然的缺席，系于某一个个人的情緒好或是不好。并且即使是

一个議会中的多数，如果我們去仔細考察一下，往往也无非是一个薄弱的、認識模糊的或是存心不良的少数，如果人們願意并且能够費些时間和工夫去問一問每一个选民关于任何某一件为他們的代表所通过或否决的提案的意見的話，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情况里是这样。从議会活动中所提供給我們的这种和其他种种缺点的实例是举不胜举的。那些追求肉体欲望的人的奸詐权謀，在任何地方沒有比在这里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了。这是我們几乎大家全都知道、全都認識甚至自己亲身經历过的事，只是我們还沒有敢于从中得出結論，指出人們根据选举把它叫作民主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好听的欺人之談、一个概念，如果詳細来檢查一下，只是許願多、兌現少而已。

对于这样一个人們在"民主政治"的名义下造成的錯誤概念在我們这个时代里的大多数民主党派，特别是社会党人，对它都是有認識的。社会党人感觉到有必要，或者对选举制度作重大的改革，或者把它完全抛弃，而在一个更巩固的基础上另行建立社会的組織。但是长久以来人們已經有过痛苦的經驗，知道那在其中可以玩弄各种阴謀詭計和竞选活动的群众投票，是不可能給任何一种自由制度以长久維持和发展的保障的。人們已經看够了，他們采取怎样的一些手段，来把善良、有用的天才从管理的領导地位上排挤出去，或是如果这一点办不到的話，就在一个多头的、嫉恨、猜忌的議会里抵消这个天才的作用。

因此自从1830年以来——謝天謝地！——这个多头的、宪政的、共和制的怪物的冗长无聊、令人可厌的、爭論不休的議会辯論終于遭到多数人的厌恶了。

对已知的选举制度的不完善既已产生了失望，有些法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个过渡时期就完全抛弃了这种制度，建議用专政来代替它，而把选举制度的改善委之于将来。欧文在他的制度里把管

理的領导委托給一定年龄的个人，所以一个人的年龄愈大，就被委之以管理上的愈重要的职位。傅立叶認識到能力的重要性，但是他把能力和个人利益結合在一起，通过資本的影响而使它們平行起来，并且同样使它处于多数票的粗暴桎梏之下。10)

認識到一切已知的选举制度的缺点，感覺到有改革选举制度的必要，于是我就来从事于解决这个問題。

首先，我为我提出了这个为一切知識界所不可否認的原則：**哲学必須进行統治。**

其次，我弄清楚了哲学的概念，看到所謂哲学我們是指一切知識的总結。然后我从科学的行列里把每一种无益的、有害的学問摒弃出去，并且把每一种劳动作为一种学問收容到科学的行列里来，只要这种劳动已經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发展和完善，并且为思想提供了一个活动的范圍。

因此手工和机器劳动的任何一个部門的理論知識都是一种科学。

于是我就在我的心里把一切崇高的、良善的、有益的、美好的观念和思想集中起来。正是这些观念和思想，我对自己說，是那应該統治世界的东西；而从那些为少数人的个人利益而設下的、对于这些观念和理想的障碍中則产生出我們的一切罪恶。

为了在将来消除掉这些障碍，为了保証**知識**对于管理社会秩序的領导地位，应該怎么办呢？

首先人們必須把知識和个人的利益分开。科学必須不再是一种特权；必須对于最愚鈍的头脑和对于最偉大的天才有可能按照同样的自然条件和需要来滿足他們的欲望。

这一点确定了，然后，就必須把管理的領导交付給那些具有最大的天才、最大的才能和最好的理想的人。但是这些人，人們将只是通过他們的**能力**来識别他們。

一种新的理想如果在紙上,通过文字、图表、設計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的方法表現出来，或者特别是在某一件事情上全部或部分地实現出来,这个新的理想在我們感覚上所造成的印象就更鮮明,并且这个理想本身也就更容易为人理解。

只要一个理想已經用一种这样的方式实現出来了，就可以无需提出这个理想的人亲自在場,而去檢查这个理想。

因此就有可能在选举时把能力和个人分别开来。11)

我們且把近年来建立的学者代表大会看作是一切人的知識的代表机构;把一切无益的、有害的科学都从中剔除出去，把一切被压迫的、有益的科学都加进来,人們就可以得出一幅代表知識的管理机构的藍图了。

这种知識代表大会或科学院提出种种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重大問題。那些应征解决这些問題并願意担任由此而委托給他們的管理职位的人，把他們关于这个問題的理想以書面或試样方式送交科学院。

由此而收集来的作品由科学院的成員加以考核，并且把那一个部門的管理职务委托給那个最优秀的应征者，在这一个部門里他和他的天才可能对于社会产生最有利作用。

因为在未来的組織里,社会管理的工作必須是有利的,而不允許象我們今天那些統治者的管理那样,是无益而有害的,又因为社会管理的工作目的在于領导一切劳动，領导产品交換和促进全体的和諧：因此管理机关的成員也必須在这些工作上具有最大的知識,以免他們象我們今天的統治者那样,不得不委任别人去做这些事,因为他們虽然会命令,但是却不会实地去做。因此候选人的能力的考核是不可免地必要的。这种考核可以用上文所举的方式或是其他类此的方式来举行。

这种通过能力試驗品的考核而使个人无需亲自在場的情况，

还可以用来簡化选举，使一切个人的爭执和討論以及一切关于选举的时間、期限以及选举人的年齡等等規定都可以取消。

用这样的方式我就扫除了一切缺点，这些缺点可以被情感、意气和个人主义利用来妨碍天才的評定。但是，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課題，这个課題就是：用什么方式去办理选举，因为通过大众的投票表决是不行的。我們試設想，某一个人在物理学上作出了某种很重要的发現，在选举时他提出了一篇論文，首先是不可能大家都来考核这篇論文，其次是能懂得这門科学的只有很少数人，現在如果有五六篇或是更多的类似的論文需要考核，这种混乱就非常可怕了，人們很可以說，科学要落入一个比专制魔王和民主政治的怪物更凶恶的暴君的魔爪中了。

一个人如果对某一件事沒有知識，他就根本不能考核这件事；所以能力的考核，或是换一句話說，未来的选举，必須只能由这样的一些人員办理，他們本身已經通过了这种考核，并且已經因此成为管理人員的成員之一。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上选举才能符合自然的規律，并且适宜于去促进进步和全体的和諧。

所以德性必須通过德性，天才必須通过天才，智慧必須通过智慧来选举，而人身在选举中必須尽可能和能力分开。

对于一个人的身份的成見在我們中間还太大，所以特别是在选举中有必要防止和取消这种成見。

人們每逢看見一个优秀的作品，一个新的产品，讀到一本优美的書，一般几乎都不自覚地要問：这是誰做的？在評判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对于他的个人，对于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对于他和我們的关系都有很多牽連。关于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問題的种种情况和考慮，往往在我們不知不覚中对于評判发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

身份处处妨碍和敗坏着对于能力的徹底考核。

这是我們在生活里可以經常看到的事；生活里充斥着这样的

事例,因此每一个人一定都会看出来,現行的选举制度有彻底改革的必要。

誰要是对于由現行的选举制度所代表的所謂的民主政治还沒有感到厌恶的話，他只需要——如果有机会——去讀几份宪政和共和議会的辯論紀录年报,讀完了可以問一問自己,这些絕大多数是毫无結果的、沒有用处的、吵吵鬧鬧冗长无聊的空談,是不是可以促进全体的进步和自由？这一切滔滔不絕的言詞都是撒在人民眼里的糠秕,以便讓他們看不見是誰吃掉了他們的粮食。

現在我試行提出一个选举改革的理想，关于社会管理我想出下列这样一个制度:

在社会管理的最高层是一个**三人团**或三人委員会，由最偉大的哲学家組成,他們同时也是在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的最优秀的天才。

次之是**中央技工团**,由它选出三人团,并且管理这个大家庭联盟里的最重要的职位。

再次是**各技工团**,它們是各省、各地方、各区的管理机关,是大家庭联盟范圍內的小家庭联盟。

为了便利和簡化管理，每一个技工团从它里面选出一个**工作理事会**，由每个行业的領导人物組成。由中央技工团之中所选出的理事会，我叫它作**大工作理事会**。这个理事会輔佐三人团作为实际执行的管理人員。

凡是有关于大家庭联盟的共同一般的事务，每个工作理事会都直接处在三人团的領导之下。

因此各工作理事会构成各技工团的一个执行委員会，而同时又是技工团的成員。

輔佐各技工团的是**科学院**或是一切美好和舒适产品的劳动的管理机构，如果这些产品还沒有成为一般普及的东西。这些科学

院如同技工团一样，也从它們之中选出一个委員会，名为**科学院参議会**。

所有这些領导管理的机构都有一个卫生委員会为輔，这些委員会又都在一个中央**衛生参議会**的特别領导之下。

中央卫生委員会和大工作理事会在有关管理工作和全体和諧的最重要事务的領导上为三人团的輔佐。

現在說到必要的选举制度。

第一条 三人团、中央技工团和科学院人員的录用，凡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該通过悬題应征、送审选举試驗品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关于有益的科学問題和发明、发現的書面論文，艺术品的样品，建筑、机器、工具以及类似物品的图样、設計，并附送小的模型等等。

第二条 各应征人把他們的作品或者繳送中央技工团、各技工团，或者繳送科学院，按照他們希望这一或是另一团体的录取而定。

第三条 繳送作品者的姓名直到已經举行了审查之后仍保留不为选举人所知，只有在决定录取并且已經发表之后才为人所知。

第四条 如果某一特别重要的发明或发現在审查时必需有发明或发現人亲自在場，可以不受前条的限制。

第五条 选举試驗品的审查由对于这門学科具有最多知識的委員担任，例如：机械学家担任审查机器，紡織学家担任审查紡織品，物理学家担任关于利用原始自然力的新理想的論文的审查，医生担任审查关于肉体和精神病症治疗的論文，画家担任审查繪画等。

第六条 如果送审的选举試驗品符合于所期望的結果，如果在这里面人們可以断定有一种高度的才干、天才和智慧，这个应征

人就被录取为他送审选举試驗品的那个团体的成員。

第七条　如果审查委員会在送审的試驗品上发現缺点，就要加以注明并提出修正的要求，发还送审人。經过送审人或者把这些缺点修改或者提出反对意見之后，将在第二次送审时由这个团体决定录取或是不予录取。

第八条　审查委員会只能在全体一致同意下通过决議，如果不能得出一致的决議，就把該委員会的会議紀录連同該項选举試驗品送請工作理事会处理，后者按照多数意見加以决定。

第九条、在悬題征求答案时，預先已經决定了将为最好地解决这个問題的人所提供的職位，因此选举試驗品的录取同时也就决定了該候选人的位置。

第十条　选入三人团及工作理事会必須通过悬題应征的方式：当成員离职或死亡时在这些机构里需要以多数票进行的一切选举表决，都应看作是临时性的措施。

第十一条　工作理事会在其成員因离职或死亡出缺时，如果从悬題应征中不足以补充它的成員，各工作理事会可以从各技工团中以多数表决方式，大工作理事会可以从中央技工团中以多数表决方式各自补充它的成員。

第十二条　因此，在由能力而选出的管理人員中，那些曾經有过最多和最重要的发明和改进，曾經发表过最优秀、最有益和最新的理想，或是提供过最多、最有价值的艺术品的人，通过上文所指的选举将成为或者是工作理事会、或者是科学院参議会的成員，各按照通过送审的选举試驗品他們曾經或者是作为必要和有益劳动、或者是作为令人舒适的劳动的管理机构的候选人而定。

第十三条　每一件选举試驗品在經过审查之后，都要在展覽館里放在审查委員会委員們自己从前的試驗品的旁边予以陈列，审查的結果必須向人民公布。

第十四条 如果有大量个人用交易小时(参閱第十章)对某一件被审查委員会駁下的选举試驗品中請預約或訂購，以至于对这一件作品有必要特設一个工作室的时候，該項作品的送审人就成为科学院成員，这一情况也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向人民的申訴。

第十五条 但是他不能通过上述情况而成为技工团的成員，如果他所发明的产品还沒有在一个技工团的区域內普及化。

第十六条 如果評定某一建議的效用和价值需要很长的檢驗时間，該項建議的送审人仍可立即成为該机构的成員，只要这种理想的可能性不为审查委員們所怀疑。但是在实行这个新的理想还沒有得出它預期的效果之前，該理想的发明人不能被选入三人团和工作理事会。

第十七条 卫生委員会成員的选举由治疗严重精神和肉体疾病中治愈率的大小来决定，卫生参議会成員的选举办法与此相同，卫生参議会代表整个大家庭联盟范圍內的哲理医学科学的核心。这种治愈的書面証件以及医生的姓名由医务單位及交易簿提出(参閱第十章第七条，并参考第十五章第九条)。这种选举由有关的委員会在每次它們的成員出缺时各自举行。

第十八条 被选人的任期不定，选举的时期也同样不定。如果理想和发明很多，被选举的也就多。有天才有能力的人应征参加选举試驗的愈多，檢驗考核的要求也就愈严。

第十九条 三人团，中央技工团，各技工团及科学院的成員，如果有一个候选人在科学、天才和知識上超过他們，就讓位于这个候选人，同样，如果各該成員中有常为病患所累者，就由在科学上仅次于他的成員代替他的位置；如果前者虽然有病，但是他的才能仍然能发揮作用，并且沒有可以代替的人，可以例外办理。

第二十条 一切队长、工长以及一切不需要特别科学知識的职位，都由各个不同的劳动部門从各該部門中选举，或是通过选举

試驗品、或是通过多数表决、或是通过抽签、通过年龄、通过在同一行业中的工作年限等等，总之，怎样以及用什么方式选举以在各个不同部門里最适合者为准。

第二十一条　但是所有这样工作的領导地位，这些工作是需要一种重大的才能的，但是它又不能全部由技工团和科学院的成員来担任，因为后者的人員数量不够，这些工作可以由工作理事会从向它們提出的才干和勤劳特别优秀者的名单中委任最有能力的人担任。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都完全有自由，可以用同一个选举試驗品同时向許多技工团和科学院应征。

第二十三条　技工团和科学院成員的选举只是在他們被选出的地区或区域内有效。

用类似这样的一种选举制度就有可能建立知識的統治，并且永远革除暴力的統治。所以我們的一切工作必須着重在这一点上，把特权人物从政府里排除出去。**任何人不容許比政府更穷！**我們要宣布这样一个原則。**凡是拒絕为国家的利益交出他的財产的人，一概不許充任人民的代表。**我們要把这一点大胆地用口头和書面发表出来，要使它响彻全世界，以便最僻远的茅棚里也可以听得見。人們如果想要由智慧来管理，就不允許任何人再在今天的統治这个名詞的意义下来进行統治。

在我們今天的选举制度里是世襲的出身、特权、大人物、官銜、金錢得到照顧，是欺詐阿諛的能言巧辯等等得到便利，凭着这些优越条件他們搶着挤到各行各业的首脑地位上去，不是为了管理这些行业，而是为了掠夺这些行业借以自肥，反之，那眞正的，但是生活在貧穷困苦中的知識却是或者不能被那充滿偏見和愚陋的大众所听到，或者是从統治的特权人物那里得到金錢、官职和面包，为了好使它閉口不言。

因此，在选举的喜剧中那些暴力的招搖撞騙者今天也还是和以前一样走运。他們在选举中分担了各种政治角色，滿口唱的是民主和自由，但是一旦他們借此跳上了舵楼，执掌了权柄，那一切演过的政治花招和說过的自由、权利、祖国等等的空話就都变成了他們自己的个人私利。

对于这种情况沒有其他的手段可以采取，只有这样：如果他們拒絕为国家的利益而把他們的財产交出来就宣告人民代表的选举无效。

只要还允許管理人民全体財产的人們为自己占有并且求取特別的財产，他們也就会通过他們的管理来損害全体的利益。

但是，充任管理人員的人們不再以他們的个人利益去进行統治，这还不够，而是除此以外他們还必須懂得如何从全体利益出发去进行管理。但是这只有在一个类似这里所提出的选举制度里才可能有保証。在这种制度里既不可能再有一个愚昧无知的，也不可能再有一个可以賄买的，热中于个人利益的管理机关。

而这样一种选举改革，它的結果应該是：

甲）眞的、有益的知識眞正地进行統治，并因而粗暴的、兽性的势力完全宣告結束。

乙）因此就剝夺了那种巧妙的言談和动人的外表所具有的自然的优越性，使它不可能为了迷惑审查人員的評判，而給任何观念和思想的价値制造一种不正确的、歪曲的印象。

丙）因此就在选举中免除了一切个人身份的影响以及一切无益的、冗长可厌的、紛爭的辯論。

丁）在发明、艺术和科学上爭取进步的那种热情将因此达到一个从未見过的非常高度。

戊）每一次管理机构的人員的变更都将給社会带来一个新的、創造性的、强有力的刺激，而且永远不会成为一种社会停頓

或是退步的原因。

己）每一个新的、偉大的理想的实行都会以一种我們今天所不能想象的热情和速度来进行。

第五章 論劳动

第一条 一切对于社会必要和有益的、无論体力或是精神的劳动的教育，都在一个学习軍里进行。

第二条 凡未經掌握某种有益体力劳动的实踐，并且經过考試及格者，任何人不能离开学习軍进入社会。

第三条 劳动的选擇完全听由各个人自己决定。

第四条 每个人都有自由，按照劳动时間的交替，在一个或是許多个劳动部門里进行劳动，如果他已經取得各該部門的必要的准备知識。

第五条 最后，一切劳动部門都要分成許多班和小組，以便通过劳动的单純化使得每个人都易于在許多事业里劳动，而不必要事先学会这整个事业的一切分支工作。

第六条 对于一切人平等普遍的生产必要和有益物品的劳动时間，由三人团按全体人的消費需要量来計算規定。

第七条 所謂必要劳动，这是指对于有益的科学的繁荣和进步，对于医疗設备的維持和改进，对于青年的普及教育和对于产品的相互交换，以及对于社会成員的食品、住宅、衣着、休养等等所必要的劳动。

所謂有益劳动，这是指一切减輕和改进上述各种必要劳动的劳动，例如：劳动工具的改进 机器的制造，道路、鉄路、运河的修筑等。

（关于舒适的劳动参閱第十二章。）

第八条　老年、体弱和殘疾的人应指配給最輕便的职位，例如看守員等类的工作。

第九条　并非技工团或科学院成員、并因此他們的学习时間不能再算做是劳动时間的那些人，如果他們要繼續在大学里受更多的教育，可以自己选擇这样的劳动时間，使后者与教授講課的时間不相冲突。

第十条　在收获季节，大学一律停課，大学中的教师和学員一起在农田中劳动。

第十一条　一切劳动，凡有可能，都可以每二小时换班一次。

第十二条　在劳动者人数最拥挤的工作中，只要劳动本身沒有妨碍，任何人不得每日劳动超过二小时以上。（参閱第十一章，第七条。）

第十三条　必要的和有益的文学作品的印行，在經过三人团的事先审核之后，由中央技工团或是各技工团决定；舒适的文学作品由科学院决定。因此每种文艺作品必須事先送請这些团体之一审核。这样一份作品如果經由这些团体之一認为合格，就准予給該作品的作者以一定数量的交易小时。这个数量最多可以多到塡滿他的交易簿的全部頁数，也就是說这个数量可以包括那样多的交易小时，就象每一个其他个人在一年之內所可以具有的那样。（参閱第十二章，第十七条至二十条。）

第十四条　凡在需要一种持續紧張的劳动时間的行业中，一个人不得不日常超額进行的一切劳动小时，都記作交易小时。这种情况例如海員、邮件押运員等等（参閱第十章，第八和第九問題。）

第十五条　因为三人团、中央技工团以及各技工团的成員，以及教授、教师和医生等的劳动大半都是屬于純粹的精神劳动的性

質，又因为这些人員的才能往往在一年之中对于人类所作出的貢献比一百万手工劳动者的終身的貢献还要重大，并且这种貢献总是通过有用的机器发明等等而来的，又因为，如果要把这样一些已經經过考驗証明了它的价值的、优秀的精神力量勉强納入一定的劳动时間之内，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并且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做法；因此对于这些成員可以听任他們每个人自由选擇执行他的职务的劳动时間。（参閱第十章，第二十二条。）

第十六条　前条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科学院的人員。（参閱第十二章，第二十二条。）

第六章　技工团

第一条　一个技工团是大家庭联盟范圍內的一个地方或地区居民中最有益的能力和学識的中心，并从而作为这样一个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区域的管理机构。

第二条　各技工团的成員按照第四章第一至第八条选出之。

第三条　每一个技工团分为两部：男子部和妇女部。男子部由男子劳动的主管人組成，妇女部由妇女劳动的主管人組成。

第四条　各技工团通过从它們中間选出的审查委員会以及通过从它們中間选出的工作理事会在能力选举时負有审查、諮詢和决定的任务。

第五条　在学习軍里的青年也如同成年社会一样，以类似的方式組織之。所以他們同样有一个技工团，由两部构成：男青少年部和女青少年部（参閱第十四章第七至十二条。）

第六条　每个技工团的管轄范圍，由三人团按照一个地方的气候和地理形势以及該地居民的需要和习慣規定之。

第七章　中央技工团

第一条　各个技工团对于每个特定的区域、每个特定的地方所具的职能，同样也就是中央技工团对于整个大家庭联盟的职能。

第二条　如同各技工团是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知識的核心一样，中央技工团构成整个大家庭联盟的知識的核心。

第三条　中央技工团成員的选举如同各技工团的成員一样，按照第四章第一至第六条办理，所不同者只是在一切大思想家、天才和哲人之中只有那些通过他們的理想表現得最杰出和最有益的人才能成为中央技工团的成員。

第四条　大家庭联盟中各个最重要的管理职位通过工作理事会由中央技工团的成員分别担任之:12)例如：三人团或大家庭联盟的最高管理者；由全体劳动部門的主管人組成的大工作理事会；各大学的教授以及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各区域和城乡的負責人，等等。

第五条　中央技工团作为它这样的一个机构在大家庭联盟的能力选举中，以及在一切涉及大联盟利益的重要的能力选举中，負有一种**审査、諮詢和决定**的任务。

构成中央技工团中一个部分的大工作理事会，此外还負有一种在三人团領导之下的**执行的**任务。

第六条　中央技工团和每一个技工团一样，按照各种不同的男女劳动部門，分为两部，一个妇女部和一个男子部。

第八章　工作理事会

第一条　每一个技工团按照第四章第十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从它們的成員中选出一个工作理事会。

第二条　由中央技工团按照这种方式选出的工作理事会我称它为**大工作理事会**。这个工作理事会和卫生参議会在一起作为国务部以輔佐三人团。

第三条　各工作理事会由各必要和有益的劳动部門的男性或女性主管人組成。因此理事会的每一成員都或者是在各技工团的地区范圍內、或者是在整个大家庭联盟的地区范圍內的某一整个业务部門的男性或女性最高主管人。

第四条　各工作理事会的全体成員以他們原来是各技工团或中央技工团成員的資格負有一种**顧問**、**审查**、**决定**的任务，通过这种任务他們参与办理最重要的选举事务。

第五条　一切工作理事会，在凡有关全面性的事务上，都受三人团的最高領导，并在这一方面負有**执行的**任务。

第六条　各工作理事会的**审查**的任务在于审查收到的选举試驗品，它的**执行的**任务在于根据三人团的計算安排劳动和享受的平等分配，它的**决定的**任务在于对一切不能由审查委員会作出全体一致的决議的問題进行表决。

第七条　每一个工作理事会通过第四章第十七条所规定的选举办法，設有一个卫生委員会作为它的輔佐，这个委員会根据工作理事会的指令担任业务封鎖（参閱第十一章）的領导。

第八条　一切区域和城乡的卫生委員会和医生都在这个构成工作理事会一部分的卫生委員会的領导下进行工作。13)

第九章　三人团

第一条　三人团是大家庭联盟的最高管理机构。

第二条　三人团是从最偉大的哲学家而同时又具有最优秀的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知識的人之中选举出来的。

第三条　选入三人团的选举按照第四章第十条的規定办理。

第四条　因为以悬題应征的方式进行的能力选举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因此在三人团的悬題应征选举中候选人无須前此已經是一个技工团的成員。

第五条　中央技工团或者在提出应征問題的同时决定三人团的主席人选,或者在应征人的答案不合要求时，通过大工作理事会以多数表决决定之；此外，三人团的每一成員主要主管他通过被評定的选举試驗品而被受任为三人团成員的那一部門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三人团成員的任期以他的发明繼續具有重要性和实用性的时期为准，在該項发明沒有被更重要的发明所超越或由另一个人的选举試驗品加以重大的改进之前,繼續有效。

第七条　一切措施和办法,在遇有三人团成員意見不一致时，由三人团主席决定之。

第八条　三人团为便利它的工作的进行和卫生參議会和工作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

第九条　中央技工团經常提出应征悬題，以便保持精神活动永远活躍旺盛，并且以此作为手段去超越現任三人团的理想和发明并因而革新三人团的人选。

关于三人团或三人团主席的选举的应征題目大致如下:

发明一种丰富、美丽、声音悦耳并且按照最簡明和容易掌握的語法組成的世界語的人，得选入三人团或选为三人团主席。

凡能想出方法彻底治疗或完全根絕这种或那种精神或肉体上的病症的人得选入三人团或选为三人团主席。

凡想出最好的方法推行新的世界語并且使旧的語言消灭者，凡能使航空成为最优越的运輸工具者，凡能发明一种方法和材料，凭这种方法和材料将来可以从地基起把整个建筑物鑄造起来，就象今天鑄鐘一样的人，得选入三人团，等等。所提出的这种选举应征悬題当按照已有的发明水平与时代的需要而定。

第十章 交易小时

14）**全体的和諧**：以及在全体的和諧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这就是我們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从現在起必須在言論和文字上加以大力宣揚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我在这个制度里所要清楚闡明的理想。

但是，什么是自由？

詩人和哲学家把那最純粹的自由的理想放在他們那最渺茫的幻想的高处；因此人們迄今还在枉然地捕捉着它的实現的影子。

因此我們讓这种神仙式的詩人的自由去住在它那恰到好处的、只有在幻想里才能达到的地方去吧，且讓我們自己在我們的欲望和能力的范圍之內造成一个可供实现之用的自由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下我回答說：自由，那就是能够做我們所想要做的一切事物的能力。

比这更广泛的一种人类自由的概念是沒有的，并且也沒有比这更恰当的，因为这个概念已經明白指出了这种自由的天然的界

限，它就是**能力**。

想要，这是表示人的欲望，**能够**，这是表示他的能力，**做**，是欲望和能力两者的实現。因此个人的欲望和能力愈和諧，他个人的自由也愈大，全体的欲望和能力愈和諧，欲望和能力的和諧也就愈有可能并且愈大，并从而每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愈大。

全体的和諧是通过遵循关系之間、原因和作用之間的自然的平衡来决定的，而不是按照东西本身，因为就东西說自然是充滿着不平衡的。

因此按照数目、容积、重量平均分配劳动和享受的办法，只要它足以破坏到个人自由以及全体的和諧，就既違反了自然平衡的法則，也違反了全体和諧的法則。因此平均分配的办法只有在不发生这种情况时才能采用。

但是因为今天沒有人能够不劳动而强迫土地提供为生活所必需和对生活有益的东西，由此得出，劳动在今天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一种肯定的、絕对的事。大自然本身就把老人、弱者、病人和儿童作为例外，如果社会不照顧它那需要帮助的成員，大自然就使生命的刺激減褪，并且把社会推向解体。因此，为了保持一切必要的和有益的产品，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規定一个劳动时間是必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大自然并不是强迫任何人去享受这种或那种舒适的物品；因此这些物品的生产和享受也就必須听任各个人自由决定。因此每个人必須有自由，可以以或长或短的时間为舒适的享受而劳动，各按他对于这种享受的欲望多少而定，或是，如果他完全节制这种欲望，他就可以根本不为此而劳动。

因此如果有規定一种一定劳动时間的必要，这种劳动只能是必要和有益的劳动，而不是生产舒适的东西的劳动，如果这种舒适的东西还并沒有成为一切人的普遍欲望。[15)]

一切在規定的劳动小时以外完成的劳动小时，我把它叫作交易小时。

通过这种交易小时，就有可能使每个人得以滿足他的特别的欲望，而不致于因此妨害全体的欲望与能力的和諧；总之我所考虑的一方面既是全体的和諧，另一方面又是最大可能的个人自由，后者沒有全体的和諧就不可能。至少在还沒有一个比这更完善的理想发現之前，这是不能办到的。

現在我把交易小时的制度設想如下：

第一条 交易小时用于这样来调整舒适的产品对于必要产品的劳动小时的交換，从而使个人的自由和全体的和諧都不至于蒙受不利。

第二条 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在規定的劳动时間之外再做交易小时的劳动的自由。

第三条 一切成品的价值都按照劳动小时来規定，制造成品所需要的材料的价值也是一样；例如一条金鏈值五十到一百劳动小时，一瓶香檳酒值十二到十八劳动小时，一杯混合酒值半个劳动小时，等等。

第四条 这种价值随材料和产品的稀少而增长，随着有利于产品制造的工具和机器的采用和改进而低落。因此如果对于高級酒类、珠宝以及等等的需要多于这些舒适产品的存量，它們的价值就升高，直到对这些产品的欲望和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又归于平衡为止。

第五条 生产舒适的产品所需要的材料的价值由工商业理事会規定，所制成的成品的价值由科学院規定。

第六条 每个人从科学院办公处領到一本交易簿，在領取时这个人須要說明他想做关于那一种舒适的享受的交易小时。这可以有助于使科学院对于所报請生产的产品数量有一个总的了解。

第七条 交易簿里包括执有人的半身象片和他的特征的說明。16)除了一頁供备注特別事項的空頁外，全册共六十頁，每一頁各供五个劳动日之用，以三百个劳动日为一年。每一頁包括有四个不同的栏，在一面上有三栏，在相对的一面上有一栏，因此在一打开这本簿子的时候，我們就在相对的两頁上看到每五个劳动日的四个栏。这是因为如果我們把四栏都列在一頁上，这簿子就不免太寬了。

在第一个窄栏上面記明这个人交易小时的結存数字；下面注明他所在劳动的技术工厂或是地方。如果一个人一天在两个或是三个不同的企业里完成了六小时的劳动时間，就由每一企业的工长在这一栏里加上同一的签注。加盖的印章同时可以表明，是否有人在同一个劳动部門中每天劳动二小时、四小时或是六小时。然后是持有人的住所、他迁入以及迁出的日期，最后是他的食堂。他先前做过的交易小时的数字必須加注在每頁的上端，然后它才能生效。这种加注每次由工长或是小队长在第五个劳动日之末記入下一新頁。其余的加注只有在一个人更换住所、食堂或是工作場所时才有必要。

在第二栏"健康报告"的标題之下記載着这个人所患的每一种疾病种类、病期、原因和后果影响。

第三栏"劳动小时"上由各主管人加注这个人所做的超額的劳动小时，記明这些劳动小时的数字以及劳动部門的科別。这三栏都在一張紙的同一面上。

在对面的第四栏"享受小时"上，記載这个人所换入的一切享受及舒适的产品，注明其价值及所从取得的供应单位。

劳动小时的盖章須有工长的签字，同样健康报告的盖章須有医生的签字。

第八条 劳动小时只是每五个劳动日注明一次，享受小时在

每次接受舒适的享受时即加以記載。其中按月、按年預訂的一切日常的需要和享受除外，例如：剧院、音乐会、烟草、馬、狗、鳥等。

第九条　对于享受的供应每个供应单位可以把盖銷制度划分成所希望的那样小。如果認为便利和必要的話，可以把劳动时間一小时分成十部分或是六十部分。

第十条　如果在交易簿第一栏里沒有注明某一必要的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的数目，任何人不得在这本交易簿上取得享受签章，換一句話說就是：任何人在他沒有超时間劳动之前，不能取得舒适的享受。17)

第十一条①　交易簿每年更換一次。更換的时期在冬季或是在收获期之前。在交易簿結束时可能有这种情况，有些人还剩下許多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然而为了全体的和諧起見只能把其中某一必要的数目轉結到新的簿子的第一栏里去，而其余的劳动小时，如果旧簿子的持有人不通过享受小时来淸結掉的話，就等于丧失了，因此每个人都会要去淸結，并且有些人将会若干天不去劳动，以便把每日六小时的一般劳动时間用交易簿里从前所做过的劳动小时来抵銷。因此交易簿的結束必須看作是一个眞正的狂欢的节期，为了免得妨害必要的田間劳动，人們必須把結束期改在一个适当的时期。

第十二条　在每一本新的交易簿的特別备注頁上（参閱第七条）注明以前所作交易小时的全部总数，以及以此所換入的主要享受的数量，例如：采木工在八年內做了五千六百个交易小时，其中他用三百个交易小时抵銷五十个誤工的劳动日，三百个其他交易小时用来抵銷在各种公共場所里所取用的酒类和飲料，三千个交易小时他用来抵銷从各个陈列厅里所取用的貨品交換，二千小时

① 在第三版里，此处順序改为第十八条，以下各条也相应改动，不一一注释。——中譯本編者注

他用来訂購各种舒适的享受。此外在这个特别备注頁上要注明这个人所作过的旅行以及所患过的疾病，以及其他一切有必要記載的事項，总之，在这第一頁上应該提供有关这个人从以前直到最后全部交易簿上的概况。这种概况在卫生委員会的領导下編列出来。

第十三条 交易小时不应該产生有害于个人健康和全体和諧的后果；为了这个目的，因此交易小时受一个卫生委員会的监督控制。（参閱第十五章，第十六条。）

第十四条 任何人如果沒有讓人在他的交易簿上注明他从前的住所、食堂或工作場所变更的經过，不能在任何一个城市，供应单位或此外的任何其他地方如医院等等得到食品、住所、衣着和工作；因此每个不相識的来客应該向他的新主东提示他的交易簿。同样，任何人如果沒有在他的交易簿上注明他所已經做过的劳动时間，不能在公共的供应单位得到舒适品的享受；只有按照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数字的多、少，他才能得到价值大、小不等的舒适产品的享受。为了对于仓庫和商場里的存貨的正确交易能够实行正确的监督，以及为了防止任何人逃避一般的劳动时間而长年不劳动地在旅途上度日，这种办法是必要的。

第十五条 每个人如果在一般的劳动时間內缺席若干小时或是若干天，这些缺席的时間就由工长在交易簿上記入作为享受盖章。如果到了一定的、由共同在一起劳动的人所規定的期限他沒有办这种手續，这个人就在他的住所和食堂里被通报为病号。限期的长短各按照季节、工作需要以及同事們的好意和信任来决定，因为这些人在发生亏損的时候有通过交易小时来追补所缺損的时間的义务。

第十六条 一个供应单位，一个协会，一个市乡等在結算上的每項亏損都由舒适产品的消費者負担，例如：我們是五十个歌唱家，我們共同組織了一个协会，我們全体在科学院的办事处办了預

訂手續，以便人們天天供应我們酒类和清凉飲料。我們假定，預訂一个月酒类和清凉飲料的价值需要我們每人付三十个劳动小时，但是現在在两个或是三个月之后，恰恰是最好的歌唱家欠下了这三十个应該做过的劳动小时。因此这整个的歌唱家协会就要解散嗎？不！而是他們集体地把他們的交易簿送去，并且每个人請求多盖銷若干享受小时，以便抵补由某些人所造成的亏損。但是如果这种亏損額那样大，以至于若干人所已做的劳动小时不足以抵补其余的人的欠数，就要由科学院方面暫停酒类和清凉飲料的繼續供应，直到这些交易簿的情况有了好轉为止。

在那些人們不定时地或是偶然地去一次的公共供应单位中，就象我們今天的旅館、飯店那样，在那里只有很少顧客是按期預訂的，因此就天天有些需要盖章的事；在那里，因为舒适产品的交換額往往是以极小的单位进行的，就极容易造成亏損，如果所委派的店主沒有每次都索閱他所不相識的顧客的交易簿，如果他对那些沒有已經做过劳动小时的人供应了酒类和清凉飲料，如果他对供应出去的东西沒有盖銷或是在盖銷中发生了錯誤的話。

在这样一些单位里如果月終或年終結算时发現了亏損，由誰来担負損失呢？总不会是由科学院所委派的店主或服务員吧！因为这些人他們所具有的也不比任何人多。除了非常必要的情况外，科学院也不能担負这笔亏損。因此担負这笔亏損的应該是这样一个供应单位的全体消費者。为此我們規定如下：

第十七条 各个舒适产品的供应单位在結算时的每一个盈余和亏損都在年度結算之后按比例分配給該供应单位的全体消費者，也就是說，或者将来轉入他們在新交易簿上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的总数中，或者从中减去一个数目，結算的結果是盈余或亏損而定。

第十八条 如果全体的和諧由于舒适产品的享受而受到破

坏，并且結果引起了若干有劳动力的成員进入医院，这种在一般劳动时間上引起的損失就由該享受物的消費者平均負担。所以因酒醉而入医院医治的人数愈多，燒酒的价格就愈貴；竞爭購买貴重或稀有物品的人数愈多，（参閱第十五章第十五条），这些物品的制造和購求就愈难。（参閱第十一章第八条。）

第十九条　就象在計算一切人的必要和有益的劳动时間时一样，已經把一切沒有劳动力的人計算在內，把他們的劳动时間分配給其余的人，同样科学院也必須对于那些已經沒有能力再做交易小时的舒适消費者繼續供应舒适的享受，并且把他們的劳动时間的价值，也算作是制造舒适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間。这样以一种养老金的方式供应給这些人的享受，应該和他們以前平均所做的交易小时的价值相等。

第二十条　因为在交易簿里永远必須預先盖有一定数目的劳动印章，然后才能加盖享受印章．因此有必要新的交易簿每次都在旧交易簿滿期之前八天发出。在这个时期內旧交易簿上只盖入享受小时的印章，而在新交易簿上則只盖入劳动小时的印章。

第二十一条　如果交易簿遺失，可以領取新交易簿，但是在旧交易簿上所預做的交易小时因此作廢。

第二十二条　对于三人团、中央技工团和各技工团的成員以及一切通过能力选举而受任某种重要职务的人，在选举試驗品受审查中和被評定接受之后，发給一定数量的交易小时，各按較新理想的实現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利益而定。这种最初規定的某一交易小时的数量，在他繼續担任他的职务时一直繼續发給。（参閱第四章，第十九条。）

至于就其他的方面而說，那末他們的交易小时和其余一切人一样受同样的监督和管理，他們也和其余一切人一样，按照所得的劳动印章来支付他們的享受小时。[18]

第二十三条　虽然舒适的劳动和产品的管理人員同样也不受一定的一般劳动时間的拘束，因为他們的精神劳动和那必要和有益劳动的管理人員的精神劳动一样，不能按照小时来計算，但是前条所包括的有关知識人員的規定，不适用于舒适的劳动和产品的管理人員，因为他們的精神活动虽然提供优美和舒适的产品，但是并不提供必要和有益的产品。因此如果他們想要享受舒适的享受，他們就必須和其余的人一样在必要的劳动里做交易小时。（参閱第十二章，第二十二条及第五章，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

第二十四条　一切通过交易小时所取得的舒适的产品，在取得人死亡之后都归卫生委員会支配，各該委員会把这些物品中一切适用的部分作一般有益的处理，其余的物品一概公开銷毁。19）

由于我恐怕在这一节里未必为一切讀者所完全理解，因此在本节結束之前我还要討論以下几个問題：

第一个問題，为什么我們不可以用錢或是証券而要用交易簿？

答案： 20）一切社会的混乱和失調以及它的罪恶和过錯，只有在一种不良的調整交換的方法中才有它們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我們的錢币、鈔票、国家証券、股票以及等等諸如此类的东西，就正是这样一些不良的交換手段，因为：

甲）人們可以把这些东西大量积存在一个人那里，因而引起其他人的缺乏。

乙）人們可以用它来逃避一般的必要劳动时間，并因而造成其他人終身辛苦劳动以至于死。

丙）由于这些东西的特性，人們可以人为地制造缺乏和充裕，富足和貧困，因此使得一些人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成为另一些人的貪欲的玩物。人們可以利用它互相进行欺騙、盜窃、賄賂、侮弄，人們可以利用它为自己制造低声下气的奴隶，并且为了有利于少数人的欲望而破坏全体的和諧。

丁）少数人可以因此損害别人的利益而享受一种高度的个人自由。一部分人愈是凭着金錢而能够生活得更自由，另一部分人也就愈是在屈辱和奴役的重担下陷得更深。

戊）年代愈久，这种社会的混乱和失調也就一代一代被推向一个日益更可怕的高峰：因为金錢制度把为維持全体人的生活所必要的社会力量日益巨大地壟断集中起来，以便更好地去养肥那些創造金錢制度的人。为維持全体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被若干少数人搜刮起来的堆积量愈大，其余的人的貧乏也就愈大，而且搜刮者所經常掠夺的人数愈多，貧乏也就愈来愈甚。

己）金錢制度是和任何合理的社会制度矛盾的，因此也就有很多不合理和矛盾的法律。只要社会还必需有这些法律中的任何一种，就会毒害社会的任何一点自由气息。

庚）金錢制度阻碍和拖延任何从全体人的福利着眼所必需要的进步，因为有錢人只是支持对他个人有利的事。

在今天的金錢制度里，不論机器是否減輕劳动，我們的处境都不可能有所改善。有許多机器能够比人用他的双手多生产十倍、甚至百倍，尽管这样但是我們仍然要和从前一样劳动那么多时候。說不定正因为这样我們还不得不更长地劳动，因为如果我們不願去偷或者去死，机器的竞爭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同意減低工資和延长工时。

因此在一个和諧与自由的制度里不要金錢！

証券或馬克同样也决不是理想的交換手段：因为要防止屯积，人們同样必須時时用其他东西去更換它們；而这在証券来說更造成很多的麻煩。为什么这些东西在一个和諧与自由的制度里不能用为交換手段，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通过这些东西贈与、賄賂、賭博、欺詐、偷盜和在金錢制度之下一样可以进行。因此无論是一块金屬、木头、石头或是証券在一个以和諧与自由为基础的社会里都

不能用为交换的手段。

因此，一个交换手段只有通过下列这些性質才能具有合乎和諧与自由的使用目的：

甲）它不能被用于屯积、贈与、賭博，它不能被繼承、被盗窃。

乙）它必須不能被用于为了某一个人的利益而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

丙）它必須虽然經过一切交换但是仍然永远留在所有人的手中，并且同时也是一本他的欲望和能力的日記。21)

第二个問題，为什么人們不能把交易簿同样也用在必要和有益产品的交换上？

答案：因为这是一些必要的和固定的东西，因此每个人应該以同等的比例获取这些东西，就象为生产这些产品所必需的能力一样。但是对于一切人都应該同等地具有的东西，在一个和諧与自由的制度里不容許有任何交换的手段，因为交换手段根本只是用来满足个人的自由的要求，并从而可以使享受在不損害任何人的条件下有不平均的分配。因为凡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在同等的比例上分配的东西，根本也用不着交换手段。但是对于必要和有益的东西的需要，在一切人都是同等的，就象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需的劳动时間一样。把交换手段扩大到必要和有益的东西的生产上去，只能使按照同等的比例进行分配成为不可能。有些人也許就会为了多喝几瓶酒而穿着襤褸骯髒的衣服以致令人生厌。另一些人也許会因此节省家具和家庭用品，又一些人甚至于节省口粮；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可能会有这一切情况。因此必須取消对于必要和有益的物品使用交换手段，如果能够做到完全取消交换手段，那当然是更好。有些人認为这有可能，但是我，我主要是主張全体的和諧而在其中又有每个人的自由，到現在还沒有能看出这种可能性，因为至今还沒有人認眞証明过这一点；虽然，我盼望有这样的

可能。

第三个問題，通过交易簿有可能一个人連續若干天耽誤一般的劳动时間，因为他可以請求从他已經做过的交易小时內盖印抵銷他那每日六小时的劳动时間；还有其他一些人根本不在一般的必要和有益的生产里劳动，因为他們被指定去从事舒适的劳动，例如画家、雕塑家、金屬制品工匠、飾品和时装制造者、糖果制作者、釀酒者、剧作家、戏剧演員、歌唱家以及从事类似的业务的人等等。通过交易簿怎么可能保持欲望和能力之間的必要的平衡，怎么可能来計算那被規定为一切人都应該从事的必要和有益物品的生产劳动时間呢？

答案：整个社会的管理分为两个系統，劳动或者說业务系統，和享受或者說家庭系統。在劳动系統里由全体男女劳动者或各技工团选出各級劳动領导人，从工长、小队长起直到工作理事会和三人团。

工作理事会和三人团掌握全部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員的数目以及全部丧失劳动力的成員的数目。按照这些人的需要也就不难算出对于全体所必要的劳动时間。現在假定，在一个有一万五千人的居民之中，有一万人是能做全劳动时間的人；我們假定，这些人每人每年能完成一千八百个規定的、一般的劳动小时，一年以三百个劳动日計算，那末全体合起来一年就有一千八百万个劳动小时。如果在年度結算时，由于交易小时的关系，只有九百万小时22）可以算作一般的劳动时間，缺少的部分就用九百万交易小时来塡补。只有在交易小时有余额时，科学院才能得到它那为生产舒适的产品所必需的物資23）。因为科学院沒有物資就不能制造任何物品，因此在交易簿上盖章登記时不发生任何錯誤，这是无論对于科学院或是对于舒适产品的全体消費者都是共同关心的事。因此三人团和各工作理事会不必对于交易簿的計算稍存顧慮，因为必

然总会在交易簿上有多余的交易小时，这个余額可以用来供应科学院下一阶段的生产所必需的物資，并且因为，如果在交易簿上沒有多余的交易小时，必要时也可以从全体成員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中减除下来，后者对于任何人都并不增加什么很大的負担。（參閱第十六条。）

关于享受或家庭系統，三人团在一切城乡和省区都派有监督和管理儲存物品的經理。这些人員大致报告以下这些事項：对于一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居民点，我們这里每天需要五千斤肉，二万斤面包，一百公升豆类或是馬鈴薯，一万五千公升牛奶，一万公升啤酒，六千公升酒类，等等。我們現有儲存的物品有：在这里他就把全部在商店、仓庫、粮仓、地窖里所儲藏的物品以及蔬菜种植和牲畜飼养等的情况都列举在下面。

这些报告从一切省区送达最高的联盟机关。按照这些报告，由最高联盟机关首先規定在这一区和那一区之間各种产品余額的彼此交换；省区交换之后，各省区經理在他的轄区內規定各城乡之間剩余产品的交换，然后城乡又規定各伙食委員会之間的交换，伙食委員会根据日常的消費規定每个人的給养。对于生产舒适产品的劳动者也和对于其余人一样供給生活必需品，因为他們的劳动时間已經通过交易小时結算。对于那些忽然想到要在若干天內不劳动的人也同样供应，如果他們願意每天盖章扣除六小时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或是换一句話說，願意在他的交易簿里盖上六小时的享受印章。但是如果沒有經过这种手續，或是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已經全部为享受印章所抵銷无余了，但是那个人仍繼續不去劳动，那就要由工作室在他的住所里張貼通告，声明某人患病了，同样也張貼在他的食堂里。每个人經过这样通告之后，只能在医院里得到住宿和食物，因为任何其他的住所和餐席对他都不开放，如果在交易簿上沒有在二十四小时之內載入的迁移住所和改

換食堂的証明，或是迁出医院和疾病痊愈的証明。（参照第十五章，第十一条。）

第四个問題，用什么样的方式預防一切作伪和侵吞行为？

答案：主要是因为，通过交易小时一切人的获得和享受的欲望同样都可以得到滿足；因此人們根本不必要欺騙，如果要欺騙，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一个人要参加一切舒适产品的享受，却不願意象其他人一样为此而劳动。

但是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即使人們能够自己伪造交易簿以及簿子上加盖的一切印章，也不可能騙过社会自身对于它的利益的关心；因为首先是不可能違反义务逃避一般的劳动时間，任何人如果不自己請求把所誤工的时間数量在簿子上加印抵銷，就要在他的住所和食堂里被通告为患病者，并且在那里对他的一切供应都立即停止。既是任何人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逃避劳动，因此其次也就可以肯定，任何人不能自己在簿子里假盖印章，因为工长或是小队长或是同事們在每五个劳动日之末会看到的。

但是如果眞正有人能够凭着非常的技巧伪造双重的交易簿，由这种伪造的交易簿所获取的享受也必然会有許多不便利；因为首先他要避免太經常地在做交易小时的时間內去享受，因为如果人們把享受印章的数量和他很多的空閑时間一比較，就容易惹人注意；次之，这些人必須在享受时尽量躲开和他們在一起劳动的人，以免他們发現有差异；而且这些人所換入的許多物品也必須要試图藏过別人的眼目。再次之，这主要也是一种証据，可以証明这些人要比科学院所指派的制造交易簿的人員还更技巧、更灵敏。

科学院将必須自己单独負担这样的亏損，并从而舒适的消費者必須全体分担由此所造成的損失，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使得

这种人不敢用这种方式来輕試他的技巧，并因此随便拿同人們的敬重和友誼开玩笑，一旦丧失了同人們的敬重和友誼，在一个和諧的制度里，这是只有极尽辛勤，通过迁往一个生疏的地方，通过更好的行为作風才能重新获得的。

假如这样的交易簿連同它的印章、签字都完全被仿造出来，这就是一个証据，証明科学院沒有把交易簿的制造和設計委任給最技巧最灵敏的人。所以这种情况的結果将或者把交易簿的制造和管理另行委托給其他的人，或者正可以委托給仿造者。

第五个問題，在交易簿上加盖印章不会是一种麻煩的方法嗎？

答案：按照我的看法，这种方法比我們金錢交换的方法更要簡便些，因为用这种方法除去年度結算而外永远用不着换也用不着数。

由于这种方法只是用于欲望的满足，并因此使一切有关必要和有益需要的零星購买和換取成为沒有必要，这就已經是一种重大的簡化了。至于說到支付或是在五个劳动日滿期之后要加盖劳动印章的手續，那末这种方法也不会比每周領取工資的制度多費时間。一个工长或小队长在十五分鐘之內就可以全部办完他同事們的十本交易簿的一切必要的盖印和签字手續。关于填注变更地区、住所、食堂、工作室的注明，也比之填发我們今天的旅行証、租約、飯店賬单、工作証以及我們的工长、厂主、主东的签字証明等等所經历的麻煩更少些。

至于說到享受印章的問題，那末盖章的麻煩和时間損失已經是非常簡化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对于各种舒适的享受按月或按年預訂，并且为此目的可以結合若干同好的人組成协会，例如：歌唱协会、讀書协会、音乐和跳舞协会、晚間消遣协会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等等。

每一个这样的协会一总負責繳納它的会員們应付的費用，成蔓地批入日用所需的茶、啤酒、酒类、咖啡、糖果，以及各种酒类和飲料。这些物品的消費以及所应繳的費用由各該协会的会員按月自行結算，科学院只是在每月、每季或是每年結算一次各該协会会員們的交易簿，如果在这一个或是另一个会員那里发生了亏損，就由全体会員用多余的享受印章来抵补。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协会首先必須注意选擇行为端正的、全体其他会員都能信任的会員。万一仍然(实际上很不可能)发生了一种普遍的重大亏損，当然就只能由其余的消費者在年度結算时以很小一点公攤的費用来抵补这笔亏損。但是这样，就会造成这样一个协会的解散，在它还沒有通过交易小时补足它的亏額之前，它不能从科学院得到任何供应。而其他的协会誰又願意收納这样的会員呢？至于其他供应单位里的享受盖章，在这些单位里每个人在路过的时候可以随意取用那末一杯燒酒、啤酒、牛奶、一包烟叶等等，同样也并不麻煩。顧客只要把他簿子里要盖章的最后一頁揭出来，在那里的店主——一般是已經不能劳动的人——把他的印章盖上就完事。这至少和用錢付賬一样快，特别是如果我們想一想，在用錢的时候往往要兌換和找零，而且也常常有需要签字記帳的事。

至于說到奢侈品，它的交易更要比現在快得多，現在为了討价还价和兌換金錢枉費了多少宝貴的时間。

所謂交易簿它基本上也就是在調整全体的和諧中每一个人需用的一份文件。它代表了在今天我們这个社会情况下所必要的一切文件。

它同时是：旅行証、出生証、籍貫証、通行証、艺徒証書、支票、收据、帳簿、日記簿、学校毕业証書、入場劵、介紹信、公份册、存款証、月份牌；它是一面个人的一切精神和物質需要的鏡子，是他的一張半身象片、他的履历，总之，是一个人的全部形象化的“我”，一

个还从来沒有这样表現出来过的“我”。[①]所有我們在今天的情况下所必需的那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凭証、証件、文書其中絕大部分是很沒有用的东西——都以一种完备而簡化的方式集中在一本交易簿里。

第六个問題，这种規定会不会由于某些人的外出旅行而被破坏呢？

答案：不会！因为任何人如果沒有已經做过的交易小时，如果在他的交易簿上沒有签証，在一个生疏的地方不能得到工作、住所、飲食、衣着和舟車的方便。只有当簿子合乎規定，并且所做过的劳动和享受小时都記入了該旅行者的交易簿之內的时候，才发給签証，然后在年度結算时这些就連同一并計算。

第七个問題，会不会店主們把很多东西分送出去，而不把它們的价值在簿子上盖章呢？

答案：不容易！因为首先这里关系到全体顧客以及店主自己的利益，每个店主都宁願在年終結算时給他的顧客們提出一笔盈余而不是一笔亏損；次之，因为店主永远不会是单独一个，而是各处都委任两个或是四个人，他們都同样关心要能得出一份好的、有盈余的年終結算。

在一个店主的職位上，人們可以随意委任若干人，而不会影响一般的劳动时間，因为对于这种職位，人們总是录用那些即使不做工作，社会也必須养活他的人；每一个已經沒有劳动力的人对于店主这样的職务永远都是会乐于去做并且足以胜任的。并且，在这样一个和諧的制度里，每一个人对于从店主方面来的这种特别优待，不只不看作是一种好意，并且会看做是一种侮辱。因此从这方

① 关于这一点，梅林指出：“在这一句欢呼声中，解除了手艺工人由于警察厅数不清的証明文件而造成的多少煩恼和痛苦”。（参看《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12頁。）

面說，对于不端行为的顧虑也是沒有根据的。

第八个問題，但是，在某些行业里我們怎么办，在这些行业里必須做較长的、費力的劳动时間，例如：海員，他們往往需要作长期的海上旅行，例如列車員，他們必須日夜留在車上，这些人也能做交易小时嗎？

答案：为什么不能？凡是他們不得不超过一般的劳动时間以上留在同一业务上的全部时間，都給他們算作交易小时。用这些交易小时他們可以在船上滿足他們的一部分享受，其余的时間和享受可以在旅行之后追补。这样的人的交易簿当然不能在一般規定的时期內換領，因为在旅行中他們沒有机会能通过享受印章的蓋銷而用完他們的交易小时。因此这种新交易簿的換領在每次旅行起程之前举行。（参閱第五章，第二十条。）

第九个問題，有許多行业无可爭辯要比其他行业更安逸、更舒适些，但是在这些行业里不能每二小时換班一次，以便可以有三倍的人員可以参加这种行业。例如交通事业里的列車員就是这样：那末在这样的一些行业里我們应該把这些人的劳动时間也算作同样辛勤的劳动嗎？因为其中他們也隨时有一些什么都不做的空閑时間，又例如馬的飼养也是这种性質的工作之一。为了不至于和全体的和諧与自由的原則相悖，我們在这样一些行业里应該怎样来处理这些事呢？

答案：这些人的劳动时間必然也应該完全計算，因为他們根本不能把这些劳动时間为了自己而用于其他的目的。而其他人如果沒有經过可以核准他参加这种工作的能力考試，也不可能竞爭这种位置。但是这种为每个人在离开学习之前所必須經过的能力考試，如果爭取学习某种看来似乎舒适的行业的学生数目愈多，考試也就愈难。（参閱第五章，第二十条及第十四章，第十五条。）

因此各种不同勤劳之間的平衡决不会因此而被破坏，这种竞

爭至多只是可能被利用来把科学和技巧日益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因此应当由各技工团来决定，那些科学和那些技巧应該为了全体的福利而通过这种方式給予更多的刺激。此外，今天很多行业的舒适性在我們也还只是表面的，因为我們根本还不能想象，今天被我們認为繁难的許多行业在一个更好的社会組織里可能怎样舒适地来进行。

第十个問題，人們怎样来处理剧院里的各种不同的席位，对于这些席位一切人本来是有同等权利的？

答案：按照不同的情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过渡时期，当剧院还沒有普及，演員也不多的时候，人們可以对不同的席位采用不同享受印章的預訂办法。每一个預訂者于是各按照他所預訂的席位，取得一份在預訂期間有效的入場券。如果要預防把这种入場券轉送他人，也可以把这些以及其他在交易簿盖銷了的預訂項目再在交易簿的特別备注頁上予以注明；至少这样一来只有那种逐日領取的入場券之間也許还有可能进行某种往往是为双方所願意的彼此交换，而一張一季或半年的預訂券就不可能轉送別人。

这种在特別备注頁上的特別印章是为了簡便之用，免得剧院經理在每日分发入場券时必須全部翻閱每一本交易簿。

如果剧院已經普及化了或是人們先就已經不再計較席位的不同价值了，人們就可以按照下面的办法办理：

在剧院門首設有若干票匭。在第一个票匭里有許多单个的带号碼的球。在第二个票匭里这种带号碼的球是两个一組地相連的；在第三个票匭里是三个球一組相連的，照这样下去以至于五个球一組。这些在五个票匭里的号碼是順序相連的，它們代表剧院里的全部席位。

单独来的个人就从那盛有单个的球的票匭里探取，然后得有一个由一張与球号相符的戏票所指定的席位。如果有两个或更多

人願意坐在一起，就由其中的一个人从那个盛有所要求的、相續联着的号碼的票匭里去探取。如果单个的号碼已經取完了，可以从其他的票匭里取来补充，为此人們可以把連組的球拆开。

这一切不都可以进行得很好嗎？但是我們这里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办法还不过是将来可以做到、并且也一定会做得到的那些事情的一个极模糊的不完善的輪廓而已。

許許多多在一个分离和孤立的制度里所不可能办到的事，在一个联合統一的制度里就都可能了。

第十一个問題，如果这样一本交易簿遺失了，这种遺失会不会在結算上引起不正常，或者甚至于造成亏損呢？

答案： 由此产生的不正常情况既无关紧要，也不会使管理机关感觉为难，因为管理机关并不預支交易小时，而是使人去預先为交易小时而劳动。因此在遺失交易簿时，只是个人可能有損失，例如他已經做过很大数量的交易小时，却不能提出所做的交易小时的余額的証明。

这种損失即使发生也只能是很小的，特别是在那个人已經习慣于有限度地、有規律地去做超时間劳动的时候，同时它除了对舒适享受的消費者而外对任何人都沒有好处。（参閱本章，第十七条）因此一本交易簿的遺失和任何其他遺失或是获得一样并不能危害到个人的福利和破坏全体的和諧。

有一种特別的情况是，遺失者是一个协会的会員，协会的所有的交易簿是在年度結束之后才和科学院結算的，并且由于在这段期間內所发生的旅行和病患以及其他种种不能預料的事故，就很难計算出那本被遺失了的簿子的內容。遇到这样的情形，就只有听由协会的会員們自己来决定，是不是他們願意按照第十五条的規定整个或部分地担負这笔亏損，如果該遺失者不能或是不願自己单独对他的疏忽負責的話。

第十二个問題，交易簿的正規性幷从而有关全体的和諧的計算会不会由于个人的来往旅行而被破坏？

答案：不会！因为每个人，如果他沒有先前做过的交易小时，在起程外出前需要在他的簿子上得到签証，但是即使这样，他仍然要按照每日規定的劳动时間才能利用舟車的方便。

如果一个人已經做过相当数量的交易小时，他就不需要这种签証，但是那样他就需要，在他还沒有参加劳动的时候，把他每天所应做的六小时或五小时的劳动时間从他先前所已經做过的劳动小时內盖章銷除。

一个沒有做过交易小时的旅行者，他每日的劳动和每日的需要都由卫生委員会批示。如果他要在一个地方停留些日子，他可以向一个工长或是小队长按照他的选擇請求收納作为劳动工人。如果他在他那交易簿上有工长或是小队长的盖章，他就可以在任何供应单位得到他所需要的必要和有益的东西。

在簿子上盖章的工长或小队长負有責任把每个不出勤劳动，而且同事們对他不表示支持的工人，报告作为患病者。（参閱第十五章，第十二条）

在这一章里我希望我已經差不多清楚說明了我的意思，因此我就以这个問題作为結束，虽然仍然有許多可問的問題。誰要是还沒有明白我的意思，通过以下各章也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人們去要求一种全体人的——你們听明白了，**全体人**！！**全体人**的！！！——自由、和諧和共有共享的制度，人們就一定会得到它。这一种或是那一种制度！交易小时或不是交易小时！这一切都是一些次要的問題；主要的是：一切要为**全体人**，而不是：有一点为这些人，又有那末很少一点为另一些人，而其余的人則一无所有。

第十一章 事业封鎖

如果在一个事业里志願的劳动者过剩了——普通在舒适的事业里会有这种情况——并从而不能再在这个事业里做超时間的劳动，那时候在这个行业里就不能再做交易小时。这种规定我称之为事业封鎖。

凭着这种规定就可以使得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中，每人都可以自由选擇一种舒适的、輕快的劳动或一种不舒适的、繁重的劳动而不会因此在不舒适和繁重的劳动中发生缺乏劳动者的現象。

事业封鎖这整个制度的意义在于:非必要的、舒适的享受只有通过那个必要的、但是缺乏志願劳动者的生产部門的生产以后才有可能，并且既不因此損害个人的自由，也不因此損害全体的和諧，保障个人自由和全体的和諧正是这个制度的主要任务。

通过事业封鎖又可以防止一切由于若干人的欲望的放縱而使社会可能蒙受的不良影响。例如，我們假想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中奢侈以一种非常的方式激增起来，如果有些人表現出一种对于金鏈子、金表、指环、珍珠和宝石的眞正病态性的嗜好，并且医生报告說，由于这些物品的增加和流行，医院里的貪欲病也就是說为了爭夺一件东西而吵鬧毆斗的这种病人——已經有人滿之患，这时候如果还不可能使这些物品普及化，就由有关行业的理事会指令迄今制造这些物品的工厂实行封鎖；这样，这种病症也就可以一举而消灭。

人們可以提出反对說：每个人，如果他願意的話，都可以通过交易小时来取得一种金制飾品。但是这究竟是不可能的；因为最后

制造这些飾品的材料将会不足；而且結果人們将会发明和制造出这么許多貴重的、无益的廢物，以至使每个对于一切奢侈品和幻想的产物有偏好的人最后不可能、或至少感到太麻煩，为了取得这一切东西而要去作那样多的交易小时，但是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自然的貪求和获得的欲望，因此也就不足为怪，他会試图用最容易的方法去滿足他的这种欲望。那些具有强烈欲望的人——这些欲望是由作用在他的官覚上的种种享受所刺激起来的——就会利用一切他可能利用的手段来滿足他的欲望。这样，如果社会使他感覚到 要通过运用他那有限的一点有益的能力去滿足这些欲望很困难时，那他就会試图采取其他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欲望的滿足；于是他的欲望和全体的和諧发生了冲突并由此也就表現出，社会制度在这里有某种需要加以改善的地方。用我們今天的話来說——他于是就去偷窃。

这种情况沒有其他的补救方法，除非或者是使那种物品普及起来，或者是廢除这些能够造成紊乱的物品；对此也同样需要应用事业封鎖。因此关于这个問題我們主要要注意下列各点：

第一条　它是用于使个人的欲望和能力与全体的欲望和能力归于和諧。

第二条　它由卫生委員会提出建議，由行业理事会予以批准。

第三条　如果不是因为自然的規律必須把某些人作为例外的話，事业封鎖应該对于一切做交易小时的个人同等有效。

第四条　一切在最繁重的行业里化費他們的劳动时間的人，有嬰儿的母亲以及那些还継續劳动，但是已不能做强劳动的老年人和体弱者都可以作为例外。这样社会生活中的平等也就可以得到保障。(参閱第十三章，第六条)

第五条　如果一个行业，例如收获季节的农业，一时需要很多的劳动者，在这个期間其他一切行业就都加以封鎖，也就是說在

任何其他行业里都不能做交易小时；但前条所举的例外仍然保留。

第六条　因为每一种工作都分成許多不同的部門和分支部門，其中最小的分支就只需要很少一点基本知識，又因为每一个人无論在学习軍里或是出了学习軍以后都經常有可以取得这种基本知識的各种机会和方便，因此不至于使任何人由于某一行业的封鎖而絕对不可能做交易小时。这样也就可以使自由有所保証。

第七条　如果一个行业由于它的工作性質的安逸而有过多的劳动者竞爭，那就任何人不得在这个行业里每天超过二小时劳动，而是在这里面劳动的每一个人必須在另一个行业里完成他的其余的劳动时間。因此就可能使有三倍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从事劳动。

第八条　如果一种舒适享受的产品可以引起肉体或精神上的病态，而且这种产品不可能普及或即使普及也不能减少它的不良作用，这种产品就予以封鎖，也就是說停止这种产品的制造。这样社会的和諧就得以保持并且限制了那种放縱无度的貪得欲的弊害。

第九条　如果由于享用过多的酒精飲料而引起了許多身体上的病症，但是这些病症危害到某几个人，由于这些人患病而损失的劳动时間就要一并計算在制造这种飲料所需的劳动时間之內，从而可以使这些飲料的消費者們来弥补由此对于全体人所造成的損失。因此这些人就都会关心注意，尽可能地戒止这类放蕩行为。全体不能担負这种由于少数人的欲望而造成貽害于人的劳动損失；因此由于过度的舒适享受而对一般有益劳动所引起的損失，应該由这种享受的消費者来担負。24)

第十二章 艺术、科学院、或生产舒适品的劳动的管理机构

第一条 科学院的目的在于考核和发展某些个人的这样一些能力，这些能力能够滿足和发展其他个人的一些**特殊的**欲望和能力，从而不使任何有利于社会的能力白白浪費掉。

第二条 科学院的成員通过陈列在艺术厅里的舒适产品的試驗作品，或者同时也通过对于申請科学院录取的应征者本人的考核来辨識这些能力，后一情况也就是說，当考核一种艺术必須有艺术家本人在場的时候，例如对于戏剧演員、騎术家、魔术家、走繩索者等等

第三条 在舒适的产品这个名称下，我所指的是一切为提高和美化官感享受而作出的劳动产品，例如：剧院、舞会、音乐会、艺术展覽会、私人庆祝会、糖果和糕餅厂、啤酒和咖啡館、各种舒适的飲料、烟草、焰火等等的制造。

第四条 一切新的舒适产品或是这种产品的图样和样品經过科学院的考核之后，都陈列在艺术厅里，以便引起嗜好者的欲望。

第五条 按照嗜好者对該产品的訂購情况，科学院指示設立該項新艺术产品的工作室。

第六条 一切已經普及化的舒适产品，就不再屬于科学院，而是屬于技工团的管理之下。

第七条 如果一个城市，一个省区或是一个地方的大多数居民都使用該項产品，或是要求使用該項产品，那时候它就成为共同普及的东西。

第八条　凡通过在艺术展覽中某一特别优秀的作品的入选，或在科学院选举委員会面前經受对他的能力测驗及格而被录取入科学院的人，为科学院的成員。

第九条　凡願意参与享受这一些或是那一些舒适产品所提供的享受者，必须用交易小时和标明在这种享受上的劳动小时进行交换。

第十条　这样，在一个科学院轄区內所消費于舒适劳动上的时間，必須通过最必要的劳动中的交易小时全部重新补充起来，科学院的存在和利益本身就要求它必須这样做。

第十一条　各卫生委員会必須經常注意，通过科学院而使某些人的欲望所取得的滿足不得成为其他人的禍害，并从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和諧，例如制造舒适产品的原料消費造成必要和有益物品的减产，例如由于奢侈品的增加又产生了貪欲病患者，或是又产生了，如我們今天所称呼的騙子、刮財奴、窃盜等等。

第十二条　在后一情况下，如果事业封鎖不足以疗治这种恶疾，那就或者使这种物品成为社会上共同普及的东西，或者把它完全摒除于社会之外。

第十三条　只有最体弱的人可以在舒适的劳动里做交易小时。（参閱第十一章，第四条）

第十四条　舒适劳动的領导由科学院的成員担任，艺术厅的照料工作由那些因为年老或患病而不能做其他工作的人担任。

第十五条　科学院的成員以这种成員的資格，无論对于必要和有益劳动的領导或对于这种劳动的能力考核都无权过問，除非由于他們作出的某种有益的发明发現，他們同时也是技工团的成員之一。

第十六条　一切已經共同普及化了的舒适品的享受，但因为有些人对它提出了更多的消費要求而同时也屬于舒适品范圍之內

的东西，例如燒酒、啤酒等类物品，它們的生产不屬于科学院的領导，而是由受技工团領导的經理們制成后供应科学院，这些物品的費用按劳动小时計算，并且构成由于舒适品的生产而增加了的劳动小时的一部分，在年度結算时必須与交易小时相符。

第十七条 一切文学作品，在科学院选举委員会考核时不認为特别优秀并且未被录取者，和其他一切送审的試驗品一样，都陈列在特設的展覽厅里，以供参观。

第十八条 如果有很大数量的交易小时預訂这种作品，科学院就把这种作品付印。

第十九条 对于每一被录取的文艺作品都规定給予作者一定数额的交易小时。

第二十条 这个待規定的数額根据訂閱的份数而定，但不得超过每一其他劳动者在一年內所能做的交易小时总量；这种交易小时也和其他一切未經享受印章盖銷的交易小时一样，在交易簿滿期之后就失去价值。

第二十一条 在科学院的領导下制造舒适产品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間，与必要和有益产品的劳动时間完全相同，一般的劳动时間正是按照后者来計算和規定的；它只能与一般劳动时間同时縮减。因此在舒适品生产中的利益只能归之于舒适品的消費者，但是不能通过减短他們劳动时間的方式而归之于舒适品生产中的劳动者。

第二十二条 舒适品生产劳动的管理机构的成員和三人团、中央技工团和各技工团的成員以及教授、教师、医生一样，不受規定的劳动时間的拘束；但是他們和其他一切人一样，同样服从交易小时的規定。因此他們和其他一切人一样，如果想要滿足舒适的享受必須在最迫切需要的劳动中做志願的劳动小时。25)

第十三章　妇女的地位

第一条　妇女就她們所进行的劳动来說，也是和男子完全一样地組織起来的。因此她們同样也有她們的行业理事会、技工团、科学院、交易小时和事业封鎖。

第二条　妇女在选擇对于一切人所必需做的劳动时，比男子有优先权，因此如果她們在这些劳动里技巧和速度与男子相等时，她們可以选擇最輕便的劳动。

第三条　最重要的妇女工作由妇女技工团的成員领导，后者以和男子完全一样的方式选出。

第四条　如果对于各技工团內某一項重要工作的領导，一时找不到具有最高管理机关所要求的那样的才能的妇女，这个领导职位可以由男性担任。

第五条　一个主管某一种妇女劳动的工作理事会的职位，只有妇女在这个职位所要求的才能上和男性技工团的成員相等时，才能担任。

第六条　对于有幼儿的母亲任何行业不能拒絕，她們必須在一切劳动中可以找到工作，以便她們可以选擇最輕便的劳动，并且可以选擇那种可以在家里守着她們的幼儿做的工作。

第七条　只要大自然还沒有創造出奇迹，也就是說只要妇女在有益的科学、发明和才能上还沒有超过男性的时候，妇女也就不能达到那种掌握社会管理权的职位而成为三人团和中央技工团的成員。但是如果一旦妇女和男子的性質变更到这样，妇女在科学、发明和才能上超过了男性，那时候当然也就很合理地，人們該使社会的組織适应于这种新的情况。

第八条 婚姻上的共同生活必須是自願的，任何一方不能强迫。

第九条 一切达到三周岁或是六周岁的儿童都由国家收納入学习軍。

第十条 父母患病、死亡或离婚时，他們的儿童，不論年龄大小，都由国家，或勿宁說由社会收养。

第十一条 和成年的妇女一样，女性青年在学习軍里也有她們的技工团、科学院、交易小时和事业封鎖，她們的生活条件和男性青年相同并且具有和他們相同的目的。（参閱下一章）

通过这个制度就堵絕了一切阴謀詭計的門路。青年男女們彼此象兄弟姊妹一样地培养起来。他們知道，他們全体按照自然的法則都具有同等的权力、义务和自由；他們知道在他們中沒有誰是穷的，沒有誰是富的；他們知道，他們所必需的一切，用一点輕微的辛劳就可以得到。那种天生的魯鈍和那种粉飾的、矯揉造作的教养之間的刺目的对比，某一些人的文雅的，有教养的世情俗調，另一个人的严重的粗魯和愚蠢在这里全都沒有了。同样，穷富之間，地位高低之間的一切区别在这里也都沒有了。大家都知道，他們和所有其他一切人一样都会得到家庭、儿女、子孙。在这样的环境下爱情和友誼才能发揮一种热烈的、自然的、不是人为造作的作用。

如果說今天妒忌和爱情給社会造成了千創百孔，那也只是今天是如此。但是人們能不能給我举出一件古代的坏事，它在今天已經不存在了。一切坏事都还在各种不同的名称下象癌症一样繼續腐蝕着。如果把自私和利益和爱情分开，那时候我們可以看一看，是否还会有象今天这样一半的痛苦悲剧。在十件婚姻之中几乎沒一件不受自私的影响。他有錢嗎？她有錢嗎？有多少錢？——这就是通常在婚姻上的問題——一种在婚姻的枷鎖下、在妒忌、詭詐、吵鬧、爭执、意見不和下枯萎着的爱情幸福，这就是对这

些問題的答复。

爱情是一个硬壳果的果仁，婚姻是它的外壳。金錢制度就是嚙入那果仁而且敗坏着它的虫。大多数人啃那苦澀的、坚硬的果实外壳。从这里你們就可以得到我們今天的婚姻的整个定义了。

給婚姻当事人在社会制度里創造一种自由、独立、无忧无虑的地位，取消那些鉄制的、違反自然的索鏈，用这些索鏈你們把最矛盾的欲望和能力一輩子箍在一起；重新給婚姻当事人他們在天堂里的原有的自由，今天你們那法院所办不完的不幸的丑案也就一定会完全消灭了。

沒有比想用强制、威吓、恐惧来强迫婚姻上的忠貞更可笑的事了；但是人們也已經看見这些办法的結果了。就正象窃贼一样，他本来惧怕杀人，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行窃时就带起了武器。同样，从那些男男女女的婚姻不如意者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事例，由于人們給他們那自由的欲望設下了障碍，他們成了盜窃和杀人犯。这在我們今天的社会組織里是很普通的事，一个人为了躲避一种由于不許他滿足某种欲望而使他感到强制和恐吓的制度，反而做出了更重大得多的坏事。但是因此而必然受害的，除了社会还有誰呢？

如果婚姻的結合不能通过尊重、友誼和爱情的要求而联系在一起，如果說甚至于利益也不能維系住它——这就說明了很多問題——：那末順从天意，最好还是解除了这道索鏈吧！不要再給你們自己互相制造一些两倍的、三倍的地獄吧！

拭干你的眼泪吧！可怜的、不幸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妇女！并且你想一想，在全地球上还有多少的弱者在受苦。总会有一天，解放的金黃色的朝阳也会突然照到你的臉上，为了好从你那溫潤的睫毛上把那奴隶的痛苦热泪吻去。那时候你就傲然地直視你那暴君，因为你不再需要他了，法律也不再保护他了；那时候，可怜

的、受騙的、被誘惑的姑娘，你又会找得到一个勇敢的丈夫，他举足踏碎了那大堆人的偏見；那时候，你們这些在盛开着的年华里充滿着生命之欢乐的青年男女們，生活吧，相爱吧！那时候，讓今天違背了自然鎖閉在你們胸中，嚙蝕着你們的心、痲痹着你們的活力的热情一齐都傾泻出来吧，免得使它采取一种无論对社会的和諧和你們的健康都是有害的方向。那时候誰有爱的能力，誰就爱吧。

第十四章 学習軍

第一条 一切儿童、男女青年都屬于这个学习軍，直到他們在劳动和科学上取得了进入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識的年限为止。

第二条 学习軍受男女教师的領导，这些教师都是各技工团的成員。

第三条 学习軍要学习一切科学和艺术并且习慣于作一切的劳动。

第四条 凡三人团指定認为是对于社会特别必要的劳动，应該为学习軍的絕大多数所熟練和掌握。

第五条 学习軍的工作应該这样来領导，就是：除了青年們的学习之外，从学习軍里还应該生产出一种对社会有利的物質資料。

第六条 男女学生的劳动时間由教导人員按照学生的年龄和体力来規定。

第七条 青年主要应該能习慣于最繁重的劳动。在这里教导人員必須带头給他們作出一个最好的榜样。

第八条 学习軍分为两部，女部和男部，各有他們特别的指导团和科学院，后者的成員和成年人的眞正的技工团和科学院一样，以同一的方式选出。

第九条　但是这种非成年人的技工团和科学院的主席以及它們的行业理事会的成員旣不是由学习軍，也不是从学习軍中选出的，而是由眞正的技工团，科学院和工作理事会，并且是从后者之中选出的。

第十条　学习軍也有交易小时和事业封鎖，但是它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培养知識的欲望，而不是培养肉体享受的欲望；因此在学习軍的生产舒适品的劳动中不制造任何幻想的、奢侈的和美味的物品。

第十一条　这种組織的目的在于使青年們习惯于成年人的社会組織，在于培养他們的能力，使他們能保持欲望的平衡，以及一般地說特别是在于更早、更强地培养他們的知識的欲望和能力，先于他們的获得和享受的欲望和能力。

第十二条　一切男女学生，凡在学习軍里由于突出的才能、勤勉和技巧而成为技工团的成員者，如果在进入成年人社会时，願意在大学里进修他們的科学知識，他們在大学里的学习应算作为劳动时間。

第十三条　进入大学学习对于其他一切进入成年社会的男女学生同样也完全自由，但是只有对于前条所指的学生这种学习才算作劳动时間。

第十四条　一切男女学生在他們离开学习軍之前，必須經过一次关于他們在社会里必需具备的学識和能力的考試。

第十五条　按照志願参加某一行业的人数的多少、以决定对报考这一行业者的考試的难易。

第十六条　凡考試不及格的学生，得在学习軍里继續学习一个时期。

第十七条　凡是技工团的成員，当他們在某一对于社会有益的行业里选定了他們的劳动时間，就可以不先經过考試而直接就

业。

第十八条 任何人不具备完全健康的体格，不得离开学习軍。

第十九条 如果多数医生宣告某一个这样的男、女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可能治愈，并且宣告这样的人与社会混居对于社会有害，这样的学生就被送往为了这个目的而在河流或近海島屿上特設的疗养院。(参閱第十二章，第六、第七、第九条。)

第二十条 因此学习軍处于教师和卫生委員会的监督之下，并且这个組織和其余的組織一样受三人团的最高領导。26)

第十五章 哲学的医学

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既沒有犯罪，也沒有法律和刑罰，我們今天所叫作犯罪的一切事，都是社会不良秩序的結果。如果我們扫除了这种不良秩序，那就只剩下了人类的自然的疾病和缺点的殘余；但是这种殘余却不是能用法律和刑罰，而是要用治疗的手段去消除的。

如果我們从社会的观点来观察一下今天社会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混乱，那末这种被人常常說得天花乱墜的十九世紀的开明也就大大地昏暗无光，不足以欺騙我們的眼睛了。

往往在严肃的姿态和权利的借口下，我們的行动就象瘋子和白痴一样。

我們把一个偷了邻人一件汗衫的可怜的穷鬼关起来，因为他一件汗衫也沒有而这个邻人却有十二件汗衫，我們把他关了起来强迫他什么也不能做并从而只好养活他，并且由于我們所加之于他的鄙視，毁灭了他和他那貧苦可怜的家庭未来整个的生活幸福。对于一个用短尺、假秤和售卖腐敗貨物的商人，我們至多不过是罰

他几个錢，而这些錢說到底无非还是由那些被騙的买主們拿出来的。

商人完全有这样的自由，他可以任意对他們的顧客抬高价格，但是劳动者只要有一次要求提高工資，主东們就拿起他們那警察条例对劳动者大发雷霆，为了好把絲毫一点丈夫气概从他脑子里驅逐净尽，以便那里面除了一个屈从的奴隶的草包以外什么也沒有！

在我們这个社会里所謂秩序也不过就是如此：一片五顏六色的、顚三倒四的混乱！一种邪恶的、可詛咒的邪恶！为了凭一时高兴爱赦就赦，爱罰就罰，有沒有任何一件坏事不是可以加上两种或是三种名称的？沒有！一切被你們叫做犯罪并且被当作犯罪来处罰的事，在另一个方面，換一个名称就照样可以通行无阻。例如，所謂盜窃吧。

如果医生故意拖延一个富人的病症，以便能够多得些診費，如果藥剂师不配医生所开的有效的藥物，而用一种假冒的混合物来代替貴重藥品，难道这不是盜窃嗎？

如果你們的那些律师們——在同一个案子中这一个代表这一方，那一个代表那一方——彼此商量好，讓一造或者两造爭訟到一直榨尽了他們囊中的最后一文錢，这难道不是盜窃？

如果你們的軍事委員会出卖假証書，誰付得起錢，誰就可以不当兵，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人們也可以签发出国护照，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腰包的錢，难道可以說不是盜窃？

如果你們的商人把最坏的不值錢的貨品用高得可怕的售价出卖，如果他們因此在很短的期間內发了財或是成了豪富，能說他們的財富不是他們偷来的嗎？——或者你們把这种重利盘剝也叫做应得的利潤？

如果商人从厂主，而厂主又从那些已經餓着肚子等待工資的

劳动者的微薄的工資上再刮一层皮，你們說，你們这些博爱主义者，这是不是盜窃？这是不是比我去找那末一个富翁偷掉他的財产的一半还要更可恨的盜窃？

而你們的貢賦和捐稅，从很多方面来說不正是眞正的盜窃嗎？

一个人用暴力闖进我家里，扣押了我的財物，这是不是一个賊？因为一个人想要发財，于是劳动者就必須为小得可笑的一点代价給他劳动，这是不是一个无賴、一个流氓、一个騙子、强盜、窃賊？——啊，你們給这些人冠之以更有礼貌的头銜！这是不公正的！如果說你們在你們的社会里还不能沒有犯罪，那就至少不要給它們起許多太不同的名称吧。誰是賊，就叫他賊，不要叫什么投机人、破产者、杂貨商、典押者、稅吏、流氓、騙子，等等。

你們不杀人，不！但是你們那血腥的板斧，你們那断头台，你們那非常大的兵工厂、枪械庫，你們那常备軍，你們那严酷的窒息的监獄，不是日日夜夜在叫囂着杀人嗎？

你們的劳动者所居住的疫病流傳的恶浊的洞穴，你們那由你們所支持的社会制度供应給人民的不卫生的食品，它們难道不是在傳播和扩大死亡嗎？

那只是为了保卫带着一个布谷鳥或是一只毒蜘蛛的国徽而变成了你們战場上的肥料的千千万万人，难道不都是被屠杀的嗎？

大群貧苦的孩子因为缺乏必要的营养而早夭，这不是杀人嗎？这不是对于无辜儿童的大批屠杀嗎？

一切因为貧困和疲憊而慢慢地死去的大群人們，他們不是未尽天年而只是被你們的錯誤制度所杀死的嗎？

战爭和决斗，断头台和絞刑架，这些不都是杀人的特权嗎？

如果大人物們的杀人越貨已經不再能和中世紀的强盜騎士的搶掠行为比拟，这只是因为人們想出方法，把这些坏事的野蛮外表掩盖起来了，但是这种恶行本身还一直繼續存在。

如果你們不肯去制止所有这一切杀人越貨的勾当，而要去消灭其他的坏事，那末这就只能是你們的梦想，这是你們永远办不到的事，因为后者都是从前者产生的，或者至少也是和前者密切結合的。

如果那些制定法律的先生們也肯認眞地注意一下，并且仔細地想一想，他們之中的每个人在他的一生里是否也会有一次落到要成为一个杀人犯或是窃盗的地步；——我相信，他們会明白，他們之所以沒有成为杀人或是窃盗犯，往往只是因为沒有碰上这种机会和这种环境而已。如果我們經常处在和一个窃盗或是杀人犯所处的同样环境里，誰又知道我們是否能抵抗得住做这种事的誘惑，或是那环境的压迫呢。

有些讀者也許相信，在这方面他的前途是很保險的。好吧！把經驗的学校上到底吧，它比許多大本子的厚書給你們的教訓要多得多。至于我，我在这个不良的社会組織里已經不再相信我自己。我認为我是一切坏事都会做出来的，要看命运把我抛擲在那一种境遇里而定。

我們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事例，有些富人本来在合法的方式下就已經能够盜窃积聚得很多了，但是仍然有一种喜好，要用非法手段去盜窃。在德累斯登甚至有一个女人只是为了上断头台而死这样一个身后的声名，竟成了杀死她的女友的凶犯，并且事后并不表示絲毫后悔。这眞正可以叫做：坏榜样破坏好風俗！

你們不再有圣·巴塞罗繆[①]的屠杀和宗教裁判的烈火来集体地屠杀和燒死你們的政治牺牲品了，但是你們发明了另一种更殘酷、更可怕的痛苦；你們放过了对一个人的肉体的鞭撻，而是首先去枪杀他的精神生活。为此你們发明了那样一种可耻的野蛮的监

① 参习齐思和編著：《世界中世紀史講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288頁。——中譯本編者

獄，在这个监獄里你們把你們那些不幸的牺牲者陷在一种可怕的、永久的孤独寂寞之中，既不讓他們看見太阳，也不讓他們听見一个不幸的同伴的声息。只有經常暴露在他們那些无聊的獄卒的目光之下，不能脫离它的监視，甚至于覚察不到这些獄卒究竟在那里，他們枯坐在那四壁之間的潮湿、霉臭、死寂、不变的永恒中，这是为了什么？——偉大的上帝！不得不去討論这样一个問題，眞要讓一个人心碎。——那些首先实行这种可耻的办法的人，自称为是开明的！——詛咒归于你們这些現代的暴君！詛咒归于你这个可耻的发明者；永恒的詛咒！你不配受十九世紀的**地球所負載**。你这种无人性的东西应該出生在粗暴的野蛮时代；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那些有經驗、熟練的劊子手了，社会上已經有大量这样的人了。你哭吧！哭吧！如果你只是誤入歧途，如果在这种恶魔的計划里并沒有隐藏着阴險的恶意、并沒有隐藏着暴君的幸灾乐禍！哭吧！哭出那为一个垂死的人所有的最苦的悔过之泪吧！象叛徒犹大一样走去对他們說：我騙了我自己，并且也騙了你們！由于我的計划我成了地球上最可恨的暴君！請你們收回你们的颂词、官职、金錢和勛章吧！把这些黑暗的牢房拆毁吧；不然我死活都不能安心。这些无辜的不幸者的怨叹悲号咬嚙着我的心。上帝饒恕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吧！

呀，所有这一切荒唐，无稽的荒唐！——他們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地纏糾在那些过了时的錯誤和偏見所打成的結上而当他們要离开这些錯誤和偏見的时候，似乎解开这些結比当初他們自以为发明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还要更加困难。

他們是在自作聰明！偉大的上帝，可怜他們吧，他們并不懂得更多些。上帝，你讓他們取得的一点外国語知識和他們在本国語言上的流利既蒙蔽了他們自己，也蒙蔽了別人的眼睛，把假象当作了眞实。

不錯，当初的那种血腥的掠夺是比較地少了，它被組織得更好了，現在，人們称它为战爭。但是有一种新的、現代化的掠夺愈来愈潛入我們之中，它从根上破坏着社会。这种掠夺就是商业，它的后果比从前的掠夺更可怕。对于后者人們究竟还可能来設法自卫。商业，随着时代的前进它已經成了一个强大的、无限扩張的、太上的掠夺王国，卽使是皇帝和国王也必須向它納貢。整个的商人大軍占領了一切为全体人民所必需的生产和消費領域，在促进双方交換这个借口之下有計划地、經常不断地盜窃一切人。这也眞是到时候了，应該讓人民的眼睛看一看他們眞正的处境，好認識这种商人大軍对于他們眞正說来是什么东西。这些現代的拦路大盜在社会里还受到特別的敬重哩。每逢人民要选举什么的时候，每逢必需处理他們切身的利益的时候，恰恰就正是选上了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由于他們的个人利益是必然要違反人民的利益的。因此被选为主席、市长、議員的一般都是商人。选民們相信，这些职位必須由一个巧言令色、擅长辞令，地位高而且有錢的人来担任。——正是由于这样，他們对于他們那綿綿无期的困苦也該自己負責。咳，何其可悲而又可叹！

怎么样，商人，你一定因为我这种議論而对我不滿吧——那我也沒有办法；但是此外我也可以再加上几句話作为你的安慰，这就是：商人作为商人，犹之乎窃賊一样，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做法。誰要是形势逼得他不得不去搜括聚斂，一遇到机会，他就会去搜括聚斂；誰要是形势逼得他不得不去偷窃，一遇到机会，他就会去偷窃；这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不可能別样的事。只要有商人，只要我們的立法者和他們的聪明智慧是用脑袋朝下站着的，就永远会有窃賊。金錢、商人和窃賊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的坏事，或者无宁說，是数不清的坏事的不可分的原因。为什么在古代財神是商人和窃賊的共同的神呢，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两种职业发

生之初就表現了一种內在的、密切的因緣的話？至于商人这个名称，——这里附带說一下——我所理解的是一切不依靠劳动.而是依靠盈利 利潤、投机等等而生活的人。

現在請你們坦白而公正地仔細想一想，今天社会上所发生的你們所叫作犯罪的一切坏事，不都是社会的不良組織的結果嗎？

强盜在盜劫时，如果不是怕人发現，怕那等待着他的可怕的刑罰.会被迫至于杀人嗎？——如果窃賊和我們那些富豪一样，他想要什么，一招手就可以得到，他还会去偷窃嗎？——如果一切的人都有同一的利益，人們还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吵鬧、毆斗、誹謗、敗坏他人名誉、仇視、欺詐、詭騙、勾心斗角、背信弃义等等嗎？

如果人在他那社会里任何地方也遇不到游手好閑的人，如果他再也找不到不劳动而生活的办法，他还会在劳动的时候懶散不干嗎？

如果其他人有的东西，每个人都能有；如果在不再在婚姻上作任何地位、遺产或是早死的投机；如果任何人不再和今天一样为了利益和金錢而結識，而是一切結識都只是出于爱情和友誼；如果一个人不是完全为了生活而需要另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的福利都从社会得到保障；如果被誘惑的青年男女不再因为他們那自然欲望的剧烈暴发而被社会所蔑視和迫害；如果在一件离婚事件中任何人都不会受損害。不論是婚姻当事人或是家族和子女的利益都不受損害；如果我們不再有那种可恨的戏剧，眼看着我們那些青年妇女，我們的女友和姊妹，怎么样費尽了一切可能想象的辛苦，把她們的青春和美貌为了善价而嫁給一个男人；如果財神的魔法一旦消失了，这种魔法使妇女的美丽的青春之花为富人的肉欲而开，而在花殘叶落之后他們又把她們扔在我們怀里，我们把其中的若干又用我們的眼泪使她重新苏醒，虽然她們从前曾对于我們的困苦冷酷地、厌煩地閉上那清新的花朵；如果这样，人們还会經历

这样一些金錢上的爱情活剧和爱情里的金錢活剧嗎？

学习一下减法吧，你們这些道德家們，如果你們不会，那末請告訴我：所有你們称作为犯罪的这一切恶事，还剩些什么呢？

这是你們不知道并且也不願意知道的，也許是因为你們害怕，这个問題的答案会破坏你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习慣的、舒适的安宁。

因此如果你們要消灭犯罪，那末你們就要去消除那犯罪所以产生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們認眞从事这件事，你們会立刻发見，你們要去对付的并不是犯罪，而是罪恶和疾病。

如果某一个人行乞或是偷窃，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某种他所缺乏的东西；除此而外他沒有其他更方便的办法，如果你們沒有更方便的办法，你們也会这样做的。例如你們做生意；做生意比那些穷小子們行乞和偷窃的收入多得多。

平均計算，全法国十年之間所处罰的窃案每一件案子的窃款是二百四十五法郎。为了这一笔数目每个窃賊要論年地来贖罪，并且造成他一生的不幸。但是这样一笔小小的施舍乞丐的錢在交易的投机賭博中，几分鐘里就从穷苦人民身上偷去了。

虽然生活并不逼迫你們，你們从早到晚忙得孜孜不休；如果窃賊有一个这样好油水的营生，他也会照样办的。

不！你們說，有很多懶于劳动的人！——但是这又有什么可怪呢？如果上层社会不是先給他們做出了一个好吃懶做的榜样嗎？

大家都不肯这样馴順地甘心受劳动的約束，特別是如果他們看到，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那些狡譎的、有势力的人有可能倚靠为此而加到別人头上的劳动来生活。唉！他們想，如果这些或是那些人在那里什么也不做而生活得这样欢乐愉快，那末我也要想办法做到那样。坏的榜样会敗坏好的風俗道德！

如果你們不願意在社会里有游手好閑的人，那末你們就不要

去养活那些一事不做的閑汉；如果你們不願意在社会里有窃贼和花子，那就給每一个人别人同样也具有的东西。

当耶穌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沒有錢买一匹驴子。他怎么办呢？他讓人去求借嗎？——不！而是他对他的門徒們說："去看一看，在这里或是那里你們总会找到一匹拴着的驴子，把它解开，給我牵来；如果有人問你們，就只說：'先生要用它'"。

今天如果在类似的情形下有一个人来，并且說："先生要用它"，人們就会連先生带門徒抓着衣領，一起捉将官里去，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們已經变得更老練了。

也許耶穌故事里的这一个故事对此起了作用，教会长老們把某一个叫作克里斯的皮努斯鞋匠推尊为圣徒，因为他曾經偷了鞣皮匠的六張皮革，为了用来給穷苦的人們做鞋子。从此他就高升为鞋匠的护神。

今天誰要想由偷窃而成为圣徒，他就必須偷窃比皮革更多的东西了，如果他能偷来几个王国，把它献給教皇，或者他就可以成神了。

但是偷驴的故事和偷皮革的故事給我們清楚証明了，偷窃这个概念，按照不同的时代和民族，是怎样地变化不同的。

在俄国，人民最下层的阶級把小的偷窃看作是一种勇敢和能干；人們以此自傲，就象在我們这里青年人中間一样，誰能騙了一个大騙子，那是十分得意的事。在阿拉伯人那里，偷窃是远古以来就容許的事，就象在一切凡是在風俗里就生长着好客、財产的共享和自由的地方一样，因为全体人的自由只有在一种財产共有共享的情况下才是可想象的。但是在一个为了自由而一切財产都是共有共享的地方，社会也就根本不用去禁止偷窃了。27)

人的自由的本能也就象封閉在一个鍋爐里的蒸气一样；它既可以造成危險，如果人們把它閉得太紧的話，同样它也可以做出很

多有益的事，如果我們懂得如何在一个制作完美的机器里給它一个有益的方向。因此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里，除了涉及其他人的自由以外，可以給每一个人的自由本能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同时幷不妨害整体的和諧。

根据深入的研究，我現在发現，甚至法律，只要它是由少数人去为全体人制定的，在很多場合下对于全体人的自由是一种障碍。我不禁問：什么是法律？它是一个永久的或是暫时的强大的势力的表現！这就是簡单的答案。这个所謂永久的势力就是自然律，幷因此也只有它唯一是正面肯定的东西；而所謂暫时的势力則是其他我們一切的法律。后者，如果它們要是无害的东西，就必須只是对于前者的闡釋；它們除了象我們的卫生条例那样的作用以外，不容許对于社会有其他作用，眞的，为了不損害全体人的自由，它們应該幷且也可能只是卫生条例这样的东西。

但是，作为卫生条例，它們就必須适合于整体的和諧，适合于个人的年龄、性别、欲望、能力以及他們的习慣，不同的气候，特别是必須与社会已有的进步相适应。

作为卫生条例，它們就必須在智慧和經驗的学校里，通过知識的統治——而不是通过肉体欲望的統治——加以制訂和补充。

作为卫生条例，人們除了把違犯这些法律的人看作是病人外，就不能把他們看作是别的，幷且只有在他妨害欲望和能力的和諧的时候，才能把他看作是病人。这些人社会应該去治疗他，但是不能处之以刑罰。因此一切法律，凡是以处罰犯罪行为为目的的，都是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

哲学的医学大致可以归納为下列几条：

第一条　按照自然的法則，一个人在患病期間和其他的社会成員相比，就象在学习軍里的儿童和青少年一样，是在一种未成年人的状态中。

第二条　因此一切病人在他患病期間，都处于医生的监护之下。

第三条　除去为了疗治精神和肉体上的病症所必須采取的手段以外，应該使病人在医院里的生活尽可能舒适。

第四条　凡是沒有能証明他痊愈的一切表現的人，都不得出院回到社会里去。

第五条　因此一切精神和欲望病患者在他們出院之前，必須經过多次情感和欲望的測驗。凡測驗不及格者，不能出院。

第六条　一切凡是他們的健康状况由于放蕩或其他可以为害于社会的病症而遭受严重損害并且只能在表面上恢复健康的人，都送到河上或是海边的島上和他們的同病者住在一起，以免由于他們和社会的杂居和接触而把他們的病毒傳給下一代。

第七条　在这个島上的区域內，保証他們能享受其余社会的一切自由和娛乐，只要这些自由和娛乐是和整体的和諧以及他們自身的福利协調一致的。

第八条　一切不能治愈的精神和欲望病患者，这些人常常重犯同一的病症，并从而对于整体的和諧会发生危險，这些人都送往更遙远的地区或島屿，取消他們和健康社会接触的任何机会。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因为他的不能治疗的状态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摒除于社会之外，如果这种状态并不能为害别人，或是还能找到一个医生願意尝試作最后的治疗的話。（参閱第四章，第十七条）

第十条　任何人，凡是試图規避为全体的福利而規定的規章制度，并因而为害整体的和諧者，都作为病人处理。

第十一条　凡是不肯自願住入医院的病人，在經过通告之后立即停止他在成年健康人的社会里的食物、住所、衣着和工作的供应；以后这些东西他只有在医院里才能得到。在特殊的情况下，可

以由医院的工作人員强迫他入院。

第十二条 疾病的宣告以下列的方式办理：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和同志发現他有一种病症的征兆，并且要求他立刻去治疗，倘若他拒絕不听劝告，家长就对他封鎖住屋，工长和小队长对他封鎖工作，食堂的主管对他封鎖膳食，协会和供应单位的主管对他封鎖酒类和清凉飲料，直到他能在交易簿上証明他已經痊愈，或是能以其他方式試行証明，他的病症并不是严重的、危險性的疾病，然后才停止封鎖。（参閱第十章，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各条）

第十三条 如果証明一个人的病症的原因在于受了另一个人的傳染，这样这后一个人也就有按照上文的规定去进行治疗的义务。

第十四条 任何由于欲望病而产生的劳动損失，而这些欲望病的原因在于舒适产品的过度享受，这些損失在年度結算时都加算在这种享受的消費者身上。例如一个协会每月从科学院得到价值一百劳动小时的燒酒供应，而这个团体里的一个酒鬼，由于一种因为过度享受而产生的疾病損失了三十个劳动小时在医院里，这个协会的其余成員就負有义务，在他們的交易簿上以相等的享受小时来抵銷这三十个劳动小时。（参看第十章，第十八条）

第十五条 在欲望病这个名目下，也包括一切对于通过交易小时而占有的享受的侵犯，这里侵犯是妨害整体和諧和个人自由的，同样也包括一切带有騷扰性的对于这些享受的保卫。（参看第十一章，第八条）

第十六条，如果有很多証明某一种欲望病有威胁到整体和諧的危险，就由卫生委員会把这种情况通知工作理事会，于是工作理事会就或是把那种作为病症原因的物品普及化，或是完全停止那种物品的生产，視这一种或那一种方法最有效或可行而定。

以上这种或是和它类似的一种改善了的制度的实現使一切自

从社会开始以来所制訂的无数絕大多数不可理解和矛盾百出的法律都成为无用和可以廢止的了。

在这里除去自然的規律以外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法律，自然的規律同时也就是一种全体和諧的法律。

在这里不会再有恶意的原告。

被妨害了的整体和諧以及被侵犯了的个人自由的呼声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援助。

医生的历經考驗的智慧在这里不是造成专横的、可怕的法官，而是造成可敬爱的帮助者和劝告者。

在这里再沒有要处罰的，而是只有要治疗的人，警察和宪兵在这种制度里是完全无用的人物。这个制度的最有效的宪兵是“飢餓”和它的伴侶“缺乏”。这一对小情侶在必要的时候会指示給每个欲望病患者他那痊愈的道路：就是进入医疗机构的道路。

第十六章　共有共享制的优点

沒有穷人！因而也就再沒有乞丐，再沒有苦恼、忧虑、悲伤、絕望、再沒有困苦的眼泪、再沒有輕侮和藐視、再沒有无知、愚蠢、粗魯、再沒有討人厌的襤褸和浪蕩、再沒有慘白的、枯瘦的面孔和忧愁悲哀的姿态。

沒有犯罪！因而也就再沒有刑罰、再沒有法官、警察、监獄、典獄长；再沒有宪兵、法警、庭丁、律师；再沒有訴訟、原告、被告；再沒有法典、档案、屠刀、絞架、刑杖；再沒有畏惧和恐怖；旣沒有矯揉造作的道德，也沒有罪恶；再沒有杀人凶犯、强盜、窃賊、欺詐者和騙子。

沒有主人！因而也就再沒有佣人、再沒有男僕、女婢、小厮、伙

計；再沒有尊貴的和卑賤的，再沒有命令和服从，再沒有怨恨、妒忌、驕傲和自大，再沒有嫌疑、迫害和压迫。

沒有游手好閑的人：因而也就再沒有无用的人，再沒有使自己辛勤劳苦到又病又傻的奴隶；再沒有对劳动的輕視和譏笑；再沒有劳动的負担和为劳动的忧慮。

沒有浪費的人：因而也就再沒有匱乏，再沒有挨餓和潦倒的人，再沒有淫乐和奢豪；再沒有那些无限制的、破坏社会精神和物質力量的感情上的困扰和痛苦。

沒有擅权仗势的人：因而也就再沒有奴役和压迫，再沒有任意妄为和欲望的統治，再沒有暴力行为，再沒有劊子手和行刑助手；再沒有对于公共自由的限制和对于人民的压榨；再沒有捐稅和貢賦，再沒有反对党和兵役；再沒有扣押、搶掠和洗劫；再沒有常备軍、碉堡和栅栏；再沒有暴君和嗜好杀戮的人。

沒有进步的限制：因而也就再沒有伪造的博学，再沒有神圣的謬論和幸运的騙子；再沒有出版法、新聞檢查和盖章制度；再沒有那些百无一用的、浪費时間的学問，再沒有对于欲望的压制，再沒有对于知識和言論自由的压制。

再沒有由于劳动的个别孤立化而产生的时間損失，因此可以达到普遍地減少劳动时間。

再沒有无益的劳动：因此只要較少的劳动每个人就能得到他必要的、有益的和舒适的需要。

再沒有由于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費上的个别孤立化而引起的浪費，因此就可以有为了一切人的节約和盈余。

只是燃料节約这一項，按照傅立叶的計算，就是惊人的。今天一百家人家在一百个各自的厨房、火爐和壁爐里所費的木柴，就可以建立三个厨房供九百家人口做飯之用，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些柴火在冬季供住室取暖。同样，人們也可以对于面包房、鉄匠、小五

金匠、成衣匠等等的爐灶作更經济的利用。

儿百万盒子、小盒子、桶子、硬紙盒子、包装布、包装紙、麻布、大量的鑊子、手推車、四輪車以及无数小商小販所需要的东西的生产，就都可以免掉了。

設立和管理千百个仓庫、商店的劳动，大量小厨房、地窖、壁爐、箱籠、門拴和鎖鑰以及还有千百种其他的东西也都可以不要了。

同样，許多无用的文件的繕写，例如：买卖、租賃、师徒、婚姻、租佃、雇佣以及其他种种契約；利息和債务字据、遺囑、指令、訴訟記录、典押簿、护照、旅客簿、税单以及一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可以廢除了。

与此相同，許多城牆、籬笆、栅栏、壕沟、鎖鑰、門栓、索鏈、鉄絲网以及那一切为了保障私有財产的安全和維持专横势力而必要的，用于維持軍队和法院的劳动，就一概都可以免去了。

为了寻找工作而漫无計划地来往旅行的事将会停止；同样，行李的携带也不会再有。人們将只是运載旅客，而不运衣服和工具，因为人們随处都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寻找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忧虑煩恼也都会一概消失。

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忧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夫妇之間的不和将会消失。

婚姻将是一件爱情和友誼的事业，而不是一种保障生活享用的手段。

儿童的良好教育将会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因为有的是父母的良好榜样。

娱乐将会采取一个比今天更好的、自然的、对个人的健康和发育更有益的方向。那种阻止成年人繼續象在儿童时代一样嬉戏的錯誤的羞愧心理将会消失。

就象今天的儿童一样，将来成年人也会感到在露天曠野里奔跑跳跃，要比成天坐在烟雾弥漫的小酒館里斗牌愉快的多。

人类将会更健壮、更美丽、更有精神、更生动活跃。許多种病症将会减輕，其他的一些病症将会通过医生的技术，結合管理机构的規章制度而完全根絕，这是在今天这个人人孤立的制度下所不可能办到的。各种隐秘的、皮肤以及其他疾病的傳染，人們将很少再会見到。

对于一切他所必需的东西，人們将可以充分地享有，一切他所不必需的东西，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可以随他的意来任意选取。每个人都处于尽可能充分自由的状态中，生活得比今天更高兴愉快，因为一切力量都被引导到推动进步上，后者不断地創造出新的理想，这些理想是和社会的性質和构造相适应的，既不需要有任何法律，也不会遇到任何个人利益的抵抗。

女性将会和男性一样从一切野蛮压迫中完全解放出来。单凭这种妇女的解放就能使地球变成一个天堂；但是要实現耶稣的話：“你应該爱你的敌人”就还需要进一步廢除犯罪、法律和刑罰，因为凡是存在犯罪、法律和刑罰的地方就不可能爱他的敌人；人不能同时既爱又予人以刑罰。

人們在每一块土地上将只种植那种为这一块土地所生产得最丰富、最优良的作物，而不会只是因为在这里需要它，因此費尽不可言喻的勤劳和辛苦去勉强种植一种在这块土地上不发育的、只能有很少、很坏的收获的作物；相反，人們用鉄路和运河把一切地方联絡起来，通过鉄路和运河促进各种农产品的交換；人們能够在北方和在南方一样喝到丰富的葡萄酒，在南方喝到和葡萄酒一样丰富的啤酒，其他一切产品也都如此。在有特别优良的牧場草原的地方，人們就专門經营畜牧，而在那里酒和面包并不因此感到絲毫缺乏，就象在生产谷类和酒的地方也不缺乏肉食一样。

人們将可以放心安全地到处旅行，而不必害怕因为遇到窃賊、强盜和杀人犯，而有生命的危險。人們将能够如果願意他就可以出去旅行，只要他能用交易小时来抵消規定的劳动时間的损失或是每天在劳动时間之后就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去。在交通工具上决沒有任何不便；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利用这些工具，并且它同样也屬于有益的必需品之內；同样旅行的时間也不缺少，因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在过渡时期战爭不占用大量有益劳动力的話，在短短几年內一般的規定的劳动时間还可以降低到每天六小时以下。政治經济学家在多年以前就已經計算过，据說在共有共享的状态中全体人的必要和有益的需要只要每日三小时的劳动就可以滿足。这一点我現在不能断定，但是无論如何每日六小时在和平的状态下是足够了。

这样的一个民族在战爭中对他的敌人的优势是不可估計的。首先是由于平等而产生的热情，这种热情鼓舞一切人，把最胆小和最懦怯的人也变成一个英雄；其次是那种非常巨大的潛力；因为从劳动中节約下来的一切力量都可以用于战爭，政府不必向有錢人求借款項，而在敌人方面却正是那样。敌人如果沒有錢，就根本不能进行强有力的战爭，但是他們却并不是想有錢就随时都可以弄到錢的。他們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敌国境內的征发上，但是当他們侵入的时候，在那里既找不到錢，也找不到食粮，因为一切东西都已經被深深地运往內地了，就連居民也是如此；只有从事耕作的武装了的农民，随着軍需处留在那里，根据敌人推进的情况而或者撤往設防的据点，或者加入軍队，以便加强軍队的补充，或者撤入內地，所以敌人所得到的无非是空的城市和乡村，而且如果形势需要，連空的城市和乡村也沒有。一个有一千万居民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組成一支二百万人的武装力量。在共有共享的社会里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不要錢可以进行战爭！**并且主要正是因**

为这样，所以共有共享的社会有可能生存！28)

第十七章 整个体系的概观

这个体系的基础是那些有关社会和个人的自然法则。在这里，科学中的成就和进步是整个体系的核心，社会的一切物質和精神力量都集中在这个核心里，然后，得到了新的生命力，又从这里流向社会制度的一切血管和脉絡。只有这个核心是社会的唯一不变的基本法則，因为它是与社会制度有关的一切自然法則的集中以及一切改善和提高的总結。

其他的一切法規和指令都必須和它适应，因此它們对于社会来說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一些暫时性的条例，因为进步的法則本身，除了現存事物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以外，并沒有为未来規定任何其他永久、不变的东西。

只要社会是按照进步的法則組織起来的，最偉大的天才，最聪明最有才智的头脑，就永远能通过能力选举而被推举到事业的首要地位上去，任何个人利益和阴謀的統治就都成为不可能。因此社会制度的最好的管理也就得到了保証，并从而和这种管理一起保証了最好的劳动和享受的分配。

这样，在我指出了科学的应有地位，并且使一切人都有可能按照同样的条件以同一的方式去接近科学之后，我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全体的和諧的范圍內，为每个人对于自由的爱开拓一条最广闊的道路。

这里，首先必須保証的是每个人的生存和福利不受别人侵犯。这一点可以通过对于一切在生活上必要和有益的財富和劳动的共有共享制来实現。

一切使生活舒适、因而并不是生活上所必要的劳动和享受，我把它們从共有共享中提出来作为一种例外，以便給每个人的特殊的欲望以及他們的自由冲动一种回旋的余地。

各按照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进步发展的情况，这些例外可以逐漸減少，这是因为无益的或是有害的舒适享受日益稀少，而眞正有益的舒适享受則日益普及化，这样一旦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就可以完全取消共有共享中的例外。

我把每一个人为了扩大他的自由和滿足他的舒适享受的欲望而作用着、活动着的能力引导开去，如果这种自由和这种欲望可能威胁到在必要和有益产品的生产中引起生产不足。

我把社会比作一片草原，把欲望比作是用来灌漑这片草原的許多溪流。好啦！我自己想，流吧，随你們願意流向那里！你們願意朝那个方向就朝那个方向流，交易小时永远是一个可以讓你們在里面流的河床；这样就保障了个人的自由。但是在你們流得最汹涌的地方，人們就設上水車，用来把你們的水引导到草原上去。这些水車就是事业封鎖；它們保障全体的和諧。此外，人們还要把那些对于草原的灌漑最有益的水流加寬和加深，而对那些对灌漑最有害的水流則筑上河壩。这是通过知識的統治来实現的，并因而也就保障了进步。警察和法律在这个体系里是不必要的，因为由于少数人的欲望而可能加之于其他人的任何損害，都由后者自願地承担了，而任何为他們所不願或不能負担的灾害和損失，則将在医疗机构中去消除。

不消說，交易小时和事业封鎖的規定，不能是在大家庭联盟的全部范圍內都是一样的往往在一个地方某种行业封鎖了，在另一个地方它仍然开放。在这里这种或那种食品，这种或那种器具屬于舒适享受，而在另一个地方它屬于一般的需要。联盟的轄区愈广，其中的差別性也就愈大。这种差別同样扩大到劳动时間上，因

为气候暑热的地区的人不象在气候寒冷的地区的人一样需要同样多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三人团将按照全体人的福利来调整这一切差别。

关于在将来所要置备的房屋、家具、衣服、娛乐等等的适用、美观、便利性 我認为不必用专章去討論它，从而企图用享受的刺激来爭取讀者。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理解，凡是現在大家認为在某些房屋、家具、衣服以及其他物品上的一切有益、美观、适用、便利、舒适的地方，将来在共有共享的社会中就会同样普遍地为一切人設置起来。

現在，很可能在这个体系里还有許多重要的点沒有触及；同样，对于許多讀者来說也可能还有許多問題沒有完全明了。不論那一种情况，人們都可以用書面向"年輕一代"編輯部詢問；后者将旣乐于对不明了的地方作詳細的解釋，并且将乐于把有关进一步改善这里所提的这个体系的种种思想在它的期刊上发表。

第十八章　可能的过渡时期

一个病人如果通过一种剧烈的运动使他的血液循环加速流通，并因此排除了病毒或使后者自行消失了，这就是在身体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如果凭着一种新的发明变更了一个行业的劳动和工具，而代之以另一种劳动和工具，这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进行了一次革命。

如果通过哲学学說和風俗道德树立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在哲学学說和風俗道德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因此总起来說：如果通过一种精神和物質力量上的优势使旧事物退讓于新事物，这就是一次革命。

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現。

革命万岁！

在我們这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沒有一个人对于現存的事物完全滿意。无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有一点上他們都完全一致同意，就是必須进行某种改善，只是对于改善的目的和手段他們的意見各不相同，各按着那推动他們的特殊个人利益和一般利益而定。

他們似乎大家都願望人类的幸福，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为人类的幸福做一点事情，而在后者之中又只有极少数人是对于为此目的必須采取的手段見解一致的。

現在，讓我們来仔細考察一下这些經常被人提出来并且部分地施行过的手段中的若干手段：

1）学校的改善；由国家負担貧苦儿童的教育

这个手段不但是好的，而且也是很必要的；只是这样并不就等于限制了貧困。如果說令人可惊的絕大多数穷人都是无知識的，这并不足以証明，无知是他們貧穷的原因，因为如果是这样，就应該有些富家的蠢材是上帝的大地上的最穷的流浪汉，而很多有学問的穷人則是地球上的最富的居民之一了。不！貧穷并不产生于无知，同样富貴也不是来自学問和教育：但是只要还存在着有学問的穷人和无学問的穷人，那末貧穷在无学問的穷人身上就要比在有学問的穷人身上压得更重，因为每一个有手段可以通过别人的辛苦和劳动而使自己致富的人，为了这个目的必然永远是从这些劳动者之中挑选那些技巧和勤劳能給他掙来最大利益的人。只要还有富人存在，即使一切穷人都享受了最大可能的学校教育，情形也不会两样。

因此普及教育的唯一的結果只可能是这样，就是在教育普及之后，沒有无知識的穷人，但是有大批受过教育的穷人；而普及教育的唯一好处則是，这些受过教育的穷人将不会再愚蠢到肯那样

馴順地忍受貧乏和穷困，并且也不会再卑屈到肯为了他們的生活而向人那样低心下气地奉承和求乞。

就象深沟是由掘土堆山而成的一样，貧困也是由財富的堆聚而生的。

无知識是財富的高峰上的一块絆脚石，是貧穷的泥淖里的一潭臭积水。

2）出版自由

好！我們是全心全意地贊成，因为沒有出版自由我們还有什么作用呢；不过单凭出版自由，只是說，而并沒有做什么。

正是那在物質需要上沒有缺乏的，并因而在肉体上是自由的人，他才更感覺到同样也有在精神上自由的需要。这样的人就永远要求出版自由；这是他所缺少的盐，好为他的食物作調味之用；但是你們，你們要这盐有什么用呢，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給你們食物？

如果你們有一天能强迫你們的敌人給你們每天所需要的面包，上天作保，他們也就不会拒絕給你們盐了。

那种你們应該为了全体人而去要求的自由，必須是一种統一的、普遍的、不可分的自由，而不是某种特殊的自由。任何其他的自由都或者是錯誤或者是欺騙。

在金錢制度下出版自由是不会完全的，因为可以用錢去收买那些下流作家。在这个制度里如果有一篇文章傳播了眞理，就会有其他的十篇文章来傳播錯誤、謬論和謊話。

今天的这种出版自由，与其說是用来教育群众，无宁說是用来豢养少数人。人們所以写作只是为了生活，因为人們沒有錢就不能活下去写作。但是誰有錢呢？有錢的人。因此試图用他們的沉重的錢袋給文学定方向的人，正是这些有錢人。

誰要是为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而写作，而他的作品如果能

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就能得到很多錢；但是如果有誰敢于为貧苦的人民而写作，他就会看到这个在金錢制度里的自由究竟是一种什么自由了。很多印刷所需要預付印刷費，他說，“因为我还沒有听說过这个作家。”書店也宁肯按扣佣代銷任何别的作品，而不願意代銷一本保卫穷人利益的書。为了他們的利益而写作的人，却沒有錢来买書，而有錢买書的人，这种書又打断他們的兴致。

大部分的劳动阶級对于一切精神食粮的兴趣已經被消磨到这样的地步，他們几乎根本不看書。如果出現了一本写給穷人看并且也是为了穷人而写的作品显得危害到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他們就采取各种手段，以便回避已經承認了的出版自由。人們用一切利益来收买作者，好使他最后終于停止写作；人們說服那些印刷所，不要承印这样的著作，如果它还繼續印，人們就威胁它，把其他赚錢多的印貨一概不交給它們承印。

我們的“年輕一代”，就是用这个名称命名的那报刊，可以为金錢制度里的出版自由唱一曲小小的贊美詩。

这份刊物，在它出生之后不久，就不只是在伯尔尼和日內瓦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障碍和阻难！

曾經有八个不同的人員經过了警察的傳訊，有几个人是为了印刷，另一些人是为了傳送这份刊物；为了这样好恐吓这个刊物的讀者，阻止他們訂閱这个刊物。

由此而来的下一步結果，是日內瓦少数几家有德文字模的印刷所都拒絕承印。有一个印刷所是害怕重新失掉摩尼安教会[1]的生意，后者已經更换过一次印刷所，因为这个印刷所曾暗中承印了当时三月三日社的宣傳品；另一个印刷所是害怕失掉政府的生意；而另一个那时候也許正在希望得到政府的定貨。只要出版自由一旦要威胁到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他們是懂得如何在出版自由和利

[1] 摩敏（摩敏派），瑞士的虔敬教派。

益之間权衡輕重的。

此外，在伯尔尼还发生过警察局对編輯和庫存期刊的追查；幸而两者都已經在通向限制比較寬的瓦德兰市的大道上了。否則他們也許当时就被宣布为一份很好的猎获物。难道这样也算是一种出版自由？对于富人可以說是，但是对于穷人不是。

由于这种种策略活动，"年輕一代"不得不两次迁移它的出版地。但是因此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安和損失，特别是对于沒有錢的人，这是每个人所易于想到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充分的出版自由之下，按照法律上的文字，它那出版自由比我們所需要的自由还更多；但是关于金錢制度在那些迂迴曲折的道路上所設下的关卡和檢查，在法典上是沒有半个字明文記載的。

現在我們再算上法国基佐內閣方面的迫害，它为了向外国列强討好，在我們的刊物已經多次被允許进入法国之后，忽然拒絕运入，而事先并不通知我們。它只是簡单地命令边境官員，将来沒收这种刊物。这样，和以前一样地經由合法的道路运去的一千二百份刊物就在边境上扣下了，并且据我們探悉，都在貝桑松焚毁了。有权势者对于私有財产就是这样来尊重的，而我們却鄙視任何种类的小偷。

如果說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論自由都不可能，怎么还会有出版自由！你且去和一些开明的、結过婚的、有固定职业的瑞士人談一談，他們会告訴你，他們怎么样必須小心翼翼、不要高声說出他們政治和社会信仰，为了恐怕失去雇主、工作和面包。如果說按照这种情况，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論自由已經不可能，而言論除了时間而外是根本毫无所費的，那就何况出版自由，当然更不可能了；因为写文章印書是費錢的，而錢只有富人才綽綽有余，穷人是永远沒有錢的。29)

总之，对于富人，出版自由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他愈富也就

愈可能，但是并非对于一切人都可能，不是对于不大富的人，也不是对于小康的人，尤其絕对不是对于穷人是可能的事。

算了吧，亲爱的弟兄們，別讓那些政治騙子把我們再領到光明的背面去愚弄我們了，在那里他們永远是嘴里塞滿了出版自由、祖国、民族等等的糊粥还加上种种这一类烹調好了的空話。人們迄今都在用所有这样一些政治菜单对我們顚倒黑白。一方面，是一些沒有經驗的、空洞的和爱虛荣的小伙子們在高等学院里学会了政治的祈禱文，并且按照他們所学过和讀过的在我們面前祈禱，我們就随着唱阿門，因为我們不大明白那些話。就用这种方式，这批人欺騙他們自己也欺騙我們。另一方面是一些更狡猾的、地位更高的人，他們利用这些人的政治謬論，和另一些人那随声附和唱出来的阿門，他們却更懂得把时間用到对他們的利益更有好处的地方去，而不是用在空談上；他們对我們裝作同情，以便为反动爭取时間。因此最后我們終究有一天会恍然大悟，变得聰明起来，再也不听任何空話，凡是不以达到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为目的，凡是不給我們物質利益的任何东西，我們一概都不支持。

有些騙子，他們嘵嘵不休地对你們說：你們首先需要精神的自由，然后再要求你們物質境遇上的改善。不要听信这些可怜的、可鄙的說謊的使徒；你們向他們要面包，他們給你們一块石头。无論什么地方和怎么样，只要可能，你們就用一切方式力求改善你們的生活境遇，无論什么时候，只要有行动的机会，你們就要行动起来。

言論和写作自由、职业自由、貿易自由、发表意見的自由、以及許許多多人工制造出来的自由，这一切都是說我們先吃一点亏，金錢制度就会乐于許給我們，因为它希望，通过这些魔术戏法迷惑30)我們，讓我們忘掉我們的眞正的利益。

你們必須要求**一切人**的自由，沒有例外的全体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財产权和繼承权，用廢除金錢和恢

复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的。其余的一切政治旧貨都是这个主要事項的附带事項。看一看英国吧，你們这些瞎子，你們相信随着出版自由不久就可以获得一切，但是这个民族自从一百五十年以来已經有了出版自由了，而且是在任何其他只要是金錢制度存在的地方所尽可能有的这样完全的出版自由，但是这个国家的穷苦人民并沒有比德国人民的最穷的阶級稍見开化些，在經历了一百五十年出版自由的善举之后，仍然有許多人为飢餓而死。三百年前英国国内的困苦和貧穷就已經很剧烈了，从那时候起就实行了救济税而且还不断地日益提高。31）因此，难道我們应該不去要求普遍的自由，而去要求出版自由嗎？在人們还沒有給我們面包的自由之前，就去要求盐嗎？你們且四面看一看：一切要求盐的人，却并不象你們一样甚至于还沒有必要的食粮呢。在他們的面前已經摆好了筵席，但是我們却还缺少好心的大自然給我們定下的全部膳食。一旦我們有了这些，我們也就会有盐了；一旦我們有了**一般**的自由，我們也就用不着再去要求那些由欺騙的制度所幻想出来的种种**特別**的自由了。特别的自由只有在不平等的制度里才有，在那里面，誰錢最多誰就最自由。

当然我們要出版自由，这是用不着多說的，但是我們要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自由；而这在金錢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3）对一切穷人、病人和弱者的照顧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但是不經过現存事物的革命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穷人太多，在我們文明国家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他們所掙的錢不够他們的需要。法国三千三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二百万，英国二千七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五百万这样的人。如果人們眞心要救济全部这些人，这不是通过救济院所能办到的事，而是只有通过各种劳动部門的**联合組織**。但是这样，其結果就将是一种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因为这样

的联合組織就会逐漸地剝夺掉富人依靠犧牲貧穷、孤独、无告的人而使自己发財致富的一切手段。因此这終究将是一种眞正的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錢人所絕对不乐意的事。如果說他們也談到帮助和救济，那只是指那样一些由于疾病、年老、体弱而不能工作的穷苦人。但是如果人們只是救济那些已經丧失劳动力的人，那是对于現状决不会有什么大改变的，社会的罪恶和它的巨大犧牲甚至不可能有一个短期的削减，更不必說完全消除了。

設立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一般的用处，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这些机构里一般比他們在外面那种衣食不給的状态中还更覚得不自由。因此才发生这种現象：社会上充滿了不幸的失业者，但是向这些机关請求收容的人却并不拥挤。在金錢制度里設立和維持这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的經費，不得不由中层阶級和富人来出，但是他們又把这种損失加在那些不得不为他們而劳动的人身上，并从而把他們給了那些已經丧失劳动力的穷人的面包，又立刻从还有劳动力的穷人嘴里夺回来。他們从忍飢挨餓的人嘴里夺下面包，舍給那些和飢餓死亡掙扎的人。一切的重量和負担就这样一层层压下去，最富、最有势力的人压下去的分量愈重，被压迫的穷人也就愈往下沉，也就有愈多的中层阶級分子被推入貧穷的压迫之下，以便补充那些沉沒了的人。

因此不要再在不平等制度下給穷人建筑那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吧；他根本不想去，只要他还有办法去劳动，还有办法去借、去騙、去求乞和去偷窃。你們可以看到，用你們那些所謂慈善机关和保險机关你們什么也沒有改善；你們追逐积聚起来的財富就象魔鬼追逐灵魂一样，但是如果要消灭貧困，你們积聚的那一堆东西就必須削减。自从数千年来人們就已經告訴了你們这一点，但是你們对这个眞理永远是充耳不聞的，在改善你們那些同信基督的同胞弟兄的生活境遇上直到現在竟除了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而外，

还沒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办法。什么样的矛盾！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唉！如果你們塡滿了那些救济箱，好好地付該付的劳动报酬，你們也就用不着再出錢雇什么乞丐监督吏了。忍耐地等着吧，如果你們不顧那日益增加的困苦，硬要不断扩大你們的錢堆，有一天你們会很容易知道，不論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你們都可以一概用不着了。

顫抖吧，一旦穷人把这两样东西都变成为廢物的时候！

4）减低对必要和有益物品的税額和提高对奢侈品的税額

說到奢侈税，那末这种税制始終不曾能够做到持久地减少奢侈。这仿佛有些奇怪，而实在却是这样。假定富人用外国衣料做衣服，喝外国酒等等必須比从前付两倍的錢，如果这些东西使他喜欢，加价的結果不是他就不再享用这些物品。不！而是他照付加倍的錢，如果他沒有其他的办法得到这些东西的話，但是为了这样他就减少他从前的一切并非对他自己，而是对别人有利的支出，并且尽可能地增加他的收入，而这件事他是有办法的，因为他有錢。如果人們在某一方面阻碍他增加收入，他就轉向另一方面。只要金錢制度还統治，凭着他的錢，他就是主人，因而就有办法把他所納的一切捐税通过种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再轉嫁到劳动者或是消費者头上去。至于說这一点确是如此。这是我們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經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在法国年納地产税一千法郎以上的有一万三千三百家富翁，此外年納地产税五百到一千法郎的有三万三千余家富翁，其他的一切捐税还不計算在內。現在我問一問每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是这些富翁由于这样龐大的税款而在他們的富足和奢侈上受到絲毫損害呢。如果人們用一百个不同的名目再讓他們出一百倍的税，他們也一样照付，只要政府印制足够的鈔票和鑄造足够的硬币就行了。但是他們所付出的一切，他們就又加在劳动产品和生活必需的价格上，因为在金錢制度里决定物价的人

是他們，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愈是通过穷人收入来支持奢侈税，由于富人在奢侈税以后所要的把戏，穷人会愈是增多。32）如果政府相信，在实行奢侈税之后可以救济十万穷人，一年之后就会又有其他十万个同样待救济的人。

奢侈税在任何国家沒有比在英国重。在那里該支出了怎样大的貧穷救济金！但是什么地方的奢侈和貧穷比在英国更剧烈？

在符頓堡，人們实行了一种狗税；但是这个地方的狗还是从七千头增加到一万二千头。現在这种税額还更提高了；但是再仔細算一下，可以看到，至少那种征税額最高的奢侈性的狗并沒有絲毫減少，并且那收入也沒有絲毫裨益，如果我們把这笔收入和日益增加的貧困在社会一般財富中所造成的亏损比較一下的話。

減低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率同样也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卽使政府豁免一切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收，并且把它所需要的一切税收都加在奢侈品上，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卽使看来非常的手段而制止貧困的发展。

这样将无异于这个政府的撤职，因为那时候沒有富人的同意一个政府将不能征收任何必要的税收。那时候富人只要暫时短期停止使用奢侈品，他們就可以使任何不屬于他們的政府陷于癱瘓。正是富人們，因为一切劳动和享受的領导和交換都操在他們手里，因此他們对一切劳动和享受都在征税。

劳动者，由于下列的情况，根本早已在受富人的征税。他們在苛重的劳动以后得不到他們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而一切他所需要的，又必须以高出合理价格以上的价格去購买。

而金錢制度本身，在富人手里，就巳經是一种最可怕的捐税，只有劳动者才必須用他的貧困和辛劳去繳納这种捐税。这一点人們似乎永远忘掉了。但是只要这种捐税不廢除，任何其他捐税的減免都是不中用的。

5）**財产税**

这种税是革命的；它防止財富在一个人手中的过大的积聚；但是它并不能防止积聚本身，所以也就不能防止由此而必然发生的他人的缺乏：因为如果其他人有的东西，有些人不能有，即使他們的一切生活必需都有保障，他們也会感覚缺乏。

財产税只是把太大的积聚分成許多較小的积聚。它的結果将会是产生一个强大的、小康的中产阶級，而这个阶級那时候就会来扮演从前富人和有势力者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金錢制度将会得到更多的頑强的保卫者，而反对这个制度的斗爭对于貧穷、劳动的人民来說也就会更加困难了。

現在这些貧穷的劳动的人民受那种更加热中于貪欲的富裕小市民的榨取至少和受从前那些吃足了的有錢人的榨取将同样厉害。33）

有人可以反对說：国家可以通过設立一个国家銀行貸款給每一个勤勉的劳动者，讓他設立一个营业。这样嘛！那就眞是本末倒置了。并且是需要每一个人都通过互相竞爭而成为一个分离的、孤立的小业主呢，还是优待其中的某一些人作为例外呢？并且誰应該是例外？但是有一点是充分証明了的，就是：通过这种个别分散必然要損失无数的劳动时間以及大量的物資。那样将必須有多少个别分散的作坊要由国家来出資建造，結果将要有多少由于无益的費用和毁灭性的破产而造成的損失呢？

并且那些单独一个人經营的事业根本也不可能和雇用十个或是二十个人經营的事业相竞爭啊！

为了把这种錯誤抬到最高峰，有些人把它和設立国营作坊联系在一起。这虽然是好的，但是这种国营作坊的利益却正是和国家銀行的利益相反的。

如果这种国营作坊不应該是一些現代的监獄的話；也就是說，

如果在这里面的劳动是自願的，并因此在这里面的工資也要和外面一般通行的相等的話，这两种組織之間就必然不得不进行一种竞爭，直到两者之中有一个崩潰为止，而这种崩潰对于为上文所說的那样的目的而設立的国家銀行来說是逃不脫的，如果政府眞正是要去維护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級的利益的話。34)

国家銀行所关心的利益应該是每一个銀行債务人都能正規地照付他的借款的利息，以及該銀行的实际的資产不得降至貸出的款項总額的价值之下，因为有了这种情况就会危及国家銀行的生存。但是所有这一切弱小的、由国家銀行支持的小作坊，要禁得住大規模的、必然受到政府优待的国家作坊的竞爭并因而能履行它們对国家銀行的义务，这怎么可能呢？如果那些国营作坊并不是一些强迫劳动营，在这种强迫劳动营里，人們是为了財主們的利益而劳动的，如果那国营銀行的任务并不首先就是为了支持商人，那末这种計划就是一种严重的錯誤，如若不然，那就必然是一种政治欺騙。

我們假定，人們在国家銀行里只貸款給这样的市民，后者是能以他們的財产或身分提供足够的担保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銀行的目的就和我們今天一切金錢把戏的目的一样完全是貴族性的——那么，这种財产税制度就是一种引起大量糾紛和誤会的办法。用什么方式人們相信能够精确地监督每个人的收入，而沒有失誤，不会冤枉任何人，不会被欺騙呢？誰要是認为在今天的金錢制度里这是可能的話——在这个以个別分散为原則的制度里，每个人的收入、支出与其他人有这样悬殊的不同——他就还必須先解决一个任务，这就是：做出一个計划来，他想怎样按照这个計划在金錢制度里并且利用这个金錢制度来办理財产税，以及他如何能找到一种方法，在税額的分配上避免一切錯誤。

并且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那些拥护財产税的人恰恰

地是反对我們的原則的人，而富人們对于这种征税办法，和对于我們的个人自由的原則一样，都是漠不关心的。

主張財产税的人們只是要控制过份的巨富和过大的赤貧，并且要借助金錢制度来起作用！他們忘記了，金錢制度有一种磁力，它吸引一切，把一切集合成大堆。小堆財富剛由于大堆財富的分解而膨脹起来，反过来它們就又去冲击那擋住它們积聚的新堤壩了。財产税是革命的；它要求把富人的大堆財富变成較小的財富，并且增加和扩大中产阶級的小堆財富，它要求改善劳动者的境遇，要求使貧穷的程度变得比較地可以忍受些。这无論如何总是值得我們热烈欢迎的。如果人們相信这种革命可以用和平方式实現，那我們就全心全意地贊成；但是如果它还需要以一种剧烈的斗爭作为代价，那我們就不能以此为滿足了。凡是必須去爭取得来的东西，那就必須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好的**，并且**不能对于任何人比別人更好些**。

6）普遍的选举自由

这也是在金錢制度下不可能的事。亲爱的老天爷！这种穷鬼和財神搞在一起的混乱把戏还沒把我們厌煩死嗎？如果我們有权写一个人名投到票匭里去，这又有什么用处；选举一过去，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富人总是有理的，我們总是不对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并且能使人們的意見象他們的情緒一样随时变化。这种例子我們在法国的各次革命里已經看見过，并且今天在金錢制度的政治选举中还到处可以看到。35)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里确实有过若干穷鬼参加了政府；他們在那里坐在那代表会議的龐大的人群之中，只有凭着恐怖来爭取优势，因为会議上的利益太不同，并且因为凭着几百个立法者根本不能一下子做出重大的明智的决定来，而且不先經过无聊的爭吵什么也不会通过，甚至在爭吵之后也往往是最愚蠢的多数始終控制

着战局。

为了补救这种情况，当时法国代表会議的各党派就彼此互相砍头，然后对最富有的和最有势力的貴族以及其他的人也同样照办。

各党派就是这样来补救选举制度的缺点的，这就是他們所懂得的办法。許多富人丧失了脑袋和金錢，但是財富本身幷沒有在这里掉了脑袋；它换了人，既不因此而丧失脑袋，也不因此丧失金錢。人們从个别人那里夺取来的东西，自会有其他人通过他們的投机取巧占为己有。如果說旧式的、老牌的財富从前是公开地表現自己的，那末新法泡制的財富就懂得如何狡猾地躲过窺伺者的眼光，幷且在潛藏的暗地里去挖它的反对者的牆脚。

对貴族的屠杀和劫掠幷沒有阻止住貧困，因为貧困的制度幷沒有廢除。人們只是說：我們要一个共和国，一个人民的統治，自由和平等；但是幷沒有定出来，怎么样来要这些东西。拍卖逃亡者的財产，减低捐稅，这些只是讓那些仅次于被通緝的富人的、最有錢人从中取利。現在这些人把三千三百万人的命运印在他們的鈔票上，鎖在他們的錢柜里。于是你們有了那每天五分錢的日子，去吧，去为它而奋斗吧，而你們另一些人是每天五块錢，但是小心，别讓人把偷来的东西又給偷去了。

現在，这些人就在那里用他們的斗斛，用他們的尺子、天秤、交易所、国家債券和錢袋統治起来了。人民在两次革命里自相殘杀只是为了他們；他們分肥了从革命中被杀的貴族那里夺来的东西幷且通过金錢的势力而篡窃了統治的地位。

因此我們不要聾了耳朵，瞎了眼睛，丧失了理智，我們既不要希望从共和国这个空洞的名詞，也不要希望从所謂民治和自由选举得出什么我們的境遇的改变。症結在于金錢制度，罪恶的根是在那里，滋养这个根的汁水是在那里，幷且任何地方埋得不象这里

深。正是这个制度，它是我們必須用一切武器和它作斗爭的，它是那动脉和血管，通过它，毒汁暗暗地流着，躲过了那些无知的人們的眼睛。今天我們还把一个人算在为我們的原則而奋斗的坚强战士之列，明天他可能已經被金錢制度的魔术所套住并且被爭取过去了，而我們还沒有注意到呢。

亲爱的兄弟，我們且把一切仔細檢查一下！讓我們不要再受騙了；选举自由我們也要！但不是今天金錢制度里的选举自由，因为这种选举自由只是一个欺騙。选举自由在金錢制度里不可能，就象全体人的自由在金錢制度里是不可能的一样；但是全体人的自由，这是我們所要的东西，只要有一点可能我們就要去达到它。

7）联合組織

好！很好！用这个办法可以有济于事。这个办法是革命的，但是我們不要迷惑了自己。只有名称，还不等于是事实，还必須看事情怎样去办。36）

一个联合組織，这是許多能力和欲望为同一个目的而集合起来的統一。但是这种集合和統一可以是自願的，也可以是强迫的；它可以是为了某一个人，也可以是为了許多人或是一切人的利益而成立起来的，例如：士兵的兵营生活，就是一个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强迫組織起来的很多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联合組織。一切大的监獄和劳动所，一切工厂以及一切劳动，凡是在少数有錢人手里被組成为一个联合的整体的，例如在矿山里，鉄路上的劳动等等，都是同样的这样一种联合組織。

凡是在这样一些机构里的劳动者，都或多或少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联合組織起来的。

現在一切改革家（傅立叶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一般地說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建議为了重大的节約而把一切劳动互相联合統一起来。这使其他那些敏感的人大为震惊和恐惧，因为他們所謂

的联合組織正是前面所説的那样的联合。

联合組織本身,这只是我們的原則的一个形式,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質。一个联合組織,但是并不承認其中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这仍然是可能的事,就象我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单凭联合組織我們只是在社会的缺陷上暫时塗一层糖,刷上一层白粉,但是对于我們的原則的实現我們并沒有因此走近了一步。当然随着时間的过去,从这样一种状态里可能也会产生我們的原則的实現,但是那就是怎样不可想象的、危險的时間的損失,那时候人类就还要被迫哭出多少眼泪的河水来呵!联合組織虽然部分地驅除了群众的物質困苦,但是它也只是部分地廢止了使人类遭受病害的罪恶;如果沒有我們的原則,联合組織不可能把人类提高到使他能在那上面胜利地克服一切社会缺陷和弱点的知識的高峰。例如,一种按照傅立叶的制度的联合組織,它把自己称作为是一个和諧的联合組織!——而在他那制度里的这种联合組織却有三种不同的飲食、衣着和住宅等等的等級。它是以劳动、金錢和才能为基础的,而对于后面这两者的重視和供給要比对劳动更优越。这也能算是一个和諧的制度!——仿佛在这样一个制度里,就有可能可以預防妒忌、驕傲、輕蔑、浮夸、猜忌、譏諷、誹笑、恭順、卑屈、虛荣、高傲、毀謗、阿諛、譴責、忿怒等等情感,并且可以防止敌視、爭执和犯罪了。凡是存在着三种在生活方式上不同的阶級的地方,也就有三种不同的利益。如果說一个人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是不是就可以由此得出結論,他一定比別人有更强的消化力或是一个更精致、敏感的口腔呢?——或是,这个头脑为了要思考,就必須人們讓他的口腔比普通劳动者吃得更有味呢?37)豈有此理的荒謬!这个荒謬,我們的傅立叶主义者用魔鬼的力量也摆脫不掉。他們仍然站在他們的老师 1808 年所站的地方,看来是还要僵死地站下去。前进吧!前进吧!你們这些社会主义学派的人物。

如果傅立叶知道，你們今天在思想上还沒有向前挪动一个指头，他会把你們对他的敬仰看做是不肖的报答的。沒有一个思想，沒有一个理想会完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不能、也不必更加完善了。

在对于資本的承認和报酬上，傅立叶犯了最可怕的錯誤；因为他为我們把商人也縫綴在这个否則将是——很美好的制度里；你們必須把他剔出去，傅立叶主义者！把資本扔到垃圾堆里去吧！这是在一件新衣裳上的旧补綻，带着这块补綻在实現你們那制度的时候，現在和未来的世世代代都会笑你們的。我們很明白，你們是要借此把那些財主們引誘到共产团体里来。好吧！你們怎么想，就怎么办吧；你們的想法似乎是好的，也許比你們的制度更好，但是，如果专制主义由于你們这个制度的罪过而加强了，并且用它那丑化一切的魔爪从你們这个制度里捏制出一个人类的监獄来，那末可怜的人类，你就要遭殃了。这样的前途在你們那制度来說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在資本、才能和劳动之間划下一个区划，那就是一文錢不值的东西。

只要你們坚持这一点；我們就是不同的人；因为我們的原則和財主們的原則是和天与地一样不同的。

因此，所有这一切联合組織按我的意見是不能促进人类的幸福的。傅立叶主义甚至不能改善那最大量、最穷困阶級的生活，因为这个制度的实施是以事先建造全新的建筑物为前提的。[38] 但是貧苦的人民却等不及这样的事，更不必說那些由于新建筑的完成而愈益增加的联合組織将把他們的困苦推向可怕的程度，因为他們既不可能再和这样的联合組織竞爭，又不可能被收容到这些組織中去。

因此一个关于联合組織的計划，如果它的目的是在于人类的福利和改善最多数、最穷困阶級的生活境遇，这个計划就必須是大

规模的，普及的：1. 必須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加入这个組織。其次这样一个联合組織必須：2. 保証它的全部成員无区別地都享有一种同等的生活地位。此外人們必須能够：3. 在这个組織里比在个別分散的社会里生活得更自由、更舒适。

这三点是一个好的、革命的联合組織的試金石；其他的一切联合組織虽然也可以是革命的，但是不能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好的。

因此不多費詞，率直地說吧：革命是我們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純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質的暴力，我們必須等着瞧，并且无論如何我們要对这两种場合都有所准备。

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許会这样不同地說：我們的原則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漸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現。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現，唯有鏟除那些有錢有势的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

試問人們在哪里曾看見过，这些人肯傾听理性的說話？如果你們怀疑，去問一問历史吧，它們的每一頁上都載滿了个人利益和一般利益的数不清的斗爭。

許多宗教是通过战爭和革命而傳布的；許多王朝是通过战爭和革命来变换、保持和巩固的；宗教改革的承認是人們通过战爭和革命强迫爭取来的。

英国、法国、瑞士、美国、西班牙、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希腊、土耳其、海地、以及一切国家，它們每一次政治自由的增长都是依仗着革命得来的。

奥地利幸賴它的皇帝約瑟夫二世进行了最重大的革命，这是一个君主在新的时代里为了进步所曾采取过的一次革命。他为此而牺牲了性命，据說，死于在夜宴上人們遞給他的一張下了毒的圣餅。从此在那里很多事情又恢复了巨蟹星座里的情形。

約瑟夫二世是一个革命的君主；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想这样，他就必須从头做起；因为普魯士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当时的奧地利人民相比所要求的就更多了。

約瑟夫所給予人民的多于当时人民所懂得去要求的；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到現在还远远落在人民的需要后面。

任何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現；因为任何旧事物被新事物的代替都是一次革命。新的理想的实現，不論它是由人民或是由一个君主所推动的，不論它只是通过物質的力量或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是通过两者来爭取的，总之它是一次革命。

革命是永远会有的，只是它不一定永远是流血的革命。

同样我們的原則也要通过一次革命来实現。但是目前的这种混乱状态持續愈久，革命的經过也就会愈可怕；因为这种混乱不断地更加增加需要和居民之間的极端的失調，从而使一种溫和的、和平的、漸进的过渡愈益成为不可能。

就象一个自然人按照他的身体組織、劳动情况以及气候、季节等等必須有一定質量和数量的食物以維持生活，并且，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縮减和悪化而不同时損害到这个个体的健康和生命一样，同样一切个人的总和，社会本身也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縮减为它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的質量和数量，而不同时危害到它的福利和存在。

我們的化学家和医生，如果他們有胆量的話，是能够清楚，明确地証实这一点的。特别是医生应該有一天会起来大声地宣揚眞理的呼声。医生們，通过由医学科学所得出的証明，即：人类的极大多数疾病、缺陷和罪过都是由于过重、过久的劳动，由于食物营养的不足和悪劣以及特别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組織而来的，通过这个証明，他們将为我們的原則作出最有力的宣傳。

有人曾經規定，每个成年健康人所需的食品在質量和数量上

必須和一个法国兵的口粮相等，并且不能有任何减縮而不損害到个体的健康。

在牛奶不充足的地方，补充人的体力的主要食品是大量地食用的肉类；因此大致每天每一个成年人需要三分之一磅左右。但是如果人們今天，例如說，要在法国一举而普遍实行共有共享制，人們在开始时就不可能給每个需要肉的人每天三分之一磅肉，因为不然将会在短期間把一切現存的牧群都消費光。这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在各个大城市里的大多数小手工业者本来差不多每天就吃三分之一磅肉。不錯；但是这些人虽然多，而比較起大群的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来，却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这种一个国家的牲畜数量和人口之間的比例失調，就是这个国家具有一个不良的政府的最明显的証据。

人民是否有吃的，現有的牧群数和仓庫里的存量是否足敷人民的需要，这是今天的那些政府很少关心或根本不去关心的事。只要他們，那些当政者們自己能够生活在快乐丰足中，他們的統治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对于他們和他們的家族来說，面前摆的永远是吃喝不尽的最好的肉，最上好的食品和飲料；他們还关心什么别人的不足；他們的統治根本不是为了别人，而是統治别人为了自己。

因此这也就不足为怪，如果說人民的单純的、綿羊一样的忍耐会一旦变成一种不可羈勒的鬣狗式的暴怒。受到保护的愚蠢、荒謬和不义堆积得太多了。以前，人們还可以用毛撣子来拂去不正当的行为，而現在就必須用条帚来扫除，不久就有用粪叉子的必要了。

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来証明，目前的情况持續愈久，革命的經历就会愈可怕。

法国現在大約有六百六十八万一千头牛。其中大約每年宰杀

三分之一，以致牛的数量虽然有随时繁殖以及国外輸入的补充，但是和人口的增加相比，仍然有重大的减少，而那些吃肉的游手好閑者却不断地增加，因此肉价愈来愈貴，而工資却愈来愈少，現在已經有許多农民几乎每月吃不到一块肉。

現在我們以每头牛平均出六百磅可食用的肉計算，这样法国全部牧群的存量共可出产肉四十亿零八百六十万磅。

只要人們在三千三百万的法国人中供应二千四百万人每天三分之一磅定量的肉，一年就要吃去二十九亿二千万磅，因此尽管繼續有繁殖，二年之內就要把全部現存的牛群吃光，第二年就要吃到羊和家禽，然后再吃到殘余的猪、馬、狗和猫。

据統計学家計算，如果人們把今天法国所消費的一切的肉平均分配，每人每日还得不到四分之一磅。

有人也許可以說：是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牧畜过剩的国家哩，它們可以用他們的余額来供应法国。

完全对！例如瑞士就輸送許多牧群到法国去；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証据，可以說明，它的牧群太多了呢？

在瑞士有許多地方，在那里牛奶和馬鈴薯是唯一的食品。我曾經在琉瑟恩省的一个地方看見过一些七周岁的孩子，他們不知道面包是什么东西。这些孩子們的母亲已經三年沒有享受过面包；更不必說这些人有一块肉或是一碗肉湯送进他們嘴里了。在許多德語区里，大多数雇农和农妇只有在星期天才吃一次肉。

爱尔兰把肉类和粮食供应給英国的市場，而十分之九的本土居民却大部分倚賴馬鈴薯生活。

因此在金錢制度下，一个国家的某些产品出口并不足以証明这些产品和它的人口相比已經有富足和多余。

这并不是說，一个人为了生存和劳动在他的食品里絕对地必須有肉；何况事实上那些游手好閑和从事无益工作的人也早已比

那些必須汗流滿面地去掙他們的面包吃的人更习慣于吃肉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前面那种人来說变革也就更加痛苦，如果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武装了的人民群众起来坚持要求根本推翻一切而拒絕任何漸进的措施的話。

在德国，它的牲畜表面上比法国多，并且它的数目也到处在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还是赶不上人口：甚至，根据最近摩尔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托所作的統計調查，德国的平均消費量甚至还小于法国。

你們看！我們那些聪明睿智、至尊至貴的政府給我們造成的就是这种状况。在一切国家里必需品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之間的失調都在走向同一的可怕的前途，并且这个前途愈往下走，就愈更可怕。

而那时候，那种愚蠢的恶意的蠢材們，象通常一样，又会来責备那些未来的革命者們的殘酷和暴虐了，如果后者为了消除罪恶，不得不給社会动一次痛苦的手术的話。

今天，如果說什么地方必需品的生产有富余的話，那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政府并沒有对此尽任何力。如果这些政府是以共有共享为原則，而不是以分散孤立为原則的政府，那末它就要說：因为我們的化学家和医生已經証明，一个人必須有一定質量和数量的食品才能維持生活，因此必須把必要的食品的生产提高到和增长的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因此至少每三个人必須有一头牛。但是牛数不够这个比例：因此我們必須把我們那些高貴的大人先生們也算在里面。

今天，如果共有共享制在任何一国普遍实現，在这个国家里不論最初的第一或第二年都不允許宰杀太多小牛；同样，在这段时期我們还必須在牛奶和肉类的享受上励行最大程度的节約，只有对从事最繁重劳动的劳动者才配給他全份的肉食供应。我們将必須

忍受这样的牺牲，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成倍增加牲畜数量，并使它能和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此外人們还必須下决心把一切供奢侈用的馬匹都訓練为耕馬和战馬，任何牧場草地不得改为农田，并且必須以最大的关心注意用于农业和牧畜事业。不止如此，人們还必須从邻近的，还沒有实行共有共享制的各国尽可能大量地輸入牲畜和食物。而在那里，我們除了用加倍的、加若干倍的价格去收买这些东西以外，是沒有其他办法的。为此，凡是能搜寻出来的一切金子、銀子都必須用于这个目的。人們要这些廢物有什么用，根本又不能吃它。而如果这些国家的当权者禁止輸出的話，那就不得不对他們进行前所未有的最可怕的战爭，而在这一点上我們比那些生活在旧秩序里的其他社会是更有力量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我們的战士才能吃到丰富足够的肉类。在战时，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肉都供应給战士；而其余的人就可以在节約上来考驗和証明他們的貢献，以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把他的个人利益貢献給現存和未来世代的全体人的福利。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就是現存的社会关系是这样一种状况，它迫使未来的共有共享制的創立者不得不在接任行政管理之初便立即励行一种严格的节約，因为必須立即約束住某些人的已經恶化了的欲望，并且即使这样也还并不能滿足眼前的急迫需要和人的合理的願望——正是因为这样，因此在人口和它的全体成員的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产品之間的失調愈剧烈，改革的經历也就愈显得可怕。你們試想象一下，如果一切国家的人数最多的阶級的境况都貧困到象在英国一样；你們試想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发了一次社会革命；試問那时候胜利了的人民会仅仅滿足于漸进的办法嗎？試問由于急速、彻底地摧毀了一切現存的事物，能够不严重地侵犯到那一切长期习慣于旧制度的、耽于淫乐的富人們的生存和利益嗎？

你們愈是在国內造成更大的貧乏，那末一旦人民在一次革命之后要求和你們平等地享受的时候，你們的困乏也就愈甚了。現在人們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目前我們有些什么手段可以来推行这种社会改革? 这就是:

1. **繼續进行教育和說服。**39)

在这方面除了我們个人的热情外，我們还要利用出版自由和法庭的公开审判。借此就能把我們的言論說出去。

2. **把現在已經存在的混乱状态加速地推到它的最高峯。** 在这方面需要有若干人的牺牲，最好是那些地位高的、为一切社会阶級視为典范的、德高望重的人物。借此就把事情做起来了。

这第二个手段，一旦人民的忍耐的綫已經被扯断了，那是**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手段。

如果尽管有一切合理的理由，而那些政府也不采取措施来改善人数最多的最穷困的阶級的处境，相反，如果混乱不断地繼續增长，那末一切凡是在宣傳启发之外还有一点胆量勇气的人，就必須停止再去反对这种混乱，相反，他們应該設法把它推到最高峰。从而使貧苦人民在那增长的混乱中得到一种满足和快乐，就象士兵在战爭中得到了一种快乐一样，而那些被压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感到的不便就象富人們在战爭中所感到的不便一样。

如果他們不願意听，他們总不能不感覚; 那时候被他們所保卫的那个混乱我們就不去保卫它了; 那时候那迄今几乎是由我們单独承担的这个混乱的恶果，就必須由他們一起来分担了。那时候，总而言之，他們那个混乱的制度对于他們将糟糕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它对于他們将比那漫漫无期的奴隶制对于我們来說还更可厌些。

当我們必須应用这第二个手段的时候，那时候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去进行說服启发，再去建立系統和提出各种改善的建議了，那

时候我們就沒有必要再說我們要什么，而是只要把凡是我們所不要的一切，都用这个办法去对付它。

但是只要有可能应用这个手段，这本身就說明了这个社会的組織的一无是处；因为如果这个組織对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手段也就起不了作用了。

此外关于这一点沒有什么可說。

以一种过于漫长的秩序去进行过渡，这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如果人們手上有了力量，就必須一下子把蛇的头打烂，也就是說不是要在敌人中造成流血屠杀或是劫夺他們的自由，而是要把他們用来危害我們的手段夺取过来。

如果人們在过渡时期不去削弱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影响，如果人們还保障他們的一部分自私利益，人們就給了貧穷的、受苦的人民一个道义上的坏榜样，并且如果那样一个人还剩下些什么貧乏的、远不足够的手段可以用来减低人民的困苦呢，这种困苦即使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消除的，因为它已經侵蝕的太深了。甚至用最激进的改革的方法，人們也不能一开始就滿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然的欲望并因而把殘余的物資都完全消費淨尽，而是必須对殘余的物資厉行这样的节約，使它在短时期內能成倍地增加起来，然后人們才能增加享受和减少劳动；甚至劳动时間在最初两年內也不能立即减少到每日六小时，因为那时候迫切地需要开垦一切荒地，建造为生产和产品的交換所必需的鉄路，运河以及工厂、机器。此外在这个时期內很可能战争还要占去大量强壮的人手。因此如果說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可能在最初两年內大大减輕人民的負担或是大量增加他們的享受，那末如果除此而外还要去保障那些被击敗了的富人和有势力者的特权，那就会不成話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沒有必要强迫那些习慣于淫乐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去劳动和放弃財产，而是必須通过他們的財富的

逐渐消损而使他們不必有剧烈的冲击而一步步地习惯于其他社会成員的自然的享受。

在推翻了現存秩序之后，凡是为了使最初两年內的牺牲变得輕些而可能去做的事都必須着手做起来；因此，在組織劳动和管理的同时，必須立即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維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沒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一个措施，并且同时它也是新組織的基础。

在战爭中指揮軍队的将軍，在劳动中的組織者和領导者，在他們的一切生活必需上不得优于最年輕的鼓手或是公路上的砸石子的人。如果在战时全部肉食口粮都供了軍队之用，那末領导者就必須和其他的劳动者完全一样地度斋日。如果对于农民和工人每月有十五天斋日，对于行政管理机关和学者也就同样有十五天的斋日。如果要求人民耐心地忍受那在开始时所必要的节約，那末这种节約的榜样必須在一开始就做出来。

如果我們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地緩和的过渡时期，那末我們就再沒有时間可以浪費了。現在，治疗社会的罪恶已經不可能不应用种种暫时性的毒藥，已經不能不带有那由此而来的、被动的混乱的扩展；但是在五十到一百年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可怕得多。

因此我們不要說，人类对这件事还沒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論的学究式的講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

如果人們讓穷人注意看一看那些储积起来的产品，并且对他說："去劳动！然后你就去取吧！"他就会完全懂得，有要比一无所有好！

最糊塗的人也不会糊塗到拒絕送上門来的利益的。但是我們的原則是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級的利益。因此我們是不会失敗的，如果我們懂得如何利用那个混乱的制度随时提供給我們的种种机会去以毒攻毒的話。

反对个人的战爭或是流血的革命，我們讓那些政治家去干；反对私有財产的战爭或是精神的革命，必須我們来干。

在平靜的时期我們就宣傳教育，在暴風雨里，我們就起来行动。

一旦風暴来临，就不能再象当年在哈姆巴哈那样为了无用的講論去浪費宝貴的时間了：而是必須象閃电一样地迅速行动，必須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騰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象閃电一样迅速地一击連着一击打下去。

并且那时候，也就不容許还四处去寻覓一个領导人，那时就不容許在領导人的选举上再多費挑剔。誰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誰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誰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爭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領导者。

并且决不容許和敌人停战，决不容許和敌人进行談判，不容許信任敌人的任何諾言。一旦他們发动了战爭，就只能把他們看作是沒有理性的野兽，野兽是沒有懂人話的能力的。

这些，也就是在一种全民性的运动时期里的行动綱領，也就是說在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人們又会想要把我們利用为一些革命的工具，以便借我們的力来更换統治我們的人。

但是每一个在一开始就宣告以实現我們的原則为目的的运动，换言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都将以一种和迄今一切革命不同的方式开始。在这样的革命里，人們将不会去和大炮厮杀，那是敌人的最強大的所在，也不会試图通过对于个别的暴君的暗杀来达到目的。这是旣靠不住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对付敌人的手段。如

果人民一旦恨透了压迫的枷鎖并想要結果它，就不应該对人作战，而是要对**私有財产**作战。这是我們的敌人的最軟弱的一面。

假如和預料的相反，那些当权有势的人为了破坏我們的原則的实現，要把我們拘束在一种监獄式的共有共享組織里，假如他們想要把劳动和享受的联合組織为他們自己以及富人的利益服务，就象他們在营业自由上曾經利用过并且还在利用的那样，那末我們的哲学家們就必須放出那最可怕的燒夷彈，后者那时候是唯一能够破坏敌人的計划并使它失效的办法。那时候就必須宣揚一种迄今还沒有人宣揚过的倫理，并将使任何自私的統治成为不可能的倫理；一种倫理，它把人民永远要吃亏的街垒战变成为持久的游击战，后者将拆穿和粉碎富人在穷人身上的一切投机，并且是軍队、宪兵、警察的力量所不能制止的；一种倫理，它将給我們带来整个整个軍团的战斗員，后者的合作我們直到現在还望而生畏；一种倫理，它使我們的敌人除去我們的原則而外将找不到任何其他救命圈；一种倫理，它必将带来个人利益的統治的瓦解和崩潰。

但是这种倫理只有在拥挤在我們的大城市里的、陷于无边的穷困的、完全絕望的群众之中才能作有效的宣傳。这句話一旦說出来，就是发出了一个新战术的信号，对于这种战术我們的敌人現在，并且永远都是无法抵御的。

如果人們要把我們压到这种彈簧上，那末我們就有义务讓它跳起来，縱然因此要发生二十年可怕的混乱状态。每个人尽他所能自己去想办法。但是这种新的倫理，甚至耶穌基督已經做出过榜样，它的效用是一定不会失誤的。

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說了。

如果說到善良的願望，那末当然我也願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靜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但是一个真正把人民的福利放在心上的政府，它現在就已經应該力图通过賢明的措施，使人类

的食品、肉、面包、蔬菜等等的生产和不断地日益增加的人口保持正当的比例，从而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內得有这样的可能，使每个成年人在营养、居住和服装上都至少达到一个士兵的水平。如果一个政府向着这个目的努力，并且达到了这个目的，那末当然那种粗野的、殘暴的、可怕的改革的景象也就可以随之消失了；那时候我們就眞正可以希望，在說服的道路上去达到克服自私的个人利益。但是这样的快乐我們恐怕很难会得到；下面这一点就可以为証：現在大多数学者，如果他們去考虑那日益增加的貧困的可怕时，显然也发現到，在人口数量和作为他們生活必需的牧群和粮食之間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調；但是他們并不是去寻找如何增加牲畜和粮食产品的方法，而无宁是建議怎么样去控制人口的过度增加。如果其中也有某一个人提出一个好意的建議来，这种建議在它的效用上也永远是那样微小，以致几乎是开玩笑。

有些人建議，政府应該减低盐税，以便农民不致于在烹調食物上化費得这样昂貴；另一些人建議，人們应該对于农业多投資本，以便农业有能力日益提高和扩大牧畜飼养。这一切都是不够的，不起作用的方法；因为卽使如此——事实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法国的牛和其他牧群眞正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从而将来人們在二千五百万成年人中平均每人每天可以供应半磅肉，在現在这个个别分散的、自私的制度里仍然会有这种情况：許多人卽使这样也是空手而去沒有肉吃。只要有二百万人，由于他們有力量买，每人每天消費二磅肉，另外四百万人每人每天消費一磅肉，合起来他們就一并吃掉了其他一千万人的配給量。只要劳动沒有組織起来，只要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沒有被承認，一切所謂改良都无非是一出可笑的、騙人的喜剧而已。

如果一个政府眞心想要在这上面把事情做好，它就必須把牲畜貿易和屠宰业定为专卖事业，就象現在在邮政和烟叶种植上已

經实行的那样，然后对全国的每一个人，在一种和他的收入相应的財产税的基础上，保障他某一与他的收入大致相当的每年肉类需要的总量。但是这一点，如果沒有一种高尙的、对于迄今存在的个人私利的自我牺牲，他們还是办不到的。无疑，他們会把它弄成一种就象他們的烟草专卖那样的专卖事业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們害怕因此必然会引起一触即发的革命的話；因为如果政府和官吏把肉类营业都掌握在他們手里，人民就会更难于那么漠然地、忍耐地往他們那松弛的胃囊里塡塞馬鈴薯，特别是如果他們看到那肥大的烤肉在肉商和官吏的餐席上热气蒸騰的話。因此人們还不敢冒这个險把肉类和面包定为专卖事业，人們不願和我們均分，但是也还要避免露出那副穷凶极恶和貪吃的丑相；因此他們就讓目前的状态拖下去，人們希望，那不断增加的貧困可以把我們馴服并且把我們的人数減少到这样，以致最后我們还不如馬那样可怕。

因此我們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不論是目前，也不論是什么样的，总之只要是一个愉快的，强有力的过渡时期。

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某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傾心于我們的原則，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現这个原則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領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偉大。

現在人們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革命一旦成功，并且建立了一个按我們所說的意义下的政府，也就是說把这样一些人物放在首脑的地位上，后者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采取这样一种平凡簡单、永远只是人民中最低的人那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完全沒有必要用强力去剝夺那些曾經是我們敌人的富人和有势力的人的生命財富和自由。不！相反，这将是新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錯誤，因为这

样它就将为自己引起很多的誤解和偏見。

一个革命政府在推翻了旧势力之后所应該立即采取的一些最初的措施，当然，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学派、民族和个人看来可以是很不同的。

按我个人的意見，下面这些事是必需的：

1．一切骯髒、破烂的衣裳，一切朽烂、残破的家具，一切霉臭、倒坍的房屋一概焚毁和拆掉，一切貧苦的人都暫时安置在公共建筑和富人的家宅里，同样，从現存大量的新服装里发給他們衣服。

2．一切借据、債券和支票在行政管理人員的业务中一概宣告为无效，同样一切繼承权和貴族特权也都取消。

3．劳动的組織工作从各个事业部門里的选举开始。**每一个被当选为行政管理最高負責人的人必須把他的一切田产和財产交入行政管理的共有共享团体，倘或不然，就作为放弃当选。**

4．管理机构和軍队的一切成員，以及一般地說一切凡是由国家維持他的生活的人，一律共同生活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中；从而就永远廢除了国家最高領导人和最小的职員以及軍官和士兵之間的貧、富，貴、賤的差别。

5．一切現存的金銀都作为向外国購买食品和軍事物資之用。对于在国内的事业管理間的交往，廢止使用金錢。捐税以未加工的自然产物繳納；**任何职員一概不給薪俸**，軍队只有在敌国时才发給薪餉，而且是各个人彼此相同，无論将軍或是普通士兵，一律都是同等的薪餉。

6．一切逃亡国外者的产业均行沒收并宣告出卖无效，对于任何閑置不加利用的田地，如果証实这种田地是可供耕种的，也都同样办理。

7．一切国家和教会的田产一律收归共有共享的集体作公益之用，再沒有由国家支付薪俸的教士，无論他是犹太教徒、异教徒、

基督徒或是土耳其人。凡需要一个教士的教区，应由該教区自筹供应他的費用。

8. 但是如果教士們願意在行政管理中担任一个位置，并因而在共有共享的集体內生活，前条的規定卽行撤銷。

9. 每个要求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的人，可以并且也必須在和其余一切人同等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0. 任何已經丧失劳动力的人都得在上述同一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1. 除了在农业和軍队之外，行政管理机关必須把它最主要的活动放在学校的增加和改善上。

12. 在每个村鎮，每个城市，和每个地区里凡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决議，把他們的田产交归共有共享的集体，其余的四分之一居民必須順从办理。

13. 学校里的宗教課程必須是一般的；这种課程旣不得偏于天主教，也不得偏于耶穌新教或基督教中其他无数宗派中的任何一个宗派。一切宗教派別应完全排除在学校以外，特別是排除在一切儿童教育的机构之外。

14. 对于生活在共有共享的集体中，但是不屬于战斗部队的个人，法律一律廢除。对于在战斗部队中以及在战争进行地区中的其他一切人，法律将被部分地保留。

15. 在战爭期間，每一个由医生断定为不可能治愈的欲望病患者在沒有被放逐之前先撥交給軍队。在这样的时期这种办法也可以应用于一切欲望病患者，如果这种病人的人数在一个进行战爭的过渡时期內有过分大量的增加的話。40)

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其他一切就会自然地产生。在过渡时期大家都会乐于承担各种必要的牺牲，如果行政管理者首先在这上面带头作出一个好榜样的話。但是，如果行政管理者出于他个人

的私利而在一般的制度中作为一个例外，那末就不能不因此又重新毁坏了这个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事实上，这只是說明人們很无知，如果人們相信一个曾冒着各种危險宣揚并且实踐过平等的原则的人，在这种平等旣已实現之后，会又在这里面去找寻他的个人利益。当然那些政治家們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可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迄今为止，人們也还沒有把全体人的平等和放弃他們的貪欲作为条件来要求过他們。

通过这种办法，把一切失业者，特别是一切要求有一个工作的人都收納到共有共享的集体里来，金錢制度就失去了它繼續存在的一切手段。通过政府在它的內部事务上不再需要金錢这一件事，金錢就已經失去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場所；再則，由于行政管理把一切在它領导下的工作都讓共有共享集团的成員来做，金錢就更沒有用武之地了。

每个在旧社会里沒有工作的人，或是工資很低的人，都会乐意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在那里他穿的更好，吃的更好，又不需要作过强的劳动，他和他的家庭从此消除了一切顧虑，并且在休息的时間內一切娛乐，例如：郊游、戏剧、舞会、音乐会等等都是对他充分供应的。这样，所有那些繼續生活在旧制度里的人，如果他們需要劳动者，就必須提高劳动者的工資，并且即使在还沒有实行这个制度的地方，也使他們不能不付出更适当的报酬。但是他們不可能，特别是不可能长久地这样做，而当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全部共有共享的集体絲毫不买他們的东西的时候，他們就更不能維持。因此他們，如果不是很富裕的話，在短时期內也就不得不被迫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或是带着他們的錢跑到外国去。因此即使是瞎了眼睛的人也可以看明白他們的利益所在，那些最頑强的敌对者人們也会用和平的方式去消除他們。

行政管理机关沒收任何閑置不耕种的土地，这个办法是用来

防止那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些地主因为用微薄得可笑的价格雇不到佣工，就宁肯把土地閑置起来不种。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預防从改革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对社会的危害。

通过讓每个人自己直接維持他的僧侣和教士的办法——在金錢制度里的人們可以按照他們随意的方式，共有共享集体中的人可以通过交易小时，如果他的教士不願意加入集体的話——通过这种办法，我認为，每个人可以更好地看出来，一个教士一年要花費他多少。誰如果自己不需要教士，也就沒有必要为了教士而劳动。迷信和成見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通过个人的利益而受到削弱和限制，各种宗教将会因为洗去了教士們的骯髒利益而更加純洁和高尚，并且随着这些教士的骯髒的利益一起，那些宗教的爭执和仇恨也就会逐漸地消失。各种僧侣教士也就要努力使自己逐漸去过一种劳动的、不是自私的生活；許多人将用他們的双手的劳动来掙他們的生活，并且从这里面得到愉快，而每逢星期日的时候就对集合起来的人民进行講道；这在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中是很可能的事，因为那时候人人都会比現在有更多的时間和資力。我覺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以便向一切宗教派别灌輸寬容和和睦精神；即使最頑固、最迷信的愚人，也会由此而逐漸地得到理解和醒悟的。

如果我們的僧侣教士不能不每星期或是每个月到农民家里去一次，去向他們挨家挨戶地索取他的薪俸的一部分，不久也就会丧失了他那道貌岸然的假面具的，人們不久也就会明白，这种僧侣的职务原来是每个受过教育的农民都能担任的，如果他有这个时間和兴趣的話。并且这也不是什么少有罕見的事。

为了促使各教派的合一，人們必須不絕对地支持**任何**一个教派，也不特别地攻击**任何**一个教派；因为每一个教派都是有它的缺点的。即使它們不能合一，也无关紧要；甚至我認为，它們是永远不会合一的。将来永远繼續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

存在，并且这也很好，因为这可以有一种調剂，这是一种在社会上可以允許存在的色調上的变化。只是人們必須把个人的利益和它分开，必須不把任何思想，任何宗教当成是国家的思想，国家的宗教，这是因为在哲学和宗教的思想里永远会出現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一旦这一或那一宗教或哲学的思想篡窃了国家政权的領导，就会对于整体的和諧与自由不利。只有在它們是进步的思想的时候，种种不同的思想才能对整体的領导发生影响。但是为此，这些思想必須由进步人士承認为是有益的思想，并且經过考驗証明这些思想和理想是能实現的，并且它們的实現对社会来說是一种福利。

只有进步才是人类主导的、不变的法則，其他一切法則都是从屬于它、随着它而变化的，但是它們不能构成一个特别的法則；因为它們不是永久的、不变的东西。

因此在学校里也只应該一般地講授宗教課程，使一切不同的宗教教派都能得到滿足；在那里不容許特别高抬任何宗教。首先是儿童对这种宗派的杂貨攤完全沒有理解，并且对它感到反感，因为它是和純粹的原則不相容的，其次，这种宗派杂貨攤也对于整体的和諧有害，如果以任何片面的方式把它灌輸給青年們的話。我可以以我自身为例說明这一点；这件事費了多少年的努力，才最后把种种愚蠢的和灌輸进去的荒謬思想从脑子里驅除出去。所以一切改教的劝导，一切宗派事务都必須摒除于学校的大門之外，国家在学校里既不承認，也不提倡这些东西。誰要願意进行改教劝导和宗派事务，他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向成年人去进行，因为成年人的理解力通过一种良好的教育已經成熟了。但是在儿童情形就不是这样；因此人們也就不应該用幻想的假象来刺激他們的幼弱的理解力。并且果眞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有什么眞东西、好东西的話，也只有成年人才能比儿童更好地来判断。

这些或是类似的一些措施，将可以在大約三年的期間內，不用什么殘暴的强制手段，把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推行起来，并且可以防止发生任何倒退；因为差不多到那个时候，一切以前的私有財产的界限的痕迹都已經消失了，并因而使得任何倒退都不可能了。

由于金錢制度失去了价値，因此財主們也就失去了糾合党羽的手段，不能再从事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則的活动了；此外，由于劳动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共有共享的集体，对于这个集体的关心爱护也跟着日益增加。此外由于各地普遍举行的四分之三居民的表决，在凡是有这样的多数存在的地方，共有共享的集体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私有財产分开的疆界、栅栏、籬笆、圍牆、濠沟等等都将逐漸地消灭。同样通过上述的措施，个别分散的牲畜将合并成日益巨大的牧群，到牧草丰富的地区去放牧。巨大的、寬敞的畜厩将会盖起来，以代替那許許多多粗劣窄小的畜栏，并且儲备，食粮、飲料都儲藏在巨大的仓庫和地窖里，从而任何人不可能再認得出他那从前的个别分散的私有財产来，即使在这个或那个城市里由于外来敌人的帮助，也許还可能有人进行某种反动的倒算。

在这种場合下，如果从前的私有財产主說：“多少多少头牲畜是屬于我的；我的田地曾扩展到这里或是那里”，其余的人就会反对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怕在恢复原状时会遭受損失。

人們再想一想，行政管理方面具有怎样强有力的手段，在凡是它認为必要的地方，就可以集合起四分之三的多数。那里缺乏这种多数，它只要把它的共有共享集体的分子迁几百或几千名到那里去，就可以确保这种多数，但是有錢人却不能这样办，因为这要化費他們太大的牺牲。

此外，誰又强迫行政管理方面必須接受这种四分之三的多数

呢？它根本也可以通过簡单的、絕对的多数来完成它的工作。我想人們不会提出反对說，不是一切人都有能力，能对他們的物質需要作出决定的。每个人当然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无需什么精神和教育的准备。

如果今天就能讓大家来对共有共享的制度进行投票表决，虽然在群众中还存在着許多成見和誤解，但是一个压倒的多数是根本无可怀疑的；問題只在于，怎样来編制和拟定这样一个建議。

因为战爭是过渡时期的一件不可避免的恶事，因为，为了制止战爭，目前还沒有比战爭更有力的其他手段，因此就有必要尽可能最有效地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們的敌人，如果他們敢于挑起战爭的話。因此在任何要实行的改革中不得絲毫削弱对付这种恶事的力量，只要我們还不能不用它来作为一种以毒攻毒的手段。

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中紀律必須保持，同样，在凡是战爭蔓延的地方，一部分旧的法律必須繼續保持。

一切凡是不加入新的、沒有法律的社会制度的个人，都按照旧制度的法律加以管理。

那些自願加入新制度，但是由于对在旧社会里习慣了的欲望的不克制而对新制度有害的人，在过渡时期將由卫生委員会把他們送往战区，并置于战时法律的管制之下。

以上这些措施的作用在于，它們能把战爭这件恶事有效地用作为反对战爭、反对那旧日的所謂社会秩序的以毒攻毒的手段。

如果一旦我們能得到一些掌握某一个政府政权的人物，这些人願意实現我們的原則，那末我們就可以沒有流血的革命而贏得我們这一局。那时候誰对新事物新秩序感到不滿，可以带着他的財神卷起鋪盖走，并且可以感謝上帝，那被激怒的一代不会对他行使报复。当然，再讓他們去盜窃，这是絕对不允許的了。人們允許他們丰衣足食直到死，这已經是太寬大了。

但是我們将怎样才能得到一个这样的行政管理呢?

看来很可能要通过欧洲最近和最大的革命运动之一。

讓我們充滿信心地等待着那最后一次的風暴! 如果在这次風暴中我們失敗了,那就讓我們采取我們的最后手段!

人一般地都喜欢变化、运动、进步;沒有比一种强加于他的、永恒的、单調无味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更使他不能忍受的了;这种东西他总是力图用全力去反抗它。因此也就永远要有革命,或者是通过暴力,或者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者是同时通过两者而去掀起这种革命。目前,刀劍还沒有完全讓位于笔墨;但是会有一个刀劍讓位于笔墨的时代到来。那时候一次次的革命就不会再是流血的革命了。

現在我們是站在十字路口。我們所应該去期待的那些革命是屬于一种混合式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一起来发动这些革命。不論是物質和精神的力量都只有通过那些激起这些力量的利益才能起作用; 正因为这样,因此我們对于我們的前途抱有最大的希望:因为再沒有任何东西能比我們的原則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好处和更大的利益了。

但是,現在一切革命者都在努力認眞地研究下面这样一个問題:怎样我們才能够成功地爭取人民群众来拥护这一或那一种方案?

而如果我們坚强地、勇敢地利用一切机会来为我們的原則工作,最后将会表明,未来的革命者除了我們的旗帜以外不可能成功地升起任何其他的旗帜; 那时候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将是为了我們的原則而战,直到它的胜利实現为止。

因此現在我們所要做的,就只是要爭取永远保持对我們的原則的旺盛热情;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产生的。我們要大声地、公开地討論、宣揚这个原則,并且不允許任何人阻擋我們这样做,不論

是粗俗的蠢汉或是盘踞在高位上的暴君都不得阻拦；那时候，这个原则的实現的时机就不会很远了。41)

有些庸俗政治家認为，人們必須首先爭取一种他們称之为共和国的不平等的状态，人們必須首先进行一种政治革命，也就是說，必須在政府里換一批人，必須为了学識和金錢特权阶級的利益去推翻君主和貴族們。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見是：如果我們不得不作一次牺牲，那就最好是为了那既对于我們也对于社会最必要的东西而牺牲。我們，人民，旣然反正不得不自己去动手收拾一切，那又何必要在别人手里去帮着干呢？这些人如果一旦得到了他們所想望的东西，他們就会和今天那些野兽一样，当着掠获物而对我們呲牙裂嘴的。我們是不把任何党派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割裂开来的；但是誰不要全体的利益，誰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全体而去要求的，誰就不会得到我們的支持。現在，那些有錢人和有学問的人也对現存的秩序不滿；因此我們要小心，只要我們还有理由不滿足，就不要去帮他們滿足。不滿足的人数量愈大，影响愈广，一种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运动的成功的希望也愈大。

对于我們德国人来說，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要比进行一次社会革命难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大規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特别是只有**通过那种在一轉瞬間人們就能为那人数最多和最穷困的阶級提供的物質利益**，才能拭去那些宗教分歧的成見和那在德国各族人民間至今起着很大影响的相互敌視。任何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那些政治家們所謀求的德国的統一，只有通过一次社会革命才最有可能。

今天的德国农民不是那么容易用空話鼓动得起来的。他可以为了一截烤香腸，如果他眞需要的話，和为了他的君主和那共和国一样地牺牲。他恐怕还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哩；但是如果我对他說："将来你应該生活得象你那上級一样好"，并且如果

他看到事情也眞是这样.总而言之,如果他看明白了，这是关系到他本身利益的事,那时候他就可以被爭取到这个运动一边来了。

我們单凭着利益就能爭取到人民大众；如果我們要等待到一切人都被宣傳教育得明明白白了，就象人們一般所借口推衍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說完全取消和放弃这件事:因为永远不会有一天一个民族会全部都达到同等的启明程度，尤其是当社会里还繼續存在着不平等和个人利益的斗爭的时候。首先这些个人利益必須融化在普遍、一般的利益之中,然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普遍的启明。只要受教育、受启发的条件(沒有挂虑,生活得以維持,时間,机会)还不平等的时候,全体的一般的启明也就不会可能。

現存事物的傾复也很可能通过一个君主来进行。当然这是一件很可怀疑、但也决非不可能的事。这个君主可以不論是来自那里,来自皇家的宝座,也可以来自小民的茅舍；如果他連同他的皇冕和王笏一起把利己主义的偏見和特殊利益都一齐抛擲到垃圾堆里去,这个英勇的斗士,直到社会完善地組織起来以前，就是一个应該受到我們欢迎的独裁者。

有些人也許要批評我，說我把实現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顚覆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須回答說,事情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說成是怎样，特别是我向来不慣于假装一种欺騙人的看法。但是現存的一切未来就自身孕育着革命的胚胎和养份；那旧制度本来就是在革命和战爭中生存活动的。幷不是我們的原則,而是那現存的事物，它造成和促进了混乱。我們只是要在这种混乱本身已經为一种暴力的傾复酝酿和准备了条件的时候，利用它来結束这种事物的状态。現在，在人們所說的那样“天下太平”的时候，目前的社会状况所表現在我們眼前的一幅图景已經无非是混乱、仇恨、革命和战爭。現有的那些常备軍,兵工厂,大量积儲的战爭物資,警察条律,法律,刑罰,大量的犯罪,挤滿了囚犯的监獄,

难道这一切不都是表示和証明了战爭、革命和混乱嗎？无論如何它們总不是証明太平。造成这一切恐怖和殘酷的难道是我們嗎？这些恐怖的殘酷的东西在我們的原則傳播之前不是久已存在了的嗎？它們不是几乎永远被用来鎭压任何不屬于当权者的意見的嗎？因此如果我們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竟預見不到会暴发一种暴力性的灾难，那才是奇怪呢。而如果我們，在这种灾难暴发的时候，不去努力把它引导到一个对于全体的福利有益的方向去，那就是一种在我們方面的失职了。

但是如果我們坦白地表明我們所要求的是什么，毫不掩飾事情的实質，人們就能把我們說成是一种犯罪嗎？

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我們不都是为了一切人，不論穷人和富人，不論友人和敌人，毫无差別地要求的嗎？

如果我們强迫那些富人和有势力者也要讓我們活下去——他們和他們的祖先的財富是靠着我們这些人的劳动得来的——，这难道算是我們对不起他們了嗎？我們根本不曾期望过他們，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放弃他們那种軟体虫式的生活；他們尽可以在这种生活里活到老死为止，因为对于他們来說，剧烈地改变一种生活状况而不感覚到不幸，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該不幸；所以我們乐意讓他們在生存期間保持那对于他們来說已經成为第二天性的东西。但是人們究竟可以要求他們稍微作那末一点点自我牺牲，这，說到那里总是公道的、合理的、基督教的兄弟方式吧。

他們这些有錢有势的人是忘恩負义的，他們把我們当作殘酷的暴君，正因为他們自己是殘酷的暴君。人們常說，如果他不是从前在草窩里藏过，他就不会到草窩里去找人。这句俗話完全可以应用在他們身上。

他們大半是把我們当作凶恶的屠戶，一旦当权，就会夺去他們的生命和財产，把他們的孩子們投入苦难的貧困中去。

絕不是这样，你們这些先生們，看来我們不只公正，而且是过于基督教式地慈悲了，因为我們甚至于不想在你們那偏爱的生活方式上打扰你們，如果不这样那整体的和諧在未来也还有可能的話。但是你們，或无宁說，你們的政府——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对待我們却就不是那么寬大了。我們，作为胜利者，至少将会准許你們和我們有同样的享受，而今天你們的一切努力却都是用在日益削减我們的，而日益增加你們的享受上的。該是良心发現的时候了；如果可能的話，你們且也在我們的地位上亲身感受一下試試，然后你們坦白地說，是不是你們也会和我們同样这样想，这样做。

我們很知道，也并不是一切都是出于你們的恶意。甚至于出自恶意的事很少；但是实际上你們在干恶事，而自己不知道，因此人們不断提醒你們一下是好的。

你們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否認我們的困苦是一种不幸，并且也盼望能有一个补救，只是这种补救必須从天而降。如果有人对你們說，通过你們的牺牲，你們就可以带来补救，那你們就絕大部分都不肯相信了。你們的舒适优裕的生活地位很少允許你們在我們的困苦里深入地看一眼；如果我們是在你們的环境和你們的享受中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也就会和你們完全一样的。环境和生活造成人。但是人民的眞正的困苦，任何人不能比那亲身感受，亲身从幼年起就在困苦里滾来滾去的人那样正确地表現給你看。我自己縱然有我所經历的那一切困苦，还远沒有尝到那最深刻的、沉重地压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困苦。而如果說現在从我的笔端已經流出一些苦楚，这些苦楚足以使你們的嘴唇顫抖，那末你們可以知道，在我的意見里决沒有什么夸大了的仇恨；因为我已經把这当作是我的責任，尽我的力量所及，为了那最貧穷苦难、最受压迫的阶級的利益而写作。

如果我往往为了社会上的一切慘象而暴怒起来，这是因为我

平生常常有机会十分切近地观察这种困苦，并且部分地亲身感受过这种困苦；因为我自己从孩子时起就是在最严酷的困苦中长大起来的，苦到这样，使我描写到这种困苦就感觉到心惊胆战。我的存在扩大了那包圍着我的困苦，而不許我在肉体上共同感覚它。由此也就可以知道，这曾是一种怎么样的精神酷刑了，并且是不是还有比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暴怒和激憤更自然的事：小孩子在那里放火，而无知的人却在那里辯护甚至贊許孩子們的愚蠢。

因此如果說我有时候对于那些特权人物应用严厉的詞句，那是因为，我怎么想，我就只会怎么說。

在这一点上，人們无論如何加重刻划也不会嫌太重的。每逢我想到那一切騙局的时候：人民在尽力爭取来的胜利之后，反而成了战利品，我就甚至惟恐我的話还說得不够明确、有力，惟恐对那些人民的压迫者的伪装和欺騙还警惕得不够。人民才把一个暴君打倒，就又去可怜那被击敗者，又匍匐在那暴君的繼承者的脚下請求饒恕了。人民就象一头大象，它把它的駕御人翻倒在地上，却又把被人高举着的那个駕御人的儿子馱到自己背上。

咳！我們的那些压迫者，他們是很柔順的，如果他們看到，他們在人民的威力下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們往往，在这样的时刻，会流下泪来。他們自願地拿出錢来分，到处和人握手，友好地請你們去吃飯，到你們的集会里来看望你們，那时候如果你們不能坚定地固守住你們的信念，那你們就会象那些飞蛾一样，在那燦烂的笑容可掬的烛光中燒掉了你們的翅膀。

你們要想一想，在你們已經开始走上了胜利的道路的时候，他們还可能有些什么样的手段；他們还可能采取些什么样的阴謀詭計把你們誘惑到錯路上去。且彻底翻一翻那世界史的課本，回想一下那一切失敗的斗爭，一切已經爭取到的，但是毫无收获的胜利，然后告訴我們，是不是到处一样，一切和自由的敌人的打交道，

他們的个人利益的任何部分的保留，都是繼此而来的反动的原因。

如果一个小孩子要求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人們不肯給他，人們就讓他去注意另一件东西，以便轉移他的要求。正是这样，我們的压迫者在危机的日子里也就是这样来对待人民的。42)

在三十年代以后，人們就利用战爭謠言和霍乱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后者，在各国政府的布置下成了吓唬一切革命趋势的强有力的手段。

你們大家都还記得几乎在每个大城市前面的那些檢疫机关，各个乡村、城市、省区和地方的封鎖，旅行的禁止，錢币、信件的熏烟消毒等等吧。至于我，我不能否認有这样一种病，但是我那时候就从来沒有相信过它的眞正的、可怕的存在。我是这样想，这是一种和其他的疫病一样的疫病，但是人們故意把它說得这样可怕，为的是利用它来制造一幅反对革命运动的恐怖图象。

呀，他們象蛇一样詭譎，而我們則是象鴿子一样单純；人們当时可以拿我們的脑壳往牆上撞，而我們根本还毫不知覚。

1830年在萊比錫，人們演了一出滑稽的革命趣剧。当时如果在全部有知識修养的居民中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这件事就可能产生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結果。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确信，人們虽然有一切学院式的聪明，一切大学生式的街头吶喊，一切在騎馬、斗劍和射击上的妙技，但是在紧要的关头，毕竟可以是一个眞正的蠢材。

人民在一夜之間就成了一个城市和近郊各地的控制者，只因为不知道有别的事可做，就忙于去拆毁十几处房屋，直到第二天早晨。每个人都按他自己的方式找他那一伙人去报仇。这一些人去搗毁一个批发商的别墅，因为他曾經向本城以外的地方定購很多的小五金用品，以至于夺去了本市市民的一笔收入；另一些人去砸一个被憎恨的律师的家具；手工业学徒們就到城郊去搗毁一个在

护照处工作由于严厉而被人憎恨的职員的房屋和家具。这样每个人都相信，可以按他的方式来报仇。人們在大街上象流水一样涌来涌去，誰都不知道他們要作什么，而是只要逢上有一个人大胆对他叫一声“这里来，跟着我走！”他們就跟着走。他們找寻一个領导者，以便能做一番大事业；只是在这个黑夜里竟找不到一个对这件事有头脑和有勇气的人。

但是市参事会在这时候却比一切革命者更机智，它在这一夜之間就讓人写就无数布告。第二天清早，人們就在所有的大街上讀到这些布告，标題大書：我們的城市在严重危机中。下面是对于一切好人的无区别的号召，要求大家都到公共广場去集合，为了保卫自己的財产而拿起武器来对付外来的敌人，并且說就要把这些武器分发給大家。其他一切人一律禁止上街，各家各戶一律紧閉門戶（那天正是一个星期日）。

去吧！有武器了！这是一个眞正的詭計。武器，这正是人民所缺少的东西；現在由政府来供給他們，要多少有多少，人民想：現在可以找到領导者了。在一个这样的日子和一个这样的时刻里，是誰都不願意呆在家里的。于是前一夜里的一切叛乱者都出現在人們所指定的每个工厂里的集合場上。那里，在缺乏白布条的情况下，他們被人用一張白紙纏在臂上，作为标志，同时因为搜罗不到足够的武器，人們把一根棍棒、一条火爐叉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递到他們手里作为武器。

人民所寻找的領导者出現了。他們是誰呢？是那些为政府的利益而行动的，而且一部分就是政府所派来的人。

現在，那些前一夜里的叛乱者都被派出去巡邏，或者不如說派出去散步。那些发起这全部騷乱的大学生，正是第一批在第二天早晨担任起保卫和恢复旧秩序的人。人們把巡邏队派往各个崗哨上去，揮霍本市的經費很好地招待他們，同时人們把他們的注意力

轉移到乡下人的身上，預先造謠說，乡下人要冲进城来，大肆搶掠。

假如前一夜里革命者之中有一个人想到这个計划，假如人們先夺取了軍械庫里的枪械，把人民武装起来，并且为人民筹下款項，筹下食粮，如同政府第二天所做的那样，第二天有什么新事情还办不起来呢！至少可以宣告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假如这个消息傳播到德国的其余各省区去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三十年代以后，在德国曾有过很多这样有利的机会，但是沒有一个地方曾被利用过，到处都缺少适当的人，几乎处处都准备好了自願工作的机器（人民），但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懂得正确开动这架机器的領导者。

但是这样有利的机会在未来的危机中将愈来愈少，我們的敌人从那时候起已經在經驗的学校里学得更机警了；因此也就有必要，事先設想另外一种新的战术，用这种战术可以来粉碎他們的那些預防的措施。但是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是不能預先作出任何規定的。43）

現在我們处在一些重要的事变的前夕，这是一些在地球上从未見过的，最重要的事变。44）

一个新的救世主将要来临，为了好实現那第一个救世主的学說。

他将要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的建筑，把泪泉导入遺忘的大海，把大地变成一个乐园。

我們准备好，恭恭敬敬地来迎接他吧。

但是我們从哪些方面来辨識出这个救世主呢？——从这些方面：

他将是平凡、普通地从那里来，傲然地蔑視財神的魔术，并且他的心将为人类的痛苦而敞开。他将会从財富的尊貴的高峰下降到困苦的深淵，杂沓在受苦受难和受蔑視的人群之中，他的眼泪将

和其余一切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

不到一切人都已經从深淵中攀登上去之后，他将絕不先脫离这个深淵。

然后他将把这个深淵填平，使将来不可能再有人这样深深地墜落下去。

他将会参加一切公共的事务，而放弃任何物質的特权。

但是不到这个勇敢的事业圓滿地完成，他将絕不把授与他的权力从手里放下。

那时候，少数人的意志将不再統治社会，統治社会的将是全体人的知識。

并且这个最偉大的救世主將会在一种不声不响的謙退之中听命于这个新的統治。

这，将是他的修养和事业的頂点，全世界将正是在这一点上辨識这第二个救世主，那比第一个救世主更偉大的救世主。

第十九章　对于过渡时期的准备

第一条　把一切凡是能供我們应用的力量都貢献于我們的学說的傳播。

第二条　一切私人的目的必須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一般的目的。

第三条　我們要实行一种有規律的生活方式，无論在劳动和享受上都要有节制，就象我們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組織里所可能做到的那样，并且特别需要防止由于生活的不节制而削弱我們精神和肉体的力量。

第四条　凡是在法庭审訊公开进行的地方，我們在今天这个

社会的法官席前决不否認我們的見解，在凡是不是公开进行的所在，就絕口不談。

第五条 我們决定，决不为了个人的利益进行任何訴訟和控告，如果我們的原則的利益幷不要求我們必須这样做的話。

第六条 我們要习慣于駁斥任何破坏彼此信任的讒言。即便这种背后的坏話是真的，我們也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听，幷且自己警戒，不要繼續傳播这种坏話，如果我們的原則幷不对此另有規定的話。

第七条 我們要自己警戒，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要求互相支持，因为这样就会有損于一般的目的。

第八条 我們要对于每个已經习慣于一种有規律的生活方式、幷且証明对于我們的原則具有热情和积极活动的人在困难时予以帮助。

第九条 **任何人决不会因为受到今天这个社会的法官所判給他的刑罰而被我們所輕視。**

第十条 以后任何乞丐从我們这里得到救济时都要在給他救济时对他說明：行乞是一种怯懦和可耻的行为，他具有天經地义的最大的权利，凡是需要什么就应該去向那些社会制度的主管人、向富人和有势利者索取。

第十一条 我們不因为我們所受到的实惠和好意而感謝任何人，也不因为我們所給予别人的实惠和好意，而計較感謝和报答。

第十二条 凡是别人为了工資被减低而停止工作的地方，我們一概不去工作。

第十三条 我們不願为了无关我們原則利益的事而发生爭执，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們要用尽可能平心靜气的、有秩序的态度来討論。

第十四条 我們要尽最大可能自己警戒，不要去当兵和作仆

从，絕对不担任任何以高度的屈辱的忠忱为条件的职位。

第十五条　我們不要耻于做任何有益的劳动，只要它幷不通过一种由此应得的、但是极低下的工資来表明对我們的輕蔑。

第十六条　我們要坚持这样一个决定，即在一个政治或社会运动的期間，决不去信任那样一种革命家，**后者幷不把他的生活和他的一切拥护者的生活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結 束 語

讀者！現在你該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幷且你，富人，如果你讀了这本書，也不要忘記，我只是为了反对那些事情而斗爭，幷不是为了反对个人，但是在我們面前的这本書里，我們只有通过对那些人和那些阶級的描写，才能淸楚明白說明那些事情。

我在这本書里为了反对那些富有的特权者而所說的話，决不会使这些人更加仇視我們，由于环境使然他們自己在不知不覚中早已經是我們的仇敌了。

也幷不是一切富人都是受盲感享受的力量所支配的，其中有学识修养的一部分人将会賛助我們。45）在这些人之中，目前我們已經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为了我們的原則而斗爭的战士，例如：**托馬斯·莫尔**，1535 年英国的樞密大臣；同样也是在英国活动的**欧文**，他首先提出了廢除刑罰的原則；**巴貝夫和卡貝**，两者都是法国的国会議員，前者在 1795 年为了我們的原則而被当时的法国共和政府判处死刑幷且被害了，后者通过某一个特定的制度和許多共产主义的著作而进行了不少活动；**路易·赫斯貝格**，前黑森地方的陆軍中校，他同样也相信将来要廢除刑罰，以及**巴尔貝斯**，那年輕、大胆、勇敢的巴尔貝斯。过去和現在这些不都是一些賛助我們純粹

的平等原則的人嗎？过去以至于現在他們不都是或者地位很高，或者很有錢的人嗎？此外我还可以提出很多比較地不这么富有、但是同样也是这样热心于那美好事业的人，更不必說那一切我們还沒有机会去認識的，或是他們还沒有机会来表現自己的人了。

在斯巴达，曾經两次有国王实行田产的共有共享制度。难道在三千年的期間內就不会再有一个人，这个人会步他們的后尘嗎？

我們希望这样；但是并不把一切寄托依賴在这一点上。

这个大地上的有权势者們！你們有这个力量可以使亚历山大和拿破侖所留下的丰功偉績在你們的光輝中黯然失色。

你們有这个力量，可以以一种对你們和我們都适合的方式消除社会的罪恶。如果我們不得不用我們的粗暴力量单独来担負起这个工作，那它就将会是对于我們和你們都是艰难而且痛苦地来完成的。

現在，請你們考慮和选擇吧！

附　　录

第三版的序言①

在长年的原則斗爭中，我們取得了种种不同的、既有痛苦的、也有令人欣慰滿意的經驗。現在，一方面看一看我們所已經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再看一看我們所要达到的理想，有时就不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你能坚持到底嗎？你能永不丧失为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所时时刻刻絕对必需的勇气、耐性和牺牲精神嗎？

坚持到底是一件艰难的事。环顧一下你們周圍的战友吧。其中有多少人对于前途发生了动搖！有多少人在第一次战役中光荣地牺牲了自己，把繼續的战斗任务留給了具有高尚的情感和修养的、但还沒有經过那种心灵折磨的考驗的人，这种折磨恰恰是在我們認为可以找到安慰和驕傲的地方，最迫切地在等待着我們。

現在且讓我們从这幅无可慰借的图景中摆脫出来，回顧一下若干年前当这种原則斗爭剛开始时的情景。当时我們会估計到我們的原則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間內有这样广泛的傳播嗎？无論我們或是我們的敌人都沒有預料到这样，当初我們只不过是如此期望而已。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又如何能期望这样一些呢？例如：土地和劳动的共有共享制的必要性，以及实現社会地位的平等。当时卽便在有政治头脑的人里面对此也是模糊不清的，在德国著作中关于这种思想恐怕还更为模糊。这种思想模糊的状态在有政治

---

① 整个的序言反映了魏特林在工人运动和政治形势已經超过了他而向前发展的形势下所表現的悲观失望的情緒。他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只是通过他、隨着他而开始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常常通过对过去历史的不正确估价来过于抬高他自己的功績，相反地，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功績則說成无关紧要的，或把他們的意見說成根本錯誤或有害的。

头脑的劳动者[①]中引起了对于所謂“学者”們的一种类乎憎恶忿恨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如下来描述：他們太高傲，他們对于穷人和劳动者沒有感情；他們是养尊处优长大起来的，当一个特权者是他們的前途和希望，他們不会利用政治为穷人謀利益。所以他們根本不要平等和財产的共有共享制。我在德国周游很久，由于內心的热忱，我曾試图說服别人贊同我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但是我从来沒有遇到过，无論是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暗示过平等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任何东西。欧文、傅立叶、巴貝夫这些人，甚至1833年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在人民群众之中还是不为人所知的，更不要說他們所努力争取的原則了[②]。

劳动者彼此之間很少談論現实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阴暗面，人們最喜欢談的是猥亵的故事。涉及政治性的談論，不外是袒护普魯士人反对薩克逊人、士瓦本人、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或是反过来，袒护这些人而反对普魯士人。至于宗教的談論，都是簡单地圍繞着这样一个問題，是天主教好些，还是基督新教或其他什么教更好些，相互之間有时还发生嘲諷和毆斗，无非是为了他們的教士的信仰而争吵。不信宗教和不講国家主义的人在大多数人看来簡直就是坏人，受到众人的厌恶。商店伙計自己覚得地位比金匠高，金匠又覚得比理发匠高，理发匠又覚得比木匠高，木匠又自以为比裁縫和鞋匠高些，而他們又都看不起那些論天做短工的人；但是一个僕役往往为了他打上的紅領結而感到自傲，当他和劳动者接触的时候，自以为他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劳动者最爱蹬的地方是小旅館，这些小旅館里大都充满了劣等啤酒和燒酒以及污穢和

① 魏特林这句話主要是指他本人。

② 就巴黎而言，这里說得是过于夸張了的。关于巴貝夫密謀起义的回忆，1828年以前曾出版过邦納罗蒂的書，而且此后还一直流傳着。关于圣西門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組織的活动，参看本書导言部分。只是欧文的学說在法国确是在卡貝宣傳后才漸为人所知的。

破陋的不規矩的招待設备散发出来的恶臭。貪婪的店主焦急地等待着干杯，好一招手又給斟上，为了使店主滿意，人們在这里不断地用那劣等燒酒和啤酒澆灌自己。人們在痛飲并且夸耀自己的酒量，在店主面前显示他是一个酒徒，以便容易在他那里賒賬和找事做。还有最殘忍的賭博，在这粘人的小旅館里把这些人日夜的捆在那骯髒的台子旁边，在酒气冲天的恶臭里，在紧張激动的面孔上，描繪出了賭棍的一切狂态和罪行紀录。咳！咳！我一想到那曾經亲身目睹的情形就不由得战栗。关于劳动者教育协会、劳动者歌唱协会，人們当时还一无所知。[①] 这一行和那一行、这一业和那一业彼此分离。当时学校算是比較干凈的地方，——瑞士除外——至少比其他国家都好些，但是学徒生活和小旅館却敗坏了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品德。亲爱的朋友們！这对于那些天資并不弱的但是貧穷的劳动者是一个怎样的悲慘的时代！你們今天的处境已經好多了。但是不要忘記，这些改善，我們只有感謝为了爭取实現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自由原則的那些人所表現的那种不可动搖的忠忱和坚毅。

把一部分无产者从这种悲慘状况里解救出来的既不是自由坊工俱乐部的商人，也不是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教士、教授們，而是出于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們的努力。就是这样一些人，他們主張和辯护政治上的独立发展，他們不象那些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大人先生們一样在协会里以监护人自居，而是要通过政治协会的建立使劳动者习慣于独立自主，使他們意識他們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而这些根本是当时大多数有学問的空談家所認为不可能的事。

---

① 这些协会的最初的組織，在法国和瑞士到三十年代时就解体了。例如，1834年在瑞士許多德国协会就已經被解散，它的很多会員被驅逐出境。当然当初并不总是工人占多数。

自由、平等，曾經是法兰西第一共和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正义，也曾經是1830年之后在巴黎的德国人中少数共和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平等？它們是怎样規定的？哪些是屬于个人的部分，这一部分又怎样来衡量？关于这些問題，从最高的理想直到实行累进税都談到了。一份特別出色的杂志**《流亡者》**——它由大約二百名德国劳动者出資一直在巴黎每月出版到1835年的一份杂志——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共和主义分子中的最激进的政治态度提供一个概观。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意見的人有費奈迭、毛勒尔和舒斯特博士，舒斯特的論文:《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向前走得最远，提出的运动目的也最为明确。[1] 这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也是舒斯特博士的最后的政治思想。我們推想，他从那时起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很可能，他也在和他具有相同思想的那个小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橄欖山和他的哥尔各塔。[2]

当时还沒有命名、还在胚胎中的共产主义，受到了一个人的强烈的感情的滋育和培养，这个人的理智是和这种学說相反的，但是却沒有意識到他自己的心已經傾注于这种学說之中了。我指的是**拉梅耐**，他的:《一个信徒的話》一書由**路·白尔尼**于1832年[3]譯成德文，这本書对于培养路易·菲力浦統治时期的革命敌愾和那种

① 在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的数目，并不象魏特林所說的那样少。在七月革命之后，在这里立即成立了一个德国新聞协会，对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报紙給予經济上的支援。随着汉巴赫集会（汉巴赫在德国南部。1832年5月27日德国南部共和党人在这里集会，要求德国統一并建立共和政体，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議会竟以完全廢止出版、集会自由加以报复。这次集会称为“汉巴赫集会”——中譯本編者）而来的反动，迫使許多德国人以流亡者的身分前往巴黎。1832年成立了“德意志人民联合会” 从这里产生出1834年的“流亡者同盟”。雅科布·費奈迭出版了这个同盟的期刊《流亡者》。不久，特奥多·舒斯特和費奈迭发生分歧；在他領导下1836年起組成了“正义者同盟”。

② 橄欖山，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哥尔各塔在耶路撒冷附近，是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处。——中譯本編者

③ 这本書出版于1834年，并在同年由路德維希·白尔尼譯成德文。白尔尼本人在《流亡者》的第一期上介紹过这本書。

狂热的敢死精神有很大的貢献，这种敢死精神表現在多次革命密謀和暗杀国王的行动之中。这本書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激动情緒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即使是后来《不朽的犹太人》和《巴黎的秘密》[1]等書出版时有意鼓动起来的激动情緒也沒有能超过它。

但是，这位**拉梅耐**的平等的希望、許諾和安慰中同样沒有解决这个**怎么办**的問題，因此这种象电流似的激动人心的感情的冲击同样也就烟消云散在另一种妥协之中了。人們要自由，要平等，这个自由和平等的具体要求，首先是驅逐君主、教士和貴族，甚至包括沒收这些人的財产等等。但是这以后又該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这些革命家自己也不明白了。傅立叶的信徒根本不要革命，只是希望通过他們那种社会改良的計划，爭取富人参加他們一同組織的并不平等的制度，并且逐漸地把全体人类联合組織起来，企图由此永远消除貧困和匱乏。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的咖啡館社会里，德国人当中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名叫貝恩哈德的成衣工人，他曾因为他那革命的、要求平等的言論被他的同伴称之为耶穌基督。这个人关于为实現平等而必須廢除金錢制度的見解，特别中肯地說明了当时巴黎——各国的政治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人之中的成熟的程度。关于廢除金錢制度，貝恩哈德对他的朋友說："要实現这件事一百年还太早。这样的理想目前我們不要傳播，因为这样做只会使群众陷于混乱"[2]他說这些話的意思是表示如果眞的这样去傳播，一方面要惹人嘲笑，另一方面将要招致敌視和迫害。及至后来有印刷品傳播这个思想的时候，都是非常謹愼

① 这两本書的作者都是欧仁·萩，出版于1844—1845年和1843年——参看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

② 这个地方也証明了魏特林多么不願从他的旧观点中擺脫出来。——他在第三版的最后几頁里描写了他拟定的所謂"革命紙币"、"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換票据"和一种記載交易小时的交易簿。

的。沒有人敢把这样一种根本沒有罪过的文字公开拿出来看，沒有人敢把它放在容易被人发現的地方。

当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从1837年起，通过他們的核心[①]发动了关于財产共有共享原則的口头和手写傳单的宣傳并且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許多方面向这个組織的委員会提出建議，印刷一些証明財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的宣傳品。“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当时在人民群众中还是不被人所知的，也沒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法文著作，也許“巴貝夫的密謀”可以算作一本这样的著作；但是当时在任何地方要搜求到这本書必須化很多錢。那时候已經有了一种完整的对資本和才能賦予物質特权的联合組織的社会学說，就是**傅立叶**的社会制度；此外，在若干年前也有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制度，这就是**欧文**的制度，但是它既不为大家所周知，又缺乏足够的說服力。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完整的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說，也就是說一种这样的学說：它彻底地解决了这些主要的問題，它向我們証明，——尽管有一大批人从事不舒适的、有害的劳动，又有一大批人专在享受，虽然这些享受还沒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尽管这样，人們如何能够来建立一些組織和制度，并按照这些組織和制度上面所說的情况，可以促进而不会危害各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由于共有共享原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在同盟的委員**魏森巴哈**和**雷夫曼**热心支持下，并經委員会审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現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它是1838年底在巴黎出版的，发行了二千册。为了筹措印刷費，当时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表現了令人极为感动的牺牲精神。有些人騰出住房，另一些人在夜間担任排字、印刷和装訂的工作，另一

① “核心”是指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同盟試图把它的活动扩展到在巴黎的全体德国人中去。

些人出錢，甚至在沒有錢的时候把他們的表送进了当鋪。

从这时候以后，为了傳播共产主义在巴黎努力活动的，在德国人中，著名的有**毛勒尔**以及特别是**阿倫茲**，这个德籍的俄国人多年来就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以他的才能和热忱献身于事业而对自己的功績和报酬則十分謙讓淡泊，并且竭力支持别人的工作，特别是他認为对这个事业更有能力和更能作貢献的人。可惜有这种品質的人不多，但是沒有这种品質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彻底的运动。①

从巴黎发起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通过劳动者的迁徙移动，在1839年已經向着德国国內发展。184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破获的一个政治秘密結社里，发現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激进的共和主义趋向混合在一起，这至少可以从下面这一点推断出来，就是：在許多被告那里都搜查到上面提到的那本共产主义小册子②。

比过去所有的关于共产主义原則的口头和文字宣傳更为有力，发揮作用更大的举动是高貴的巴尔貝斯在1839年5月12日所

① 魏特林对亨利希·阿倫茲大加称贊，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恩格斯在1846年8月間把巴黎工人的意見通知在布魯塞尔的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按照他們的說法，《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两書不是魏特林单独一人写的。他提到阿倫茲（显然和魏特林所提到的是同一个人）、西蒙·施米特和奥古斯特·貝克尔这些人的名字。魏特林在这里所写的整个这一段，特别是第二句，使人有理由可以設想恩格斯所傳达的推測至少对于《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書是相符的，并且这个工作还同时有好几个人参加。就《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来說，也可以設想，魏特林的朋友和协作者曾經在搜集資料上帮助过他，这当然絕不减損他的功績和重要性。在第一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自己也說："……如果沒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我在这本書里汇合了我的同志們所集合的物質和精神的力量"。上文所提到的推測，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理解为对于魏特林的作者身分有爭論的意思。无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或是梅林、卡勒尔、施呂特以及其他人等都不曾对此有过怀疑。

② 《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書在出版之后不久就在德国流傳。例如制鞋工人亚克毕就在1839年春季从巴黎带了許多册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去。

領导的起义。这个年輕而頗为富有的人組織了一个有三百人参加的坚强的秘密会社，他为了这个組織献出了他的一部分財产，于5月12日下午自己带着这三百人到大街上，指揮进攻，这是千百万平常人所称之为瘋狂的举动，他們不明白，那些高貴的心灵由于他們的行动的結果往往会促成怎样的强有力的进步。三百个幼稚的、赤手空拳的男儿对抗十万武装起来的雇佣兵和資产阶級騎士！而这是由一个可以安享青春富足的人所自願地决定并且勇敢地执行的行动，为了希望由此可以給穷人們重建那久已失去的平等的天国！①

三百个牺牲者，在六处街道掩护体后面，以拼死的勇气一直战斗到力竭而死。人民舍弃了他們。晚間九点鐘，最后一个掩体被摧毁。巴尔貝斯就在这里負伤倒了下去。当时还有唯一的一个也負着伤的人站在他的身边保卫他，是一个金色散发的德国鞋匠。你們記住这个坚毅的德国人的名字：但澤市的**奧斯屯**！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若干年前据报道他已經在监獄里变成瘋人了。在胜利的二月革命之后，巴尔貝斯的殉道者們从监房里走出来，在尊敬和光荣的欢呼声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关于我們的**奧斯屯**却再也沒有任何消息。

起义被鎮压以后，迫害又加到一个德国流亡者名叫**沙佩尔**的身上，并且把他遣送到倫敦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同时移植到了倫敦，在那里同样經过**沙佩尔**、**莫尔**、**鮑威尔**以及其他人

① 魏特林似乎一直沒有放弃他对于举行暴动以及对于統治阶級有一天会自願交出他們的財产这种看法的否定态度。但是在第一版里，他曾經带着渺茫的希望表示过这种可能，認为可能找到若干个别的有产阶級分子，他們会用他們的权力和影响来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他在“結束語”里写道，“我們希望这样，但是并不把一切寄托倚賴在这一点上”。对于布朗基和巴尔貝斯所領导的起义，他只是贊揚这些战士們的胆量和果断，他認为在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經丧失了这种品質。并且他把这些因素絕对化了，認为这些主观因素比客观的社会条件对于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等的努力，經过长年的、辛苦的經营得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并且能够对于宣傳工作提供丰富的养料。在倫敦协会[1]的工作中，我認为最重要的可以特別提出，是在 1844 年参加西里西亚紡織工人起义中的負伤者、被捕者和遺屬們的募捐这件事，在募捐的同时，还散发了一份告群众書，号召举行另一次更惊人的起义。

1840 年出版了**卡貝**的一本小說《伊加利亚旅行記》，描写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薩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沒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問題[2]。尽管卡貝、欧文、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沒有滿足批評家們的理智，但是那些最高貴的心灵和感情却在他們这里找到了滿意的东西，并且凭借它們得以在各种混淆視听的局面下保持清醒。

在卡貝和欧文的著作中，經过煩瑣的理智挑剔出来的空白，由**傅立叶**加以塡补了，但是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平等这个意义去塡补的。共产主义贏得了更多人的心灵和感情，而傅立叶主义則贏得了更多的重理智的人，以至于傅立叶的这种只要和平行动的和

① “倫敦协会”是指“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它是由沙佩尔、鮑威尔和莫尔在他們从巴黎被放逐到倫敦之后，于 1840 年 2 月 7 日組織成立的。恩格斯曾經写道：“这个协会是同盟（指‘正义者同盟’——原編者注）吸收新盟員的地方，而因为共产主义者照例是最活动最有知識的会員，于是协会的領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338 頁）。在魏特林居留倫敦的那几年（据推算是从 1844 年 8 月到 1846 年 3 月），摩利是协会的会长，沙佩尔是秘書兼会計。

② 里查·拉霍蒂埃作为巴貝夫和邦納罗蒂的信徒，是新巴貝夫主义的主要代表。1839 年出版了他的《社会改革原理初步》，1840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新巴貝夫主义哲学的小册子《論社会法則》。1841 年起他主編《博爱》杂志。参看罗berg尔·加罗第：《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1954 年柏林版，第 191 頁。——德奥多·德薩米（1803—1850）起初是卡貝的信徒，后来反对他，主張唯物主义和无神論。他出版了一个期刊《平等之友》。他的《公有法典》出版于 1842 年。德薩米以及其他比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学說当做現实的人道主义学說和共产主义的邏輯基础加以发展”。（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67—168 頁），他参加了 1848 年的革命。

对富人阿諛的理智，在那些具有高尚感情的和自傲于革命傳統的法国人眼里失去了信任，因此这就再一次給我們指出了，为了眞正的实現我們的理想，只能依靠那些有理解力的热烈的心灵，而不能依靠那种冷靜的、淡漠的、自私的理智。①

1840 年，**欧文**在巴黎的德国知識分子之中也著名了。他和傅立叶一样，早在 1830 年的革命之前就久已为社会主义而努力。他的名字在書刊和报紙上被广泛地提到，但是他的学說的眞正的本質却被我們的文学騙子們一直掩盖着，这些文学騙子們的兴趣在于通过对事实的歪曲而使謬誤能为那些不明眞相的人所接受。他們直到今天还沒有把傅立叶体系里足以代表傅立叶学說的、以及**与共产主义者所热心的事业**协調一致的那些主要部分譯成德文，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把每一句美丽的瑣屑的廢話，倒是尽快地譯成了德文。我們在政治进展的道路上处于精神落后和跛躓状态，特别要归罪于德国文学界这种不良的歪風。在我們这个寓言式的所謂資产阶級的禽兽世界里，那些有审美修养的、腰纏万貫的雄蜂、猿猴和八哥們，在一切理智和感情失調的囈語瘋話里作領唱人，而无数有教养的、有智力的人——如果他們要生活的話——就只能跟着这个調子走。

1841 年出版了**蒲魯东**的最好的著作：《什么是財产？》，② 这本書由于它的結論而著名："私有財产是賊贜"。这本書，作为对于私有財产的最好的批評，在任何情形下将是社会主义文庫里的一顆

① （参看本書第 301 頁注①）在《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第二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說得更清楚。他說："因此我們看到，那种規定共产主义的本質的力量，不在于矯揉造作、字斟句酌的流暢的詞句，而是在于心灵的高貴的感情；而那种以培养和加强这种感情为已任的理智，則可以最好地領导这种感情"。对于魏特林來說，共产主义和宗教一样也只是一件"心灵的事"。

② 这本書以两篇論文的方式分別发表：1840 年，《什么是財产？或論法权与政府的原則。第一稿》。1841 年，《什么是財产？第二稿。致布朗基教授書。論財产》。

永远燦烂的明珠。蒲魯东此后还写了不少值得一讀的書，但是很可惜其中不时出現許多損害自己政党力量的、并且把共产主义当成攻击目标的字面爭論，可以說已經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七年之久，被共产主义者当成是自己人来尊敬的蒲魯东，故意不理采或是根本抛弃了卡貝和傅立叶的学說，并且表示，他秘藏着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問題的解决办法。七年之久他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批評的焦点上，在这个时期內，我們滿怀信心地期待着他孵化的那只《經济主义》的神秘的鷄蛋；但是結果，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呢？——正象我們在类似情形下通常所看到了的：我們看到我們所相信的事已經由蒲魯东自己来証实了，他最后孵出的这只小鷄和其他滿地跑的小鷄一模一样，就象我們分不出这只鷄蛋还是那只鷄蛋一样。蒲魯东給我們的七年之謎終于揭曉了，原来是一本叫作《信用和流通的組織与社会問題的解答》的書①。希望法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沙漠里不要把我們这位**經济学家**的离开正道的綠洲当作是所約定的迦南地，最好把它扔在一边，仍然按着巴貝夫、巴尔貝斯、拉斯拜尔②以及其他人等所指出的方向繼續前进。

显然，这七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七年。蒲魯东誠然是一个令人注意的作家，但决不象我們无知的德国批評家向全世界吹嘘的那样重要的經济学家，这是馬克思已經部分地加以証明的。③若是仅仅按上面所提到那本書来評判，我根本不会把他算作为一个經济学家，如果不是他以前的那些著作在我的批判的天平上增加了一个較大的砝碼的話。总之，1843 年蒲魯东关于社会改良的知

---

① 这本書出版于 1848 年。

② 拉斯拜尔(1794—1878)，医生兼化学、医学和生物学著作的編輯。他是“人民之友社”的社长，这个社是 1830 年革命期間成立的。他因参加 1848 年的革命，被判处五年徒刑。

③ 这里他指的是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貧困》，这本書出版于 1847 年，是对蒲魯东 1846 年《經济矛盾的系統，或貧困的哲学》一書的答复。

識，和他对共产主义的攻訐所令人推想的比較起来，发展要少得多。这是隨时都可以給他証明的。被压迫人类的事业必須有卓越的心灵来領导；这些領导者不应該容忍一个毫无心肝的人吹毛求疵的詆毁、攻訐我們偉大的"共产主义"这个偉大的名称，我們是用这个名称称呼我們的党的。这些吹毛求疵的人簡直就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究竟在于什么。更进一步說：象蒲魯东这样一个甚至讀过黑格尔著作的人——这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說无疑可以看作是一种牺牲——当然他也应該讀过1842年由**德拉拉琪亞**和1844年《新聞》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是看过早在1829年英国人布雷写的那些論文。①如果他沒有讀过，这不能构成对他原諒的理由；如果他讀过，他就应該知道，共产主义者是把自由和平等結合起来的。

1841年，在經历了若干次失敗的努力尝試之后，共产主义在瑞士的德国劳动者之間第一次傳播开来，并且得到良好的成果。在这一年的年底，已經建立了四个公共食堂：**日內瓦、洛桑、威維斯和摩尔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的組織。同时在日內瓦也創办了一份月刊《吁助德国青年》，由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所支持，拥有一千名訂戶。

当时，我們还沒有象今天这样的出版自由，并且散居在国外。我們只是一小群人，但是我們有共同的信念，我們紧密地团結在一起，隨时准备为我們的事业而牺牲。现在我們有了出版自由，我們和数百万德国劳动者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我們建立了几百个各种不同的协会，但是人們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却大不如前，亲爱的朋友

① 路易·亨利·德拉拉琪亚（1807—1891），邦納罗蒂的学生和朋友，是瓦德省的国务参議官兼教育厅长。他主張选任蒲魯东为瑞士科学院院士。他是"青年欧洲"的会員，在这个团体解散之后，組織了一个急进的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协会。"正义者同盟"通过西蒙·施米特与德拉拉琪亚有若干联系。約翰·布雷（1809—1895）是欧文的信徒，宪章运动者，主張所謂"劳动貨币"，并进行理論工作。大概魏特林采取了他那关于交换銀行的意見，这种意見曾为蒲魯东所利用。

們；这是非常不好的；在心灵和感情上你們还沒有什么光輝的杰出的表現。这里举几个例：《人民之友》，这是一份由具有高貴心灵的年輕人**施略賚尔**主編的在柏林出版的报紙，虽在銷行，却收不回它的印刷費用。許多类似的反映无产阶級利益的出版物，都由于缺乏訂戶而很快的相繼停刊。《初选选民》是一份共产主义的周刊，在刊物的題旨方面，任何刊物也比不上它，但在发行量上，它却敌不过别人，在柏林及其近郊不过銷行一百五十份。《盟兄弟》是一份拥有二百人以上結盟弟兄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协会的机关报，已經出版了四个月，只有三百七十份訂戶。①

1842年，由于巴黎、日內瓦、拉·蕭德封、洛桑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使《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能够印行二千册。約有三百个工人各自尽了他們的力量，以取得这本書为酬分担了全部印刷費。

在这个时期里，一些有特殊表現的人之中——这些人都是一些有高度热情的人，他們以自己高貴品質和无私忘我的光輝榜样，鼓励了更多有热情的人和他們一样勇于作出牺牲，在这些人之中，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哥本哈根的**彼得遜**和**西蒙·施米特**，还有洛灵根的一个鞣皮工，这个工人由于他的出身好，他比前面两个人有更好的表現。

1843年春，我們的共产主义月刊，由于警察迫害不可能在伯尔尼和日內瓦印刷，后来只好迁往苏黎世印刷。在这时候出版了制刷工人**阿·狄迟**（A·Dietsch）的《千年之国》，②在阿脑的晁克斯的农民邻居之中作了很多的宣傳，这本小册子拥有广大的讀者，

① 《人民之友》1848年出版了十二期。有1947年萊比錫的影印版。——魏特林所創立的《初选选民》1848年10月及11月出版于柏林。《盟兄弟》于1849年在他从柏林放逐之后居留在汉堡的时期出版于汉堡。

② 1843年出版。

到現在已經印过三版。

同年春天，在苏黎世正准备出版《貧苦罪人們的福音》，在完成校改清样之前，这本書的稿样和我所有全部書籍和文件一起都被沒收了。繼此之后，对于共产主义者的逮捕、审訊、驅逐和遣送出境日益扩大。在我們的行列里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奧古斯特·貝克尔、西蒙·施米特、彼得逊、克里斯田生**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时候仍然在坚持着；参看：阿·貝克尔的《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和《愉快的消息》。①同年，还出版了另一本書，它使共产主义在德国得到最早的傳播，这眞是值得感謝的一本書；因为这本書是瑞士官方出版的，在若干时期內沒有遇到任何审查的障碍，我指的是《布倫奇里报告》，其中包括人們在逮捕我的当晚在我那里搜寻来的信件和手稿。在苏黎世被沒收去的《貧苦罪人們的福音》一書，由于共产主义者的热情，努力設法把原稿从司法机关的手里夺了回来，此后在伯尔尼出了第一版。

1844年，德国哲学也归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是**赫斯**，然后是**呂宁、馬克思和恩格斯**（参看：《英国工人阶級的状况》、《社会的鏡子》、《威斯特伐利亚的汽船》和巴黎《前进报》等）。可惜后者这些人虽然用他們的尖銳的批評为事业而服务，却也并不是永远沒有伤害自己人这样的事。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現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于1840年曾經有一个匈牙利文譯本，并曾于1846年再版。此外《和諧与自由的保証》和《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两書也在这一年再版，并且两者都被譯成挪威文，《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的法文节譯本早已于1843年印行。

海尔曼·克利盖，在威斯特伐利亚热心地为共产主义宣傳辯

① 《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出版于1844年。《宗教和社会运动的愉决的消息》从1845年4月至9月由貝克尔出版。

护之后，这时候已經前往美国。他的富有鼓动力的言論在美国燃起了一个大規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創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周刊《人民論坛报》。[①]但是克利盖的思想和感情都是風云多变的。起初，克利盖使他的共产主义适应于民族改良派，这个党派要想通过每个公民分得一百六十亩田地来解放全人类。后来他干脆放弃了共产主义，而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宣傳鼓动。这时候在紐約出版了《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的第三版和一个英譯本，以及《呼救》[②]的第二版和它的英譯本。

运动就象一道地下的熾烈的火山鎔流一样，在短短的时間內，在社会各阶級之中，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向四面八方冲开道路，它壅积在火山口下，时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托馬斯·閔采尔、巴貝夫、邦納罗蒂、巴尔貝斯、拉斯拜尔等人是我們的神圣的紅旗，同时也是我們新联盟的标志；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我們的格言，偉大的街垒战是我們的口号，革命就是我們的战斗上的号角。

如同在一个飽經噩梦的漫漫长夜之后忽然覚醒一样，二月革命的愉快的消息欢欣鼓舞地襲击了我們，这个胜利的結果，即使是最热情的战士也未曾預料到的。由于意外的胜利突然到来，就錯过了为实現那些已經受到承認的原則作好必要的措施，所以只能为下一次的战斗做些新的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六月間，由于原則上的分歧发生了爭論，这里面的激进分子分成两个营垒。經过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效果丰碩的四天街垒爭夺战，向全世界表明了共产主义者已經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即使是傾向君主主

---

① 《人民論坛报》第一期出版于1846年1月5日。題詞是“劳动万岁！打倒資本”！从第十期以后采用了“青年美洲机关报”（它是当时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的領导机关，参看本書第47頁。——中譯本編者注）的字样。在經过共产主义者通訊委員会1846年5月的批評之后取消了題詞。这份报紙于1846年12月停刊。

② 魏特林写的这本小册子《向劳动和愁苦人們的一个呼救》第一版，出版时間应該是在他到达美国之后。第二版出版于1848年。

义的和傾向共和主义的資产阶級的联合的政党，也不能长久把它压制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势力的成功，一切反动的力量已經認識到有結成一个同盟的必要，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盟。

巴黎和維也納的流血的街壘战，对于那些未来屬于他們的党派来說，是一个偉大的道义上的胜利。划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則与資产阶級的原則，通过这場战斗，是更为必要了。

但是这种划分的必要性还沒有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一个不可动搖的信念。知識分子[①]还沒有象在巴黎和部分地在維也納那样普遍地和无产阶級的利益結合起来。例如在柏林，并且部分地在維也納，人們認为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級首先要和資产阶級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这些人是失算了，在这样的作战計划里，不久就会使朋友和敌人分辨不清。那时候人們将不能从他們眞正的利益出发受到教育，而将被日常的新聞和嘩众取寵的空談所包圍。人們将会尊崇这样一种領导人，他們的最大的本領就在于一有机会就向人們卖弄口才，而其中不包含絲毫社会主义原則的东西。人們虽然可以因此保持在兴奋中，但是在这种兴奋里，人們的革命精神却逐漸地消失了。人們終将明白那些夸夸其談的人，他們的行动并不能眞正实現他們言論里所提出的那样光明的远景。

这些人往往竟弄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不惜为取悅資产阶級而对群众去說教，而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却諱莫如深。其結果使群众处在彷徨焦虑的、曠日持久的不安状态和一种不可言喻的紧張混乱之中。人們听信他們的演說，不止一次地去参加他們所鼓动的示威集会，但总是发現这些人并不在場，或是偶而出現一下，就又用好听的辞句去平息人們原是在他們鼓动起来要干的事。即使不是这样，在他們所发动的那些示威运动里，对于那些还記得六月斗争的全部偉大英雄气概和場面的人来說，也根本沒有絲毫值得兴

① 主要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

奋的东西。那些最受欢迎的人民演說家，我們不能不覚得他們簡直象个戏剧演員，如果有一天——維也納失敗的消息傳来，柏林的一切有思想和有感情的民主主义者都充滿了悲悼和憤激情緒的日子里——当着这样的消息傳来时，人們就会听見这些演説家們在挤滿了人的俱乐部里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議：因为本晚門口的收入偶然有余，謹向耶各比——为了他那眞理的空談——致敬而举行一次火炬游行。

我們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二月革命的偉大事件所感动，在寬敞的民主外衣遮掩下竟和那个从前的政党联合成了一个党，这个从前的政党是我們曾經和它斗爭过的，而且它永远要保持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人們称它叫**資产阶級**也罢；称它叫**民主主义**也罢都是同样恰当的。

为这种合拌而作的犧牲給我們带来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君主主义者在1848年11月里大胆而傲慢地要和民主資产阶級决斗，資产阶級吓得动也不敢动，他們听任他們的国民大会受迫害，听任弗兰格尔的軍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不敢进行絲毫的抵抗，但是他們的市民保卫团在所謂維持秩序的借口下，却杀害了十几个手无寸鉄的劳动者，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种胆怯懦弱的先例。在这个日子里就淸楚地表明了，那些柏林的左派和口技家們——其中五分之四是流亡的犹太人①，如果他們在自我犧牲上都能象他們演説一样杰出的話，該会把全欧洲都解放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們等待着，想别人給他們从火中取出革命之栗。但是无产者却不再接受他們的嗾使去干这种事。无产者首先要看看国民大会和市民保卫团是不是敢站起来抵抗，因为打击本来是針对着他們的。无产者对于这两个集团的行动，从来是沒有一个滿意的。

① 魏特林并不是反犹太者。但是由于他的忌恨、特别是对馬克思，并且一般地对于他所輕蔑的"学者們"和政治家們的忌恨，使他不由己地使用了反犹太的話語。

共产主义者的政党，**作为这样的一个党**，对这件事根本沒有什么关系。它在事变发生之后，无論对于国民大会或是对于市民保卫团，只要他們的核心，他們的党不通过公开的参加抵抗的信号，那么，是不可能对他們抱什么同情的。

因此，我們同他們去搞統一行动是不会賺取到什么的。資产阶級只是一个幻想的盟友，在危难的日子里你是找不到他的，我們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所集合起来的群众，我們本来是可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把他們集合起来的。这样，群众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有更多的信心，在那里面会表現出更大的勇气。①

因此再不要談什么和敌对分子的融合了。我們是人，是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但是我們同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用这个名詞，我們表明一种理想，在这个理想里，社会的一切成員公平地、有秩序地共同分配生活上的劳动和享乐；用这个名詞我們表明，我們自己要为实現这种最高的社会理想（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为了实現这种可能，我們甘願同甘共苦，患难相扶。因此我們用这个名詞来称呼我們的党是最好不过的。为了那些不完整的东西——如果我們在心灵感情上眞正是共产主义者的話——是根本不能眞正激发起我們的热情的。但是沒有热情我們就不能有勇敢、大胆的行动。因此，我的弟兄們！起来！激励起那旧日經过考驗的爱，激励起那旧日經过考驗的对我們的事业胜利的信心，这个事业是我們曾如此成功地保卫过的；起来，讓我們重新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代里，站在战斗的行列中，用言論和行动、用牺牲和信任为爭取整个的完善，为爭取共产主义而奋斗。

威廉·魏特林

① 在前面的几段里（第308頁起）魏特林对他的革命理論作了一个扼要的叙述。这个叙述表現出他对于1848年革命的性質和由于这种性质产生的无产阶級的战略和策略完全不理解。参看本書导言。

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1849年)

正文中所标的阿拉伯数字右面括有圓括弧的注号，如1)、2)、3)、……是表示魏特林在第三版上作了重要的增补或修改。增补和修改的句段現在汇集在这里。本書在1849年出版第三版时，魏特林作了很多改动，第一部分有三百二十九处，第二部分有四百五十处，其中絕大部分是文字上的改动，牵涉內容的重要改动将近四十多处。原書将所有的改动都汇集印出，并在重要的改动处加标星点，中譯本只是譯出了加星点的重要增补和修改四十五处，其余改动部分沒有譯出。

中譯本編者

第一部分

1）（增补）：甚至在今天，还有千百万不幸的有色人种呻吟在这种人类遺傳的耻辱之下，并且这正是发生在为他們大加吹驢的所謂自由的北美合众国里的事。这眞是美丽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共和国可以休矣！——88頁

2）（增补）：1848年2月里給我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幸福。胜利几乎是从云端里忽然下降。从那些流过血的、充滿着战斗精神的革命者中，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委員，有一半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且其余的人当时也不会反对設立一个社会銀行。他們当时也不会看得到这种銀行的非常的結果。但是，无論好心的路易·勃朗或是滿脑子批評的蒲鲁东，对于必要的措施都沒有一个淸楚的观念。更不必說其余人。——120頁

3）（增补）：并且自从二月革命以来，这种征服狂不是大大地减輕了嗎？現在你們看，那些法国的有征服狂的人們，在他們得到了政权以后，不也是和那失败的王权一样，在战争面前畏縮害怕嗎？現在在法国还有一个公开由报紙来代表主張萊因边界的政党嗎？現在在法国，因为那些主張社会改革的政党已經加强了，那些只是在人民的成見中貌似强大的懦夫們就都噤若寒蟬了。——135頁

4）（增补）：我对若干这种祖国小丑頗有認識，沒有一个能引起我贊賞惊奇的。为了其中某一个人的子女，有一次还曾經在我們手艺工人中募过捐，为了好供他們上大学。他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現在他們正在报紙上宣傳資本主义，而攻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就集結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集团。三千元的膳宿費！这是应該这样，这是必須这样的。奥地利根本就不需要这样。老阿倫特就是这样。——136頁

5）（增补）：現在我还要把一只决斗的手套擲到你們臉上，你們这一批新恶棍的詭辯学家！你們这些財神的門徒！你們在自由貿易的招牌下試图用那些錢来蒙混人民，那是你們要手段从人民身上偸去的錢。你們以为，我們沒有看透了你們嗎？你們的自由貿易的学說，是那現在終于受到了全面攻击的資本势力的最后的掙扎。你們要想在自由貿易的假面具之下，重新引起人民对錢袋党的信任，你們把貿易和資本势力描繪成千百万人幸福所系的救世主，并从而企图使他們脫离要求彻底改革社会的斗爭。

如果你們想要为你們的淸白作一个証明，那末就給我們必要的条件在报

紙上来攻击你們吧。把你們那些头等的角色派到战場上来吧！如果你們自信那末确有把握，那就出場吧！

自由貿易、保护关税、营业自由、同业公会制度、工商业保护条例，以及无論这一切口号怎么叫法，都不过是些骗局，每一个受过社会主义思想启发的人都知道該怎样去估价它們的。——145頁

6）（增补）：我們且看一看北美合众国。在那里爱尔兰人建筑美国人的房屋，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修筑美国人的道路，大批的外国人在一切手工业里参加劳动。一千万有色奴隶和自由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被指定在最艰苦的劳动中去寻找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前者是通过强制，而后者則是通过生活的逼迫。但是本地人，美国佬，却从事于最輕便的、获利最多的职业。——147頁

7）（在这里附加了一段注釋）：我在旅行中，在某一个地方的手工工人处听到一句通行的諺語式的俗話："罪过是肝餡腊腸"。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們对于神学上的罪过这个概念实在不敢恭維，并且对于所謂罪过，并不比对于在飢餓的时候忽然送来一段肝餡腊腸那样必須有更多的警惕！——153頁

第二部分

8）（增补）：最純粹的民主只有在最完全的共产主义里才有可能。但是被我們今天称之为民主制度的那种选举方式，却永远不会实現共产主义或是促进各种社会問題的解决。

下面当我在这里揭露和批評那个迄今暧昧不明的民主概念，这个在若干人那里已經成为神圣空話的概念时，我預先請求我的讀者們不要过于匆忙地来下判断，而是先听我把話全部說完。有很多知識分子朋友們曾說我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在我这一方面，相反地，我相信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代表眞正的民主的本質，只有在共产主义里才能有最完全的民主。但是在共产主义实行之前，对于那些不确切地来进行投票表决，我覚得完全沒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如果我想要請一席客人吃飯，我总不会先讓客人对我的請客来进行一次投票表决，如果我眞这样做，只会使人覚得可笑而已。——175頁

9）—10）这两个注号之間改为：当我們研究一个象社会改革这样重要的問題的时候，如果我們看到今天的社会秩序里的一切制度都是有缺点的，并且絕大部分是有害的，那末我們就必須对于每一个这种制度，在它轉移到新秩序中之前，作仔細严格的审查，以免由于它們的不合格而从根本上損害了

新建筑。

如果我們这样去做，如果我們无論在任何地方凡是看到有缺点的时候，就把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在那上面，并且在我們为了那全体普遍的东西而进行的奋斗努力中，永远只追寻那完善的事物，而决不在任何地方停留下来对自己說：在这里我可找到它了！如果这样，我們就一定能接近那完善的事物。

那些永远在那里說"这是不可能的"的人們，他們只是用一个耳朵听，而不去讀書，而讀書也不去思考，对于这些人，当然任何新的思想都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并因此都足以激起他們的偏見和攪乱他們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决沒有任何东西会是突如其来和意外到不是在他思想上已經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准备的。他生活在理想的王国之中，一切眞理对他都是昭然如揭的，并且今天一个人宣布为新思想的东西，往往是另一个人很久以前就在他脑子里存在着的，只是沒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說出来罢了。

如果一个人眞正想要实現某种确定的、已有定評的好理想，他就不会說："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說："这必須是可能的"，并且去想适当的办法，使得这种理想的实現成为可能。现在，有一个一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党派，还在暗中摸索的主要的問题，这就是所要采取的政府的形式和如何选举当政者的方法。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有一种被他們叫做民主政治的东西，但是象我立刻就要証明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治，就象那所謂法律之前的平等根本不是什么平等一样。至于共产主义者对于他們的政府形式的选擇，差不多还沒有最后决定。大多数法国共产主义者傾向專政制度，因为他們很知道，那种为共和党人，或者不如說，为政客們所說的民主政治，是不适合于一个由旧的組織走向一个新的、更完善的組織的过渡时期的。虽然这样，卡貝仍然借用了共和党人的民主政治的原則，但是他很聪明地懂得，怎样在过渡时期內把一种几乎为人看不出来的專政附加在这种原則上。最后，欧文，英国共产主义者的領袖，主張按每个男子的年龄来規定他所担任的职位，因此行政管理上的最高的領导人同时也就是行政管理中的最年長的成員。一切社会党人——除了傅立叶主义者，对于他們来說任何政府形式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彼此意見一致，即認为人們叫做民主政治的那种政治形式，对于年輕的还正是要去付諸实行的共有共享的原則来說，是一个很不中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救急太平鍣。

什么是所謂民主政治？——一种人民的統治，一种統治着的人民。这个說

法是永远不确定的，人們可以願意把它理解成什么就理解成什么，因为什么叫做人民？这沒有問題，当然是指的一个由語言、風俗和习慣联系起来的社会里的全体成員——那么，什么又叫做統治呢？統治，这就是：按照他的意志去指揮別人。的确，对于这个名詞我們講不出一个比这更确切些的概念了。但是就这一点来說，整个的人民固然可以有一个指揮着它的統治者，但是人民，这非常大的一群人本身，却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統治者。每个人都可以統治他自己，如果他有这个权力的話，个人或是若干个人也可以統治其余的人，但是一切人去統治一切人，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

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明白的事例摆在我們眼前。我們能够說，那些不滿于他們的政府的千百个瑞士或美国共和党人，他們是在統治着嗎？如果一个人投了某人一票，連这个人名字都不知道，难道能說这就是"在統治"嗎？——在投票时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隨着他們的候选人的落选而成为少数派，那么这样的投票选举方式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也能叫做統治嗎？——如果眞要合乎"民主政治"这个概念，那就必須一切人都在統治；但是这样的統治是永远不会有的，因此这也就不是什么人民的統治，而是若干人对于人民的偶然的統治。

我在这里說偶然的統治，因为选举时的多数常常甚至簡直就无非是一种偶然的賭博，并且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中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現在那就永远更是这样；簡直就是欺騙和說謊。

誰要是还不能在大体上明白这一点，他可以去訪問一下那些协会，也就是說那些把民主的投票表决，就象天主教徒們的十字架一样当成了原則的东西的协会，那时候他就会用能看得見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了。例如，有一个协会，当我在那里的十个月期間，会員由七十人增加到一百三十人，每星期开两次討論会，在开会的时候，动不动就进行投票表决；往往对于一件可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瑣事也要投票表决；但是在十个月的期間，表决的多数从沒有超过三十票。大多数的决議只得到十票至二十票的多数。我还記得有一次，一个职員以七票的多数当选，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并不是全体会員都出席，并且也不是全体都投了票。因此，在一百个会員之中如果有十二个人預先商量好，他們就可以在全会的投票表决时成为多数，特别是在人事选举上，沒有一致的协商投票是十分分散的。現在我們可以把这个例子扩大起来想一想。

我們假定：在某一个小国里有二万一千个选民，每一千个选民选出一个代表；我們再假定，一切选举都是公正地进行，就象只有在共有共享的制度里

才能办到的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会对于选举不满意，因为选举票有的是投在这个人，有的是投在那个人身上，永远不会全部都投一个候选人的票，因此如果我們把那些被当选的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总加起来，往往会有一种情形，这票数合起来在二万一千个选民中还不到一万一千票。这样，那些随着他們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名选民，他們就沒有在任何情形下参加了这所謂的民主政治，因为那些人民代表根本就并不是按着他們意見而被选出来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二十一个代表中，只要有一个代表在議会里成为反对党，他对于那其余的二十个代表来說就成了多数，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把这一个代表的选民和那些随着他們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个选民加在一起的話，或者說如果每一次的立法提案都能在全体选民的面前提出来的話。因此即使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以这样的方式唯一一个代表的反对，竟会成为議会中的多数。

此外，还有一种更明显得多的情况：我們假定，二十一个代表中有八名是由七千五百票选出的，其他十三名共得七千票，这十三名人民代表对于那其他八名代表来說，就是一个表面的强大多数，虽然在严格的考查之下他們不过是一个非常大的少数而已；因为第一，这十三个人只是由七千票选出的，并因此就已經有六千票反对他們，这六千票再加上那其他八个人的七千个选民，为数就在三千票以上。但是这里，这得七千选票的十三名代表即将对那得一万三千选票的八名代表居于多数的地位。这样的选举把戏，人們现在把它叫作民主政治！这个名称和这样事本身，彼此都是一样的荒誕无稽。这既不是一种眞正的多数，也不是一种眞正的民主政治，并且即使两者都可能做到，它也不适宜于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因为在那里沒有任何要去統治的东西，同样，在那里人們也不能把全体人的領导委托給一个这样的所謂多数，就象人們絕不能用抽签来决定千百万人之中那一个是最有才能的人一样。但是这种在千百万彼此互不相識的人之中进行的选举，无非是一場賭博（如果每一千选民选出一人，法国就要有一万名人民代表）。那对于行政領导来說是最必要的天才和智能，就象无数千万的釘子裝在同一个口袋里一样，現在，民主政治的原則要求伸手到里面去乱抓，然后看你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一种滑稽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古罗馬人是好的，但是对于我們的时代就不能再是好的了，在我們这个时代里粗陋的簡單的統治已經接近死亡，而科学已經准备好要接受新秩序的領导了。

如果說，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民主政治和多数表决权也是一种錯

謬的观念，它們并不合乎人們通过它們所預期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在那里，在共有共享的状态中，却是都不需要为了他的每天的面包而匍匐于別人的面前，因为面包对于每个人都是永远有了保証的，在那里，任何人在选举时不可能、也不会受別人的撥弄，而現在則是到处賄賂公行。如果我們肯仔細地檢查一下事实，在我們那些現代的共和国里，一切选举都无非是极可怜的少数，特別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其中凡是要做一个选民必須能繳納一定数量的金錢。1830年，在琉瑟息省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代替了陈腐的僧侶貴族政府。这个新政府給了人民一种扩大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并且給了青年們良好的学校，但是恰是这种扩大的选举自由，在十年之后重新又推翻了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它的种种制度和設施，并且賦予僧侶們比1803年以前更大的活动范圍。耶穌会的会士被召入国內，并且把青年的教育委托給他們；出版自由又受到限制。在北美合众国，这种选举自由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就是阻碍奴隶制的廢除，法国大革命也因为通过它而又走回到腐敗的老路上去。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人們还是永远不肯用能看的眼睛来看一看，而且繼續用民主选举的形式的原則来蒙蔽和迷惑人民，却不知道这种选举形式，只在那些旧秩序已經倒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无知无識的人已經不会再在选举中受騙的时候，它才是好的、能带来福利的东西。

到現在我还沒有研究过一切可能的选举活动和阴謀詭計；仅仅我所知道的那些，对我来說已經是足够了；但是那些法国的选举斗士們在这个問題上是能够写出一大本書来的。在选举中，人們不只是利用金錢，而且熟練的演說家們利用他們的口才，往往可以巧妙地为一件坏事掙来多数选票。他們討論得那样長久，直到他們把一些人已經弄厌倦了，把另一些人已經搞糊塗了，最后又讓另一些人相信，只有他們才是最明白这件事的，因为他們在这件事情上說得最流利，最冗長；然后他們只要再选擇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来投票，这件事就算办成了。这种办法是司空見慣的事，我們可以举出大批的实例来。如果在一百人之中只要有二十个人預先商量好，在选举的时候混在其余的人里面，他們就能够在他們認为需要的时候制造出一个多数来，也就是說如果其余的人沒有想到事先集合起来商量一下的話。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曾經在一个团体里有人建議要发表一項声明。人們投票决定了，并且选出了草拟这份声明的人。起草人在下一次会議上宣讀了他的稿子。人們又来投票表决，并且通过和接受了这份稿子。但是有很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份声明是早已就拟就了的。在投票表决是否通过这份稿子的时候，它已經印刷好，并且流傳在許

多人手里了。印刷商为了卖錢，曾印出了若干份，因此在这个声明在应該散发出去之前，就早已流傳开了。

在一切預作准备的选举会里，情形都是这样。在那些人民代表的議会里，事情当然就更詭譎些，在那里阴謀詭計就更多了，因为普通的手段在那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会前的集議和商討在那里已經不够用，因为其他敌对党派也会这样办。于是人們或是故意无休止地推延，或是竭力縮短討論的时間，这就看人們相信是以把对方拖疲倦，或是以出其不意地制胜而定。往往人們假裝，似乎要把表决推迟到下一次会議，有些沒有耐性的或是滿不在意的反对者退席离去了，于是又忽然宣布进行投票表决。如果人們認識了反对者的某些弱点，人們就把辯論弄到象战争一样慷慨激烈的地步，以便由此好剝夺掉对方的若干票数。而大多数人則搖擺在忽左忽右之間，这一个人要想为眞理而說服別人；另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虛荣心；又一个人由于妒忌而不肯讓他的敌人占有公理；那一个人則是为了表現他的演說的本領，只要說得动听，即使結果等于什么都沒有說也可以；还有一个是想要实驗，是不是他能說的讓人酣然入睡，最后，这些东西都还印成書，并且向人民公布。这最后一着究竟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使讀者看了总有一天会对这整个的喜剧感到煩膩和可恶。

还有一种荒謬的情形，就是象在选举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員这样一件需要非常审愼的事情上，无論是被选人和选举人的才能和智慧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但是就今天这个概念意义下的所謂民主政治的原則而說，却完全不顧这一点。誰有一張会吃飯的嘴，誰就能投一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才能的人也就不得不消失在那一大群无数的选民之中了，后者既从来沒有机会去亲身認識那有才能的人，更从来沒有机会去認識他的才能，何况絕大多数人，由于他們对于事情的缺乏知識，也根本不懂得怎样去識別才能。人的天性的分配并不是象数学那样地平均相等的，这一个人体力比較强而智力比較弱，另一个人智力比較强而体力比較弱，又一个人两者都比較强或是两者都很弱。評定一个人的体力而不經过測驗，这是很困难的事，同样評定一个人的智力，不經过測驗，那就更加困难了。并且在識別一个人的智力时，人們还必需对于这种能力部分地具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才能去加以判断。所以如果人們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必須把天才和智能置于行政管理的首脑地位——而这一点是即使最仇恨我們原則的敌人也不能否認的事——这就十分明显，現在的种种政府形式和选举制度是对此毫不适用的。

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不再去选擇擅長詞令的人、說教的人和外交家，而是要选擇发明家、发現者、完成者和改进者，总而言之：智能、理解、天才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政府的形式就必須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这里面并沒有絲毫統治，而是要去領导，就是說去領导整体的和諧，領导一切人的生产和交換。但是統治比为了全体人的福利而去进行領导要容易得多，因此在政治的选举中彼此口头的約言也就够了，甚至往往連这个也不必要；但是如果人們要把某一件事业的領导委任給一个人，人們就不能滿足于种种約言，而是要有这个人的証据；人們不会派一个对于这件事毫无所知的人去識别和測驗，而是自己亲身去，或是，如果自己对于这件事不懂的話，派一个有專門知識的人去。現在我們再来更清楚地說明这一点。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一切选举都必須具有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把那些对于社会的和諧，对于社会的福利和繁荣具有最根本的知識的人选出来。不是嗎？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持异議的。

但是，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这些知識的內容是在于什么呢？或者无宁說：什么是行政管理的工作？

这些工作是：

1. 对于整体的和諧的領导。

2. 一切新的有益的理想、科学、发明和发現的实現和利用。

3. 对于一切劳动的領导。

4. 对于生产的分配和交換的領导。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任何一种劳动在它的完善性的最高点上都将是一种科学，并且因此任何一种劳动的提高和完善，如果有一个理想作为它的先导，它就是一种科学。例如瓦工可以提高到建筑师的科学水平，染工可以提高到化学家的科学水平，同样，以此类推，在每一个行业里都可以是这样，因此每一个劳动部門都将是一种科学，如果它和观念和思想結合在一起的話。

因此，那些在每一个部門里努力达到知識的最高点的人，正是他們，应該构成行政管理机构的成員，这一点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反对的。

但是只有那些懂得評定这种智能的人，具有同一的或是类似的这种知識，他們才能发現这种智能；因为一个成衣工人总比一个瓦工能更好地評定这一件衣裳是否縫得很好，一个裁衣工人总比一个沒有剪裁知識的人知道得

更清楚，它剪裁的是否合式。在其余一切劳动和知識部門里也都是这样，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里，每一个选举人必須具有一个选举人的資格。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能够在那里选举他的工長，但是不能选举一个領导全国的最高級建筑物的建筑师。如果他要参加选举建筑师，他就必須事先取得这种資格；但是对于这种資格的取得，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

但是同样也可以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具有全部有关被选举者的知識，因为人們不可能在十个或十五个劳动部門里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因此选举必須在每个部門里單独进行。同样也可以肯定，某一部門科学的研究比另一門科学的研究往往需要更高深若干倍的知識，因此无論在选举人或是被选举人方面，各种不同的选举也就需要各种不同資格和知識。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中，如果人們要不違背自然規律，就必須考虑到所有这一切。——175—177頁

11)（增补）：因此，在未来的选举中的主要条件将大致如下：

1. 选举，和劳动及享受的分配一样，都以自然規律为基础；因此每个人按照他的体力和能力来劳动，按照他的所好、他的食欲和健康来享受，按照他的知識和才能来参加选举。

2. 因此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为了他本人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利益起見——各按照他的能力而担任一个較輕或較重的职位。

3. 因为享受的分配以及整个的社会制度都必須按照自然規律来調整，因此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天才或智能而比别人受优待，而是最无知識和最不熟練的人也能以他的薄弱的能力和具有最大才能的人有同样的享受，如果这种享受是合乎自然的，也就是說如果这种享受有利于他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并从而并不損害整体的和諧的話。

4. 因为在爭論和多数票表决中，所反映出的人們的人格和感情因素，以及一切通过多数表决的立法程序，都只能阻碍进步并破坏整体的和諧，因此必須想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使得这些东西部分地成为无害的、部分地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5. 这种制度必須将进步宣布为唯一的法律；那时候社会就有了一种法律，它不断地自行返老还童和化旧为新，当它有步驟地一步一步采取新的制度的时候，也就不断地抛弃旧的制度，这样就使一切制定法律的工作和一切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間的斗爭归于終止，就使得在愉快的向前进步中在知識的王国里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現，而某些人的貪婪的利益也就不能再成为进步的道路上的障碍，就象迄今所永远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那样。

6. 在这个制度里，最偉大的天才和最偉大的智能必須永远被安置在最重要的工作的行政管理中最高席位上。任何人不会因此妒忌他們，因为所給与他們的光荣，并不給他們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收入，而是給他們加上比一切其余的人更多的义务，并不是更少的义务。

7. 因此在这里所选举的不是某某人，而是能力。在选举有了結果之后，才允許宣布当选者的名字。用这种方式，一切有害的感情和偏袒就都被堵絕了。这种能力的选举，可以用类似今天选定一个发明家的图样和样品以确定它能否获得專利权那样；或是象現在一个作家向研究院应征解决一个悬題那样。

8. 因为人們不能預先計算到会有种种发明、发現以及新的有益的思想要发生，所以人們也不能对于最重要行政管理机关的选举事先規定出一定的时間。

9. 正因为这样，人們也不能对最重要的工作人員的职位定出任期：如果有許多新事物和有益的东西发明出来和想出来，就多几次举行选举，誰要是在他的智能上，他的天才和能力上被另一个人所超过，他就讓位于这个人，如果为了实現那新的理想有这样必要的話。这样就給进步扫除了道路上的障碍，并使进步成为一种法律。

10. 人們必須通过应征解决悬題的方式，来取得最高行政管理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这些悬題由代表科学的核心的那些人的集会提出来，悬題的目的在于扩大和促进对人类福利有益的科学。

按照我的意見，有三种科学对于共有共享的社会是有特別重要意义的：第一是治疗一切人类恶疾，无論是精神或肉体的恶疾的科学，我把它叫做新医疗学。在它的范圍內，既包括宗教的和哲学的倫理学，又包括解剖学、藥剂学和社会經济学。未来的医生，因此，同时也是哲学家和倫理学家，他不止治疗肉体的、并且也治疗精神的病征。

第二是物理学，包括对于原始的自然及其如何为人类的福利而运用的知識。

第三是机械学，或者說是能以較少的力量而产生多量产品的科学。

这三种不同的、但是彼此互相結合的科学因此是有特別意义的，它們和其他一切的專門科学——这三种科学就是这些科学汇集而成的，一起領导着整个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就必須是那些在这些科学里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发明和发現，在这些科学里的最大胆和最有益的理想，由它們来掌握全

部的行政管理。为了永远能够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識別出那些最偉大的才能，必須經常提出悬題，例如：对于一个医生，凡能发明某种方法，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疾病者，就給他行政管理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位；对于一个物理学者，凡能发現大自然里的某种力量具有这种或是那种作用者，就給他在社会里的这种或那种地位，对于机械学家，凡能发明这种或是那种机器者，就給他这种或是那种能发揮他的能力的地位。

这样一种办法本来也可以叫做民主政治，但是我把它称为科学的統治。——178 頁

12）（增补）：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各技工团，就象是在我們今天的政治状况里的柏林、慕尼黑、德累斯登，汉諾威等地的国民大会那样；而中央技工团至少就政治方面来說，則差不多就是今天我們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那样或应該是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只要在現在的語言障碍許可的条件下，今天的那些政治疆界的区划在那时候就都可不必顧及了。

去年全德国的工人大会一致提出一个社会国会的要求。因此这已經是向实現勤劳和能力的最高权力前进了一步，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人民最高权力是沒有的。人們至少应該把这个要求坚持下去。但是讓我們把那設計成和它并立在一起的政治国会取消掉吧。劳动、勤劳和能力的利益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最高利益。——189 頁

13）（增补）：因此各工作理事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那些国民大会里的部長的职位，所不同的只是在作这样的比較时必須永远考虑到，它們的任务不是政治的虛应故事，而必須是一种实际深入人民生活的，实际地可感觉的工作，同时工作理事会的成員也只能是劳动者，他們不能比任何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特权，他們的工作只能和其他一切人一样以同等的比例取得一般多的报酬；并且那时候劳动者这个名詞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人們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在凡有劳动力的人之中就根本找不到和这个名称相反的名詞：不劳动者。——190 頁

14）（在这一节以前增补）：如果人們考虑到現在几乎一切主張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人，为了实現他們的目的都在大吹其民主主义的法螺，而想要把一切都依靠在群众选举这一方法上，另一方面再略略看一看那种广大的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无論是关于劳动价値的規定，关于商业，关于劳动的报酬和組織等等，都还在群众以及群众的領导者和教育者之中有着一定的势力，如果人們注意到这一切，就不免会对下一次的社会革命的成功的轉变感到怀

疑，如果他不是抱着一种不可动搖的信念的話，也就是說如果他不是坚信任一个勇敢的、好意的知識分子，在紧要关头通过实际的行动，一定会在人民中找到这样一种为迅速扫除这些黑暗所必要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說，現在已經可能发生的事，它是会发生的，并且会尽早地发生的。因此請讀者給我双倍的耐心和注意，以免誤解了我的意思。

預先我要說明，交易小时制度是我所認为可行的、最高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我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沒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要說明交易簿是一种最好的交换手段，并且可以使欺騙和窃盗成为不可能，并从而可以廢除警察等等这些无益有害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还要說明，为了迅速、稳妥地达到目的，人們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还必須考虑到那些还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民的成見，考虑到那所謂的人民的意志，所以我在《可能的过渡时期》这一章里，将提出另一种其他的交换制度，一种这样簡單和經过考驗的、适合于最大多数群众願望的、无可非議的交换制度，以致我坚决相信，这种交换制度是必然会受到欢迎和見諸实行的。

要发現一种完善的关于劳动、自由、民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組織形式，最主要的就在于要发現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一种交换手段，它能保証一切道德的或是宗教的基本原則的实現，能保証人类的力量的最有益的运用，保証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它就是一种对于这样的一切人的最完善的交换手段，这些人对于人类和同胞充滿着友爱，他們具有道德的、基督教的、人道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他們不想去压迫和欺詐別人，同时也不肯受別人的压迫和欺詐。

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們却不願意这样，虽然他們为了免得显出自己是自私主义者，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攻击指向这些願望的原則本身。他們以个人自由作为他們的借口和支柱——为了給自己一种能博取人心的色彩——而內心里却是在想着他們那自己的、損人利己的自由。当然他們会覚得这种自由在共产主义的制度里是尊重得不够的。所以他們对人說，他們也很願意要共产主义，但是不願意要任何制度，因为一切制度都妨碍个人的自由。而这里，他們在內心里所想着又是他們那个人的自由。他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关于个人自由的空談和講演，并且也得到一些人的附和，因为彻底的思考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的事，并且那些有思考鉴别能力的人，又并非永远都抱有承認好事的意向。人們用伪装的嘩众取寵的詞句来为这种掩藏在烟幕后面的个人自由作辯护，以便討好和爭取群众，但是却不讓群众看到，每一个

人的个人自由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組織里才有可能，在这个社会組織里，不允許自私自利的人在行使他們那具有特权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侵犯到别人的个人自由的正当权利。我們所大声控訴的那一切專制暴君、富豪和貴族的行为，都是他們那个人自由的行使和发揮，而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就都无非是要限制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要限制那种某些人为了自己而侵犯其余一切人的自由的行为。因此，人們不能把个人自由这个空談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如果人們不同时說明，他是准备按照什么标准来規定个人自由，也就是說，为了全体的利益而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自由的話，那就会把人民引导到歧途上去。个人自由必須分配給全体的人，以便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即使那时候任何人不可能得到象今天有些人所得的那样多。誰要是为了个人自由、民主、福利、幸福、十全十美的福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詞的集合而大发議論，但是却并不說明，这些对于我們政治和社会的希望的誘餌究竟用什么方式能够以同等的比例为每一个人所共享，那末他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嫌疑，他根本并不眞想要把这些好事物公之于大众，而只是为了装出一种口是心非的圣人面孔，为了做出一种两面討好的样子，为了把激进派、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精神兴奋剂通过空談的混合和甜化，調和得这样适合于富人們的口味，以致使它必然失去了它对于穷人們的原有的效用。这样一种趋向，或者是由于对社会經济学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由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眩感了自己的理智，例如在杜隆的«欺騙者»一書第 137 頁就有所表現。

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象蒲魯东和舍伐利埃这样的人物，都是負有經济学界泰斗的盛名的，但是由他們的作品可以証明，原来他們对这个問題还远沒有徹底弄清楚哩！这里正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証。

蒲魯东曾批評过另一个經济学名家的观点。他在«論人类秩序的創立»一書第 221 頁說道：

“舍伐利埃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說里說，如果把法国的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給全部居民，每人每天所得不过六十三生丁，因此——这位有学問的教授說——平均分配，不但不能摆脫貧穷，相反其唯一的結果只能是造成全体人的貧穷。

“这个針对着主張平均的烏托邦作家而发的論据轟动一时，并且被一切江湖作家們所满心欢喜地抄襲利用着。但是人們不論怎样解釋和辯护，总不能掩盖掉这里面对于正义和基本原則的不尊重。

"按法律說，舍伐利埃的論斷，并沒有証明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每人每天十二生丁，大家都很穷，难道这就是一个理由，該从我那十二个生丁里出于同情心而拿出六个生丁来把它給我那邻人，好讓他多賺六个生丁嗎？——人們說，是这样，因为不这样就会大家都穷了。——也許是这样；但是，如果人們根据这种情况就得出維持現有財产秩序的結論来，人們就是离开了討論的出发点了，它正是要知道，平均是否能用另一个系統的观念，用統計学来計算的。

"并且从事实上来說，舍伐利埃的論断也并沒有証明任何东西；这个論断所根据的前提，根本是不符事实的；因为法国并不是按人口，而是按戶口来消費它的收入的。

"現在假定每戶平均有四口人，每口每天六十三生丁，这就是每戶每天二法郎五十二生丁。但是很多的家庭——特别是在乡村里——有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已經是富裕的生活了，反之——如果消費按單口人計算——二法郎五十二生丁，即便生产再增加四倍，也还是很少的。

"那末舍伐利埃的意見錯誤在那里呢？——在这里，就是他把联合的力量分裂开来了，他把国家分裂成为个人，但是联合的力量在于家族的結合，并且这种結合正是对抗貧困的最有力的手段。"

这个1840年由舍伐利埃提出的，并且后来由蒲魯东用上列的話批評过的論据，在当时有很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敌人們，由于这个敗兴的論据而欢欣鼓舞。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輿論領导人对此保持沉默；而拥护他們的原則的人們則如梦初醒，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一片梦境里还是在一种眞实里。

上文蒲魯东的批評，是发表于1843年，并且是唯一出現的反批評。但是舍伐利埃的論据并沒有由于蒲魯东所給它的打击和創伤而失去活力，因为蒲魯东只是証明，分到每个人身上的收入也并不那么微小，因为他們并不是單口地，而是一个家合在一起消費的，因而就可以节省很多。

所以蒲魯东是落入陷阱中了，他把那著名的經济学家所提出事实假象当作了眞实，并且在这个錯誤的基础上还指出了若干沒有被人談到的好处。但是社会經济的实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子。

人們虽然把每个法国人每年对于消費所付出的一切都算作法国的收入。但是我們所消費的一切都必須通过劳动把它生产出来，因此也只应該供劳动阶級和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們使用，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情形就会是这样，但是舍伐利埃却正是要通过平均分配后每人所得的很少几个生丁来誣蔑这

种社会状况。因此舍伐利埃沒有权利把只是有益的劳动者所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跟那些大群无益的和有害的劳动者以及那无数我們今天不能不养活的浪費者和游手好閑者去进行平均分配。他还說：你們看嘛，在平均的状况中每个人每天不过只能得到六十三生丁。

在平等的社会状况中，一切这些游手好閑者、浪費者以及其他无益的和有害的劳动者都必須用一种有益的方式来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因此他們的收入，只有在把他們也添加到生产者的行列中去以后才能計入舍伐利埃的平均計算之內。那样就将会有数百万人，这些人現在也必須自己来养活自己。这数百万人的生产将会給法国的总收入增加一个新的数目。那时候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数，这个答数和被蒲魯东目光淺短地、肤淺地批評过的那舍伐利埃的答数是完全两样的。

現在还有一件主要的事：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通过交换过程究竟我每天所得的份額是算作价值十五分还是价值十五元是完全一样。如果全体人都生活在一种平等的关系里，那末一小时劳动时間的价值，究竟是付給一分錢还是付給十元錢也就是一样的。我所得的反正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

因此，如果說在最高明的知識界里，对于金錢制度的把戏的看法曾經是并且今天还是这样的混乱，就象蒲魯东在他那交换銀行研究所里所表現的，并且特別是就象我們在社会經济科学的最高峰上所結出来的那些果实上所看到的那样，那末这也就很容易想到，在人民群众的概念里，对于金錢制度又該是什么样子了。关于个人自由这个概念，情况也是一样。只是激动感情的講演，不能使我們有絲毫的进步，还必須能滿足我們的理智。我們必須試着更詳細地来講明个人自由。我們所要的是什么样的、怎样得来的、为了誰的个人自由，并且我們所期望的那种个人自由，只有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里才有可能，这些都必須加以确切說明，然后我們的意思才会清楚。——192 頁

15) 增补：但是，現在有一个主要的問題，任何交换制度凡是要証明自己是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的，都必須經受这个問題的考驗，这就是：什么是衡量劳动价值的正确标准？

完成一种劳动必須有：

1. 物質手段，例如：工具、机器、原始产品等等。2. 能力。3. 兴趣。4. 体力。5. 对意外事故的保障（例如受伤、腐蝕、破損等）。6. 劳动所必需的，或无宁說在劳动中所消耗的时間。

如果我对每一种劳动的每一个这些条件都能作出詳細精确的規定，我就

可以有一个完全象数字一样精确的关于劳动价值的尺度了。

我們且来試一下，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劳动的手段，例如：工具、机器等等，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所以它对于劳动价值的規定不能提供特别的条件度数，因为我們在其他条件程度里所找到的东西，必定也同样适用于它們。关于事故的保障也有同样的情况。因为只有通过劳动的产品和劳动时間才能提供这种保障。因此关于这种保障，我們也不得不依据于其余那些条件所規定的劳动价值。

因此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兴趣、体力、能力和时間。

社会給每个人选擇一种完备的劳动教育的机会，作为他的就业的准备。因此，每个人都获得一种技能，能够胜任地、愉快地运用这种技能的兴趣和体力。确定的劳动时間当然是通过对于劳动的兴趣和体力来决定的，并且在时間内的生活本身也是通过劳动来决定的。因此誰要生活，就必須或者自己劳动，或者讓别人替自己劳动，并且，如果他能劳动的話，他必須对于任何一种他所喜欢的劳动和体力活动准备下那么多的必要的兴趣和技能，这是每个人自己比任何人所能告訴他的都知道得更清楚得多的。

因此，一方面是作为就业預备而获得的教育，和这种教育中所发展出来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劳动的自由选擇，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劳动兴趣和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并从而决定他那能力在时間上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对于完成一种劳动所列出的六个条件可以归結为两个条件，就是劳动的自由选擇和劳动手段。(教育、时間、能力、事故的保障，以及等等)但是，这些手段都是通过它們在劳动时間里和在对于劳动的自由选擇里的发展来决定的。兴趣、体力和对于能力天賦的自覺的意識，决定我們对于劳动的自由选擇。只有自由的选擇才使得兴趣、体力和劳力在时間里的运用成为可能。所以一种劳动的自由选擇，証明选擇者在他自身中感覺到对此所必要的兴趣、体力和能力的程度，并且經驗告訴我們，这些兴趣、体力和能力在时間中的运用，永远提供大致上相等的結果。因此，一定数量的有能力的劳动者，在一个同等的时間內，在各种不同的、自由选擇的劳动部門里所制成的产品，应該——如果这些劳动者在他們自己之間分配盈利的話——毫无异議对于他們具有一种在比例上同等的价值，并且在这种場合下，每一个人都能以同等的权利，在同等的比例上，要求占有同等的部分。

从以上的这些探索里已經可以断定，就劳动的利益来說，时間是唯一可能的，并且也是唯一正确的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准。因此为大多数有能力的劳

动者在生产任何一种物件时所必需的劳动时間，对于这种劳动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最精确的衡量标准。但是人們不要忘記了那主要的事。每一种个别單独的劳动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在全体社会劳动的总計算之中，只有通过时間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来規定，就是在这种总計算中任何人不得受到巧取詐騙。因为社会需要一种管理，需要各种服务性的劳动，人們除非把这些劳績的相当的一部分算作任何可买的貨品，这些劳績就无法在交換里代表出来。所以个别單独的人永远不能詳細确切地規定一种劳动的社会价值，因为每一个个别單独的人的劳动，都要由其他人的劳动来規定，每一种权利和每一种义务都要由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来規定。

时間可以隨意分成数字。时間是一种公共的一般的东西，它可以包括一切过去的、現在的和将来的事物。所以一切隨着时間走的事物，都必然可以按时間来計算。人的生命是由时間构成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滿足身体的成長的，另一部分是用来滿足身体的需要的，又一部分是用来滿足业务能力和知識的培养的。一切人的需要和劳动都是在时間中規范和調整的。一定时間的紧張劳动，就需要一定时間的休息来补充所丧失的力量。无論我們做什么，时間所加之于劳动的限制，尽管我們可以扩展它，但是我們不能把它从时間的計算中消除掉。

对于一切有專門知識的劳动者来說，在一个一定时間內所能生产出的产品的質量和数量，和那能够生产出一定質量和数量劳动产品来的时間一样，同样都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把一件衣服和另一件衣服，一件家具和另一件家具比較，他們总可以按照劳动时間来詳細精确地規定出它們的价值，如果他們把对此所必需的兴趣、体力和能力的程度看作是由自由选擇所决定的話。而这种自由选擇同时又是通过前者而决定的，因为决不会有人自願去作一件他沒有兴趣、体力和能力的事。如果在上述的比較中，那計算并不确切相符的話，那末多費的时間就是由于那些超过了社会所确定的保証程度以上的劳动手段所引起的，它应該由大家来补偿。产生这种差額的原因决不能归之于一个生手的技能不足，因为任何人不先經过某种劳动的考試及格，也就是說，不先証明他有能力在所規定的一定时間內能完成一定的要求，他就不能离开学习軍而进入社会(参看第十四章)。所以計算的不符，只能是由于一时的身心不快、体力衰弱或是非常事故所产生，而决不会是由于眞实的能力不足。

在机器工人身上，現在机器工人正在日益更多地代替一切的其他劳动者，时間的計算更是准确到完全可以按数字計算的程度的。特别是手工工

人，自古以来就是預先計算他們生产所需要的时間的。在行政机关里、商业組織里的劳动，有关人民教育的劳动，以及一切的精神劳动，如果不是从时間上計算，根本就不能計算。对于这些人，社会只能說：我們天天为你們劳动这么多小时，所以你們也要为我們做同样多小时的事，以便在我們彼此进行交換的时候，我們的劳动能有同等的价值。

但是也有些劳动不容許这种規定，就是不能經常按規則来做的劳动，例如大多数的精神劳动，医生、发明家的劳动等等；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标准的时間計算上的比例关系：因为在規定一种一般劳动时間的时候，行政管理方面必定計算过，在每一个劳动部門里必須有多少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一定的时間内总是制造出一个定量的产品；做不到这个定量的个別的人，必須或者由別人加以帮助，或者自己設法补足。同样在学校和医院里，总是需要某一个定量的教师和医生。这些人当然不能按照小时或者某种其他的数字規定来进行工作，但是在他們担任他們按照一般的需要和一般的劳动时間而定量的职务的时候，他們也就是在为他們每日的劳动时間而工作，这种劳动时間和手工工人的劳动时間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行政管理方面有时候不能不在某个事业部門里要比定額多派些人去，因为有些人对他們的职务比較拖沓，或是，因为有些人常常缺課，因此不得不多派教师。——現在，如果一个工人的日常工作分成为六个劳动小时并按照六个劳动小时付給工資，那末医生或是教师以及其他类似人員的日常工作也同样的照此計算，并且这种規定由于可以自由选擇一个人的行业而証明它是合理的，由于这种自由选擇，一个人的兴趣、体力和能力可以在一段时間中得到发揮，这段时間可以适应一切情况，并且可以用来衡量一切劳动。

因此，通过能力我們获得各种产品的各种不同的性質。每种性質所需要的劳动时間，为我們提供了一个按照时間来衡量这种性質的手段，并从而使我們不仅能够把同一个劳动产品的各种性質的程度和一个人所进行的工作相比較，而且也能比較各种不同产品的各种性質的程度。它旣給了我們質量和数量的概念，并且特别是給了我們劳动价值的概念，因此如果社会以同等的条件和机会对一切人保障劳动的手段和对劳动的自由选擇，时間就是衡量劳动价值的最可能地正确的标准。

但是这个正确的衡量标准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怎样呢？如果把劳动拘束在对每一个人規定的某一件任务上，而不是拘束在对于一种單調的劳动来說，往往会引起不愉快的时間尺度上，劳动不是更令人覺得舒暢些嗎？

誠然是这样，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可以随意給每个工厂、作坊、团体等分配某种一定的、按照一般劳动时間核算过的劳动任务，只要行政管理和劳动和工作任务之間的关系上允許这样做的話。以这种方式，在大多数劳动中都可以对每个劳动者定出某种一定的、每日要提供的劳动質量和数量。

为了完成对于一切人必要和有益的产品的生产，而照同等的比例关系所規定的劳动时間，我把它叫作一般共同的劳动时間。

为了特别的享受而自願超过一般共同劳动时間所做的劳动时間，我把它叫作交易小时。

作为交易小时記入簿子里的劳动时間，我把它叫作劳动标签，作为交易小时而被注銷的劳动时間，我把它叫作享受标签。

所以在交易小时的名称下，旣包括以劳动标签，也包括以享受标签为名的劳动时間。——193頁

16)—17)（这两个注号之間改为）：执有人的半身像和他的特征的說明的下一頁，包括医生在每次診病以后塡入的健康报告書，記入所患病症的原因、性質、病期以及对此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在第三頁上記載居住的城市和住所的变更、第四頁上記載行业和劳动小組的更换。第五頁包括該持有人以前的交易簿上的內容概况。第六頁記載从旧交易簿移轉到新交易簿上的交易小时的总数。最后第七頁包括預訂享受的印章，这些享受是只能按月或是按季来計算的，例如对于劇院、筵席、游賞旅行的印章等等。第八頁包括备作淸算之用而記入的那些零星的五分鐘劳动时間。

第八条。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利行政管理，并且保障每个人有平等的、适度的参加劳动和享受的机会。此外，这本簿子还包括五十二頁，每一頁印成三十六个方格。每一个方格表示一小时的劳动时間，因此每一頁代表一个星期和三十六个交易小时。

第九条。交易簿应裝在一个洁淨的袋里牢結在腰带上，或是用其他方式，和衣服的美观、便利和安全相諧合。

从交易簿里必須能看出来，执有者是誰，他住在那里，在哪里工作，有什么嗜好，曾經患过什么病症，旅行过什么地方，以及有多少可供交換的由劳动标签所代表的交易小时的存量。

交易簿是为了調整全体人的和諧而必需的一个人的各种書面証件的总和。它代表了我們在目前状况下所需用的一切文件。它同时旣是出生証、籍貫証和許可証，又是日記、紀念冊和会計簿，又是学校文憑、艺徒証書、入場

券、介紹信、旅行証、支票、收据、公份冊、存款簿和月份牌。它是那个持有人精神和肉体需要的一面鏡子，是他的半身肖像，他的小傳；总之，是这一个人的迄今从未这样明白地表示过的全部形象化的“我”。我們在目前社会状况中所需用的，那非常大量的这样那样的，其中大多数是很无用的文憑、証明和文件等等都以一种更完善、更簡單的方式集中在这一本交易簿里。

第十条。除了这种每一个有劳动力的人只能有一本小的交易簿而外，在每一个可以用交易小时换取产品或是享受的場所里，都有一本大的交易簿，它的每一頁上也和小的交易簿一样，印成許多方格。

第十一条。每周末，劳动者把交易簿送給領班或是其他主管的人，这个人就按照每个劳动者在本周內所做的交易小时的数目，計算若干方格，幷且在最后一个方格上記上他的签名或是其他的标志。例如有一个人一周做了十二个交易小时，他就得到十二个方格，从以前的或是从最后的标志数起，加上一新的标志。

第十二条。如果一个人需要进行交换，需要某种奢侈品，需要在他方便的时候喝一杯咖啡或是啤酒，他就不必付錢，只須把他的交易簿拿出来，店主或交换的代理人等就按照交换物品所值的劳动时間画一道或是剪一个口作为减去若干方格的标志。如果这时候出現一种情形，只能从一个劳动小时的方格里减去五分鐘，那末以后在进行交换的时候，那同一的方格还可以再被减去一次或是許多次，为此必須設有某种以分計算的标志。换入物品者同时也給店主或是代理人把同样价值的标志标在那末大的交易簿內。外地来的人除了舒适品以外也可以呈驗交易簿，以取得生活必需品。

第十三条。店主和商业代理人只能在最后的交易小时标志的限度內签发换入者所需的价值；如果最后的交易小时已經签出了，就不能再进行交换，换句話說也就是：这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果不在規定的有益和必要产品的劳动时間之外再进行劳动，就不能参加舒适产品的享受，这种享受是由一种超額的劳动时間而来的。

第十四条。享受标志可以或者在預訂时事先盖入，或者在换取人領取享受的时候才盖入。人們可以对于文艺、游覽旅行、騎馬、飼养狗鳥等等事先进行預訂。

第十五条。享受标志可以同时用形式或顏色来表示享受的种类，以指明該項交换的对象是珍饈、娛乐、刺激飲料、精神享受或是奢侈品。

第十六条。在适当的場合下，卫生委員会可以規定每一类享受的享受标

志和每一天之內的享受标志的数量，并且不許超过这个数量。

第十七条。卫生委員会可以只对于病人，对于一定年龄或是对于从事一定业务的人作这种規定，并且又可以为其他人規定出种种例外，应按照社会福利所需要的情况而定。——195—196 頁

18)(增补):第二十九条。必要的和有益的文学作品的印行，按照前此的考核由三人团、中央技工团或是各技工团規定，舒适的作品的印行由科学院規定。所以每一种作品都要先送交这些团体之一审閱。如果一本这样的作品，經一个这样的团体的核准，就批准給該作者一定数量的交易小时。这个数量可以多到填满他的交易簿的全部頁数，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得到那样多的交易小时，就象其他每个人在一年的期間內可以有自由去做的那么多数量。(参閱第四章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和第十二章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199 頁

19)(增补):那些由于知識、才能和資本比其他人高或多，因而生活优越的人，是很少会对于这种交易小时制度热心欢迎的，因为这种制度創立一种这样严格的秩序，其中决不允許任何特权。但是特权，在他們那自由主义的語言里就被叫作自由。所以交易小时是和他們的自由抵触的。我請求这些人先忍耐一下，不要急于下最后的判断。我还准备着一个过渡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任何人不能認眞地加以非难的。在"可能的过渡时期"那一章里我們将对它詳加論列。——200 頁

20)—21)(这两个注号之間改为):也許人們也能把它們用于同一的目的，如果人們在一个合乎这样的目的的社会制度里应用它們的話;因为交换手段的形式和数量既不决定和阻碍正当的交易，也不决定和阻碍不正当的交易;只有那决定这种死的形式的价值的交易制度才有正当或不正当的区别。就火藥、毒藥和匕首来說，当制造它們的时候已經决定了它們的杀人的目的。而金錢却不是这样。一个不知道它的价值的小孩子，就不会用它做出任何坏事来。因此，即使是用今天的金錢形式，也可能制訂出一个比較合理的交易制度。但是，我在这里所要說明的是一个完善的、便利的交易制度。我們的那种硬币鑄造的制度是不可能叫作便利的，因为首先必須把金屬費力地从地下开采出来，而在我們最迫切需要它的时候，富人又总是把它窖藏起来。同样这种硬币制度也不能說它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因为人們可以用它来盗窃和欺騙，人們可以很容易地遺失它，并且人們不容易用它来改良風俗道德，因为旧的形式比新的适当的形式便于保持旧的习惯。——200—202 頁

22)("只有九百万小时"删去，改为):而不是那被算作一般劳动时間的

一千八百万小时，这就表明，其余的九百万小时已經由九百万交易小时所补充。一般共同的劳动时間的那些小时与交易小时在外表上并沒有区别。除了它們大半是在另一个时間中进行的以外，这种区别是用眼睛所看不出来的。并不存在專为这两种劳动小时而設的各别的工作場所。个人可以用交易小时在行政管理当局所規定的劳动时間內自由活动。对于特别享受的追求，則决定这种自由的活动。因此，交易小时永远决定于对享受的追求，而享受的追求則永远通过完成最必要的劳动来得到滿足。被生产舒适产品的劳动从一般共同的劳动里抽出去的一切人手，将在——决不使一般共同的劳动时間遭受一天損失的条件下——由交易小时来补充，而事业封鎖(参閱下一章)則把交易小时轉到最必要的劳动上去。全部的机械作用就是如此。如果人們明白了这一点，就会覚得这种事非常簡單，并且可以省却了許多問題和怀疑。(参閱第十二章第十六条)。只有在交易小时有余額时。——203 頁

23)(增补):生产必需和有益产品的劳动时間的平均分配，决不会因为舒适品的生产和享受而有所影响，因为一方面通过送交科学院的那些产品的价值規定，一方面通过卫生委員会的各种决議，特别是通过事业封鎖的运用，对舒适品的生产和享受是有充分控制的。——203 頁

24)(增补)第十条。事业封鎖的范圍和封鎖的时間只限于那个临时有这样的必要的地方。因此例如某一个事业在这个地方今天可以被封鎖，而在距离若干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它可以仍是开放的，而明天情况可能正相反。——215 頁

25)(增补):因此科学院是这样一些生产和消費的管理机关，这些生产和消費是某些个别的人所期望的，但是对于社会来說，并不是一般地普遍必需的。科学院隶屬于总管理机构，也就是隶屬于那个管理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机构之下，而又和它分开，以便有可能进行一种按照平均比例关系的管理，并且使任何人不能逃避一般共同的必要劳动的义务。因为沒有这种应尽义务，青年人就不能得到扶养教育，老年人和不幸者就得不到瞻养照顧。

但是这种义务必須是根据平均的比例关系普及于一切人，而不是只对于某些人的。

如果人們要把每个人的舒适所特別要求的物品和对于整个社会所必要的物品归于一个管理机关，如同我在"可能的过渡时期"那一章里所提出的建議，这作为初步的办法是完全切合实用的。不过在这里一种分立的、隶屬的对于舒适产品的管理机构，不論采取任何一种形式，以后也必須会証明是需

要的。——218 頁

26)（增补）：第二十一条。只有一般的、一定的、无异議的科学屬于一般的教育行政管理范圍，其余根据在或然性上的、还沒有应用于一般实际利益，而可以由其他科学代替的科学，都屬于舒适品的行政管理范圍，所以它的管理費用必須用交易小时来补偿。例如現在各种神学和哲学的学說以及催眠术、骨相学和許多藥物学的学說都屬于这一类科学。——224 頁

27)（增补）：禁止偸窃了。相反，允許偸窃倒是对它有利的！这样偸窃行为倒是成了一个好的社会組織的試金石，因为只要偸窃行为还有可能，这个社会組織就还是不完善的。

現在用法律和刑罰在这个悖謬的組織上各处补补綴綴，这只是白費气力的，这件衣衫是决不会变得更好看些的，每一針縫上去，在旁边就又裂出一个口子来。如果它能用法律和刑罰补救过来，它早就該变好了。我們迄今为止并不缺少法律刑罰。單是法国就有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七种法律，至于刑罰，那就根本数不过来了；所以用法律和刑罰不能把社会組織改好，就象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的明白；若說是为了使社会組織不更坏下去，所以我們不能不有法律和刑罰，我也根本看不出理由来，特别是当我想到，由于研究、学习、使用这些法律給社会带来了怎样一大堆罪恶和坏事。如果一旦不要这些法律，人民在晚間有閑暇的时候，吸着一袋烟，自己作出他們的判决，并且自己来执行，其結果也不見得比那法律的罪恶更坏些。也許在那时候，有些人会无辜地被他那粗魯的同伴們打几个耳光，或是挨一頓棍子，无論如何即便在野蛮人中間也决不会比在我們这个文明制度里更沒有秩序些。即便是更沒有秩序些，那野蛮和任意妄为也一定不会比我們这里更厉害，而現在我們所必須喂养的那一大群恶棍，我們就用不着再去养活他們了。單是在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不算在內，也就是說只有一千七百万人口——就有一万五千名律师，每年从人民的口袋里掏去一百六十一万镑的蓋章費和証明書費，这笔数目恰好是八万个农村工人一年所掙的錢。他們每年从他們业务上所付的捐税，他們对于他們的生活所賺的錢，至少高出于这个数目。而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法律的情况是怎样呢？每逢我想起那种情况来，就不免渾身发抖。最有趣的議会辯論并不引起我們的兴趣，但是法院的审訊反而引起我注意；在那里发生許多令人心裂的故事。在那里有很多人可以用詭計和金錢使最严重的罪行不受处分。我覺得英国的法律，同样，美国的法律也是一样，就象一个魔术家的帽子，法官要什么就能从里面抓出什么来。有这样一条法律規

定，如果原告在开庭审訊时不到，本案就不能审理。普通关于富人的案件总是延期审理的，以便犯罪者的亲友們有时間去向証人行賄，而行賄是极为普通一般的事，人們甚至可以在这上面投机发財。因如甚至有些欺詐之徒租一家商店，一个人往落入陷阱的买主衣袋里塞上一件貨品，讓另一个人抓住他作为窃賊，这一切都是做好的圈套，为了好勒索贖身的賄賂。如果这样一件案子到了法院，在开庭审訊时，原告一般总是不到。如果警察在那里也算是一个見証人，人們就差他去縛其他的証人。但是毫无問題，人們从此就再看不到不論这一个或那一个証人了。这件案子就是这样用錢来調解了事。对新聞記者得要行賄，以便請他們把那有錢的窃賊的名字抹去。但是穷人呢？——那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我曾經在报紙上看到一件关于两个男孩子的法庭审訊記录，一个七岁，另一个十一岁。每个人偸了半个面包，还不够吃一頓飽。两个孩子——你們想想，他們是怎样被处理的？——两个孩子都被判遣送到罪犯殖民地去服七年徒刑。——你們不相信嗎？說实話，我自己也不肯相信。我看了这段消息之后，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我拿起这份报給去英国的工人們看，問是不是眞是这样。完全不錯！眞就是这样，我看的一点不錯。我气得大叫起来。那个英国人安慰我說，"也許是本質恶劣的孩子"。——对这样的事，人們能說什么呢？——有人把一个倫敦富豪的私生子給他送到家里去，那个富豪实行了他以前对于这种情形曾經威胁过的办法——把孩子的头割下来。結果怎么样呢？这个怪物被宣判无罪釋放，因为人們在起訴时已把那孩子的名字换了。起訴書上載明是一个被杀的孩子李三。但是因为調查出来这个被杀的孩子叫李四，因此——据說——不能援引法律条文。——眞的，覺得吃惊吧，讀者們，然而这却并不是笔誤，而是一件可怕的事实。丑事还不止于此，为了用一次示威来打击人民的激动情緒，那些有錢的朋友們成群地圍住了那杀人犯，在庆祝胜利中把他从法院里抬出来，現在他还生活在倫敦。另一个被起訴、并且被証实是毒品制造的富有者，也是借口某种形式上的不完备而被宣告釋放了。但是他不能象那个杀人犯一样，在人民面前公然出現，他不得不仓皇不安地，象該隱①一样，到处躲藏。他一旦被認出来，人們就会要他的命和毁灭他的財产。如果說在欧洲大陸上这一类情形不象这里所举的案件那样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在另一方面，或是另一种場合下就更加严重。不說別的，單說那秘密法庭和長年累月的拘押偵查就够了，这种偵查

① 該隱是亚当的儿子，他杀死了自已的弟弟。——譯者注

拘押往往会延長到成为終身监禁。在維也納有一个閨房侍女，由于她的主人伯爵夫人失落了一件飾品而被控偸窃，这个侍女在监獄里拘押了二年，經过多次审訊，她成了瘋人，在这以后，另一个侍女在搬动家具时，从伯爵夫人房里五层櫃的后面找到了那件飾品。那貴夫人为了羞于承認錯誤，賄卖这个侍女不要声張，但是旁人們对于那些无辜的受害者是有更多的感情的。她向法院报告了她所知道的事，但是已經晚了。然而类似这样的事被揭露出来是很少的。眞的，如果监獄的牆会說話的話，它将会給我們講多少令人惊駭发指的故事啊。

因此，本来是用来維持秩序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来增加更多的无秩序，法律在法学家手里只是为了他們自己和那些有錢人的利益，以魔法来消灭別人的自由。——232頁

28)（增补）：你們是否知道，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时間內节省多少劳动时間？这是可以詳細算出来的，我在这里只是大略地指出一个总数。

对于一切农田、畜牧、菜园等等的劳动，对于粮食、蔬菜、馬鈴薯、麻、棉、家禽、蛋类、牛奶、水果以及其他等等的生产来說，为供应全社会每年的需要量，每一个有劳动力的人应負担三十一个劳动日。为木材和煤炭的需要，两个劳动日；为金屬及其他矿产的开采，为在鉄厂、冶煉爐、玻璃厂等地的劳动，十二个劳动日；为海运公路建設，五个劳动日；对于机器和制造业的劳动，三十四个劳动日；为了家务、烹飪、洗衣、縫級剪裁，十一个劳动日；为了制鞋、瓦工、木工、鉄工、教师，五个劳动日。这些总加起来，因此，为了全部社会的必要消費，每个有劳动力的人，每年应負担一百个劳动日，或是一种价值每日四个劳动小时的体力和技术劳动。——241頁

29)（增补）：但是我終究办到了在汉堡出了《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第三版，并且贏得到了六百个买者，不过这也是一个不常見的成就，如果沒有若干协会成員的积极热情和特別是协会的协助是完全不能达到的。——247頁

30)（增补）：他們为了迷惑你們，每一种欺騙都裝飾上自由、自由权、貿易自由这些名詞！好啦，为什么不簡直也提出窃盗自由，劳动自由来呢！糊塗的东西。我們必須来劳动，以便我們和那些用錢袋統治我們的懶汉和浪費者都能够活下去。但是拿我們的血汗来自由貿易，你們不应該再長久下去了。我們不願意給那些有錢的窃賊和騙子任何自由。你們应該是我們的雇員，不应該是我們的主人。——248頁

31)（增补）：我也曾經在可怜的英国人民中間稍稍有过一点来往和覌

察，并且我并不希望我們德国人長久地保有出版自由，如果新的出版自由的作用并不能把我們很快引向完全的自由。根本沒有出版自由，比那常有出版自由的旧状况、旧秩序还更好些，因为把那自由的空話毫无用处地給人民摆在餐桌上的日子愈久，它在那里就愈是逐漸地失去了效力。这仿佛就象一首美丽的詩，起初它激动人的感情，但是把它对我朗誦了五十遍，就使人感覚无味，甚至于覚得可笑。关于那种始終不起作用的，呼喚人們起来进攻的号召，使我常常想到那狼和牧羊人的童話。一个牧羊人被另一个牧羊人两次用“狼！狼！”的喊声騙了来，并且被取笑了之后，第三次就不再去听他的喊叫了。但是恰恰这第三次是危急的呼救，狼眞的在那里并且毫无阻碍地拖去了一只羊。——249 頁

32) 一个民族的工人由于保护关税而获得的东西，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就因此而失去。在一个事业部門里所获得的东西，通过相对的措施，在另一个事业部門里就重新又失去。——252 頁

33) 看一看美国吧，但是决不要相信某些歌功頌德的人給你們描写的那里的一切。在那里剝削比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規模更巨大、更剧烈。在那里房产誠然是征税很重的，但是房产业主們付这些税嗎？决不是！居民必須为此而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房租，房产主們只是从租戶那里把政府的税款收集起来而已。——253 頁

34) (增补)：路易·勃朗在二月革命之后，实施了国家工厂的办法。一种不幸的尝試，它只能使得未参加工厂的人更加怀疑社会党人的一切改革企图。国家工厂只应該看作社会輪盘上的調节器，这种調节器的实际的彈力是国家仓庫，而它的樞軸則是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换票据。——254 頁

35) (增补)：广大的群众受成見的束縛还太大，受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影响还太深，以致不可能会在那些从今天的压迫里取利的人之外去选举任何其他人。但是如果讓群众来投票表决应該实行那些原則，他們是能够辨出正当的原則来的，假如向他們提出了这样的原則的話。但是就象商人永远是先把坏貨品推荐給朴实的顧客一样，为了誘劝他把这些貨品当作好东西买下来，我們的詭辯哲学家也是这样的，他們在政治选举和宣傳鼓动的时候，永远是向人民提供某一种劣貨，这种劣貨他們时而把它叫做自由，时而把它叫做共和国、宪法、貿易自由、工业自由、保护关税等等。但是他們总是不把主要的貨品拿出来，因为他們手上就根本沒有这种貨品。——255 頁

36) (增补)：一切在口头上說联合組織这个字的人，心里所想的却是一

种在现存社会秩序范圍之內的一种大小不等的小社团。但是一种这样的联合組織并不能对資本势力进行任何抵抗，必須忍受大資本家的竞爭，并且只要一旦大資本家要它們破产，它們就立即不得不陷于破产。因此，憑这种办法是搞不好的。但是資本家也可以利用小的联合組織，因为他所剝削的这些联合組織比他的財产少。資本家也可以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把别人联合組織起来。同样的，政府也可以把人民联合組織起来，以便能够更好地来剝削它，因为——257頁

37—38)(这两个注号之間改为)：也就是說，每年把公共的盈余分成十二份：七份划归劳动，四份划归資本，三份划归才能。假如現在有十二个人掙了一万二千法郎，并且十二个人都劳动，就每人在劳动上各得五百八十三法郎。假如其中有两个人在能力上有特別的表現，他們每人还另外得一千五百法郎，假如有一个人曾借出一笔資本，他就得四千法郎。当然从这里面資本比劳动应該按比例多出一些行政管理費。在傅立叶的制度里，任何人都不拿現錢，而是一切都在大的行政管理賬簿上增加或是減除一笔賬目。每个人在那里面有他的存款和負債，如果他出去旅行，就得到一張汇票。虽然我非常反对傅立叶的制度，因为它迁就富人并且維护資本，但是我不能不佩服那种貫串在傅立叶的全部社会組織里的深刻的組織精神。

但是那人数最多并且最穷困的阶級的生活，在下一次的革命之后必須迅速地加以改善，而这一件事是傅立叶主义者所做不到的，因为这个制度的实行，是以事先建造全新的建筑物作为前提的。——258—259頁

39)—40) 第一：宣傳启发，第二：社会革命。第三：社会无政府主义。[从这里起到40)止改为]：如果政府不顧一切合理的理由，不采取措施改善那人数最多和最穷苦阶級的生活地位，如果人民中的那些眞正誠心誠意和不自私的、但是目光不够敏銳的人的一切革命尝試，永远只是在新形式下又把那些旧日的錢袋党引到了政府里去——就象直到今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那末，那些还有勇气为那无知和負义的人民受苦的人，就必須采用那最后的絕望的手段。

这个最后的手段就是保障和辯护穷人对富人所犯的盜窃行为，而揭发和申斥富人对穷人所犯的盜窃行为。这后一种盜窃行为尽管它有許多其他好听的名称，它也只能是并且永远只能是一种盜窃行为。如果人們承認世間一切財物的共有共享是一种权利，每一个人以平等的义务都对这些財物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每个人就可以把凡是比他自己富有的人看作是一个侵犯他的利

盗的窃贼。并且如果他不是一个懦夫的話，他就会通过搶和偷的方式之一，把別人从他那里夺去的东西又再拿回来，并且并不为此覺得羞愧，而是准备理直气壮地到处为他的这种行动公开辯护。

誰要是去搶和偷一个富人，为了拿搶和偷来的財物去救济穷人，他就是一个高貴的正义的强盗，一个高貴的正义的窃贼，而那种用投机手段克扣劳动者工資的富人，为了好給他的后代留下一份丰富的遺产，却是一个下流的卑鄙的窃贼，一个骯髒的自私的强盗。

如果我們采取了我們的最后手段，我們就必須造成这样一种輿論，凡是告发、逮捕或判决一个正义的强盗或窃贼的人，他的生命和财产时刻不能保險不遭受人民的报复，一个实行这种为人民报复的人，必須得到保护和帮助。在这种斗爭中牺牲的人，必須被看作是一种神圣事业的殉道者。

那时候必須做到这样，为了害怕被打死，将沒有人再敢作告发者，再敢进行逮捕和宣告判决。甚至于要做到这样，沒有人敢再穿着豪富的衣裳出来散步，一切商人們都拿着武器在商店里站着，白天黑夜都必須有巡邏队，为了好捕捉和射杀那些高尚的正义的强盗和窃贼，这些强盗和窃贼再不願意忍受这种一个人合法地盗窃另一个人的局面。这种情况必須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一个人願意比別人有更多的財物为止。至于这要在什么样的社会組織里才有可能，这一点人們就不必去考虑了。这件事讓这場斗爭的矛头所首先針对着的那些人去考虑和发愁吧。

但是那被詭辯哲学家們用他們的戏剧式的自由空談所阿諛和迷惑的整个人民，他們对于这样崇高的革命思想还沒有成熟。你們，我的那些朋友們，你們那些在幸福的怀抱里成長起来的少数知識分子，你們虽然也尝到了社会这个苦杯里的苦汁，在那里也懂得了喚醒和保持为純粹的人类爱而牺牲的高尚精神，但是你們还并沒有沉淪得和那些奴隶們一般深，如果你們想要为他們而受苦，他們还要嘲笑你們呢，至于那些大人先生們，你們只顧你們的臭皮囊，而不顧那对我們一切人都起作用的、統治着一切的普遍的精神，你們必定要在群众之先走向牢獄和死亡，要在你們自己的胸膛里找到你們的报应，并且到时候一定会使这最后的手段生效的。

但是，現在讓我們談一談我們的最后的手段之前的手段：我們需要一个革命的过渡时期，并且必須通过我們的基本原則的傳播来为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作准备。这个过渡时期不能比在下列的方案中表示得更确切、更完美的了。

解放同盟的宣傳提綱

人民的眞正的利益只有在建立一个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中才能实現。我們說家庭联盟以代替共和国，既因为这个詞更清楚地說明問題，并且也因为必須有一个尽可能明白的名称，而人类受共和国这个詞的欺騙已經太多了。我們說共产主义的，因为在这个联盟里一切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如何去关心每个人的福利。我們說民主的，因为在这个联盟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

但是这种家庭联盟的建立，不經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革命不經过事先的、至少是部分的启发、不經过对那些一般的、易于理解的、完善的、实际可行和无可爭辯的基本原則进行宣傳和傳播，也是决不可能的，这些基本原則在于把为了全体人的自由和福利而必需的那些东西，用很少的辞句概括出来。

因此我們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使我們以一切方式結合起来为傳播这些原則而努力。我們必須把沒有确切地認識到他們的苦难的原因的人民群众从成見和无知、漠不关心和奴性里解放出来，并且在欺騙、迷惑和詭辯面前把他們武裝起来。我們必須尽量使他們明了他們的眞正利益，直到信仰的力量喚起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終于表现为一系列的革命，并最后导向完全的解放。

所以民主的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的实現是最終目的。为了这个最終目的而进行的結合，或者說，解放联盟，是用于这个目的的宣傳工具。

不要問：这个解放同盟在哪里？凡是有两三个人以它的名义結合起来的地方，到处都是这个同盟。凡是自以为不带着任何虛荣和名誉地位的自私企图，而是为了人类的最高事业而斗爭的人，都必須加入这个解放同盟；因为它的原則是迄今所提出的种种原則之中唯一正确和完善的原則。它包括了社会問題的最完善的解决办法。这种原則的拥护者故意对数百年来的詭辯哲学家們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因为这場挑战的結果只能是群众的普遍覺悟和对于我們的原則的眞实性的信托。

那些建立在永恒的自然法則之上的眞理，为我們提供了同盟的倫理原則。

个人的自由与那些倫理原則之間的和諧为我們提供了联盟的民主原則。

由这种和諧所規定的共有共享的生活，为我們提供了同盟的共产主义原則。

在根据这些原則而建立起来的那个組織之內，对于个人利益的最明智的

管理，为我們提供了同盟的經济原則。

同盟的倫理原則

1. 人类的生活是永恒的宇宙生命的一个部分，这种宇宙生活在我們的一切知覚中表現为是一切事物的最后的、不可思議的原因。

2. 正象一切事物的最后的原因对于我們的一切知覚，对于人类的生活和个人的完善起着作用一样，个人的生活和他的完善同样也对于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起着作用。

3. 这种作用表現在人身上是对于知識、能力和享受的本能追求。愈是我們深入地研究在我們作为它的一个部分的大整体中如何滿足这些本能的条件，并且彻底地扫除阻撓这种研究的障碍，就愈能更完善地滿足这些本能。

同盟的民主原則

1. 眞正的民主，它的基础是一种劳动和享受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組織，在这个組織里每个人可以按照平等的条件选擇他所参加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基础必須通过一次革命才能建立，因此那些进行这种革命的战士，首先要夺取临时的革命的选举权，并且在武裝的大会中选出一个临时的革命政府和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公断人。

2. 因为沒有劳动和义务就不可能有权利和享受，而这种劳动和义务只有通过勤劳、能力和爱社会主义制度的热情才能施行，所以勤劳、能力和爱社会主义制度的热情构成选举的标准。

因此，誰在一种对社会有益的事业里，以能力、勤劳和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工作，誰才能成为选举人；誰在这些方面有特殊表現，并从而对于社会最有益处，誰才能被推为候选人。因此，資本家、商人、盘剝取利者、法律家、教士、僕役以及其他从事与社会主义的目的違背的职业的人，在他們还沒有从事于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时，不能成为选举人。

3. 通过以职业为單位的选举和以有益的发明、发現为基础的投票权，人民自己規定它的劳动的价值，它的官員的工資和对于丧失劳动力的社会成員的养老金額。

同盟的共产主义原則

1. 一切官員都是家庭联盟中的工人，并且以一个工人的身分在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换票据中取得一种按比例的、平等的工資，这种交换票据代表一种按照能力和自由的劳动选擇以劳动时間为基准的个人和社会性的劳动价值；当人們由于服务和劳績而收入这种交换票据的时候，它就代表个人的劳动价

值，当人們为了这种服务和劳績付出这种交换票据的时候，它就代表个人的和社会的劳动价值。

2. 家庭联盟給一切要求劳动的人以劳动机会，并且对于一切劳动者，和它的官員一样，付給工資。并且家庭联盟通过它的交换机构，按照由人民——通过它的代表——所規定的价格，来評定一切經过职工委員会檢定的产品。

3. 家庭联盟优厚地維持一切丧失劳动力者的生活，和維持它的退职养老的官員一样，并且把这笔維持費以及全部行政管理費用平均分摊在它所办理交换的那些产品的价格上。

这样，每个家庭的儿童、老年人和病人的生活維持費用，不再由家長担負。与此同样，由于冰雹、洪水、水灾等所造成的損失，也不能再落在少数人身上，而是要由一切人負担。

同盟的經济原則

1. 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的一切利益，只能在它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中予以确認，这个行政管理是这样規定的，它能够监督和領导社会的产品和能力，以及一切个人的需要的全部交换，而不会因此有理由被人怀疑为專制和謀求个人私利，因此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不需要今天各国政府那样的統治机构，而是只需要一种管理的能力和勤劳的产品的交换的中央管理机关。其余的一切行政部門都可以取消。

2. 这个管理机关所注意的是，每个人特别是在那些不需要很多准备知識的必要和有益的劳动里，永远可以找到工作，并且，通过把劳动划分为許多分支，而把这一可能扩展到一切事业上去。为此，它将逐漸地在一切行业里建立联盟的工場、工厂以及联盟的农业学校以培养青年，并把它和学校結合起来，从而使青年的学校教育和学艺教育合而为一。

3. 对产品的需求决定生产这些产品必需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些产品的供应量太少了，管理机关就通过向外国購买、通过設立联盟工場的附屬工場和农业学校以及通过从国外吸收技术力量等等办法来消除这种不足。如果某些产品的供应量过多，就施行事业封鎖，这就是說，管理当局把每个人提供这种产品的数量限制到最低限度，但是却并不因此使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因为对每个人，一切劳动部門都是开放的，并且每个劳动部門都保障与其他劳动部門按比例相等的工資。

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措施

1. 解放同盟的基本原則包括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必須努力争取的一切。

因此这些基本原则必須是一場社会革命的原則和它的战斗口号。

2. 革命軍在第一次胜利之后，立即宣布解放同盟的原则为革命的基本原則，并且命令富人从他們积存的財富中把住宅、家具、衣服和食物，在从事有益劳动的基础上，分給有劳动力的穷人，而对于丧失劳动力的穷人则一概无偿地分給这些东西。

3. 革命軍立即在那些以解放同盟的名义进行和宣傳革命的人士中选出一个临时政府。

4. 革命軍把无产阶級和小手工业者武装起来，并且解除怀有恶意的富人及其党徒的武裝。

5. 一切獄囚不加区别一律大赦。但是，从現在起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在人民的公共財产和公共利益上涎騙、欺蒙和盗窃人民者，一律枪决。凡是由于浪費和游手好閑而受人憎恶者，一律予以拘禁，直到他学会了如何劳动为止。

6. 法院、警察局及其徒众一概解散。在革命时期由人民通过选举，自己指定利用工余时間和晚上对上列和其他違犯新秩序的人进行軍事监督的人。

7. 常备軍将和人民武裝結合在一起。在分配临时政府的成員、官員和軍官的薪餉时，与革命軍士兵的薪餉一律相等。

8. 临时政府发行一种革命的紙币，这种紙币在共有制的概念下，代表全部作为財产和資本的土地、房屋、船舶、金錢、粮食以及一切作为財产和資本的貨物及产品。

这种紙币，在临时政府还与旧金錢制度来往，一切会計部門作为税款，并在与一切还生活在这种旧金錢制度中的个人来往时，作为貨款以及其他支付义务十足使用。反之，在第十二条里所列的家庭联盟的仓庫中，旣不收用这种紙币，也不收用其他任何紙币或硬币，也不收用金銀，因为在这些仓庫里作价的物品，并不是按虛假的財产和資本的概念来評定价值，而是按照通过劳动和能力所規定的社会劳动价值来評定。

这种革命紙币就象是在旧日坍塌的桥梁（也就是今天的金錢制度）边上架起的一座临时便桥，一旦新的桥梁建成（参閱第十二条）之后，这座便桥就要拆除。这种紙币代表在私有財产和資本这个詭辯的、虛假的法权下，一些人比其他一些人所多占有的一切財产。因此它所代表的是一切被不正当地窃取去的公有財产，它的发行只应該是为了能有利于被騙和被窃取者的地位。它只是为了使政府和貧穷的、劳动的人民有可能迅速購备必要的物品。这样它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9. 一切善意的富人和中产者，凡是在第一天就把他們的財物和产业提供革命使用者，以革命的紙币、硬币(銀或金)或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換票据付給他們一笔适合他們习慣和要求的贍养費。这笔款額由工商委員会按照社会的利用价値来規定。这笔款額在革命期間只能償付給献出的有益貨品，而不能償付給金、銀。金和銀如果是在革命的早期及时地自願供給政府使用的，将付給同类金屬的利息，并最后以同类金屬償还。

10. 这种金銀和利息均課以累进稅，凡是还在旧金錢制度里做生意、出佃、出卖和出租的人，必須用硬币繳过这种稅款。其余一切人都豁免一切用硬币繳納的稅款。

11. 政府所能籌集的一切硬币，都用来向外国購买对社会必要和有益的产品。一切我們在国內必需的产品禁止出口。

12. 临时政府首先通过迅速推行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換票据，来着手解决种种社会問題，把这种交換票据作为交易簿，或其他以后也許还可以发現的更切合我們目的的交換手段的先驅。这种交換票据，代表人民的勤劳和能力的个人的和社会性的劳动价値，并在仓庫、家庭联盟的各委員会中，只作为对提供或出租的有益物品支付它們之中所包括的有益劳动，以及支付房租以及其他等等之用。联盟的办事机构，按照由人民根据第十五条的規定确定的劳动价値，用这种交換票据支付一切自願地向办事机构提供的产品、劳动和义务的价値。

然后把一切这些产品、劳动和义务按照第十五条和第十八条規定的社会交換价値，在收回这种交換票据的基础上出卖給人民，但是永远不許对金屬硬币，也不許对革命紙币出售这些产品、劳动力和提供服务。

通过这些办法，在很短的时間內就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就是那些心怀恶意的富人，如果他們不肯完全服从社会的新秩序的話，憑着一大口袋黃金也得不到一磅面包，并从而不得不挨餓。

13. 一切閑置不加利用的財产都归临时政府管理；一切遺产、国家和教会的財产也都同样办理。

14. 全体有劳动力的居民都按职工系統集合为小組，并且从他們之中选出各种职工委員会，职工議会和一个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的社会議会，以代表他們自身的利益。

15. 这些委員会在各地按照各种不同产品的質量和数量規定它們的劳动价値。

社会議会的中央委員会对这些不同的价格确立一个相应的、平等的基准，临时政府决定社会使用价值。

16. 临时政府在一切地方設立仓庫，使其中充滿原料和加工后的产品，以供出售之用。临时政府对于这些經过檢查的产品，用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換票据偿付由职工委員会規定的价格。

17. 因为在过渡时期的第一年間还有千百万人缺乏他們所希望有的一切，因此在这一年內，每个人可以隨他的意尽量多提供一切产品。行政管理当局以后——按照某种产品所表現的多余或不足——才逐漸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建立平衡。

18. 繳入联盟仓庫內的一切产品，将以較高的价格出售，例如——减去革命紙币、公債以及用硬币繳納的累进税款所提供的貼补之后——加上全部行政管理費，其中包括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維持費，青年的教育費以及預防灾害和匱乏的后备費等等。这种最后加起来的价格，构成社会的使用价值。

19. 教士以及其他变戏法的伪学者不再由国家和地方团体支給俸祿。誰要是还願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可以和他的同好設法維持他的生活。

20. 只要社会战争一天不消灭，临时政府就一天継續执行它的职务，并在这期間通过补充选举以加强它的力量。但是社会战争，只要王冠和錢袋还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里継續进行統治，并和它們的帮凶們一起愚弄人民以求更稳当地剝削他們，那末它就是不会熄灭的。——266—274頁

41)（这一句改为）：讓我們秘密地、公开地为这个原則而招募力量，讓我們利用一切可以发动和刺激群众的因素、一切情緒、一切憤激，甚至一切偏見，只要它們有用。我們容忍和敬重一切人，如果他們用牺牲和殉道的精神来为这个事业而献身，如果他們并沒有这些而只是混到这个事业里来，我們就斗爭他們；我們要一直逼到敌人的要害，要一直逼到他們采取瘋狂迫害的手段，那时候实現我們那些原則的时机就不远了。——281頁

42)—43)（这两个注碼之間改为）：且讀一下路易·勃朗十年来的历史，特別是其中的里昂起义吧。劳动者在那里取得了怎样輝煌的胜利，但是他們怎样不懂得利用这个胜利。人民的愚昧，眞可以把人气死。但是我們还讓路易·勃朗自己来講吧：

"里昂城从沒有比那可紀念的一天被保卫得更好的。劳动者剛成了全城的主人，他們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开到城里的富人区去，以便維护秩序和保卫財产。衣衫襤褸的、武裝起来的人們，全神貫注地守卫着造币厂和銀行的大

楼。人們看到貧穷的劳动者守卫着那些不久以前业主还从里面开枪射击他們的房屋。恰是那些过去表現得最狠心的厂主的宫殿一样的华貴宅第被人保护得最好。”(这里我不禁要为加里西亞的那些农民叫好。)“絲毫沒有盗窃”。(这就是說，他們簡直沒有想到要从那些被打敗了的强盗那里把这些强盗以前从他們嘴里夺去的东西再拿回来。蠢驴！)“人民枪决了两个腋下夹着包裹走的人。”

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人民在它那高貴的忘我无私中仍往往会做出极蠢的事情来。至于这样的人民如果达到了那所謂的民主政治，会烹調出一碗什么政府湯来，我們在1848年又已經見过了。在九百个人民代表中，三分之二他們选的是旧日的財主，这样的事只要人們把最富的人限制在选举之外，本来是很容易防止的，但是这些財主們却是迄今为止永远把穷人限制在选举之外的。

1848年的革命就这样从根子上完全被破坏了。那富有的拉馬丁和小康的老練的阿拉戈赢得了时間和力量来阻止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因为我們的人虽然心里有很好的志願，但是脑子里却空空地沒有一点实际的办法。——286—288頁

44)(增补)：这里我不止是指今天那些在意大利、匈牙利、德意志、丹麦和波兰为了那种旧的自由理想而流的血，我也不止是指俄国軍队的失敗。我在風雨欲来的西方天空中看見一点黎明，并且看見写着：社会的革命，社会的共和国！我并且看見一个武裝的民族大迁移席卷着欧洲，凡是它所經过的地方，宗教、民族以及一切障碍都被連根压得粉碎。——288頁

45)(从这里起改为)：托馬斯·莫尔、欧文、巴貝夫、卡貝、邦納罗蒂、赫斯貝格、邦貝、施略費尔、哥特沙克、司德盧威、奥特貝格、麦耶尔、賴辛巴赫、艾韋貝克、馬克思、恩格斯、赫斯、呂宁，都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我还可以举出其他大批人的名字，他們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困苦，而是因为受了人民大众的困苦的感动，而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的。

但是我們完全不要信賴他們。他們之中只有很少数的人能为事业牺牲一切。这少数的人还必須做很多的事，受很多的苦，才能把群众領到目的地。

因此每个严肃对待这个事业的人都要想一想，他在他那所在的地方能为这个事业做些什么，并且——如果一旦一个事变把群众鼓动了起来——他在那里必須做些什么。每个人都要好好考虑一下，如何来促成一个这样的事变以及什么样的事变最适宜。特别是每个人必須这样地行动，就象整个事业的

成功唯一地依靠在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勇气和他的牺牲上那样。

誰在勇敢的、充滿热情的牺牲中为了被压迫者而不避死亡和牢獄，那么，死亡和牢獄对于他也就絲毫沒有什么可怕。这些东西在他的意識中反而成了一种甜蜜的报酬。因此鼓起你的勇气，我的朋友們！在牢獄里我們不是孤独的。在晨光蒙朧，黃昏暗淡，夜半鐘声的时候，我們精神上团聚在一起，并且讓我們高呼，我們的甘冒牺牲的战友，我們的殉道者，我們忠貞不屈的烈士們万岁！——291頁

参考書目

威廉·魏特林:

«現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 年),1919 年慕尼黑、維也納、苏黎世版。

«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842 年維維斯第一版,1849 年汉堡第三版。

«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5 年伯尔尼版。

«獄中詩»,1844 年汉堡版。

«法庭——五百天的經驗»,1929 年基尔版。

«宇宙的分类»,1931 年基尔版。

«在宇宙电磁作用中运动着的原始物質»,1931 年基尔版。

«世界体系的理論»,1931 年基尔版。

«吁助德国青年»,期刊,日內瓦,1841 年 9 月至 12 月。

«年輕一代»,期刊,1842 年 1 月至 1843 年 5 月相継出版于維威,朗根塔尔,苏黎世。

• • •

馬克思:

«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

«哲学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

«弍格特先生»,1953 年柏林版。

恩格斯:

«德国与瑞士»、«共产主义在德国»、«德国的社会主义»,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德国历史»第 2 卷,第一、二分册,1954 年柏林版。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

«原始基督教史»,見«新时代»,第 13 年度,第 1 卷,1895 年斯图加特版,第 4 頁以下各頁及第 36 頁。

馬克思、恩格斯:

«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
«德意志意識形态»，1953年柏林版。
«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1957年三联書店版。

* * *

巴·瓦·安年科夫:«回忆录»,見:«卡尔·馬克思，回忆录和論文集»，1934年苏黎世版。(参看:«科学共产主义經典作家論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Annenkow, P. W.: Erinnerungen, in: Karl Marx, eine Sammlung von Erinnerungen und Aufsätzen, Zürich 1934 (vgl.: Die klassiker des wissenschaftlichen Kommunismus zu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1953).

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書»，1929年基尔版。(Barnikol, E.: Weitling der Gefangene und seine "Gerechtigkeit", Kiel 1929).

巴尼科尔，E.和貝克尔，A.，«宗教的和无神論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32年基尔版。(Barnikol, E. und Becker, A.: Geschichte des religiösen und atheistischen Frühsozialismus, Kiel 1932).

布魯諾·鮑威尔:«1842年至1846年期間德国政党斗争全史»，1847年夏洛屯堡版。(Bauer, B.: Vollständige Geschichte der Parteikämpfe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der Jahre 1842—1846, Charlottenburg 1847)

貝克尔，A.，«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1844年洛桑版。(Becker, A.: Was wollen die Kommunisten?, Lausanne 1844).

約·卡·布倫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現的文件。委員会給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書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Bluntschli, J.C.: Die Kommunisten in der Schweiz nach den bei Weitling vorgefundenen Papieren, Zürich 1843).

卡貝:«伊加利亚旅行記»，1893年馬格德堡版。(Cabet, E.: Reise nach Ikarien, Magdeburg 1893).

科尔努，A.:«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生平及其事业»，1954年柏林版。(Cornu, A.: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eben und Werk, Berlin 1954).

弗呂貝尔，J.:«一生的經历»，1899年斯图加特版。(Fröbel, J.: Ein

Lebenslauf, Stuttgart 1899).

罗琪尔·加罗第:《科学共产主义的法国来源》,1954 年柏林版。(Garaudy, R.: Die französischen Quellen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Berlin 1954).

海涅:《自由》,見《海涅全集》第5卷,1951年柏林版。(Heine, H.: Geständnisse, in: Gesammelte Werke, Bd. 5, Berlin 1951).

艾弥尔·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說》,1887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Kaler, E.: Wilhelm Weitling. Seine Agitation und Lehre, Hottingen-Zürich 1887).

康德尔, E. P.:《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組織者》,1953 年莫斯科俄文版。

克劳澤, H.: 《1848 年的民主党和社会問題》,1923 年法兰克福-美因版。(Krause, H.: Die demokratische Partei von 1848 und die soziale Frage, Frankfurt / Main 1923).

拉梅耐:《人民書》,1905 年萊比錫版。(Lamennais F.-R. de: Das Volksbuch, Leipzig 1905).

馬尔, W.:《在瑞士的"青年德国"运动》,1846 年萊比錫版。(Marr, W.: Das junge Deutschland in der Schweiz, Leipjig 1846).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 斯图加特版。(Mehring, F.: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d.1, Stuttgart 1919); 又梅林所編 和諧与自由的保証»紀念版,"序言",1908年柏林版。

密尔克, K.:《德国的早期社会主义——魏特林和赫斯的著作中的社会与历史》,1931 年斯图加特版。(Mielke, K.: Deutscher Frühsozialismus—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n Schriften von Weitling und HeB, Stuttgart 1931).

穆克尔, F.:《偉大的社会主义者》第2卷,1909 年萊比錫版。(Muckle, F.: Die groBen Sozialisten, Bd.2, Leipzig 1909).

奥伯曼:《在第一次德国資产阶級革命中的工人的地位》,1950 年柏林版。(Obermann, K.: Die deutschen Arbeiter in der ersten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Berlin 1950).

施吕特, H.:《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 年斯图加特版。(Schlüter, H.: 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Ame-

rika, Stuttgart 1907).

載勒尔，S.：«作家威廉·魏特林和苏黎世的共产主义喧嚣»，1843 年伯尔尼版。(Seiler, S.: Der Schriftsteller Wilhelm Weitling und der Kommunistenlärm in Zürich, Bern 1843).

«苏联大百科全書»，1950 年莫斯科第二版，第 7 卷，«威廉·魏特林»。